

## 內 容 提 要

《我們的糧食》描繪了赤道國家厄瓜多爾從本世紀初直到三十年代的社会面貌，揭示了大莊園形成的过程，莊園主對農民的五花八門的剝削手段，以及農民和城鎮勞動人民痛苦的生活情况。

全書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描寫一群貧苦農民開墾原始森林，種植水稻，他們歷盡千辛萬苦收穫的稻米，却大部分被霸占這個地區的莊園主所奪去。第二部分描寫第一代莊園主用勾引地主女兒、槍殺鄰居、誘騙寡婦、霸占荒地等卑鄙手段，擴大他的莊園。第三部分描寫受過高等教育的第二代莊園主用抽回農民種熟的租地、以極低工資僱傭農業工人、採用機器耕種、自己經營出口等更新式更殘酷的剝削方法鞏固大莊園。第四部分描寫各壟斷集團互相勾結，彼此明爭暗鬥，荒淫無耻，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極度痛苦，階級矛盾十分尖銳，鬥爭方興未艾。

# 目 次

## 第 一 部

### 他們开垦原始森林

一	舵手	3
二	树根	10
三	独木船	27
四	播种	38
五	恐惧	52
六	收获	69
七	还债	78

## 第 二 部

### 包 圍

一	艾尔摩埃内斯·森多伐尔上尉	89
二	北面是阿拉根迪家	106
三	南面是寡妇吉尼奥内斯	130
四	东面是劳塔河	146

### 第三部

#### 沒有前途的人

一	地平綫上一道明亮的光帶	157
二	薄暮中的蝙蝠	169
三	山坡、希望和河流	183
四	機器、幻夢和人	213
五	那萬能的天主？	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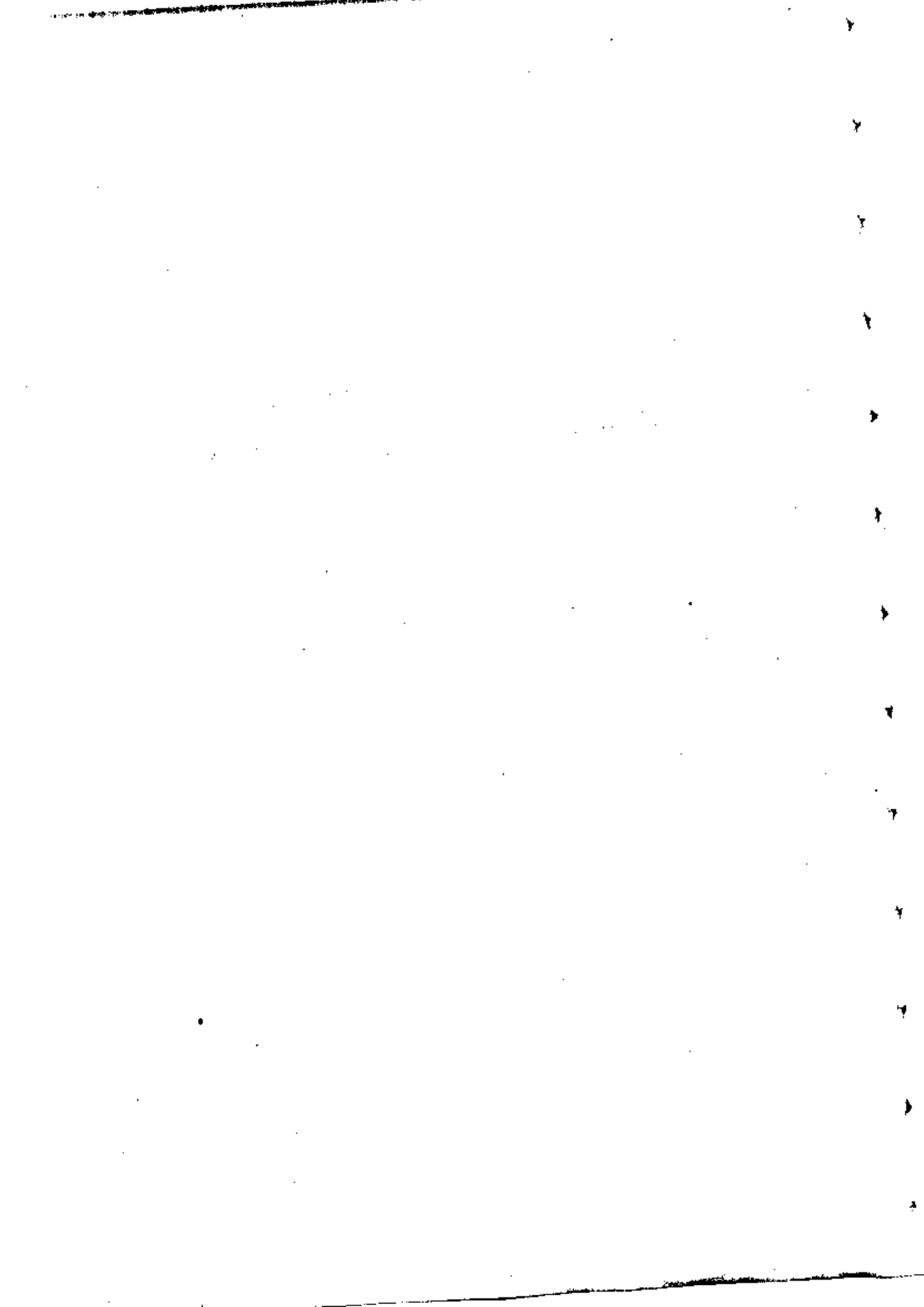
### 第四部

#### 衡量人的尺度

	新聞片斷	261
一	歐塞比奧·森多伐爾博士	263
二	堂娜·洛烏德斯	276
三	受屈辱的人	288
四	午夜孤客	303
	譯后記	309

# 第一 部

他們開墾原始森林



# 舵 手

## I

打轉的风儿，好似一把嶄新的鋒利的弯刀，吹得树梢头东倒西歪，又把河面吹起了粼粼的波紋。

“咿—咿—啊！咿—咿—啊！”

八名桨手，每边四个，划着筏子向上游駛去。櫓在櫓叉里叹息。

“咿—咿—啊！咿—咿—啊！”

河面狭窄，河水閃耀着一片綠光，这是海洋的波浪給它添上了顏色；也是一簇簇倒映在河中的叶子使它显得青翠碧綠。舵手費力地在水流中控制着筏子。潮水已下落，坦露的沙滩上，躺着几条鱷魚，在那儿晒太阳，筏子淌过的时候，它們就昂起扁平的嘴，眼睛睜开一条細縫，輕輕哼了几声。有的爬到河边，滑进了河里，随着潮浪漂浮了一会儿，也就失去了踪影。

“咿—咿—啊！咿—咿—啊！”

岸上，紅树迎风挺立，千百条皺紋密布的粗糙的树根，被风儿吹刮得乱七八糟，桨手們的說話和他們断断续續的单調

的喘息声，給这些树根阻挡住了。

“我們还是靠岸吧。天快黑了，海里的潮水也涌进来啦。”

毕奥正咀嚼着烟草。树叶搭成的草棚里，传出他疲憊的  
应声：

“呃，好吧。反正我們今天已經划了不少路程了。”这位黑人举眼向河面扫了一下。“是不是这儿的河水太咸啦？到处是密密层层的红树，連河魚也沒见一条！”

“现在是夏末嘛，海洋妨碍着我們。这儿甚至还有海豚。”

“还有鯊魚。”

“你是說鯊魚？”

只有毕奥才看得出鯊魚，也只有他的耳朵才听得出那輕微的呼嘯：好象凌空抽下而又沒有击中的鞭子声。一股水柱，几条尾鳍，分隔着潮浪，那后面呢——一张生着成千只牙齿的嘴巴。

木筏好象一扇受潮膨胀的門，軋軋有声。桨手們抬头望了望舵手。毕奥的身体挺得笔直，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宛如一条条小蛇，他弯着的胳膊上的肌肉也鼓了起来。他的身体油光閃閃，連两条腿上的青筋也鼓了出来。木筏慢慢地掉轉头，发出木琴似的声調。

木筏的一头沒入水中，另一头对准河岸的斜坡冲去。奔騰的河水，在木筏上淌过，激起一朵朵水花。一簇簇的宁茄草，分裂着河流，使它形成一条条小小的河道。它們散发着咸咸的腐土的刺鼻味儿。

气根擦着木筏，抖落了一片片干叶。河面好似蒙上了一层銅綠。愈来愈多的气根拍打着木筏，叫人以为是在下雨呢。

“托尼奧！趕快拿鈎子來，我們給氣根絆住啦！”

草棚底下迅速地站起一個小伙子來。他把褲子拉得高高的，偻下身子，抓住一根長竿子，它的尖端是彎曲的，好似一個鈎鈎。托尼奧使足了勁，把氣根往後面推過去，他的柔軟的身體彎曲得比那鈎子還要厲害。

## 2

木筏受着潮水輕柔的洗濯，停靠在河岸的斜坡旁。斜坡已是黑黝黝的了，在這漆黑一片中偶爾還顯露出幾處深褐色的斑塊，好似生了鏽一樣。斜坡陡峭，凸出在岬里，又凹了進去，形成一個個供螃蟹居住的窟窿。這座濕漉漉的岸壁里，藏納着不知多少這一類橫行的小生物，還有那些被河水泡脹的凌亂的樹根，也聳出在那兒。這些小生物的活動，經常可以感覺出來。每當太陽在搖擺的紅樹梢頭後面緩緩下降時，就會產生一陣陣幾乎察覺不出的輕微的響聲，打破這荒野的寂靜，使人以為是遠處的一家鋸木廠的響聲。風吼叫着，象一只發怒的狗。夜晚散發着潮濕的野草的氣息。河岸上，沼澤水仙花正在竊竊私語，它們相偎相依，搖來擺去，潔白晶瑩的花朵，不住的點頭。潮水渾濁烏黑，稀泥似的。

好幾個人伸直了手脚，躺在木排上的草棚底下，其他人有的坐在舊箱子上，有的躺在用繩索牢牢扣住的吊床上休息。哈拉米里昂好象一只蒼鷺，側轉了脖子，頭擱在一隻箱子上。他那枯萎發胖的臉脹鼓鼓的，狹小的眼睛被浮腫的眼瞼蓋住，在高高拱起的眉毛上面的額頭上，已露出一條條皺紋。他迷



离恍惚，回想着过去，仿佛自己还在干那收集牛奶的营生，当时的一切景象，又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那时候，夜里他都是孤单单地在他的小船上度过的。他从一个农场赶到另一个农场，接收那些巨大的牛奶壶。牛儿们发出的水汽从牛栏里飘流出来，轻盈而暖和，象女人的体温。他同挤奶员们交谈着。他们说话时吐出了相同的水汽。他们说得很慢，懒洋洋地，好似姗姗来迟的黎明。朦朧的光线使一切都显得不很真实：一幅堇紫色的面纱，叫人看不清真相，象你骤然睁开眼睛时那样。只看见水汽从牛只的鼻孔里喷出来。男人们被包围在他们的纸烟的烟雾里，就象裹着一件无袖的披肩……

外面，“老鹰”摩雷拉同胡安·德·拉·克鲁斯·韦加的儿子在聊天。哈拉米里昂知道是什么创伤折磨着摩雷拉的生命，可是他从未向人提起过。干吗要说呢？每一个人都象是一棵树，象那奔驰着的河流。摩雷拉跟年轻的韦加正在轻声低语。他们两人伸直身子，躺在地上，身旁放着一只吉他。托尼奥曼声歌唱起来了，那种婉转低迴的旋律孕育着夜间河流的忧郁。

“这孩子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歌唱家。”

“可惜他喜欢喝酒。”

“见鬼，这有什么奇怪……反正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既没有父母，又没有老婆，连一只对我汪汪乱叫的狗也从来没有过一条。”

“要是你有一天娶了一个老婆呢？因为我看你还是一个小滑头。”

“跟女人打交道，真是件棘手的事。”

“你还不相信，老兄，她们就是天主降下的一种惩罚。”

“爱情是烈火，男人是干柴。”

小伙子笑了，他的眼睛闪着光，脑袋摇来晃去。

“孩子嘛，就是煤炭，”他继续说，“可惜没有人愿意买它们。”

“说得对，这倒也千真万确。”

“可是做父亲的从儿子们那儿收获到的是什么呢？只有忘恩负义。他们遗弃了他，有的把他丢得早些，有的丢得迟些，很多人就死了。”

“只要能够不爱自己的孩子，只要能够做到这一步，那就好了。做父母的把什么都给了儿子，然而做儿子的却根本不知道感激，他们对他们负有最深的义务，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嘿，他妈的，这是狗的生活！”

人声没有能够冲破这样的肃静，这种不寻常的肃静！没有一片树叶在晃动，河水只是轻轻地轻轻地呜咽着。哪怕人类的听觉能够象动物一样灵敏，也不会听到一丝声响。甚至听不到爪子或蹄子在烂泥地里的轻微磨擦声。什么也听不见。有时，河水波动起伏，可能水里有一头鳄鱼。然而并不是，鳄鱼会弄出更多的声响来的，而且还会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猛兽气味。这声音听来更象是划桨声。经常在各条河流上航行的人，一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是什么道理。当万籁俱寂，仿佛死神来临时，在小河的最后河弯处，或者在那遥远的流入大海的大河上，就会闪烁着星光，它简直不亮，只有淡淡的蓝色，透

明得如同怀孕妇女眼睛下的眼圈。在它的前面，好似一垛雨墙的云幕，浮游着一层浓浓的然而透明的黑暗。这比最黑的夜晚还黑，却又不是不可渗透。千百万只苍蝇的嗡嗡声预示了它的来临，是那些聚集在尸体上的绿头苍蝇的嗡嗡声，在这嘈杂的声音中，响着一阵阵较轻的不时中断的桨声。可是，并没有人划桨。河面上淌过的不是小船，而是一具巨大的黑棺材，棺材里坐着一个女人，她拖着一股死人的长头发。从那无法记忆的时候起，她一直在河上航行，寻找一个孩子。她忏悔着自己的罪过；因为她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她只要一听到孩子的啼哭声，马上驶近那儿去，有时候，她把船家的孩子也拐走了。这件事是在她丈夫出外航行时发生的，当时她竟和另一个男人同居在一起。他回来时，她正在河边的木筏上洗衣服，一阵惊恐，竟把孩子抓在水里淹死了。在这一刹那间，上天发出了谴责她的声音：去吧，到所有大河小溪上去寻找你的儿子吧，直到世界的末日。于是，在这寂静的夜里，她幽灵似的出现在河中央，一个幽暗的形象，正在寻访船家的孩子。连那些在肥沃的平原上垦殖的人，她也不放过。不过，这张木筏上的人，身边都没有孩子，所以，她就怀着悲痛的心情淌过去了。四周又是一片宁静。

灯光闪动，照得各人的脸显出奇形怪状。沉重的眼睑压在眼睛上。疲倦的身体辗转反侧，他们半睡半醒地交谈着，好象待在一个遥远的梦境里。

“我们将要开垦这座原始森林，种植水稻了。这块沼泽地真好呀。”

“这儿从来没有人到过，我们是第一批。”

“不过山岭里还有豹子。”

“哦，那就让它去吧。”

“那我们什么时候返家呢？”

“要是天主保佑，收获以后，……”

### 3

树叶铺成的棚顶底下热得吓人。毕奥走到露天底下，浏览这黑夜的风光。风儿吹拍着他的脸，木筏的树干也在他的重压下轧轧作响。他举目向大河望去，河面上映出一轮初升的皓月。淙淙的河水不停地奔流，把水面上的星星摇撼得不住的眨眼。树干在潮水中迅速浮动，树枝和树根耸出水面，好似淹死的人的手指。河中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毕奥：那是跳跃着的鲑鱼，在水光和月光的交映下显得光彩动人。风儿好似一件无袖的披肩，把这黑人团团裹住，还在他的耳畔轻轻诉说衷肠话儿。毕奥张大了鼻孔，吸着黑夜的空气。他的血液受到风儿的挑拨，开始咆哮了，他听到它正往心房涌去，在太阳穴里搏动。一阵响亮的呼啸，同急流中的树木一样有力，把夜晚的喧嘩逼进他的耳朵，这声响来自一根折断的树枝，来自一只被惊动的松鼠，来自被野兽们践踏的烂泥，来自巨大的树叶的振动。他闻到湿淋淋的水仙花散发的和润的清香，闻到兽穴中流出的刺鼻的臭味。

毕奥朝陆地转过身去。高高的断裂的岸坡，笼罩在月光里，蔚蓝色一片。岸边，青蛙在歌唱。到处显得湿漉漉地。夜的悲哀弥漫着大地。野兽们颤动的喉头发发出一种近乎人类的

声音，它們睜大了仿佛由于流泪而潤湿的眼睛，凝視着黑夜。一群黑黝黝的树木巍然高耸，巨大的如同长长的綬带般的叶子来回晃动着。一切都隱沒在乳白色青灰色的光亮中。毕奥看见风儿吹掠树梢头，折磨它們，迫得它們弯腰曲背。他还听到杂乱的声响。那是一只大山猫的叫嘯。敏捷的走兽在树根和藤葛之間穿越。一声沉浊而急促的喘息。突然，毕奥也长嘯一声，仿佛他要想知道，人类的喊声是不是会在这些树木背后得到呼应。接着，一只猴儿的惊心动魄的狂叫敲击着他的耳膜。月儿在树叶上閃着綠色的微光，給它們配上了冬青树的顏色。枯干的树枝好似一具具骷髏，来回搖动着。

这黑人但愿能躲开这一切，然而他不能，他抬起头，面向天空，伸出了他的胳膊。

## 二

### 树 根

#### 1

紅光象刀刃的光亮閃閃地掠过古銅色的身体，碰上黑人毕奥的眼睛。和风抓住一片罗哥树的干叶，把它卷进半空。一陣欢乐的鳥鳴，好似石上流过的潺潺的流水。又有一些婉轉的啼鳴和它相呼应。毕奥知道，这种开始时鳴声嘹亮随后逐渐微弱的鳥儿名叫“加拉帕蒂洛”。那种啼鳴象女人笑声一般

的是“巧科塔”。

毕奥打着哈欠，从草棚底下爬了出来。湿润润的微风吹湿了一切，也抚摩着他。岸坡下边，一只鹿站在狭狭的濒水处喝水。这时，潮水正朝相反的方向流去。树枝漂浮而过。它们好似一条条小船，载着一些正在寻找害虫的白鹭。太阳照射着河水。他看见光线降落下来，似同一面破裂的镜子，把万道皓光向河面喷洒。毕奥转身去唤醒托尼奥。

“孩子，起来啦，太阳已经比我们先起身啦。”

哈拉米里昂从一只包裹里拿出他的砍刀和一块磨刀石。他懒洋洋地朝木筏的一根系锚的柱桩走去。在他背后，木筏的树干在轧轧的响。那是胡安·德·拉·克鲁斯·韦加。这老头儿的肩头上挂了一支枪，手里拿着一只有盖的茶壶，深陷的眼睛先向岸坡扫过一遍，然后在哈拉米里昂的身旁坐下。突然，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好几次计算着距离，小心地给枪支装上弹药，瞄准着。

“堂·克鲁斯，怎么回事？”

“一条鳄鱼，就躺在那边的河岬上。你瞧它躺在那儿有多舒服，这该死的畜生！”

“别浪费你的弹药，堂·克鲁斯。你瞧，一群野鸭飞过来啦，这才是一顿大餐。”

一声枪响。那爬虫昂起了头，用尾巴拍打着泥地。另一头鳄鱼冲进水里。一个庞然大物，两人都大吃一惊。它足足有六、七米长。肥大，灰色，笨拙地移动着。

附近的原始森林里，鸟儿们发出震耳的尖叫。折断的树枝，使迷离曲折的路径更加不易通行。

“你打中了什么？”

“一头鱷魚，它躺在那边的河岬上。”

“真有你的，克魯斯！我还以为火药是向天上爆炸的呢。”

毕奥手里拿了砍刀。他戴一顶闊边的巴拿馬草帽，长着硬茧的脚套在一双鞣皮的縷孔皮鞋里。哈拉米里昂和克魯斯·韦加馬上問他干什么去。

“誰知道呢？当然得在周围瞧瞧。你們两人也心里明白。要是你們愿意一起来……”

托尼奥这时候正在料理他的早飯。等他把一个以內脏作食餌的魚鈎远远地抛进河里之后，瞧了瞧他的白鉄罐，把太小的魚拣出来，抛回水里。毕奥走下木筏，淌水在泥濘中走过。他用一根棍棒撑着，爬上了岸。他看到龟裂的地面上，一些裂縫中露出了螃蟹的螯。河岸背后是坚实的土地。风儿卷动着干叶四处飞舞。哈拉米里昂跟在这黑人的后面。克魯斯·韦加从木筏上向他們呼喊：“我不去啦，由哈拉米里昂老乡代我去吧。”

哈拉米里昂补上一句道：“他說，他想先把岸坡察看一下。”

毕奥用棍子試探着，挖掘着岸上的长长的青草。他們来回走动。

“从这里直到那块灯心草地。看见沒有？就在那儿，靠近那‘老虎爪’。”

砍刀飞快地砍伐着，开辟道路。毕奥一言不发，一步步奋力向前。阳光透过树叶。强烈的青光使他眯闔着眼睛。一个輕微的声响馬上引起这黑人的注意。一条蝶螳正蜿蜒地在叶

丛中爬行。毕奥不停手的砍伐，緩慢而謹慎。他向周围細細打量了一遍，喃喃道：“我毕奥从来没有弄错过；是呀，这儿的土地真是上等的土壤。”

一声拖长了的尖銳的呼喚穿过了森林。那是克魯斯。他順利地朝前走着。又响起了一声呼喚，这声音被山上的树林悶住了，紧接着是一連串的回音。是哈拉米里昂。毕奥停下手头的活，傾听了一回，然后，做了个深呼吸，回报了一声。

一只“瓜塔”用它的后腿蹲在地上，它的小小的脚爪里抓了个毕塔耶果，急速地啃着，它一听到那第一声呼喚，吃了一惊，渾身嗦嗦发抖，仔細傾听了半晌，上嘴唇不住地抽搐。它嗅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尿和汗味——躲进更浓密的黑暗中去了。在那藤葛和那噴水般墜落下来的大叶子之間，露出了一张山猫的脸。連这只野猫也害怕了，它的狭小的狡猾的眼睛不安地閃动着。它小心翼翼，一动不动，靜听传近的声响，随后它消失了。树梢头，“卡塔尼加”鳥在啼鳴。

几根藤蔓松落了。光閃閃的砍刀斫伐着这些植物。丰富的乳状浆汁从裂开的伤口中滴下来。在这連連斫伐的砍刀后面，露出了一个人来，一张汗津津的黑脸，狂热的眼睛，咧开的嘴里閃着两排亮晶晶的牙齿。抓住砍刀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砍着，斫着，又小心，又可靠。一根細长的藤蔓在他的肩头上面来回搖摆，他用砍刀把它挪开了。那只“瓜塔”看到有人过来，馬上一个纵跳，逃进树丛里，而在起泡的泥濘地的树根之間消失了。那只山猫还蹲伏着，露出牙齿，尾巴迅速地上下揮动，好象是橡皮做的。它的眼睛紧紧盯住了那个人，然后才慢吞吞地退却。



黑人毕奥立定了。他察觉到近旁躲着一只野猫，他嗅到这只猛兽的麝香气味。突然，他发出一声长啸。猛烈的声浪沉沉地拍击着树干和叶丛，他的道路被阻挡了。几只小动物吓得急忙逃跑，它们后面，那只象狗一般大小的山猫也跳着大步，弯弯曲曲地跑掉了。

一张蜘蛛网紧缚在两棵树干之间，紧密，虹彩般的颜色，上面粘满了死掉的小虫。突然在他的近旁，响起哈拉米里昂的粗野的呼喊，稍远一些，又传来克鲁斯·韦加的声音。

“啊……乌……唔……呀！”

这时，毕奥也听到了哈拉米里昂的砍刀声，知道他正在开辟道路。毕奥有这样的感觉：他的身体好似加上了油。寂静中有声音传出。他孤零零一人，连野兽也都已经退隐。这声音来自发音的寂静呢？还是那唧唧的蟋蟀？他的胳膊痒痒的，仿佛有蚂蚁爬过。翠绿的光从叶丛中筛落下来。他觉得自己似乎是待在一个洞穴里。从地面上，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雾气，混杂着树叶、树根和土壤的气息。

他顽强地握紧砍刀，斫伐着树木。树木叮当作响，好似斫在一口钟上。这是树木的声音？还是刀子的声响？他把刀柄握得更紧，计算着砍下的次数。空气受到钢刀的挥击，嗞嗞地呼啸，那受伤的树干却象一根遭到敲击的铁条，叮叮的响着。这位黑人俯身瞧了瞧树木的伤口，树皮上只有一条向下裂开的细缝，里层却是光洁晶莹，简直没有什么裂痕，乌黑的木质有着赭色条纹的脉络。毕奥用他粗糙的手指在上面抚摸了一下。木质是光滑的。

“乌木，乌木！”

“喂，哈拉米里昂—昂—昂！”

稍远一些，可就在附近，也传来了克魯斯·韦加的声音：

“啊……烏……呀！”

黑人毕奥把一棵幼小的面包树連根拔起。泥土很湿。他轉身时，一下子践进了泥浆里。

靠近那棵連根拔起的树木的軟土上，印着人的足迹。

毕奥惊讶得站住了。这是他自己的脚印，然而在那儿呢，却是山猫的痕迹。

“胆小鬼！虽然我沒有看见它，我的鼻子却沒有欺騙我。的确，是它的气味。真是个胆小鬼——这样急急忙忙的逃掉！”

微弱的綠光映出个人影。毕奥迈开稳重的大步，踩着泥濘和干枯的树叶，身体晃也不晃，在那雕落的树叶底下，穿过幽暗的藤葛和那顫动的簇叶的亮光向前走着。

## 2

阳光在斧刃上閃耀，在水面上跳跃。

斧子斫伐着处女林。被击中的树干搖搖晃晃，象一个分娩中的女人，不住地顫动。慢慢地，森林向后退縮了，出现了一块空地：新开垦的土地上堆滿了倒下的树干。

年輕的曼努埃尔——堂·巴亚达雷斯的儿子——心头充滿了喜悅。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掙錢，上好的叮当响的金錢。他的被太阳和汗水弄得油光閃閃的古銅色的胳膊上，鼓起了一团团的肌肉。額上汗珠点点。金錢！凭干活掙来的金錢。他高兴怎样花就怎样花。这意味着自由：可以喝酒，黄橙橙的

冒泡沫的啤酒，可以跳舞，还可以跟瓜亚基尔的女人谈情说爱。他要恣意挥霍，让大家都知道他曼努埃尔·巴亚达雷斯，这年轻小伙子，不再依赖他的老头了。每砍一下，就意味着钱，钱！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要是他口袋里叮叮当当响着金钱，那就什么都围不住他，什么门都挡不住他，什么女人都不会拒绝他。他把斧子斫进树身，树木流着液汁，好象它在流血，不过并不象动物那样扭动挣扎。由于这些伤口，他们就得付钱，而他呢，也就可以穿上发亮的镶边皮鞋和洁白的裤子。在他附近，“老鹰”摩雷拉的斧子斫得正欢。好多年前，砍刀斫伤了他的鼻子，还斫掉他嘴唇上的一块肌肉；这条伤疤叫人想起一条干涸的小溪。摩雷拉的活计干得又仔细，又准确。有时，用力过猛，斧子一直陷进了地里。他那浓眉下的明慧的眼睛怯生生地瞧着前面。木筏上的人，除了他的好朋友哈拉米里昂以外，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瘦小苍白，经常郁郁不乐，干活很顽强，斧子在他的手里，象飞一般连连挥动，颼颼有声。他时常和小巴亚达雷斯呆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吉他。夜里，大家都不出声，或者已深入梦乡时，他们就待在一起，起劲地谈着。于是，摩雷拉知道小巴亚达雷斯不久前才治好性病。巴亚达雷斯也得悉摩雷拉曾经在卡萨斯布仑加斯破坏过一个地主管家的女儿的贞操。

摩雷拉突然停止工作。

“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吗？难道哈拉米里昂没有告诉你？”

“一句也没有。”

摩雷拉又轉身干他的活兒去了。他斫得更加用力了，不時偷偷向那小伙子瞧上几眼。低垂的枝条撫摩着他們。數不清的小樹葉粘在汗淋淋的皮膚上。

摩雷拉好象着了魔，拚命地干活。他也渴望着金錢，為了可以使他過另一種生活。現在許多方面已經好些了。那個印第安混血兒哈拉米里昂什麼都沒有泄漏。真是個規矩人！如果他試圖追思往事，那一切是多麼黑暗，是那樣的模糊不清——一個迷離曲折的迷宮。摩雷拉真的哭得出來。唉，一剎那間的輕舉妄動，從此，那件禍事竟始終纏住他不放，狠狠地吮吸他的生命，比一個吸血僵尸還要惡毒，而在回憶和追悔的夜里折磨他，直到他生命結束時才會終止。那一切，雖然那麼迷惘，然而那黑女人在他砍刀斫擊下象樹木倒下去的那副景象，却清晰地浮現在他的眼前。砍刀剛斫進她的身體，他馬上聽到那沉淪的聲響，聽到那聲惊心动魄的呼喊：“他把我殺死啦！他把我殺死啦！”接着一股鮮血直噴出來，使本來已被砍刀的閃光弄迷糊了的他，更加神智不清了。從此，刀子閃爍的光亮始終不放鬆他。每次，他一看見它，總會渾身戰顫，感到頭暈目眩。然而這種閃光却神秘地吸引着他，他會一連幾個小時，呆呆地望着它。

摩雷拉把斧子往地上一丟。他的肌肉抽搐着，象馬匹擦走汗濕的皮膚上的蒼蠅那樣。恐懼的眼睛睜得滾圓，盯住了小巴亞達雷斯，他大口大口的喘粗氣，直衝着巴亞達雷斯的臉上嚷道：“不，該死，你知道啦！大家都知道啦！你們會把我交出去的。”

巴亞達雷斯震驚得對他呆望。

“你怎么啦？說呀！”

摩雷拉脸色惨白。他想說話，可是話語梗塞在他的咽喉里。最后才結結巴巴地吐出口来：“不，曼努埃尔，別认为我是发疯。我心里怕呀。他們会把我帶到……他們会把我帶到……我凭着照耀我們的阳光起誓，我不是个坏人。我只是丧失了神志，那件悲惨的事是偶然发生的，沒有別的。”

正在这当儿，响起了毕奥的声音，抑郁沉浊，仿佛发自一只貝壳做的号角。这黑人呼唤大家回去吃飯。

大家停下了工作，喘息着。他們先休息片刻，抬头望望天。然后抓起砍刀，掬着斧子，动身回去了。他們响亮的声音传到森林里。一只狗圍繞着他們蹦蹦跳跳，快活地叫着。阳光笔直地落在那块小小的空地上。这儿，人們已筑起第一座炉灶。周围的土地也已經烧焦了。土壤完全干燥了，裂开了一道道縫。地面上露出无数鋒利的棱角，好似用来保卫自己。狗躺在炉火旁，蒼蝇不时打扰它，它的皮肤也就不时的抽搐。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毕奥，胡安·德·拉·克魯斯·韦加，老巴亚达雷斯，哈拉米里昂，摩雷拉，小巴亚达雷斯，佩德罗·加西亚，奈曼西奥·曼尔加尔，还有其他人。

“今天，我們的活儿干得不坏，”哈拉米里昂开口道。“我們把炉灶周围的森林赶走好一段路了。”

有几个人从河边回来，他們已在那儿洗掉了污秽。他們有的用衬衫擦干身体，有的干脆湿漉漉地往地上一躺。在他們的近旁，原始森林发出自己的声响：嗚-嗚-嗚！嗚-嗚-嗚！

托尼奥分配食物。他吃了好几次虛惊：听到一条鬚蜥窸窣响，还以为是一条长虫。哈拉米里昂也是心神不安，倒不是因

为这条爬虫，也不是为了那噪杂声。他的一双眼睛，埋藏在那饱受风吹雨打而变成褐色的肥脸里，一眨不眨地瞧着托尼奥递给佩德罗·加西亚的那只碟子，免得自己拿错了它。加西亚心头早明白了，他把匙子放在一旁时，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没有作声，发烧的眼光落在一只刚抓住一个苍蝇的蝶螈身上。他看见稍远一些又有一只蜘蛛，正在吸吮一只落在它网里的黄蜂。这些小生物动也不动，忍受着死亡，它们既没有防御，也没有抗拒。加西亚于是想到哈拉米里昂的眼睛，想到那种抗拒的眼光，它透露了恐惧和厌恶。他抬起他的热辣辣的眼睛，怯生生地瞧他。哈拉米里昂感到迷惘，转过了脸。附近，一只大黄蜂嗡嗡地钻掘着一根树桩，从河边传来潺潺的水声，河水在宁加草丛中淌过。羹匙敲着搪磁碟子，叮当作声。只有加西亚默然静坐，没有吃东西。托尼奥却心满意足，愉快地咀嚼着。毕奥皱起眉头，朝天上望了一眼，看看是什么时候了。加西亚拿起他的砍刀，在他的碟子和匙上刻了一个记号。

“从今以后，我要一直用这个碟子吃东西了，”他说。“以后，他们也只能拿这把匙给我。”

“为什么，堂·加西亚？”

“为了免得你们传染。既然我没法再离开这儿，那我至少要这么办。”

哈拉米里昂慢吞吞咀嚼着，他没有说话，眼睛望着一只爬到碟子边上的蚂蚁。

“是呀，”胡安·德·拉·克鲁斯·韦加开口道，大家抬起了头望他。他还同平时一样，穿一件整洁的衬衫，嘴里衔着一支纸烟。他没有摆动头颅，然而他那双公牛般的眼睛却在—

个个人的身上扫过。他的声音好象紧贴在表面上擦过的风。

“是呀，我們为了干活，到这儿来啦。我們需要这块沼泽地。我們必須埋头苦干，真正的苦干，大家都得这样，沒有一个人例外。誰要想吃到大米，就得为它流汗。不过首先我們必須找些木料搭盖房屋；等妇女們到达的时候，別叫她們看到我們耽在露天。”

### 3

河流泛着印第安人和冬青树的顏色。它平靜地湍流，幽灵似的窃窃私語着。帆船和独木船在它身上駛过，可是看不见它們，只看见它們遺留下的粼粼的水紋。光滑的卵石在月光下閃爍。一张香蕉树叶在水面上湍过，好象一块撐起的篷帆。风儿偃下身子，在树枝底下钻过，吓得那些細枝条不住的发抖。誰也說不出是什么人吹着口哨向下游駛去。有时候，一条鱒魚，被月光照映得翠綠綠地，会昂起头顛，靜靜地差不多一动不动地游过，仿佛它已忘掉了掠奪的貪欲。它在河流的脊背上留下一道深痕。河水淙淙流去……下一天，它从可可种植园回来时，它会帶來巧克力、橙子、李子的香气。可是，现在在这儿，它却帶走了树根、荒地、鱒魚和鮫魚的气息。

大家都躺在木筏的草棚底下，睡得正香。不，不是每个人。摩雷拉还没有睡，他凝神向黑夜傾听。蟾蜍正同月姐訴說着衷腸話。黑黝黝的大地发出低沉的声音，那准是不幸的死人的声音，你听它不是正在哭泣嗎？远到連地平綫也挡不住这种悲泣。有时候，又象是一位恋人突然中断了歌唱，嗚咽地啼

哭着。

摩雷拉睡不着。他抽着一支紙烟。他并没有瞧那烟雾，所以它不是他的女伴；因为烟雾带走了使人苦恼的思虑，这种思虑又夺走了他的睡意。他看见伙伴们鼻息沉沉，睡得正香甜，这使他更加灰心绝望。如果见到别人已深入梦乡，自己却没法入睡，这好比一个人独个儿守着一个病人。不，比这还糟，因为在病床旁边，至少还有死神和醒着的人作伴。摩雷拉抽着紙烟，睡意全消。这时小巴亚达雷斯也醒了。

“喂，曼努埃尔。”

“怎么啦？”

“你以为我是发疯吧。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巴亚达雷斯听见摩雷拉连连的喘息。他感觉到“老鹰”需要有人听他说话，好驱走心头的恐惧。因为谁要是深更半夜还独个儿睡不着觉，那他准会感到害怕，因为深更半夜……

“曼努埃尔，你听我说。我信任你。白天，我感到害怕，怕他们会找到我。夜里，我更害怕了，因为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她会跑来躺在我的身边，她经常来的，那么的温柔安静。可是我现在尤其感到害怕。但愿你能了解我！每天夜里，她淌着鲜血，跑来向我呼喊，问我为什么杀她。她寻访我，躺在我的身旁。”

摩雷拉紧贴着曼努埃尔的耳朵说话，他的眼睛里有着那种夜晚的不可渗透的阴暗神色；他的声音中断了，开始轻轻地啜泣起来。

“不，老弟，你别怕我。我不是坏人呀。我也同你一样。可是那件倒霉的事却老是纠缠我。我为了想挣一些钱在手头，才



到这儿来工作。我迟早会离开的，不管是到哪儿去。宪兵追踪着我呢。”

巴亚达雷斯听到这种迟鈍的声音里似乎有哭喊声。悲叹和哭泣也会沒有声响。可是这对人沒有好处，因为它蛀蚀着人的心。

开星时，摩雷拉受不了树木倒下来时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在他看来，盖在地面上的，似乎不是死掉的树干，却是人的尸体。可他已經见到过这样多树木跌倒下来。他知道它們象惊涛駭浪中的单桅船上的桅杆，傾斜了身子；他也知道，它們会象行将淹死的人那样大声悲号，用松落的枝叶拚命乱扑乱打，說不定会把近旁树木的树皮也撕掉，終于卜通一声倒在地上。先是，一陣碧綠的和雕萎的树叶撒雨般的飘落下来，随后，树身就会跟着它的軸心轉动，向地面冲去，发出一陣惨厉的喘息声。这一切，摩雷拉全知道。他还能預測这棵树会向哪一个方向倒下去。他曾經在巴瓦地区当过很久的伐木工人。那时候，他还是个清清白白的人，象一个贞洁的姑娘一样的毫无罪过。是呀，早先那个时候……！如果能够使时光长駐，象人們有时阻塞一条河的水流，随心所欲地駕御它，那有多好。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摩雷拉同每个凡人一样，也談过恋爱。他在爱情方面运气不坏。沒有人能够阻碍他。有一晚，他固执而热情地恳求那女人和他共同生活。她順从了，从此一直和他在一起。这也沒有什么不好。但真倒霉，如果一个人給不幸的事追踪的話……。很多年过去了，摩雷拉記不清楚到底过了多少个岁月。好时光就同好收成一样，容易被人忽略。只有一件苦恼

的事使他的生活暗淡无光：他没有孩子！他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过失，还是他妻子的缘故。他时常害怕自己没有生殖能力。晚上，他躺在红色的帐幕底下，浑身是汗，倾听他妻子的平静的呼吸，倾听小动物的喘息，他的胸膛里却憋着一声想发而发不出的呼喊。他身边的这小伙子会不会也有过他这样的经历呢？大家都认为，当一个心爱的人死亡时，才只感到痛苦。但这并不合乎事实。天哪，他遭受到怎么样的痛苦呀！他听到他妻子的呼吸，感觉到她芬香的体温。他需求着她。他只消有生殖力就好了！然而他知道，这不可能，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他不能生儿子了。渐渐地，他的身体弛松了，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仿佛已经蒙蒙眈眈地睡去，没有了知觉。然而他心头却充满了愤怒，憎恶自己。明白自己竟是个不中用的男人！不过也许是她不能生育呢？他的憎恨又转移到他妻子的身上。是她该死！一个女巫，开他的玩笑。她不可能有孩子，永远不会怀孕了。然而她躺在那儿是那么容光焕发，睡得又那么香甜！

他就这样的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早上全身都象垮掉似的。他出去干活，清洁马厩；因为那时候他在已故的堂·瓦利奥尼斯的曙光庄园上当雇工。他活儿干得很糟，经常精疲力竭，象一座旧屋子般脱了榫头。不过，据说那女人活象一块吸铁石。他每次回家吃饭，她总是这样的等候他：刚洗好澡，水珠还从她的头发上滴下来，滴落到她的黄褐色的胸脯上。这很讨他的欢心，因为男人被女人迷住时，就欢喜女人这副模样。还有，她微笑时的那股劲儿呀，她那漆黑的眼睛比她的嘴巴动得还要迷人。真该让小巴亚达雷斯也见识见识！至少这一带的

丑婆娘們是不能和這一個女人相比的。實際上生活就是這麼回事。他“老鷹”摩雷拉却非得把他妻子當一條蛇打死不可，非得把那香噴噴的結實的肉體消滅不可，而且這正是他所占有的又是那麼歡喜愛撫的肉體。他竟把她宰了。他瞧見了血，她的生命也隨同鮮血一起流逝。他眼看她翻來復去，無聲地啜泣，悲呼着他的名字：“馬希米諾！”

這是她的最後一句話。他逃進了草原。他相信那是幻覺。摩雷拉微微笑了：因為喝醉了酒才產生了幻覺。他動手殺她時，已經喝得酩酊大醉。他往牧場狂奔，沒有感覺到腳底下的土地。風迎面吹來，吹得他透不過氣。他奔跑的時候，水往上飛濺，濺在他的臉上和胸上。

漸漸地，他對事情看得比較清楚些了，心頭也漸漸明白過來。他是耽在一座大牧場上，這座牧場大極了，簡直象是熱帶大草原。他的身上淌着冷汗，粘糊糊地。厲風怒號。寒颯颯的苦痛的感覺使他打着一陣陣的寒噤，似同瘧疾剛開始發作。他放慢了腳步，向前走去，他的耳畔仍響着她呼喚他的聲音。

從此，她一直沒有離開過他。他出門時，她陪伴着他，晚上，他們也聚在一起。現在，他正在等候她。她來了，不象通常所說的死人出現時那麼冷冰冰的只剩一具骷髏。她却散發着芬芳的清新氣息，暖和和的，充滿了活力，她邁着快步，走到他的床邊。只是她的聲音已和往常不同，同他眼看她流血而死的那一刻一樣。所以他逃跑了，倒不是因為害怕兇兵，他們根本很少可能捉住他，就象不可能捉住陽光。這是他的秘密。他不能把它吐露給任何人聽——當然不能，因為這是一個秘密。

這就是人生；它並不象蒼天，在它下雨以前必先布上烏

云，也不象河流，在它泛过河岸之前必须慢慢上涨。虽然摩雷拉把这一切归咎于酒醉，但是他的罪过却深远得多。那些夜晚，他躺在床上睡不着，心头充满愤怒，对夜间的一切嘈杂声都充耳不闻，甚至也听不到黑暗中飒飒的声响。他只感到愤怒，只感到那年轻女人的身体的气味，他巴不得能够把它忘掉。但是，这样的愤怒耗尽了他的精力。

那是在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到中国人王基开设的酒店里去消遣，他玩得很痛快，象一个浪荡子随意挥霍，享受着美酒佳酿：啤酒，葡萄酒，是的，甚至还有苦艾酒，根本不是通常的那种甘蔗酒。玩牌时，他赢了八枚银币。他拿了这些赢来的钱向那中国人走去。

“喂，老板，”他说，“给我把这块漂亮的印花布包扎起来，还切一块火腿给我。这是给我老婆的。”

独眼韦兰斯邀请他喝上一杯烧酒，两人一起坐在一个角落里。韦兰斯津津有味地呷着他的烧酒，拈着一支纸烟，紧紧接近到摩雷拉身边去。他眼睛炯炯有光，活象一只猫头鹰的眼。

“你赌钱的运气不坏呀，马希米诺，”他轻声说。“这可很糟，非常的糟，你知道吗？赌场得意，那意味着——别发火，老乡，别发火，——那意味着，你的老婆跟另外人勾搭上了。我不打算就这个多说些什么，我也不认为你的老婆是这一类货色。不过俗话是这么说的。”

摩雷拉愤怒得直跳起来，他走向那个中国人去付钱，他怎么能让一个侮辱他的人请他的客？独眼踉踉跄跄地跟在他后面，不肯罢休。

“别发火，老乡，”他继续说，“别发火！我根本不认识你的太太，不过我告诉你一句，无论如何，要让你的老婆生个孩子才行呀。这是唯一可靠的征象，只有这样，才能表明她是对你忠实的。”

这番话象一把利刀，刺进摩雷拉的胸膛。他的血沸腾了。唉，该死的臭货！她可能跟谁发生关系呢？他又要了烧酒。他不再想到独眼了。他只听到那句使他心头火冒的话：“不会怀孕的女人是不忠实的，不会怀孕的女人……”

摩雷拉想大声说话。那中国人又黄又瘦，弓起了背，走路有弹性，象只猫儿，不正向他走来吗？摩雷拉听到他那浓浊的鼻音：“不会怀孕的女人是不忠实的……”

他相信他还听到独眼的老鸦般的噪音：“不会怀孕的女人是不忠实的……”

店主的公猫弓起了背，向他走来，喵喵地说：“不会怀孕的女人是不忠实的……”

摩雷拉拚命要把酒往肚子里灌。早先憋住在胸中的那声叫喊已涌上了咽喉。他抓起一瓶酒，一喝而尽，把它朝其他五只已经喝空的瓶子抛去，叮叮当当，好似弯刀斫进一棵牛树的树干。他拔出他的砍刀，对准瓶子和桌子直斫下去。每逢他苦难的时候，他就呼唤她的名字。然而只有一种嘶哑声从他的咽喉口挤出来。他牵过他的马，怒冲冲地骑着它离开了。当他已远离那村子时，他还连连踢着马刺，他坐在鞍子上，前后摇晃，活象暴风雨中的一条小船。最后他回到了家。那匹马把他掀了下来。他妻子赶紧过来扶持他。接着，就发生了他已经讲过的那件事。

“见鬼，朋友，这就是所谓生活！从此以后，这种不安定的生活折磨着我，我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象风一样没有安定过。可是她每夜出现，经常轻轻对我说话。她说：‘馬希米諾，你是喝醉了酒，才杀死我，因为我沒有給你生个孩子，’说完后，她啼哭起来，就象那时候一样。”

他們沉默了。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外边，在那連根拔起的树木之間，一只豹子睁大了眼睛，不停地来回奔跑，它嗅到附近有人的气息，它的爪子察觉到，他們正怕它呢。

### 三

## 独 木 船

### 1

哈拉米里昂的洪亮的声音鼓励着众人：“大家动手呀，不然，行李运到的时候，我們要来不及完工了。埃达，劳你駕，加一把劲，把那根本柱拿来！喂，你也动动，再揮动几下！”

他正在等候运送家属的小船到来。这就是說，将会有准备得好好的飲食，将会有一张吊床和女人。女儿們，那些年輕輕的姑娘，也将到来。至于在这儿的年輕小伙子們……但愿加西亚不会去跟她們中間的某一个人接近。一定得及时警告她，因为他患着肺病。

哈拉米里昂揮动着鶴嘴鋤。胖胖的身体在衬衫里簸动，肥

肥的胸部不住颤动，好象一个女人。大颗的汗珠在他额上滴流。地上，窟窿越来越深了，已经出现水了。

人们踏着小步，在重负下弯着腰，拖来了巨大的红树的树干。

毕奥在托尼奥的帮助下收集椰子叶，准备盖屋顶。他们把干椰叶堆积起来。干的椰叶可以铺盖屋顶。它们可以保护家庭、炊具、牛羊和女人，免受风吹雨打，阻挡难以容忍的阳光。不过，这一切都跟毕奥无关。他是个单身汉，只是为了不愿依靠赈济过活，才来到这儿工作。他是开拓原始森林的老手，从没有沉湎于希望之中。他不是想弄钱，也不是光想到个人的利益。克鲁斯和巴亚达雷斯不会欺骗他的，他愿意按照约定，保留他应得的部分。

高头不远，靠近河岸处，已经竖起了柱子。有几个人把一根树干高高举起，打算把它打进一个窟窿里。

“举起来！”

“向前一些！”

“大家使劲敲呀！”

随着一阵噼噼声，柱子滑进了窟窿里。他们喘着粗气，打量着它。

“行啦！”

“下一根！”

他们用绳子拉起另一根树干。赤裸裸的脚都把地面踏扎实了。

红树林后面，炭窑的浓烟象蜡烛般笔直升到了半空。可以闻到一阵被燃烧的湿草的气味。小巴亚达雷斯和摩雷拉一起

在那儿干活。一只狗追踪着一头野兽，它汪汪乱叫，把那头野兽吓得挨近森林边缘，连纵带跳地逃掉了。

佩德罗·加西亚的斧子嗖嗖地落在圆滚滚的竹子上。他在替屋子制造墙和地板。可是，这些屋子却不会有他住的份。大家都讨厌他。尽管如此，他仍不愿进加列希托劳美洛的肺病疗养院去：进了这疗养院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他曾经见过那一长排黄房子，它紧贴在陡峭的悬崖下面。病人站在高高的窗子后面，裹着白色的病人服，只有瘦得可怜的脖子露出在外面。甚至在这种粗布的遮掩下，也隐约看见聳出的肋骨。屋子的另一边是女病室。这些女人全都神色凄惨，眼睛深陷在眼眶里，眼睑凸出在无神的眼球上。巨大而空洞的眼睛——尽是些行将就木的人！她们直楞着眼睛，呆望着街道，呆望着运送犯人、装载石子或是运送尸体到坟地去的车辆。花园的尽头，一间隐藏在岩壁里的又暗又深的屋子，里面是装殓死人的棺柩。有时候，死人连棺柩也睡不到。不过，四支蜡烛倒是经常点着的。可以时常看到一些穿黑色丧服的家属，他们披着黑纱，哭哭啼啼的来到这间阴冷潮湿的洞穴。

佩德罗·加西亚吐出粘粘的浓痰。他干咳着。一只苍鹰的影子掠过被砍倒的竹子的上空。他听见小猫头鹰的啼叫。它们在呼唤他。他准会孤零零的死去。

已经在钉横梁了，传来了槌击的声响。斧子斫着木板和木柱，嗖嗖有声，木屑盖复着地面。

托尼奥走去瞧吃的东西。食物已经煮开，正在锅里咕嘟咕嘟。这孩子快活地笑了，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等候某一个人，他等候众人，一心想着他们的到来。暖洋洋的感觉



浸潤着他。也許是靠近了炉火，也許是在那块空地上干了活。他細心观察周围的景色，发现它們处在寂靜的境地是多么沉悶单調。只有他听到人們的喧鬧。托尼奧最欢喜蹦蹦跳跳，他連奔帶跳地跑回毕奧那儿，和着那强烈的打槌的节拍唱道：

木梁上擱着木梁，  
木板又挨着木板，  
这样就有了地方遮遮太阳，  
这样就有了一个家，  
一个老婆，一张吊床，  
还有一个炉灶。

也許这不是原来的歌詞。托尼奧只是照他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唱着。高高的天空中，“卡拉俄”鳥在咯咯啼叫。河水淌得更慢了，它改变着它的方向。炭窑那边有人在呼喚，声音被叶丛所遮断。

“嗨，堂·哈拉米里昂-昂-嗨！”

“嗨，堂·韦加-加-嗨！”

一根根柱子已經豎立起来，好象一座树林。

“多能干的人，可以立刻去当木匠！……”哈拉米里昂用他那高亢的嗓音大声叫喊。

“你是在替我准备房間吧，岳父，”奈曼西奧·曼尔加尔笑着說。

哈拉米里昂从曼尔加尔的声音中听得出那种責怪的口吻，責怪他沒有儿子。不过多米蒂拉跟他說过，說她的男人会

如哈拉米里昂的愿，也来干伐木工人这一项活。

## 2

堂·克鲁斯坐在河边。河的上游，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块狭长的地岬，尖尖地突入潮浪中。黄黄绿绿的沼泽水仙花沙沙的响着，河水翻腾激荡。靠近河岸，水流一片翠绿，远远的河中央，却泛着油腻腻的粗麻布颜色。它好似一面镜子，把阳光反射回来。堂·克鲁斯闭上了眼睛。河的下游，浪潮冲击着另一个红树丛生的地岬。河水卷起漩涡，泡沫在气根植物的周围翻动。这些水生植物、灌木、河流不住的窃窃私语。堂·克鲁斯凝神静听：不，这不是人声，是水在轻诉，风在低吟。

突然，在上游的地岬那边，出现了一只独木船的船梢。堂·克鲁斯的手在眼帘上打着凉棚，紧张地眺望水面。可能就是他们望眼欲穿的那条独木船。等他看清楚船上装的其实是些炭包时，他差不多要把大伙儿都唤来了。船头上坐着一个男孩。木桨呻吟着，好似一棵被斫伐的树木。船尾蹲着一个老头。老头的前面生着一堆炭火，稀薄的烟袅袅上升。一只狗躺在炭包上睡觉。这条炭船驶过去了，消失了。

克鲁斯的背后，竖着一排空荡荡的新屋。有几幢金光灿烂，好象一块准备收割的稻田，其余的是黄绿色，象成熟的水果。屋顶的椰子叶象鸡羽般的耸起。克鲁斯瞧着他自己的屋子。那是最小的一幢。供三人居住：他本人，他妻子欧多茜亚和他女儿佐伊莉塔。他的儿子在瓜亚基尔，住在阿尼伐尔·岡

薩雷斯教父的家里。他已經小学毕业，在一家旅館里当伙計。

克魯斯回想起佐伊莉塔还是个小孩儿的那个时候。回想他小船的臥艙里的一个晚上。那次，他装运着他教父的面包房用的木柴，从浦多阿尔土洛到瓜亚基尔去。瓜阿斯河靜靜地淌着。扬帆用的索具沉睡似的噤噤作响。竿子撑着小船前进。櫓用劲地向左右划动。船艙里点着煤油灯。欧多茜亚和佐伊莉塔在一起作祈祷。小姑娘跪在地上，两只小手合在胸前，小辮子几乎还没有达到肩头。欧多茜亚交叉着两腿，蹲在地上，口授祈祷詞，佐伊莉塔照样說了一遍，然后孩子躺在草席上睡觉了。

“你瞧，欧多茜亚，孩子多欢喜学习，”他对他妻子說。

“說什么她都得学习。我教她作祈祷，帮助她抵御魔鬼的誘惑。”

“如果我們让她学些什么，我认为这才是个好主意。能算能写能讀的人，处处占便宜，我的老乡欧西皮奥經常这么說；祝他安然长眠吧。他是个聰明博学的人，懂得克服一切困难。俗話說得好：一个有学問的人，赛过一只懂得利用它的角的公牛。我的老乡欧西皮奥就是凭这一点，升到波沙亚宪兵少尉的地位。”

“你当然說得对。不过这也有坏处，如果她懂得讀書，写字，計算，她就再也不会欢喜煮飯、洗衣服或者干縫縫补补的活儿了。这孩子已經大了，可以帮我很多的忙。至于那个小子——他哪，反正是整天在外边东逛西蕩的。”

“是呀，我想也許让她住到教父阿尼伐尔那儿去……他到底是她的教父呀……”

“你看怎么就怎么吧。”

有时人们的心中会泛起一种朦朧的猜疑。自从那一晚以后，克魯斯为他的女儿担了很多心事。

在这宽敞的屋子的前房里，就在岡薩雷斯的妻子奥尔蒂茜亚安放花盆的那儿，克魯斯接受着出售木柴的錢。

“阿尼伐尔教父，”他说，“我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让她留在你这儿，学学讀書写字，免得她老是做个不懂事的傻东西。”

今天，他坐在岸上等待着。河水逆风湍流。水面上掀起了銀光閃閃的魚鱗般的漣漪。远处，响着小商船的号角声，沉浊浊地，好似一只公牛的吼叫。

毕奥走近他的身边。他穿一件浆洗过的洁白的外衣和一条蓝褲子。

“唷，堂·克魯斯！你是在迫不及待的等着你的女儿吧？”

“我已經很久沒有见到她了。自从我把她托付給那位教父以来，一直沒见到她，那位岡薩雷斯已經亡故了，愿他的英灵永享幸福。她现在一定是个大姑娘了，又会讀，又会写。她已經領过第一次圣餐了。”

“是呀，她和你的教子同岁，他就是在馬希摩·戈麦斯攻击桑切斯的庄园时被杀死了的。”

风儿飘来一股强烈的刺鼻的气味，它混杂着紅树浆、腐朽的沼泽、新鮮的面包树果，和香噴噴的玫瑰苹果的气味。

这时，哈拉米里昂也出现了。

“喂，怎么样了？独木船来了沒有？”

哈拉米里昂已叫人通知他的家屬，要他們同堂·克魯斯

的家属一起来，他有一条向下游运输稻米的很大的独木船。

摩雷拉独个儿坐在森林边，在一根木棍上雕刻着。他想同哈拉米里昂谈谈。他的心狂烈地乱跳。他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有人在追踪他。他不敢向四周环顾，害怕会见到宪兵。他迟疑地站了起来，向哈拉米里昂走去。

“堂·哈拉！”

“怎么啦？”

“堂·哈拉，你听我说，我想我最好是离开这儿。”

“为什么？理智点儿，我的孩子！”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不过，你瞧，大家什么都知道了。虽然没有人说起过，我肯定会遭到不测……”

“胡说！”

地岬那边，在那沼泽水仙之间，又出现了一条独木船。一只狗坐在一张床垫上吠叫。狗的前面，站着一个人上身赤裸的青年，用着全身的力气划桨，他的皮肤象那刚削去皮的红树干的颜色。肌肉凸起，就象面包树的节。他的胳膊伸出，手抓住了桨，身体前俯，直到他的身体差不多俯卧着的时候，才把桨向后面拉，把水推回去，河水冒起了泡沫，打着漩涡。他使劲地划，脸胀得通红。桨是用一根绳子系住在船舷上的，它的噤格声盖过了他那断断续续的号子声。他把上身一再地挺起又渐渐后仰，眯眼望着太阳，把脑袋往后一昂，两只脚抵住了小船的船肋，下身从座位上挺起。小船中央，一些妇女坐在她们的阳伞底下。可以听到她们咕咕呱呱的响亮的谈话，她们的笑声清脆悦耳，好似“巧加塔”鸟的啾鸣。还有小儿的哭闹声。一片乱糟糟的景象。

胡安·德·拉·克魯斯·韦加站了起来。哈拉米里昂高声呼唤着，拚命揮动他的手臂。托尼奥朝那浅水中直奔过去，水花四濺。摩雷拉的脸色象死灰。他目不轉睛地瞧着那条独木船，船儿已划离了水中央，正向河岸靠攏。他瞧着阳伞的摆动，瞧着女人們手中紅紅綠綠的小手帕在揮舞，沒有說一句話。加西亚呢，他已蹲在一块高地上，发热的大眼睛眺望着这种喜气洋洋的生活和活动。

哈拉米里昂又是叫，又是笑，随着泥块一起从岸坡上滑落下去。独木船駛近了，猛烈的划桨声也沉默了。河水輕輕地拍打着船头：卜嘛，卜嘛，卜嘛。它的喃喃細語同风儿在椰树叶上的漫声低吟相仿。

克魯斯很小心，他踏下了岸，既沒有踐落泥块，也沒有弄脏衣服。哈拉米里昂还在枉費心力地想抓住那条独木船，克魯斯伸出手来帮忙，随手一推，不让独木船撞着河岸。

“哈罗，堂·克魯斯，您一向好嗎？”

“靠了天主保佑，一向还不坏。”

“欧多茜亚的独木船随后就来了。他們在沙哈河口稍稍落后了。”

这时，姑娘們已經跳上了岸。河水濺到她們的腿上，她們就尖声怪叫。小巴亚达雷斯扶她們上了岸坡。

“你赶快去把我的鸚鵡取出来給我，这可怜的东西，它已經中过一次暑了。”

托尼奥赶紧跳进小船里，把装着嘵嘵叨叨的鳥儿的籠子取了出来。

“啊喲，我的天主！給我这小坏蛋吃的浸軟的面包在哪

儿呀？”

小伙子馬上又把一只干葫芦拿給姑娘，葫芦里装滿了臭得令人作呕的杂拌。

这时，年岁大些的男人忙着招呼哈拉米里昂的妻子。这位太太从独木船里踏上了岸；她的浆得毕挺的淡紫色衣服，因为坐的时候太久，已經压纒了。小伙子急忙把床垫和行李搬出来。狗汪汪地从一个人的身边跳到另一个人的身边。女人們走进了屋子；失去弹性的竹子，在她們的脚步下发出坼裂声。家具和不少的包裹已經搬进房間里，使宽敞的空間显得狹小了些。哈拉米里昂的一个女儿爬上了屋子的橫梁。她的姐姐，一位壯健的姑娘，把一张床垫拖进臥房，累得她直喘气。她們刚打开厨房用具，准备把木柴放进炉灶里时，一声呼唤宣告了第二条独木船的到达。妇女們急忙朝河边跑去。堂·克魯斯的家属也帶來了一只狗。岸上的两只狗冲过去迎接它們的同伴。这些畜生嘵嘵地打量着对方，你聞聞我，我嗅嗅你。它們搖搖尾巴，拖出舌头，就跑掉了，沒有吠叫，也沒有互咬。

炉火燃不着。欧多茜亚的手敏捷地拨动着木片。她把蜡烛的蜡卷在一块破布里，把这个小包放置在木柴中間，点燃了它。她拿起一把麦秆扇子用力地煽。殷紅的火苗从干柴中噴射出来了，浓烟一蓬蓬地冲起，使人不得不閉紧眼睛。炉灶的砖头发燙了。蓝蓝的烟爬过光滑的竹墙，从裂縫中挤出去，和邻家的第一批炊烟混杂在一起。清脆的快活的妇人声音向它們欢呼。这第一批炊烟呀！托尼奥瞧着它們，微微有点儿忧郁。这不再是他的炊烟了，不是他在露天底下的赤裸裸的大地上生起的篝火了。这些烟是从一間屋子的炉灶里冒出来

的，木片是由女人的手点燃的。他听到油脂在鍋子里嗤嗤的响，煎肉的香味，象那些炊烟一样，从一家家屋子里透出来，弥漫在整个地区，咸咸的味儿，使人馋涎欲滴。家庭的气味！它向每一个人宣布：家庭主妇們已經到达了。托尼奥微微感到痛苦。为了给自己找一点安慰，他拿了釣竿和魚餌，朝河边走去。既然女人們已經来了，那他至少也要找一件快乐的事消遣消遣。他堆起笑容，向每一个女人致意，仿佛他認識她們。然而她們誰也不認識他，沒有人回报他的招呼。只有堂·克魯斯的妻子欧多茜亚詢問他是誰。其他的女人都默默地在他面前走过。不，并不是所有女人。堂·哈拉米里昂的一个女儿跟他談了几句。她是結过婚的。

“喂，小伙子，劳你駕，替我把这只箱子拿进屋子里去。”

但她簡直沒有抬眼望他，仿佛她根本不是指的他。

今天晚上，男人們不会有空跟托尼奥待在一起聊天了。他只好和堂·毕奥单独留在一起。可堂·毕奥不是个健談的人。他老是面向天上，嘴边衔了一支雪茄，呆望着烏黑的或是蓝湛湛的夜空，一句話也不說。

托尼奥悶悶地坐在岸坡上，一个削瘦的身形，面对着一条凶猛的喋喋不休的大河。他感到太阳在烙他的背脊。风儿輕輕地在他的头发上飘过。他的痛苦是巨大的，然而他哭不出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唱起歌来了。悲哀地，苦痛地，沒有歌詞。一只狗在他的身边躺下，抬起疲憊的眼睛，傾听着他。一只野鴨毫不害怕地飞落下来，扭轉了头，搜尋着歌声。一棵沼泽水仙的巨大的叶子似乎也在側身靜听。河中央駛过一条独木船。划桨的那个船員也停下手，听他歌唱。风



輕輕飄來，沒有觸動大地和樹葉。一個少女偷偷地走近他，她不想讓這小伙子注意到她。托尼奧的聲音繼續在響，和諧，恬靜，溫柔，象一支搖籃曲。

## 四

# 播 種

### 1

灰蒙蒙的雲層爭向地平綫飄去。它們懸掛了下來，象牲口的乳房。黃橙橙的樹干幾乎和它們相撞。鳥兒們飛得高高的。慢悠悠地繞着大圈兒。大地上升起了清晰的玻璃質似的煙霧，向遠方飄走。這是炊煙？還是迷霧？森林中的那塊空地上，堆積着一堆堆折斷的樹枝：那些“大蜥蜴”。沒有生命，默默地躺在那兒，差不多有巨大的樹干那麼大小。

摩雷拉身體靠在廚房里的一扇大窗子上，瞧着這一切。汗水從他的額上滴落下來，在他那塊大傷疤的凹槽上淌過。開垦過的土地已經經過焚燒，準備播種了。雨水是否會很快降臨？土地是干透了。象一個女人。它和她都需要一種強烈的刺激。散布種子的是男子。土地和女人都心甘情願地開放着。向每一個男子嗎？也許有很多是不生育的——就象他那樣。

摩雷拉沐浴在汗水中了。血在他的太陽穴里搏動。如果他沒有殺死那個女人，她現在准還在他的身邊。她根本不是

个坏女人。她会烧饭，洗衣，做针线活。一个好女人。手脚又快，机灵，干净。最主要的——她的年轻结实的身体和香喷喷的气味。象远远燃烧的炭火的气味，又象是“瓜亚瓦”树上的一只成熟的水果味儿。他闹成这种情况，也许是命运的作弄。大家是否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哈拉米里昂不让他离开？他这种劝告用意何在？

“别离开！等待播种吧！要是你现在就走，那你什么都得不到了。”

摩雷拉背后地板的竹子咯咯的响着。他察觉有一个女人走来了。也许是罗莎·欧菲米亚。他感觉到是她。简直跟那另一个女人一个样。他不能十二分的肯定，不过他相信那个女人准会干预，准会妒忌的。罗莎·欧菲米亚煽动着爱情的火，她的呼吸似乎接触到他的身体，他明知道她正伸出手臂，俯下身子……

汗水在他脸上淌流。他很想转过身去。然而他没有动。他的眼睛和耳朵热辣辣的。另一个女人？为什么呢？晚上跟她一起在篷帐底下过夜？这又为什么？要是云层是那么沉重，就象他胸口上压了重物，连大地也可能发疯的。不过他决不会疯狂。他象一只快要渴死的动物，咽喉里咯咚咯咚的响。他的咽喉倒并不是渴望着水，它是渴望着烈酒。

罗莎·欧菲米亚轻声笑了。摩雷拉从长凳上直跳起来。眼睛楞楞地瞅着那姑娘。两排牙齿在他张开一半的嘴巴里闪耀。她差点儿惊叫出声，不过她拚命忍住了。这时，她手里正拿着一只螃蟹，站在他的面前。她的胸脯不停的起伏，仿佛她奔跑过。

“我是想把这个带给你，”她吃力地迸出这句话来。

那另一个女人的影子从他身旁退走了，这还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在他看来，好比是太阳冲破了云层。

一阵和风吹乱了她的衣衫，吹乱了她的一头秀发。她的激动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

“你吓了我一跳，罗莎·欧菲米亚，我是睡着了。”

姑娘笑容可掬。

“你不知道吗？今天一早他们都到浦塔布拉瓦捕蟹去了。”

“是不是托尼奥和堂·毕奥？”

“嗯，”她回答，把一只蟹砸碎了，吸吮它的螯。

摩雷拉也拿了一只蟹，用手指把它剥开了，这种硬壳动物的腥涩的气味驱走了他对烧酒的渴望。

他们好久不说话。一个接近一个。末了，她向他转过脸，说道：“你哪，真象是一匹小马，那么容易受惊。”

他几乎都没有微笑一下，他的眼光落在她的视线上。

## 2

老巴亚达雷斯躺在一张吊床里，眼睛望着挂在屋梁上的装满了稻种的袋子。过分炎热的气候预告雨水快要来临了。云层沉甸甸地，压在大地的上空。这种等待中的无事可做的日子是太长了，对姑娘们会产生多么大的危险。巴亚达雷斯心里很快活，亏得他没有女儿。

堂·毕奥走到了他的面前。

“我们这种游手好闲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呢？”他问。“很快

就到圣诞节了，还是始终没有动静。”

“我想我们用不着等多久了，堂·毕奥。大约在前天，我看见河面上有青草淌过，还有一只淹死的小熊……”

“真的？”

“一个预兆，潮水已经涨了……”

“这样长久的等待真叫人忍受不了。你只消向繁星满布的天空瞧一眼。这夜晚是何等的清凉！这纯洁的夏天。根本不象会来雨季。”

“我不相信它会延迟到来的。”

“谁知道，堂·曼努埃尔，谁知道！”

近旁不远，躺着摩雷拉。潘加伊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外边，有一个姑娘朗声吟唱。燃烧的“瓜耶克”木的气味充塞在夜空中。潘加伊把烟叶递给摩雷拉。

“可要抽烟，摩雷拉？”

“多谢！”

他们默默卷起一根纸烟。

“我们打哪儿弄雨水来播种呢？”潘加伊说。

“有时，在开始播种的时候才开始下雨。”

摩雷拉抽着他的纸烟。他把烟吸了进去。

“见鬼，老弟，我孤孤单单，活象个捕鲸人。真他妈的，这种鬼地方连女人也不容易找。”

摩雷拉抽着烟，没有作声。

“老实告诉你吧，”潘加伊悄悄说。“我正在追求多米蒂拉；可能她已经给我引出火来了。瓜亚基尔的女人是不会迟迟不上钩的。”

摩雷拉眨巴着眼睛，望着他的紙烟。他咽了一口口水。一张吉他的叮咚声撒散在夜空中，好象一场傾盆大雨的雨点。

“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什么进展。你看怎么样？我是不是有希望……？我觉得你是在追求罗莎·欧菲米亚，是不是？喂——已經成功了吗？我知道这种事情是怎样下手的。”

“嘿，別胡說。”

摩雷拉在墙上捺熄了紙烟。他站起来，走到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坐下来，編結一根繩索。

“我不知道这小伙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巴亚达雷斯老头喃喃地说。“他干脆是讨厌同人交往！老是独个儿走来走去。正如一头刚进牲畜群的公牛。”

潘加伊走到小巴亚达雷斯的身边。

“把你的吉他借给我；老弟，把它给我。难道你认为我们低地来的人不会唱吗？我完全能够唱，我在高地就象回到了家，仿佛我就是在杜兰出生的。你知道，一个人忧伤、生气或者恋爱的时候，歌曲同烧酒一样的管用。”

小巴亚达雷斯笑了。

“你说得对。”

“喂，你那位小吉他叫什么名字？”

“也许是叫佐伊莉塔。”

“唷，我的小伙子，老实点儿，对我说实话！你辨别滋味的本领不坏。我敢说，她准是一个挺漂亮的姑娘！”

潘加伊的手指象一只爱玩的小猴子，在弦綫上跳跃。那声音不象发自吉他，倒象是从一个人的咽喉里发出来的。这

小伙子轻声吟唱着歌词。渐渐地，音乐声消逝了，象白昼渐渐的逝去。

“巴亚达雷斯，你知道吗？摩雷拉看中罗莎·欧菲米亚啦。他同堂·哈拉在一起吃饭。我曾经问过他；男人和男人之间可以坦坦白白谈一谈，他却不愿意老实说出来。照我看，他是投入情网了。说不定已经发生什么事啦。”

“你等着瞧吧！”

### 3

最先降临的，是习习的微风。它抚摩着女人们的头发，抚摩那由于炎热而汗湿的皮肤。地板的竹竿，纸张般的擦擦发响。一阵嘶哑的噪杂声，赛如卡拉俄鸟的啼叫。风儿卷起了尘土，摇晃着干燥的树梢，带走了雕落干枯的树叶。灰色的云层堆积着，象波浪的峰顶。

堂·克鲁斯坐在他的吊床里，读着一份旧报纸。风吹拂到他的脸上时，他昂起了头，象一只嗅到雨水的公牛。他站了起来，然而他还没有走到窗口，他已经感觉到湿土的气息了。

“瞧，雨多大呀！”欧多茜亚嚷道。

“巴蒂斯塔，赶快把盛雨桶的管子弄弄好，我们好盛接雨水。”

雨点猛打着大地。佐伊莉塔往田野里奔去。她跑着，笑着，尖声叫着。雨水鞭打着她，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她伸出臂膊，摊开双手，盛接雨水。

“喂，疯丫头！天哪！你是想得沼泽热吗？”

姑娘滿臉春風。她無憂無慮，聽任暴雨掀打她苗條的身體。廣闊的田地已經潤濕，膨脹起來了。雨不停不休，在葉叢中潺潺的響。隨後把歡樂散布到人群中。起先，狗在屋子外邊狂奔，然後它們往屋門口尋找蔽身之所。姑娘們的呼喚聲從一家傳到另一家。她們把一斫為二的竹竿做成導水管，把水引進桶里或者白鐵皮做的容器里——可以供人飲用的淡水！男孩子們沖出去玩耍。他們在曠野上奔跑，拋擲泥塊。他們互相搏鬥，喘着氣，叫嚷着。堂·胡安·德·拉·克魯斯·韋加從他的窗口向老巴亞達雷斯喊道：

“一個多好的開始，教父，是不是？如果大雨再這樣落下去，我們今年可以吃到上等大米了。”

“但愿天主保佑，不讓稻蟲傷害稻子，教父！”

每家的窗邊都站着人。

“喂，佩德羅，來呀，你瞧瞧堂·克魯斯的女兒！真是個瘋丫頭！在雨底下奔跑，比一隻羚羊還快……”

這個年輕女人把身子俯到窗口外，烏黑的頭髮垂在她的耳朵上。她的身體豐滿結實，皮膚褐蒼蒼的，橡皮般的富有彈性，又象一朵橘花一樣的嬌嫩。一個快活的新婚少婦。衣服貼伏地裹住她的腰肢，寬大的裙子底下，可以猜想到那雙砍刀般輕輕擺動的大腿。

佩德羅·桑切斯用溫柔的眼光擁抱着他妻子的身體。他猛然把她摟住了。她一半是吃驚，一半是快樂，目光低垂，脹紅了臉，掙扎着。

“不，佩德羅，你壓壞我了。放開我，你聽見嗎？”

她依偎在他的胸膛上。

“我……我是……我相信……我将要有个儿子了……”

外边，雨水如注地落在干渴的土地上。佩德罗·桑切斯心花怒放，满脸笑容。他握住妻子的两只手。温柔地按摩她的身体。他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仿佛要通过他强健有力的身体和她接触中向她表示：准是个男孩子，活脱象他的爸爸！

屋檐上，一只“丁令戈”鸟耸动着羽毛，尖声歌唱。孩子们的笑声，象鸟儿的啾鸣，传了过来。

佐伊莉塔和小巴亚达雷斯手拉着手，奔进了田野。她步履轻盈，敏捷地跑着。他呢，又快，又有弹力，象一只豹子。欢乐和奔跑使姑娘的眼睛发光，血液涌上了脸。他们放声大笑，欢呼，气喘吁吁，在浸透雨水的洁净的大地上飞奔。

堂·巴亚达雷斯、堂·毕奥和另外几位男人取下了挂在横梁上的稻种的袋子。他们把它们扛上肩头，踏着滑溜溜的地面，向河边的那条独木船走去。雨水落在稻粒上。重量显然增加了。他们用脚趾使劲抓住泥土，防止滑跌。岸坡上，污泥淹没了脚踝。他们把稻种扛进船里，让雨水浸胀它们。他们弯着腰，一袋连一袋的搬运，浑身是汗，他们也毫不在乎。干这种活是不会感到疲倦的。

#### 4

河水呈乳白色，同椰子的果肉相似。它蜿蜒曲折，缓缓地流着，漫过了河岸，扩展开来。海洋的潮水并没有遭到阵风推波助澜的袭击，它缓缓地流进了河里。那些逆流而上的巨大的独木船里的桨手们，比起在低水位上划船，必须多花很多的



力气。他們沒有人唱歌，也不相互喊話鼓勵，只是頑強地抓緊了噤咯噤咯的木槳。陽光也沒有在水面上閃耀。炎熱的暑氣緊逼着大河，又被重沉沉灰蒙蒙的雲層抑制住了。空氣似乎浸透了油脂，簡直叫人沒法呼吸。連偶爾吹過的微風也沒有帶來清涼。飲水是微溫的。一些卡拉俄鳥、蒼鷺、水鴨呆在那些巨大的浮在水上的綠叢上，順水淌去，從遠處看，這些象島嶼的叢草好似一個個漩渦。垃圾，樹枝，樹葉，死去的動物，在水流中淌過。動物的屍體上，棲息着禿鷺。誰也不會為了這種腐爛的食物而同它們爭奪。

潮水緩緩地、緩緩地升起來了。隨後，它又以更大的速度低落下去，消失了乳白的顏色，變成油膩膩黃橙橙的了。出現了小小的跳躍的波浪。在河道拐彎的地方，形成了漩渦，河水張開深深的漏斗形的水渦。接着它又四下擴展，朝岸坡猛沖，鞭撻它，侵蝕它。船隻划到這兒時，槳手們可以休息休息了。他們只消留點兒神，別讓漩渦和迴流的河水把小船傾覆了。有時，一條獨木船會突然撞在樹干的根部，象一條鱈魚撞上了岸坡，它的前端鑽進了沙里。流水抓住船尾，把船拉開了，卷進水中央。這時，槳手們又得用力地划。

結實的浸透雨水的土地冒出溫暖而潮濕的水汽。被雨水浸松的地上，萌發出一層柔嫩的綠茵。黑色的，灰色的，褐色的昆蟲，憑它們的觸須向前摸索。黑沉沉的被開垦的土地柔順地躺在那兒，象一個可愛的女人。

處女地順從地發出噤軋噤軋的聲音：有兩個人踏着穩健輕捷的步子，朝那兒走去，他們的腳底感覺到土地的气息。男的象公牛一樣堅毅，女的象麋鹿一般溫柔。他們感覺到，土壤

的温暖渗透进他们的身体。青草的嫩芽弯着腰。被踏烂的昆虫还残留着颤动的触须。

他们靠近在一起，踏着不同的步伐。两只女人的脚印，两只男人的脚印。那女的兴高采烈，唱着歌，迈步前进，她感觉到她身体里的那个新生命。昨天，她还坐在家里的炉灶旁，编织孩子的一只小袜子。她静听母鸡咯咯啼叫，雨点淅沥作响。那男的，现在在她的身边走着，当时正在拣选和清洗种子。

“稻种浸得不坏呀。”

“我们可得多多播种些才是。”

“还得整理新开垦的土地。”

“还得为孩子操心。”

她必须好好的滋补滋补。可是他们手头不富裕。只有几只鸡，眼下还不能宰杀。

“我是不是要进瓜亚斯的产科医院？”

“你妈妈不可以照料你吗？”

“当然可以，不过这毕竟是我第一个孩子呀！”

佩德罗·桑切斯感觉到种子怎样沉进到土壤里去。他站稳了脚跟，象树木札下了根。他倾听鸟儿的歌唱，笑吟吟地握住他妻子多米蒂拉的手。他们的步伐并不相同。他们的呼吸也有长短。然而他们的欢乐却是相同的。他们的希望也一样。象那被开垦的土地。不消多少日子，他就要有个孩子了——一个男孩儿——谷物将会有收成了，可以到手不少的银币和纸币。他们将会上瓜亚基尔去，给他们新生的儿子受洗。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跳舞。所有的人都会出席。堂·哈拉米里昂和他的几个女儿。堂·毕奥，堂·巴亚达雷斯，堂·克鲁

斯和小伙子們，以及住在瓜亚基尔的朋友們。

“今年的收成一定不坏。”

“我們将会得到很多的錢。”

“我們必須举行洗禮，好好的庆祝一下。”

“我們还要給他买些棉布的襠褲。”

“还有一套漂亮的小衣服和一頂鮮紅的帽子。”

“还有一只橡皮奶头，有了它，他就不会啼啼哭哭了。”

堂·胡安·德·拉·克魯斯·韦加拿着木桩和棉綫毯。他走得很慢，步履迟鈍。他脚下的泥土是多么松软，沒有泥漿濺起，他踏着穩步向前走，好象踐在棉花里。他的女儿跟在他的背后，一蹦一跳，戏耍玩笑，活象一只小牛。她的笑声象鳥儿般清脆。收获以后，她可以穿到新衣服了。紅紅綠綠的印花布衣服。发亮的漆皮鞋。他們还会到瓜亚基尔去玩。

堂·巴亚达雷斯满脸含笑，观看那广阔平坦的大地。大地躺在他的面前准备着，黑油油的，还没有一根稻草。水汽袅袅上升，在阳光里閃爍。高高的空中，卡拉俄鳥鼓翅飞翔。蟋蟀在田野里跳跃。土地等待着。人們等待着。地里的种子也等待着。

堂·克魯斯，堂·毕奥，堂·巴亚达雷斯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把桩子插进田边的地里。他們可算是第一批踏进地里的人。他們边走边把粗粗的白綫毯解开，綫毯的一头是連結在桩柱上的。周围寂靜逼人。小巴亚达雷斯的眼睛搜寻着佐伊莉塔。他正在等待播种，到时候，他可以走在她的身边。摩雷拉呢，却打着逃跑的主意；他一个人留在其他人的后面。他

知道，播种不过是个开始。如果他现在不走，那他必须等到收获以后才能离开这块土地。欧多茜亚正在做祈祷，她的声音犹如单调的雨点声。

“仁慈的天主，神圣的哈森托，创造奇迹的水神维逊蒂，永远乐于助人的圣母，以我主基督耶稣的无穷尽的爱的名义，保佑潮水不涨，保佑雨水不会欠缺，让我处在他的庇护下吧，他的爱会赐给我力量，阿门！”

欧多茜亚的胸脯频频起伏，她的眼睛湿润润的。她的身旁，走着她的儿子，瘦长个子，象一棵红树。她知道她男人欠了很多债，也知道是森多伐尔借给他的种子。她女儿巴望得到珠链，耳环，手镯；她儿子需要钱谈恋爱。而在那边，在那稻田里，走着堂·克鲁斯，她的男人。

“神圣的哈森托，慈悲慈悲吧。把稻虫赶得远远的，庇护我的家。”

突然，哈拉米里昂叫喊一声。他拿起一把稻种，高高地撒向空中。

“不，别往天上撒，哈拉米里昂！”

“我还不是播种。我只是慰劳慰劳大地，没有别的。”

罗莎·欧菲米亚的嘴唇边哼着一支歌曲。欢乐的光从她的眼睛里放射出来。她站在稻田前面，跟大家一样，正在等待播种的开始。

“你怎么啦，摩雷拉？”

“哦，你不知道吗……生命中密布着恶意，就跟河流一样。我相信，我还是走掉的好。我会带来不幸的。”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惡運糾纏着我呢。”

棉綫綑得緊緊的。它們在犁過的田地上指示着路徑。

“我的一雙手天生是用來播種的……每一粒種子我都會收穫到一棵稻子。”

“孩子們怎麼樣啦？”

“別跟我說這種話……重要的是女人……是的……母親們，女朋友們！”

“噲噲，情人們也有他們的憂傷的。”

堂·畢奧神情冷漠，仿佛他既不懂得歡樂，也不知道痛苦。對於他來說，這一天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他知道，如果他干他的活，那他保證有東西吃。他已經不知播種過多少回了！畢奧哼着一支單調的曲調。他只是為自己歌唱。

他最樂意回憶的時日是那麼遙遠，比天上的雲彩還要遙遠。他的思想經常引向埃斯美拉達斯。每一次，當他結束了一項活計，他就想回到那兒去，可是金錢卻象水流一樣從他手中淌掉。他在田地上闊步走着時，這一些景象又重新浮現在他的眼前：他們是在逃跑，他，還有那個上了年紀的黑女人。士兵們四處追捕黑人，要把他們拖進他們的家里當僕人，要他們辛辛苦苦干活，又不給工資。那個女人氣喘吁吁，依舊吃力地拖曳着步子，繼續走着。他扶持她，拉着她前進。她終於跌倒了，他馬上蹲下去，伏在她的身旁。他看見她臉色成了死灰，渾身發抖，翻來復去，仿佛她身體里失掉了什麼東西。她張開嘴巴，從胸中迸出一聲長嘆。接着她沉默了，永遠沉默了，一句話也沒說。她用不着再逃跑了。

這個老邁的黑女人就是畢奧的母親。他用兩隻手掘出泥

土，掘得他的指甲也折断了，他就用一根棍继续掘。这当儿，蚂蚁爬满了这个没有生命的老妇人的身体。墓井不深，只有薄薄的一层泥土遮盖死人。他用树枝做了个十字架，竖在坟上，作为标记。从此以后，每逢他弄到了些钱，他就想回去，他要把她从地里掘出来，正正式式埋葬她。这是他的最强烈的愿望……可是，直到如今，这个愿望还始终没有完成！毕奥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附有一个灵魂，操纵着他。天使指引我们走正道，魔鬼却一再的引诱我们。

这时候，黑人毕奥已走到稻田的尽头了，其他男人也正踏进这块静待播种的地里。他们手拿棍棒，裤脚管一直卷到膝盖上。他们连续不断地用棍棒的尖端插进地里。跟在他们后面的孩子，女人，以及年轻小伙子们，拿着装种子的容器，弯下腰，把稻种抛进每一个窟窿里，然后用脚把泥土踩平了。他们的手象气根植物一样的下垂着。枯槁的手上青筋暴出。土灰色的或者灰中带青的手，跟树木相似。棍棒插进土壤里，把泥土掘开。微带白色的稻粒在小小的泥块之间滚落下去，又被泥块埋葬掉。不过它跟死人并不同。溅满了泥土的臃肿的脚象手一样灵巧地把它盖复好。男人们迈步前进。把大地打得伤痕累累。他们的目光对准了地面，棍棒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只有毕奥和巴亚达雷斯走路时昂起了头，眼睛望着远方。每一次插下去，他们就连连的咳嗽。在这块新开垦的土地上，到处听到沉浊的槌击声，只看见男人们弯下了腰，又挺起身来。背后是些妇女和孩子，他们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弓起了背，好象一阵阵的波浪。各种颜色的衣服在阳光下闪烁：白的，蓝的，红的，黑的，褐的，黄的。五光十色，绚丽异常。黑

色和古銅色的皮膚泛着油光。汗點落到地上。噪雜的聲音驚起了泥溝里的青蛙。它們轉動粘糊糊的眼睛，朝四面八方張望，用它們長長的後肢的彈力，迅速地跳開了。大河那兒，飛來一只孤單單的水鴨。天空一片蔚藍。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和這種潔淨明亮的顏色相比，它彷彿是從一個乳白色的玻璃質圓蓋里涌出來的。

## 五

### 恐 惧

#### 1

稻種開始發芽了。微小的尖葉子，薄得跟剃刀相仿，排成無邊無際的綠色的行列。然而它們是那麼微小，在風中也不搖晃。只有當蒸發的白蒙蒙的水汽從地面上升起時，它們也似乎發抖了。

堂·克魯斯來檢查了。在行距之間的壟溝里，生長一些野草。蟋蟀鳴叫着。可以聽到孩子們的吆喝聲，他們正在攆走害鳥。

“喂，你這個該咒的畜生！”

“啊，在那邊！”

他們奔過來，奔過去，小心翼翼，避免踩着秧苗。他們彎下身子，拾起土塊，用彈弓發射出去。丁令戈鳥的顏色同土壤的

顏色相仿，藏在稻田里，很難辨認出來。唉，這些該死的鳥兒！稻子剛播種，它們馬上就來了。就象那些追蹤的獵狗！然而人們還很少見得到海濱的鳥兒。土塊颼颼地跌落下來時，這些鳥嚇得飛了一段路，卻又重新啄食起來。孩子們不知疲倦地在它們後面追趕。

“滾，你這個烏黑的惡鬼！”

他們仔細瞄準着，用手把土塊拋擲出去。

“喂，馬林諾，到這邊來！你看見了丁令戈嗎？不，在那邊，就在堂·畢奧斫倒的那棵麵包樹那邊。你看見它了嗎？”

“噢，在那兒！那怎麼樣呢？”

“我們要不要打個賭？你打不中它的。”

“要是我打中它呢？”

“如果沒有打中，又怎麼樣？”

“哈，哈！也許你比我的手法更強吧？”

“這我們馬上就可以見分曉，扔吧。”

馬林諾彎身尋找土塊，最後揀到一塊稱心滿意的。

“用這塊，怎麼樣？”

托尼奧接過了土塊，在手里估了估重量。

“如果你打不中呢？”

“那你可以打我一下。”

“用勁打行嗎？”

馬林諾想了一想。他遲疑地瞅着托尼奧，搔了搔頭皮。

“別打得發痛。”

“那好吧。”

馬林諾拿着彈弓。他拉緊橡皮筋試了試。然後放上土塊。



仔細瞄准着。閉上一只眼睛。那只黑色的丁令戈跳到东，又跳到西。一股凉爽的微风吹动了孩子前額上的头发。托尼奥咬着嘴唇，观察馬林諾的脸部表情，无意中模仿他的动作。橡皮筋终于弹开了。可以听到那石子般坚硬的土块颼颼地划过空中，听到弹弓的振动。孩子踮起了脚尖。土块撞在地上，摔碎了，裂开了。那只鳥却安全无恙地飞走了。馬林諾向托尼奥轉过身去，默默地伸出了手，让他打手心。

“土块老是給风吹掉。”

“傻瓜，这儿哪里有什么风。”

人們重新又听到他們的吆喝声。

“啊，你这該死的烏黑黑的臭鳥！”

堂·克魯斯慢吞吞朝前走，察看着秧苗，好几次他发现有些地方已經光秃秃的了。

“啊哈，又找到一处！巧科塔鳥把这儿啄了个精光。必須叫孩子馬上在这儿补种。”

有一处，稻秧太密了。

“这儿太多，可以移到那边去。”

又发现一棵秧苗給踐倒了。

“这些該死的恶棍！头上长了眼睛，却不看见他們踩的是什么地方。老是踩在秧苗上。”

他偻下去，把秧苗扶直了。现在，不会再有巧科塔飞来了。它們是早先飞来的，就在秧苗还没有露头的时候。它們把稻粒从土壤里啄出来吞掉。种稻就是这么一回事。必須为它战斗。保卫它，抵御所有的灾祸。要是雨水过早停止——这种事太容易发生了——稻秧就会发黄，倒伏在地面上，有的就

会弯折，死尸一样惨白，而象娇嫩的小孩儿似的死掉。要是死掉一个孩子，那只是给他的父母留下痛苦。可是，要是死掉了稻子，那很多人就得为它们的死亡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还得到监狱里去走一趟，因为他们将无法偿还垫借的种子了。今年一切还算顺利。雨水并不过猛，没有使稻秧弯折。晚上的雨水是温和的，连绵不绝的，正适宜于灌溉被开垦的土地。

堂·克鲁斯，这位种稻的老手，没有听到秧苗成长的消息，也几乎有点儿惊讶。他想象它们似乎是一下子冒出来的，好象一股强大的猛涨的潮水。不是缓缓的流动，却一个劲儿的上涨。这时，孩子们仍在追赶黑色的丁令戈鸟。除了他们的吆喝声和鸟儿们的哑哑啼叫外，没有别的声音扰乱这笼罩在稻田上的一片宁静。附近屋子里，妇女们在交谈，传出了断断续续的话语。一只公鸡的啼声已失去它尖锐刺耳的声调，柔和地笼罩在田野上空。圣他克罗斯鸟以它高亢的嗓音，有节奏地呼喊：“圣他克罗斯，圣他克罗斯，圣他克罗斯。”这是一幅梦境般的景象，它的边界就是那些稠密杂乱的红树。在那远方，炭火的淡淡的烟，被风所牵引，形成一条条细长的线条，向上空升去。

堂·克鲁斯又扶起了一棵稻秧。他把娇嫩的叶子摩摩平。小心地把周围的泥土踩踩结实。保护一棵稻秧，也就是保护稻田：要是稚小的秧苗遭到灾害，稻田也就死亡。弯折的稻秆被认为是不祥的预兆。对于一个不得不借债的人来说，这不是好的征兆。他的稻种是向艾尔摩埃内斯·森多伐尔上尉借来的。为了干活，这是唯一的办法。他需要钱。他必须开垦土地，焚烧杂树乱草，翻耕，清理，然后播种，收获。干这些活，

至少得花上六个月的時間。他需要錢。沒有錢，人就沒法活命。倒不是他可以拿金錢充飢。不。有了錢，他就可以……譬如說吧，他的女儿巴望能回到瓜亚基尔去，现在的年輕人就是这回事。他們喜欢談談天，喜欢东游西逛。早先，人們只要能够参加耶瓜吉的“圣哈森托”庙会，或者去逛逛瓜亚基尔的“大草原”，已經心滿意足。可是这个姑娘是在瓜亚基尔的白人家里长大的，她宁愿去逛逛“薩拉多”，也就是他們今天所謂的“美国公园”。男孩子也沒有例外。如果做父亲的不能使他們快乐，那該由誰来負起这个責任呢？依靠天主保佑，幸亏稻子长得很好。每方地可以收获四十担。他已經按照每担四十个苏克雷的代价卖给艾尔摩埃内斯·森多伐尔上尉了，这是他們磋商那笔借款时預先讲定了的。所以，留給他自己的，已經所剩无几！

## 2

摩雷拉蹲在屋子外面，在磨石上磨他的砍刀。磨刀的噪音会震痛人的牙齿。泥浆水从刀刃上滴落下来，磨得很鋒利的鋼刀光閃閃地。噪杂声把鸡和狗也吓走了。它們在大木桶流出来的脏水周围拥挤着。恨得那头猪气呼呼直叫，要把它們从泥沼边赶走。那只狗却用它的嘴巴在水滩里戏耍。砍刀在磨石上不停的磨：侷，侷，侷。竹竿鋪的地板在女人急速的脚步下咕咯咕咯的响。火光閃爍。发青的木柴的浓烟把人熏出了眼泪。晨曦中，响起了睡意蒙眬的女人的声音：

“赶快生火烧热水，我們今天一清早就要出去耨草。”不連

貫的話語从一家飞到另一家，一陣連續不斷的嘖嘖聲，好似一個楔子劈入了寧靜的清晨。

“喂，多米蒂拉，請你給我一小塊燒紅的炭火。這種木柴太濕，我把火柴全部浪費掉了。”

“我也剛給這些該死的木柴傷透了腦筋，堂娜·歐多茜亞。我馬上叫孩子給你送一些炭火來。”

砍刀在石上磨着：侷，侷，侷，侷。屋子前面，坐着堂·克魯斯的兒子伊格納西奧，他旁邊是畢加伊。他們默默無言。正在等候咖啡。又餓又冷。蚊蟲在他們身邊飛來飛去，惹得他們揮手驅逐。兩人都穿褪色的舊斜紋布茄克衫，上面到處是破洞。佩德羅·桑切斯拿了一隻舊汽油筒，到河邊去取水。他要盡早到紅樹林里去燒木炭。儘管目前還是雨季。這是一筆小小的額外收入。他自己去取水，因為他不愿意把他的妻子拖累了。這女人真可憐，她什麼東西都裝不住，把一切都吐了。人日漸消瘦下去了。眼睛底下明顯地出現了深深的眼圈，紫醬色的，如同那野蘋果。懷孕帶來了這種現象。

小巴亞達雷斯哼着歌兒，磨着砍刀。偷偷地，不讓任何人從他的眼睛里看出他的渴望，他朝堂·克魯斯的屋子掃上几眼。他很想听听佐伊莉塔的響亮的笑聲。跟伊格納西奧·韋加可不容易打交道。要是他曼努埃爾也有個姐妹，而有人要去打她的主意，那他當然也會生氣的。

小巴亞達雷斯梳理着他的卷曲的頭髮，把它弄得好似一束馬鬃，豎在頭上。新建的洗滌室的竹牆，有几根竹竿已經裂開。透過這些裂縫，可以看見佐伊莉塔的土褐色的笑吟吟的臉和那光潔的皮膚。

堂·毕奥肩上揹着砍刀，沿着河岸走。他留神細看河里淌过的一切。他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昨天黄昏，堂·托馬拉已經跟他談过了。堂·托馬拉是搭乘烏黑黑的山区独木船过来的。他是一个“卡雪塔”<sup>①</sup>。留着灰色的发束。脸上的皺紋比最蒼老的树木还多，皮肤象泥土或树皮一样的烏黑。一眼看到，就会使人想象鱷魚的无甲的外皮：鱗形似的，皺紋密布，又松又厚。鼻子象鈎子般凸出。眼睛又細又小。当堂·托馬拉乘了他的独木船过来时，只要看到他划桨，远远就可以认出他来。河水打着漩渦，好似有人在拉繃。誰要是像有野兽一样灵敏的听觉，就能够听到木桨磨擦船舷的声响。堂·毕奥已經听到它了。那木桨有力而又緩慢穩妥地分开了潮水。在黑暗中，出现了一粒紅星，它变得更紅了，越发紅了，成了深紅，然后又漸漸消逝。那是堂·托馬拉的雪茄。昨天黄昏，这只独木船十分平穩地划到岸坡边，連一块土块也沒有給它碰落下来。

“喂！”堂·托馬拉嚷道。他的声音沉浊，象是从泥土中发出来的。

“喂！”堂·毕奥高声回答。堂·托馬拉招呼这个黑人后，又轉身招呼其他人，他嘟嘟囔囔，嘴唇也沒有动：“……晚安……”

他沒有坐下，发紅的眼睛同烏龟眼睛一样有光。他咬着雪茄，堂·托馬拉是这个地区里年龄最高的老人。他老得跟那些烏黑黑的凶猛的鱷魚差不多，它們足足有十尺长，有一身

---

① 部落的首領。

石块般坚硬的鳞甲。他是单身居住在洛塔河边的山区森林里。尽管如此，他却什么都知道。他是这地区所有居民的祖父、曾祖、高祖，是那些佐尼加人，馬他人，伏斯他美蒂人，馬林斯加尔人的祖先。所有这些人的祖先。每逢他划着独木船，出现在低地的河流上时，某种灾祸将会降临。倒不是由于他邪恶。他是来向人提出警告，叫人预先提防。大家都请他吃东西，请他喝咖啡。他在这儿向来要人家请他喝咖啡。雪茄的烟雾包裹了他的身体，他站着，轮番的喝一小口咖啡，又吸一口雪茄。他开口问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哪一位是家长？”

“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拿固定工资干活。堂·胡安·德·拉·克鲁斯·韦加是种稻的庄稼人。堂·毕奥，堂·巴亚达雷斯和堂·哈拉米里昂都是他的合伙人。”

“那你们大概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吧？”

“也有。有些人和我们 是表亲。我们主要是通过婚姻，由于女方的关系才相识的。”

“没有人是本地出生的吗？那位巴亚达雷斯，他是哪儿来的？”

“从山区来。我们各地方的人都有：有的从内地来，有的从沿海来，有的是埃斯美拉尔达斯人，有的是瓜阿斯人。”

堂·托马拉啜着咖啡，唧唧有声。

“你们是住在沿海的吧。这咖啡倒煮得不坏。不过，你们的动作太迟钝了，象乌龟一样。也许只有睡大觉的野兽才会被你们杀死。”

这时，孩子们也出现了。他们站在毕奥的背后，直楞楞瞧着老人。黑人毕奥微露笑容。

“我們山上的人，有的連飛着的巧科塔鳥也能夠捉到手。有些年紀大一點兒的，光憑一支標槍，就可以叫豹子送命。我們懂得用一根樹干，造出一條獨木船來。我們的婦女，只用貝吉却樹的樹皮，就把衣服洗得干干淨淨。”

“他們山區的人給一頭牛剝皮要花多長時間？”

“他們是在村子里買肉吃。不過，他們寧願吃河魚，大米，和煮熟的香蕉。”

“他們也到村子里買大米嗎？”

“那得看情況。有時，碰到收成不好，就得出錢買。”

“那你們的女人呢？私生子多不多？”

“根本沒有。每個人都知道誰是他的父親。”

托馬拉喝着咖啡。啜喝着這濃黑的苦味的飲料。

他向畢奧遞了個眼風，他要同他單獨談談。兩人朝窗口走去。

“你就是從埃斯美拉爾達斯來的據說參加過康却<sup>①</sup>戰爭的那一位嗎？”

“就是我！就是站在你面前的這一位。”

“你是這兒的監工？”

“不，我們可不是白種人的短工。播種的種子是我們自己的。我的朋友堂·克魯斯跟那個……訂立過一份契約。”

“哦，我知道，跟那騙子手森多伐爾。據說他同叛軍一起作過戰。”

“我看他根本不象。”

---

① 康却是本世紀初厄瓜多爾的一支黑人起義軍的領袖。

“好吧。你們一定聽說過，我老是跑到快要遭受災禍的地方。我總不能袖手旁觀呀。你們知道嗎，河的下游，稻蟲把整個收穫都毀了。也可能輪到你們了。你們千萬把眼睛張張大。我自己的兒子薩恭杜·托馬拉的田地，已經象少女的子宮，一無所有了。所以你們要知道應該怎麼辦。明天，把稻田徹底檢查一次，把蟲子消滅了吧。否則，你們就要遭殃啦。稻蟲是由大河帶來的。動動腦筋吧，黑人，跟稻蟲打交道，可不是鬧着玩的。”

說完后，托馬拉向大河走去，從那兒划走了，也沒有向其他人道別。

畢奧留神察看河中淌過的一切。然而，在那游動的島嶼之間，在那青草和樹枝之間，他沒能發現一根稻草。如果托馬拉所說的真有其事——可憐的克魯斯！

“早上好！”

“您好！”

“堂·畢奧，你不想喝咖啡嗎？”

“多謝。我已經喝過茶了……”

小巴亞達雷斯正向佐伊莉塔大獻殷勤。他們兩人的事，也自然必須跟克魯斯談談。不過干嗎要說他們兩人的壞話呢？他已經跟克魯斯談論過好多回了，何況男孩子的爸爸巴亞達雷斯老頭是個好人，又是克魯斯的朋友。

畢奧的後面，出現了肺病患者加西亞。他老是聳起了肩頭，悄悄的走着。孤獨。輕輕咳嗽。手里拿了一柄光閃閃的砍刀。



克魯斯还没有来。在那生着大而多刺的浅綠色树叶的木樅树之間，可以看见有几个孩子在走动，他們正往稻田走去，高大的树木差不多把他們遮住了。潮湿的土地沁出一陣陣和潤的清香，土地已經开始发烫。大河上空，一輪太阳高悬。早晨的色彩金光灿烂。

微风柔和地飘来，它只吹动面包树的輕盈微小的叶子，还带来了刺槐的芬芳。

克魯斯穿着那件刚熨过的棉布茄克，抽着一支雪茄。

“哈罗，堂·毕奥！您好嗎？”

“好，您呢？”他們握了握手，沿着一条小路走去，这条路是打通了那座木樅小树林开辟出来的。

“堂·克魯斯！”

“有什么事？”

“我們將要遭到一场大祸了，教父！”

“是这样！”——一群群海滨的鳥儿喧鬧地在他們的头頂上飞过。

“也許你指的是这些鳥儿吧，教父？”

“哪儿的話，它們不会再造成損失的。連夏天的干旱，我們也用不着害怕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有沒有听說过一个名叫托馬拉的老人，一个‘卡雪堪’？据說这地区里的人全是他的子孙。”

“我也仿佛听說过一次。”

“昨天黄昏，他同我在一起。”

“是这样！”

“堂·托馬拉懂得很多。他是來警告我們的。稻蟲把大河上游的田啃得精光了。”

“你說的話可了不得！”

稻蟲是一種黑色粘滯的小蛆蟲，它們會出人意料地出現，危害稻子。人們走過自己的田地時，根本不會猜疑到什麼，突然，他發覺翠綠的葉子出現了烏黑的斑點，稻秆也彎折了，他再走近一瞧，只見斑斑點點的黑色蛆蟲，身體一会儿鼓起，一会儿平伏，一会儿伸長，一会儿收縮。誰也不知道它們是怎樣來到田地里的。有人認為是風吹來的。反正它們就呆在那兒了。儘管有大河阻隔。儘管路途遙遠。連一點點訊息也不給人透露。千千萬萬只，躲在稻子上。不知疲倦。餓慌了似的。也不知壓足。等到稻田給啃得精光，差不多連一根嫩葉也不剩時，它們馬上會不知去向。堂·克魯斯知道稻蟲所釀成的災禍之嚴重，不下於洪水泛濫，水位暴漲，或者夏天長期的干旱。據說只有一種辦法可以趕走它們：把稻蟲放在油里煎，讓風把氣味吹到稻田里去。克魯斯感到喉頭變得乾燥起來。

“稻蟲！”

他加快了步伐。必須趕快到稻田里去瞧瞧！他看見葉子晃動，聽見灌木叢里有窸窣窸窣的聲音時，還以為是孩子們跑來叫他：“稻蟲！”

他的稻子長得很好。雨水下得剛好及時。夏季的干旱——不值一談。至於野草，昨天下午他已經核實，幾乎沒有什麼草要耨除，既沒有“巴連宏爾諾”草，也沒有鼠李草。

“稻蟲！”

如果真有稻蟲，那他勢必要放棄同女兒一起到瓜阿斯去

的計劃。他將無法償還艾爾摩埃內斯·森多伐爾的債務了。沒有了錢，叫他将怎么办？和他在一起那些人又将怎么办？那位毕奧，只是看在友誼情份上，才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哈拉米里昂和他的女儿們。哈拉米里昂曾經跟他談过，他的最小的女儿應該学学讀書写字了。

所有的人都依靠这一次收成。所有的人！

河弯伸展在他的面前。大伙儿已經在耨草了，照他們昨天所約定的。

他們蹲在田里，兩只脚浸在水里。拔除野草，或者用砍刀把它們挖出来。他听见小伙子們吹着口哨。可见他們还没有发现稻虫。稻秧随风波动着。

男孩子們又在猎捕鳥儿了。不时听到一声枪响。还有拖长的不連貫的呼喚声传过来。

加西亞走在克魯斯的后面。昨天晚上，他已經听到托馬拉向毕奧說的那番話，也急于要看看稻田。他依然孤孤单单，独个儿干活。他弯着腰，情緒激动。大地的沉重的水汽和青草的清香使他感到惊讶，連呼吸也短促起来。他仔細检查着稻叶，突然，在貼近地面的一棵稻秧的叶心上，发现了一个黑点。一条稻虫！他伸出手去，准备去摸一粒又粘又冷的物质，粘糊糊象胶水似的。然而并不是！那只是一小粒腐木，在他的手指下捏成粉碎。数不清的蚂蚁在稻子之間爬来爬去。太阳象火烧。加西亞觉得他要陷沒在泥浆里了。他看见他附近的那些人一会儿弯下身子，一会儿又挺直了。他听得见他們的呼吸。耳中还掠过談話的片断。只有他是孤单单一个人，沒有人同他交談。他干活，因为他必須填飽肚子。

晚上，他們在油燈的光亮下坐在一起。小巴亞達雷斯叮叮冬冬撥弄他那隻飾有綢帶的吉他。摩雷拉上身赤裸，在一段木塊上雕刻，已經刻出一個人頭的輪廓。

遠處有呼嘯聲。可能是一隻狗，也可能是風。大河裡有什麼東西在拍水。也許是河水衝擊着岸坡。也許是鱷魚拍擊着水流。沼澤地的稻田上空，水鴉嘶啞地叫着。

“我們必須多多留神，別讓鳥兒把稻子啄光了。”

“那當然。”

“今天清早，我聽說有什麼稻蟲。”

“我沒有發現，一條也沒有。”

“我也沒有。”

“聽說那托馬拉老頭就是為這件事來的。”

“就是為了這件事！”

“還有呢？”

“他說大河的上游，他的一個親族的田遭到蟲害。不過它們至今還沒有到這兒！”

“我擔心的，倒是那些鳥兒。”

“這我們有辦法制服。用彈弓和槍枝就行。”

“這樣一來，我們馬上還有烤鳥吃。”

摩雷拉的小刀在木塊上刮着。堂·巴亞達雷斯打着鼾，呼嚕呼嚕，象一隻豬。摩雷拉輕聲同小巴亞達雷斯談着。

“嘿，你已經跟那姑娘談過了嗎？”

“我還沒有找到機會。我想現在就去試試。我告訴你，老頭兒監視得可凶哩。”

“我倒已經跟我的妞兒談妥了。就在最近的一個黃昏，你

知道，就是星期天，堂·哈拉去瓜阿斯的那天。我們已經會面過了。”

“老头儿們老是碍着我們的道，是不是？”

曼努埃尔的敏捷的手指，在綑紧的弦綫上跳动，弹出一种跳跃式的曲調，一支“帕仙謠”<sup>①</sup>。小刀繼續刮着。一股温和的微风輕輕飄过，也沒有使人感到涼爽，汗水在他們的額上滴流，从他們的腋窝里沁出来。其他人大声交談着。

“那次大河漲水，我也在場。我告訴你們，那景象才怕人哩。”

“当时物价一个劲儿的漲，大米賣到十八到二十苏克雷一担，大家觉得太貴！然而瞧瞧今天！”

今年風調雨順。沒有水災，沒有旱災。既不用害怕土地會遭到水淹，也不用怕它會干旱。可是那稻虫！據說，它們已經出現在河的上游啦！

誰也沒有留神小巴亚达雷斯已經悄悄的溜走了。他在黑暗中淌过泥漿地。蟋蟀唧唧的叫。他知道姑娘正等着他。的確，佐伊莉塔還沒有睡。她在洗刷鍋子碟子，她故意干得十分起勁，好讓人相信她面前還有整整一大堆的炊具要洗。一只雄貓跳過鍋子，她尖叫了一聲。堂·克魯斯驚醒了。一談起他的女兒，他就感到心境沉重。

“你知道嗎，老婆子，小姑娘准有心事了。她的神色老是那麼不定。”

媽媽吃了一驚。

---

① 一支热烈的跳舞音乐。

“这是你自己想象，克魯斯。她会有什么心事？”

“也許她有了情人了。难道你还一点沒有注意到嗎？今天早晨，我恍惚看见她跟小巴亚达雷斯，我朋友的儿子在一起。”

“真的？”

外边，姑娘輕輕地哼着一支歌。只听见她不住的来回走动。

“你可以进来啦！”媽媽喊道。

“馬上就来，媽媽，我只消再把这些花盆整理一下。这只該死的猫，把它們全撞翻了。真是一塌糊涂。地板上到处都是泥。”

“明天再整理吧，已經夜深了，明天你还得一清早就起床。”

“我的天主！瞧瞧这儿是个什么景象！要是这只猫給我捉住了，那它准备挨揍吧。秋海棠已經折断啦！‘悲伤的寡妇’也被它从花盆里拉了出来。要是我倒霉，这盆花可完啦。这些花偏偏这样娇嫩！”

他們听到她砰砰嘖嘖，摆弄着花盆。堂·克魯斯裹着他的披肩，躺在蚊帳底下。青蛙的歌唱，知了的鳴叫，充塞在空气里，象一陣輕微的顫动。他差不多不知不觉地听到黑夜的逼人的声音。佐伊莉塔还在外边忙忙碌碌。他早知道这姑娘总有一天会同人談情說爱。他好几次說过：“姑娘嘛，迟早要結婚的，或者，說不定会跟一个結过婚的人来往。真的，她們都是一个样。”話虽如此，他也不过是口头說說，就象人們談論死亡时一样的将信将疑。不过，现在他心里更明白了。佐伊

莉塔老是想找个借口溜出去。这一刻，她是在等候，究竟等候什么人呢？希望那小伙子值得她爱。堂·克魯斯曾經把佐伊莉塔送到她教父岡薩雷斯那儿，让她学习讀書写字，接受宗教的熏陶。她是領过第一次圣餐的。談吐象个城市里的姑娘，比其他女孩儿懂得多。那男孩子可能是誰呢？夜的歌声不再钻进堂·克魯斯的耳朵里了。他既沒有听到欧多茜亚在她的床上輾轉反側，也沒有听到有人正压低了声音，呼喚他女儿的名字。他也沒有看见她已經走到台阶底下了。

佐伊莉塔的心狂跳着。她战战兢兢，傾听四周的动静，不住东张西望。至于那位小巴亚达雷斯呢，他的話已梗在喉嚨口了。

“到底等着了，佐伊莉塔，”他費力地說出口。“呀，我是多快活……”

“你小声点儿，他們可能听见我們……”

“我从認識你那天起，早想跟你談談……”

“哦！真的？”

“当然！”

“你是把对別人說的那样那番話对我說嗎？你真是个坏东西……”

“那只是謠言，沒有別的……”

河面上噴洒着黯淡的月光，河流蜿蜒曲折，象一条巨蟒。河水拍击着岸坡。

“还有，你在瓜亚基尔伤了多少人的心？”

“一个也沒有。瓜亚基尔的确有很多美丽的姑娘……然而只有玫瑰才是花中的女王。”

堂·克魯斯咳着嗽。欧多茜亚在睡梦中翻身。

“你走吧，我相信他們已經听见我們了。”

小伙子一个纵跳，已消失在黑暗中了。姑娘輕手輕脚溜到蚊帐底下。她不安地朝她父母那儿偷偷望去，他們正深沉而均匀地呼吸着。她默默地重复着她向小巴亚达雷斯輕声說的那最后一句話：“明天，一清早，在稻田里……”

## 六

# 收 获

### 1

“那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去。”

“那得花很多的錢。只有財主們才負担得起。可是我們……”

“別尽說什么可是不可是……难道你沒有看見稻子长得有多好？”

“你也沒有听见，风老是呼呼的响嗎？”

“风是一点关系也沒有，它不会造成損失的。”

“你是这么想！风袭击稻子，就象馬匹踩着一束青草，会使稻子折断的。”

他們一面談話，一面准备动身。多米蒂拉固执地一定要



一起到田里去，尽管她已經快足月了。

炉灶的烟很浓，眼睛給熏出了泪水。多米蒂拉拿起一把鞞皮扇子，把火撮旺了。佩德罗·桑切斯在洗滌盆的边上磨他的砍刀。耀眼的阳光透过竹竿，降落下来，把鼻鼻上升的炊烟映照得更蓝了。

“我真想到山上去見識見識。”

“千万別轉这个念头。我們正在等待孩子出世，必須积蓄些錢。也許你认为我們一夜之間就会有錢嗎？稻子是靠不住的。它老是答应得多，兌現的少。开始时，大家都相信这一次准会有个好收成，結果呢，簡直不值一談！”

佩德罗·桑切斯一輩子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庄稼。稻子甯得老高。挤在一起多么稠密！稻秆向上挺起，活象一棵棵小树。波动起伏的稻穗，一眼望不到边，黄灿灿的，好似橘子的外皮，又象水中的太阳，光彩动人。它們相互磨擦，发出輕微的沙沙声。一会儿弯到东，一会儿弯到西，象啄食的母鸡般頻頻点头。桑切斯不禁想起中央市场上的拥挤的人群，老远就可以看见和听到他們，他觉得同这种情况相似；或者象他在达塔的那一次，站在一座巍峨的山脊的斜坡上观看海洋一样。它不是綠油油的，因为阳光正象潮浪般向水面上傾泻。稻田完全象这幅景象。明亮的杏黄色衬托着一片茂密濃郁的翠綠的背景。在这儿，也可以听到那种神秘的沙沙声。他感到这一切似乎沁入了他的心房，涌进了他的血液。他仿佛觉得自己发了一场高热，經過长时间的睡眠后，才痊愈了。沉甸甸的稻穗顆粒累累，弯了下来，象公鸡的尾巴。它們交头接耳。不象

炉灶里的火焰。不象河流。象海洋。十足象海洋，永不休息，也永不安静。

佩德罗是个瘦个子，长得又高。瘦削的脸颊，高耸的肩头，强壮的胸膛。皮肤黝黑，同干燥苦旱的土壤颜色相似。身上染满了尘土。他就这样站在成熟的，无边无际的美丽的稻田前面。

他听到背后有槌击声。人们正在建造仓库，准备收获。黑人毕奥领导着这项活计，小巴亚达雷斯，摩雷拉和堂·克鲁斯的儿子韦加当他的助手。

长长伸展着的仓库好似佇立在成百只脚上；因为那些柱子简直不能称之为柱子。他们没有采用坚韧的红木，却采用轻巧的木料。屋顶是编好的椰树叶铺盖的。这些男人干活时，孩子们跑来做游戏。小姑娘带着她们破旧的布娃娃，在小小的陶锅里煮东西。男孩子们把稻草运到仓库这儿来。然后他们跑过来向她们讨吃的。

这些小厨娘向他们索取水和金钱，他们回答道：“如今什么东西都变得这样贵啦，物价涨得没有个边儿，钱就这样扑扑的飞走了。不过，姐妹们，请你们忍耐一下，只消稍微的忍耐几天，等这次收获以后，我们又可以痛痛快快的乐一场了。”

他们做着这样的游戏。女人们一面做着手头的活，一面不时朝仓库那边瞅上几眼。这些仓库大小同住房相仿。阳光向万物倾泻。苍蝇嗡嗡的吟唱。窗子前面都悬挂着一领窗帘，抵挡太阳和水汽。大河那边，不时吹来一阵湿润润的清凉的微风。

他们给打谷场筑起竹墙，突然，响起了一只贝壳做的号角

的声响。一个小贩划着他的独木船在大河里驶过了。

号角声惊醒了妇女们心头的愿望。虽然炉灶上的米饭正在翻腾，咖啡正在哼哼，青香蕉也给煮得吱吱直响，她们却依然听见那沉浊的声响。这只独木船散发着店铺的气味，撒布在水面和低地上，直钻进她们的鼻孔。桑切斯的妻子多米蒂拉，站在厨房里，面容苍白憔悴，衣服上溅着乌黑的油腻腻的泥点子，圆鼓鼓的肚子，沉甸甸的乳房，乱蓬蓬的头发。她陶醉在温暖的阳光和贝壳的音乐中。也许，这条独木船的船主带着漂亮的可以做襁褓的细麻布，也许还有呢绒，可以做婴儿的小鞋子。佐伊莉塔正在打扫臥房，当号角声越来越微弱，终于消失在河弯后面时，她的眼前，却浮现出碧绿的、丹红的、绛紫的、玫瑰色的玻璃珠项链。

人们又听到母鸡在住房后面咯咯地叫。只有很少几只母鸡，非常的少。一个姑娘正在撵走一只狗，那清脆的懒洋洋的声音，与其说是吆喝，倒更象是歌唱。

佩德罗·桑切斯的砍刀在磨石上霍霍的响。

## 2

男人们站在稻田里，稻子淹到他们的胸膛，女人们呢，已经超过她们的肩头，至于那些孩子，只看到他们的草帽。

血红的太阳升起了。它悬得低低的，叫人无法说明影子为什么向下倒映，而不是向上。

他们收割着稻穗。金黄色的小而饱满的谷粒里，长着洁白的米粒。每人随身带着一只箱子，稻穗就在箱子上割下。

克魯斯走在佐伊莉塔和欧多茜亚之間，他把稻秆弯倒在箱子边上，先把稻穗拍几下，然后又用一把小刀把它割下来。佐伊莉塔的手里拿了一把园丁用的剪刀。发束垂在她的額上。风儿戏弄着它們，象和稻穗戏耍一样。大部分的稻子长得比这位娇丽的姑娘还高，她时不时的偷偷朝小巴亚达雷斯瞧上一眼。他沒有穿衬衫，在他那頂用椰树叶編織的沒有頂的草帽上面，烏黑的絲綢般的头发随风飘动着。这小伙子的进度很快。他不用剪子，也不用小刀，光凭两只手就把稻穗扯下，把谷粒脫落在箱子里。太阳已把他晒成古銅色。只有他和小韦加两人的皮肤有着剝掉皮的紅树的顏色。其他人都显得蒼白。

他們弯下身子，又挺直起来。稻秆和人影倒映在沼泽水面上。云层般的蚊虫，在他們周圍哼哼着。他們必須不停地抵挡这种小东西的袭击。他們試圖用熏烟来防御它們。

欧多茜亚的嘴边也衔了一支雪茄。她把稻穗一枝接一枝的抛进克魯斯的箱子里，一面充滿了感激的心情，向神圣的哈森托做祈祷。的确，她丈夫也曾經遭到損失，然而也只好听天由命，这是天主的意志！总还算运气，这一年，他們沒有人患病，除了那誰也躲不掉的瘧疾。这就是可伶的沼泽居民的命运，由于天主的神圣的意志，活着作为种稻的庄稼人，一整天一整天的站在水里，怎能不患这种病。他們还得跟那些专门吞食稻谷的貪嘴鳥儿作战。欧多茜亚操劳的双手，同鞋底的皮一般粗糙，經過多少次的同稻穗磨擦，已經开始出血了。每次，她把脸上和手臂上吃得飽飽的蚊虫打死时，总留下血污的痕迹。

“见鬼！我的手指象着了火。”

“我的皮肤也发烫。”

“泥浆腐蝕着它們呀。”

太阳越来越燙，水也越来越热。同时还得赶走綠色的大馬蠅。馬蠅和吸血殭尸是最危险的吸血鬼。給它叮过后，哪怕这吃饱了的小东西早已逃之夭夭，它留下的伤口会依然流血不止。沼泽的臭气熏得你沒法呼吸。鳥儿們啾啾唧唧。它們成千上万，飞来飞去，斜斜地或者成一条曲綫地向上飞，然后骤然停止飞翔，枪弹般的直落下来。人們当场把鳥儿們吓走了。只有那些特別大胆的才敢落在稻穗上，嘴里含着稻粒飞走了。

黑人毕奥并没有带箱子。他的腰間束着一只麻袋，稻谷就脫落在麻袋里。随着雪茄的烟雾，他的嘴里迸出了一支粗野的歌曲。从来沒有人听见这黑人这样唱过。所以大家都靜悄悄傾听着。它好似遙远的一只原始森林的大鼓的拍击声。他没有唱歌詞。他驅逐着蚊虫，它們落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个黑人。他的皮肤象蛇皮般的有鳞紋，濺着稻田里的泥浆的白色斑点，还露出一个个小小的血点，好象一枚枚血紅的光洁的大头釘。毕奥的曲子变了調，变成一种拖长的呼喚。人們还从未听到过这种呼喚声，既不象是在吆喝牛群，也不象在山上迷了路。然而对所有的人來說，仿佛他們都已經听到过似的。

托尼奥的手滴着血。手和脚发烫。还有眼睛，上顎，咽喉。头又痛。鼻子又热又干。托尼奥真想高声大叫，痛哭一场。然而他仍繼續采着稻穗。穗上有一个小小的芒刺。它不象薊的刺那么鋒利。也没有蜀葵的刺那样柔弱。倒象是手摸

着粗糙的砂皮紙。微小的茸毛，粘在皮膚上，不易脫落。足趾間被泥漿腐蝕成小小的裂口。裂口變成傷口，水在傷口里象火燒。

多米蒂拉，佩德羅·桑切斯的妻子，挺出了个大肚子，也来了。她和她的姐妹脫着稻粒。最小的几个妹妹，穿着单薄的小衣服，拖曳着一只大袋子。蚊虫象暴雨似的落在她們的身上，使她們沒有一刻安宁。姑娘們站在田里，稻子遮沒了她們的头，微細的稻芒撒落下来，撒了她們一头一脸，奇痒难忍，使她們比其他人遭受到多得多的苦楚。暖暖的发臭的沼泽水，淹过她的脚踝。瘦弱的小姑娘們张开了袋子，年长的姐姐們弯曲着瘦削的光洁的手指，給稻穗脫粒。她們紧紧地挤在一起。太阳停在当头时，姑娘們劝多米蒂拉休息一下。她走过去，坐在一根树干上。

好几个人正把采集到的稻穗装进麻袋里，他們請求多米蒂拉帮他們脫粒。她答应了，緩慢而迟鈍地干着。她的两手流血。她簡直沒有注意她周围的情况，只注意她身体里胎儿的猛烈的动作。哪怕他只是微微的动几下，她也辨別得出他的肢体来。而尤其在这当儿，他竟撞得那么粗野，使她痛苦地迸住呼吸。她特別感到头晕目眩，似乎馬上就要昏厥过去。平常时候，她在早飯时只喝些香蜂茶，中午和晚上，只用香蕉、大米和咖啡充饥。偶尔也吃些咸肉，那是托人从瓜亚基尔带来的。可是那也实在太少了。反正在她看来，似乎孩子的需要已越来越多。炎热逼人，使她几乎失去知觉。她迷迷糊糊繼續干她手头的活。她已經感觉不到她的两手了，它們已經麻木了。

多米蒂拉梦想着她的快要出世的孩子。

这小家伙，会是个什么模样？他可能象誰呢？象她？还是象佩德罗？她幻想着：这一丁点儿的小东西，裹在襁褓里，挣扎着，小手摆动着，对着天使咯咯的笑——除了天使，这小娃娃可能跟誰笑呢？不过首先必須出世才行。这将是她第一次生孩子。也許象那一次一样可怕——象那第一夜？那同样撕裂似的痛苦？那同样野兽般的粗暴？所有的人都将会看到她那样的躺着，然而直到如今，也只有桑切斯才看见过她这样。誰也不理睬她的叫喊，也不体谅她的疼痛。也許她甚至会死掉。很多女人就这样死掉了。

多米蒂拉又听见稻田里传来的呼喊声了。她看见人們緩慢地朝前走，手臂敏捷地伸出。她听到刈稻人的沉浊的拍打声。脱粒的嘈杂声。仿佛一张来回摇摆的吊床和鉄鈎相磨擦。喃喃的人声，沙沙的稻子声，它們互相撫摩，跟风儿窃窃私語，商量着抵御人們的侵袭，这一切，都钻进了她的耳朵里。她又听到馬蝇的刺耳的嗡嗡声。她听到从屋子里传出公鸡的啼声，好似冉冉升起的太阳，站在中天，发出万丈光芒。

一天的工作結束了。大家談談說說，走回家去，他們在泥漿地里跋涉，精疲力竭，就象載負重物的馬匹。摩雷拉的咽喉比十月間的硝石地还要干燥。欧菲米亚挺了解他，比任何人更知道他，她体会到，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已經蒼老了不知多少。她刚来这儿时，他的皮肤光滑細致，同小巴亚达雷斯的皮肤相似。然而，在他开垦，烧木炭，播种稻子的时期里，他的脸上已添了不少的皺紋。当然，誰也沒法防止年老。妇女們因为多次生育而衰老。男人們由于极度的貧穷，也衰老了。

摩雷拉經常感到口渴。他老是渴望着水或燒酒。每星期六，有時在節日上，他都喝得醉醺醺的。恐懼已從他的眼光中退縮，沉落到眼睛的深處，然後消失了。只有憂郁留了下來。

“摩雷拉！”

“怎麼？”

“我給你帶來滿滿一葫蘆的水。”

在樹蔭底下，水還保持清涼。摩雷拉昂起了頭，把這涼爽的清水灌進發燒的咽喉里。人們走出了泥漿地，爬上一座小小的土山。他們嘹亮的笑聲象馬匹的狂嘶。

“我要喝水！”

“我餓啦！”

兩個孩子的話音還未落，這時已有人從幾只袋子底下取出一只鍋子來。清晨煮好的食物依然熱氣騰騰。男人們在重負下彎着腰，把米袋拖了來。婦女們分配着食物。

“讓我瞧瞧，讓我瞧瞧，婆婆！”

“不，不能！我可怜的兒媳！”

“喲，難道有什麼不好嗎？我又沒有作惡，又不討厭干活。只要勤勤懇懇干活，就會缺少錢！”

“不過還得顧顧面子！”

“喲，那為什麼？面子跟人有什麼關係？”



## 七

### 还 債

#### 1

“是不是？”

“你說什么？”

“你到底應該决定了。如果你同我一起走，你就不会忍饥挨餓了。”

“那我爸爸呢？”

两人手挽着手，并坐在河岸上，凝視着前方。他們給一块凹地挡住，避免好奇的眼光瞧見他們。阳光稀稀落落地透过杂乱的树叶。一只“巴却拉加”鳥在原始森林里鳴叫。罗莎·欧菲米亚感到她的血液在不住搏动。她巴不得閉上眼睛，沉沉地睡去。摩雷拉的呼吸撫摩着她。姑娘依偎在这男人的怀里。她的发辮垂在他的肩膀上。他們一动不动，深深地呼吸着，眺望那大河。一只苍鹭，在明亮的碧空中飞翔：洁白，娇美，慢悠悠地。高高的天上，几只秃鷲环繞着一只死掉的动物打轉，那尸体准是躺在河岸的什么地方。

突然，有狗的叫聲。緊跟着出现了森多伐尔上尉。摩雷拉一眼瞥見他，看到灌木后面的制服，他頓时象一只公猫直跳起来。脸色刷地慘白。手朝他的腰帶上摸索，寻找他的砍刀或

手枪。然而，他身边什么武器也没有带。他的滚圆的眼睛里直冒着火星。一声长叹，从他的胸中冲出来。他朝相反的方向逃走了，逃进了森林。欧菲米亚的眼泪夺眶而出，手帕也在手里捏瘪了。

摩雷拉奔跑着。跌跌撞撞。一根有刺的藤蔓在他的胸膛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他的两只手也被“虎爪”撕破了。他神智已有点模糊，只知道巡警们正在后面追赶他。至于他们怎样会发现他的踪迹，这对他还是个谜。最后，当他只听到树丛中颯颯的风声，他才立定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一件东西来。一个玩偶，染着褐色的干血迹，耳朵、嘴巴和胸部都被扣针刺透。

他背向太阳，跪下来祈祷。他正在祈祷，树丛里竟踏出了那个黑白混血女人……

她穿一件红色衣服，挺立在他的面前。她的衣服紧紧地裹住她那黧黑结实的身體。她的眼睛无光，嘴巴张开。不过并不象人们在说话、大笑或啼哭时的那副模样。不象！只有那些惨遭横死的人才象这样张开嘴。而现在，这黑白混血女人竟和欧菲米亚相似得出奇。

要是她开口说话，摩雷拉就会听到欧菲米亚的声音。然而，她同以往一样，用那低得要消失的声音说：“你为什么杀死我，馬希米諾？为什么呀？你还是爱我的呀！”

摩雷拉这样感到她的出现，就象人们感到自己的体温一样。

他想瞧瞧她的眼睛，可是办不到。它们是空洞洞的，融解了似的，泛着水的颜色，天的颜色，风的颜色。它们不是那黑白混血女人的乌黑黑的眼睛。

“馬希米諾，啊—鳴—啊！”

“啊—鳴！摩雷拉—拉—阿！”

为什么他們要交他出来？大概巡警逮捕了什么人，折磨他，因此他被迫說了出来？也許是欧菲米亞？巡警們对付男人，通常是剝掉他們的衣服，把他們捆在一棵樹上，折磨他們，直到他們說出为止。对于女人，就强奸她們。开始是队长，然后是巡警，一个接一个。要是姑娘抵抗，就把她摔倒在地上，两个人按住她的手臂，两个人按住她的腿。直到她疲憊得要死，再也无力抵御，直到她昏厥过去。如果欧菲米亞……，而由于他的过錯……

“馬希米諾—諾—諾……”

“哈罗—罗！”

摩雷拉的脸直冒冷汗，他把脸埋在自己的两只划破的手里。他昏昏沉沉，呆坐了片刻，然后往稻田奔去。他干渴极了，仿佛是漫游在平坦的砂磧地上。他在巨大的叶子掩护下，观察那个穿軍服的人，这家伙正在同克魯斯和哈拉米里昂交談。

又有一个人来哈拉米里昂家討水喝了。几只狗狺狺地走近他，对这陌生人露出了牙齿。它們并没有夹着尾巴。馬匹鼻息沉沉，鬃毛在晃动。

摩雷拉清清楚楚听到堂·克魯斯的声音，平靜而有力的声音。

“走近点儿，老乡，請在这吊床里坐吧。”

摩雷拉从隱藏的地方走了出来，他好似一只溜进了陌生人家的狗，一肚子的狐疑。他朝托尼奧走去，托尼奧已經到处找过他。

“啊哟，馬希米諾！”小伙子嚷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白种人是来討佃租的，你干嗎要手慌脚乱地跑掉呢？”

托尼奧放声大笑，嘲弄着摩雷拉，这只“老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同他一起大打哈哈？还是大发雷霆？

“朋友，別开这种玩笑！”他气呼呼地說。

罗莎·欧菲米亚含着眼泪，在附近干活。要是现在她爸爸什么都知道了，那他准会发怒，会痛打她一頓的。該用什么办法平息他的怒气？附近有一个鳥窝，那地方可以攀得到，这使她想起了一个主意。她端来一张很长的竹梯，把鳥窝取了下来，她发现里面只剩下几只蛋壳。

“瞧呀！竟有这样一条不要脸的蛇，把鳥蛋都吸干啦！”

## 2

森多伐尔上尉跨坐在吊床里，抽着烟。在他面前，站着堂·胡安·德·拉·克魯斯·韦加。欧多茜亚擦干了一只杯子，斟上釀醉的米酒，佐伊莉塔走过来向上尉問了好。她穿一件紅花的衣服，烏黑的头发柔軟地拖在她的肩头上。

“恭喜你，韦加，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儿。再让我瞧瞧，姑娘，抬起头来，让我瞧瞧你！”

佐伊莉塔抬了一下头，又迅速地轉过脸，娇羞地笑着。

“你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只在您的眼里，先生。”

說完，她奔进了臥室。

上尉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紙。

“好吧，韦加，现在谈谈我们的事。”

“是，先生。”

“根据你亲笔签字的收据，我出借给你的那些种子和粮食，你该还我一千二百苏克雷。另外，还有我代你付掉的捐税，以及土地的佃租。”

“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这可以算清楚的。”

欧多茜亚温暖的深褐色手把那清凉洁白，牛乳似的米酒授给上尉。

“还有，堂·克鲁斯，你把稻子卖给我，要什么价钱？”

“你付多少？”

“十五苏克雷。”

“那是少了，先生。”

“不，我亲爱的。在瓜亚基尔，碾好的头号大米，他们也只付十七苏克雷。”

“我的稻子是最最上等的。”

一艘汽船的卜卜声，惊起了树木间的苍鹭。狗汪汪乱叫。

森多伐尔上尉站了起来，望着窗外。圣哈森托号正往下游驶去，吃力地，载得重重地。连那些由它推动的小船，吃水也差不多达到了船舷。一袋袋黄色的米袋高高堆起着。

“那条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中国人的碾米厂。”

“他们已经在这儿居住了吗？”

“看来是这样。这条小船不久前才向上游驶去。那时它还是空的。”

“噢！”

森多伐尔对那些装运的貨物細細打量着，估計它們的重量：两千担！运給那些中国人的稻米！运給瓜亚基尔的商人們的稻米！

风把一个孩子的哭声吹了过来。

“它們把很多稻米运走了，”上尉自言自語地說。“韦加，他們付給你的是什么价錢？”

“你想到哪儿去啦，老板？我遵守我們的契約，等待着你呢。”

“哈哈，我的朋友，誰也休想瞞得过我。”

“这倒可能是事实，上尉先生。完全象你所說的。不过你可別冤屈我。我是遵守信用的人。难道你以为我們穷人是不顾荣誉的嗎？我想，有些东西，你无論如何得留給我們的。”

蓝蓝的寂靜被打破了：鳥儿們象被拋擲的土块，在窗前掠过。大河中央，响起了一条独木船的船員的号子声。这条独木船是灰色的，又大又重。一张四方形的土灰色的篷帆，被风儿吹胀，吃力地推着它前进。

森多伐尔在肚子里盘算。他左思右想，到底能够把对方逼到什么地步。他已經出价十五个苏克雷。这的确是太少了；他从韦加的严峻的一动不动的脸上看得出来。他借出的是优良的种子，他打算把全部收获都买下来。他的儿子，那位欧塞比奥·森多伐尔博士，写信告訴他，“米蛀虫”們已經在囤积稻米，想把价格抬高。所以應該尽量的收购。他儿子对这类事可精明哩。他想起欧塞比奥的信上有一处这么說：“我們千万不能犹豫。价格就要上涨了。我同桑蒂巴尼斯，一位最能干的商人談过，他告訴我，米价至少会涨到二十五苏克雷一担。

最糟的話，我們也可以另星出售，雖然時間多花些，不過可以賺很多的錢。”

“你是什么主意，韦加？”

“十五苏克雷是太少了，上尉先生。”

“十五苏克雷是預付給你，我會把你的全部收成都買下來。你去找那些碾米廠，或者去找城里的那些壟斷商，在我都無所謂，不過他們付給你的一定比這價錢還少。你自己合計合計吧，朋友。靜靜地把一切考慮考慮。”

“上尉先生，我不相信我能夠把全部債款都還給你。有一部分不得不拖延到明年才還。”

“可以，我無所謂。所以你用不着擔心了。你在这份合同上簽个字，事情也就了結啦。是不是？”

“好吧，先生。”

### 3

哈拉米里昂在蚊帳底下打着鼾。他的妻子發出深沉的呼吸聲。在這深夜時分，一只貓頭鷹的啼叫好似一陣陣的哀號。屋子里有窸窣窸窣的聲響。大概是風吧。或許是死人的靈魂？羅莎·歐菲米亞心驚膽戰。她和佩特拉同睡在一張蚊帳里。妹妹終於睡熟了。她穿了件長長的睡衣，側身躺着，一只膝蓋彎曲着，差不多碰到自己的肩膀。她睡得象一個死人。歐菲米亞的兩只手濕潤潤的。她小心翼翼，爬下床來。堂·哈拉米里昂的鼾聲突然終止了。她吓得動也不敢動一下，足足有好一會兒。等他重新有了鼾聲，她才從蚊帳底下鑽出來，輕手

輕脚地爬进隔壁房里，再偷偷地溜下了台阶。她在猪圈前經過时，猪儿們正打着呼嚕。一只狗站了起来，朝她奔来。她一声不响地撫摩它。慢吞吞走着。她的心象一个打铁的錘子，上上下下跳个不停。那只狗尾随她不放。她不敢出声，然而，她无论如何得摆脱它。

干燥的土地有很多裂縫。欧菲米亚不时失足跌倒。一棵面包树的树枝鈎住了她的脚。她认出河岸下面，在树枝之間有一个人影。

摩雷拉正在等候。他很想抽支烟，不过他忍住了，尽管蚊虫叮咬他的脸。他搖动脑袋，赶走它們。他用草帽搧着凉风。河弯处停泊着一条独木船。姑娘朝他直扑过去，投进了他的怀抱，渾身战抖。他也顫动不止。他們紧紧拥抱着，站立了片刻。然后，依然相偎相依地走了下去。他把她抱进船里。当他用一只脚抵住岸坡，准备启行时，欧菲米亚突然惊跳起来。

“不，”她嚷道，“不，摩雷拉，我不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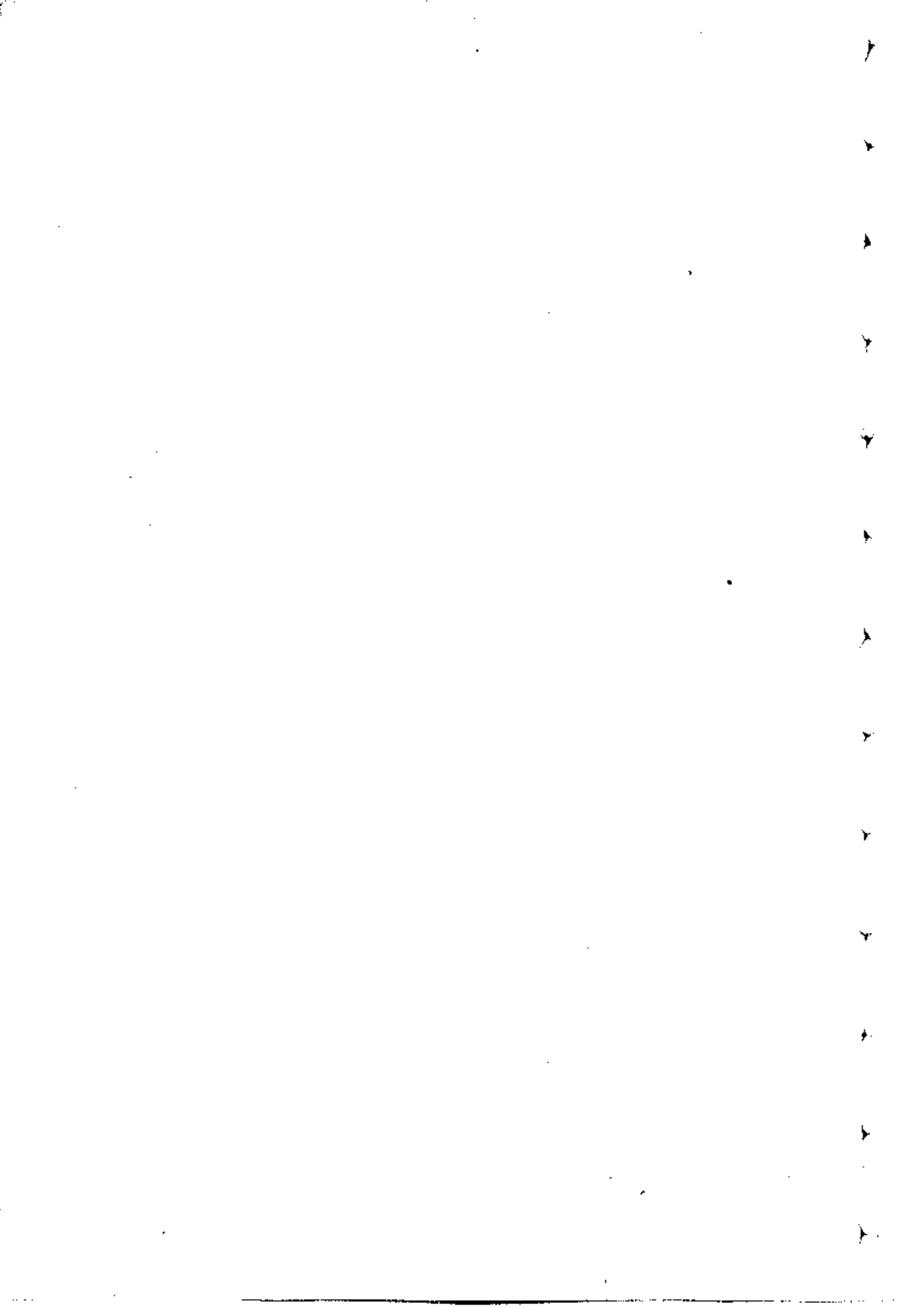
他强迫她坐下。抓住了桨。水流推动了小船，它搖搖晃晃，随着上涨的潮水滑走了。风好象用寒冷的牙齿咬他們。摩雷拉默默地划桨，直到他繞过了那座地岬后才住手。他走向那个掩面哭泣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听任独木船自个儿流淌。他的两只手在她的大腿上，胳膊上滑行。他把一些温柔的話輕輕送进她的耳朵。他們在小船的地板上躺下了。夜色漆黑，黑沉沉一片。一只猫头鹰在上空飞过，哑哑地，惊起了几只野鴨。风儿撫摸着这只平靜地順流滑行的独木船。姑娘的嘴唇同成熟的黑莓一样的甘甜。她呼吸急促，象猛烈的冲



击。风儿的翅膀上载着一陣窒息的悲叹，搖搖晃晃，向遙远的河岸飘去。那只狗在岸上汪汪乱叫，朝河弯处奔过去。

第二部

包圍



## 艾尔摩埃內斯·森多伐尔上尉

### 1

高高的山脊上面，閃耀着一面三色国旗。国旗的近旁，隱約有人出現，黑黝黝地，好似黑夜中的原始森林里的野兽。从下面望上去，只见到他們的軍帽。森多伐尔上尉观察着这些“塞拉諾”<sup>①</sup>——这些政府軍的动静。

“別在同一个地方射击两次，”他对他的部下大声叫喊。“不要站起来。誰要是聳出了他的脑袋，那他就別想活命。”

这群反政府軍正被人紧紧追逼着。他們自己也明白。不过，作为蒙泰罗將軍的部下，决不輕輕易易就屈膝投降！他們在土墩的掩护下，躺在地上，隱伏着，等待着，神經紧张得快要撕裂了。那些山民正在推进，离他們越来越近。太阳照着这些人的背脊。那面厄瓜多尔的国旗在他們的头頂上迎风飘扬。森多伐尔的部下沒有布匹可以制作旗帜。他們的旗是蓝白色，招展在整个天空中，那自由的旗帜，独立的瓜亚基尔的旗帜。

---

① 山民。

他們为了这面招展在哈兰米何的英雄的旗帜而战，为了革命的英雄阿尔法罗①而战。

“別再浪費子彈！”

誰也沒有動彈。一片寂靜。耳朵里好象有蟋蟀聲。那些山民誤會了，他們不再想到掩護了。山嶺的酷熱使他們精疲力竭，他們手執槍支，開始休息了。少數人被閃爍的簇葉弄得頭昏腦脹。太陽好象藍天上的一只用黃金和火制成的圓盤，在熊熊燃燒，對準綠野燒烤着。微風拂動着“悲傷的寡婦”的大葉子，也搗動了麵包樹的一丁点儿的小葉子。大大小小的葉子都象鏡子。水汽從地上，草上，樹上和莽叢中升了起來，在山民們的眼前閃耀。

“別再浪費子彈！”

森多伐爾手下的一个士兵躺在一棵“塞加”樹的彎曲的樹干下，舉起了槍。他小心地瞄準着。一只蚊蟲嗡嗡的响。連人的心跳也可以聽到。這些反政府軍，他們胸部緊貼着地面，企圖減輕這猛烈的心跳聲。口渴好象是一只蝴蝶，停留在被熱風吹干的嘴唇上。

“啪！”一聲尖銳短促的响声。槍支的回沖力使那射手搖

---

① 阿尔法罗于1895—1901及1905—1911曾兩度担任厄瓜多尔總統，也是這場內戰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蒙泰羅將軍是他的得力助手。厄瓜多尔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統治階級各个集團互相爭奪政權，几十年中，內戰連續不斷，有時，戰鬥的一方，還以革命的口號相號召。這場內戰，發生在普拉薩當總統的時候（1912—1916）。以阿尔法罗的失敗告終。

晃了一下；他額上的一束头发也跟着晃动。

山脊上的那些人，还没有来得及猜出这响声是不是枪声时，他们中间有人突然大叫一声，声音象公牛般短促而粗野，他的两只手向上举起，到处乱抓，象个落水的人，眼睛睁得滚圆。一声低沉的碰撞声——他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永久沉默了。只有他的嘴唇还在颤动，全身一阵抖栗，手脚一伸，没有了声音，他死掉了。

其他人赶紧扑在地上，向森林中窥视，杂乱的树叶阻碍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没法认出一座土墩后面升起的那蓬轻烟，它象雪茄烟雾般稀薄发蓝。

森多伐尔的部下只能看到敌人的头顛。那儿——一个军官站起来啦！他的上身从壕沟里聳了出来。

“这正是我的猎物！”森多伐尔喃喃地说，“倒总是配合各人的官阶。”

那军官来回走动，森多伐尔两眼紧紧盯住了他。他伏在一堆干树叶上，脚抵住一根巨大的聳出的树根，充满仇恨的眼光不停地追踪着对方。他瞄准射击了。他的部下看见那军官一下子抓住了胸口。他没有马上扑倒在地上。却是缓缓地缓缓地往下倒，一面还朝他们望了几眼。他们赶紧伏下，紧贴着地面，就在这一刹那間，子弹已噝噝地穿过树枝，撕裂了树叶，打进地里，传出沉浊的声响。有两顆子弹钻进一棵树干里。紧接着，又是一連串的射击。那些山民是不吝惜弹药的。

森多伐尔的人知道他们的队伍已经七零八落了。他们没有希望得到增援了。他们必须节约弹药，对方每打过来一連串的枪弹，他们也只回一枪两枪。

“真正造反的人决不在同一个地点射击两次。”

“我們不許可浪費子弹。”

突然，政府軍冲下山坡来了。他們一面奔跑，一面还不停地开枪。他們不是正面攻击，多半是从侧面进攻，等到他們迫近叛軍时，他們停止前进，冲进了一块凹地里。森多伐尔的人渾身是汗，情緒激动，不住的喘息。口渴不只烙干了他們的嘴唇，也使他們的咽喉干渴难忍。他們面面相覷，眼睛象深綠的玻璃，在这两扇黑黝黝的窗戶后面，燃烧着一股火焰。这明亮的玻璃般的眼睛呀！他們簡直听不见子弹的呼啸，只有一陣澎湃之声，重浊得象那河流的咆哮，在岩石之間奔流。他們也向政府軍还击。鮮血的气味冲进了他們的鼻子。查維茲和托勒斯已經陣亡了。查維茲的头顱上打了一个洞。子弹是从他的眼睛里射进去的。托勒斯的脖子上血如泉涌。

那些山民还在不停地射击，一梭子一梭子的送过来。在这陣弹雨的掩护之下，第二支队伍冲下了山，找到掩蔽，一个人也沒有牺牲。随后，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山脊上咯咯地响起机枪声。子弹掠过空中，颼颼有声。山脚下那两队人又打来一陣弹雨，密如下雹。安德斯·弗兰雷象一只豹子，往后一跳，弯曲了身子。他死掉了，連喊也沒有喊出声来。埃吉斯中士緩慢地往地上倒下去，三顆子弹打进了他的前額，鮮血淌了一脸。他只来得及叫一声：“該死的龟儿子！”随后，永远沉默了。

子弹密如一群胡蜂，在他們周围嗡嗡飞舞。呼呼地在他們的头頂上越过。山上的机枪始終沒有停歇。那些山民在高高的野草掩护下——这一带到处长着艾草——貼在地面上向

前爬行，一面还不停地发射。高个子的森多伐尔，脸色苍白，光着头，敞开了胸前的制服，咬紧嘴唇。火药气味激怒了他的士兵。流出的鲜血又使他怒火中烧。他的脚踩在浸渍着鲜血的土地上，那是他的士兵们的血，在炎热的天气中已经蒸发干了。血腥气直冲进他的鼻孔。他的发白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斑点。他一辈子没有被人逼得这样走投无路。从来没有过。好象追逼一头豹子，好象追赶一个逃亡的黑奴。他的生命不值一文钱，连他的士兵们的生命也分文不值。要造反，不可能没有牺牲。然而他躺在这儿，被隔绝，被包围，又没有坐骑。没有他那匹纯种的良驹。他背后没有草原。没有河流。四周尽是山岭。不过，在那边，在那些岩石的缺口处，可能是一座河谷的进口。准是这样。他们必须往那儿突围。他们没有伤员。也有。托勒斯似乎还有呼吸。

森多伐尔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爬去，用眼睛向那岩石缺口示意了一下。这个士兵小心翼翼，猫儿似的在地上爬行，离开了。一丛淡色的艾草后面，露出了一只军帽，上尉举枪瞄准，他扳动枪机，对方的两只手叉开了手指，往空中乱抓。几乎在同一个地点，又有人站起来，他弯弯曲曲往一座土墩背后狂奔。森多伐尔又开了一枪。那家伙立刻停下了，踮起脚尖，身体朝后一仰，一只手抓住了胸口，另外一只拿枪支的手沉重地垂了下来。上尉这一下可高兴哩，仿佛他喝到了水。他是十分镇静。

只有五个人还伏在他的身边。其他人象蛇一般的机灵，一个个爬行到那岩石缺口处去了。

森多伐尔继续向政府军射击，直等到他手下的人全都不



见踪影了为止。然后，他拔出手枪。朝那个伤员俯下身去。托勒斯睁开了湿润的眼睛，眼睛上已盖复一层死人的眼翳。他的眼光哀求地瞧着上尉。森多伐尔把手枪对准他的太阳穴。托勒斯的瞳孔张大了，两滴泪水滚了出来，额上汗水直淌。

森多伐尔上尉扳动枪机，托勒斯的生命就此熄灭了。

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安宁，也没有夜的肃静。有的只是那卡塔尼加乌的啼鸣。那火烧般的夏天的酷热。那树叶、树枝和青草的闪光。到处见不到一小块天空。没有风。好几天来，他们只是在藤蔓之间行走。走，走，不停地走。衣服成了布片。脚受了伤。咽喉干渴。尘土粘在龟裂的皮肤上。砍刀缺了刀刃，他们只能用手把藤蔓撕掉。用两只皮开肉绽的手。菲洛门诺·冈萨瓦依得了热病了。他脸色惨白，两颊陷了进去，皮肤也裂开了，乌黑的头发染满灰尘，乱糟糟地挂在他那发青的额上。一天。一天。又一天。美丽绝伦的雪白、翠绿的叶子，从荆棘丛中对他们凝视。有些叶子坚硬如钢，如果用手抚摸它们，象锯子一样的锋利。森多伐尔上尉领头走在前面。他的前额搔破了，脸也擦伤了，扯破了。高高的身材，象一条藤蔓，又细长，又坚韧。长着一对鹰眼。绝不动摇，仿佛他从来不知道疲倦，迈着大步向前。他用简短的字句发布命令。他的声音严厉迫人。

“妈的！这儿是我发号施令！谁愿意服从，可以留下，谁不愿意，那就请便！你们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他始终在前面走，穿山越岭，对这一带真是了如指掌。

“这儿长着‘毕他耶’果，摘些下来解渴吧。”

老是走着。用两只血淋淋的脚走着。蚊虫这么猖獗，该怎

么办？还有岡薩瓦依的热病呢？如果阿勒唐多的脑袋发痛，倒有一帖灵药可医：“别这么忸忸怩怩！政府軍追在我們的脚跟后啦。如果你有胆量，留下来让他們把你毙了。哭哭啼啼有屁用！前进！”

森多伐尔只凭他銳敏的感觉，在头里走。他用一双手开路。听到卡塔尼加烏的鳴叫，也不再加以注意。馬蜂嗡嗡地在空中飞翔。一棵树干上，一只啄木鳥在啄食。蜜蜂待在一朵朵吊钟花上。

森多伐尔上尉好象是风，根本不知道疲倦。走着，走着，走着，一直走到半夜。誰也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在漆黑中摸索着走路的。涼爽的夜晚似乎增强了他的力量。他的步伐更快了。等到小鼻儿已开始啼鳴，“馬德雷魯那”已开始悲号时，他才叫人收集了一些干柴，生起一圈篝火，让大家躺在篝火的中央睡觉。一只豹子，圍繞着他們，走来走去，是森多伐尔首先站了起来。树丛里，有树枝的折断声，单单从这响声，他就已經听出，这准是一只吓慌了的松鼠所发出的响声，而决不会是一只小猴子。他从来不会錯把鬣蜥的声音誤会是一条蛇的。他就是这种人物。他要大家都象他一样；这怎么可能呢？

事情发生在一天早上，他发出了命令：“出发！”可是誰也沒有动一下。他們继续坐的坐，躺的躺。他装得若无其事，向周围打量了一遍。岡薩瓦依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須根布满了一脸。热病使他的眼睛失去了神采。他的嘴唇发白。岡薩瓦依不愿意站起来。

欧罗菲洛·古仑蒙迪的毛发都是紅的。看到他的苗出的

胡須，他的臉就象撒滿了紅螞蟻。紅紅的卷髮蓬亂地聳起在頭上。眼睛炯炯有光，怒冲冲瞧着森多伐爾。

老头儿伊西德羅·皮古阿維的頭髮已經灰白，皮膚上也有了皺紋。口渴折磨着他，兩腿又隱隱作痛。他已經精疲力竭了。

埃斯皮里杜·桑托·卡斯蒂略是個黑白混血兒，皮膚黑黝黝的，胡子漆黑，頭髮平滑，烏黑的眼睛也正惡狠狠瞅着上尉。

他的眼睛透出一股殺人的凶光。

森多伐爾知道他不再是一個上尉了。除了那個病員和那老头兒外，所有的人都滿腔憤恨，兩眼盯住他不放。不過，森多伐爾仍舊要保持他上尉的地位。

“出發！”他重復他的命令。

他的臉色發白了，緊緊咬住了嘴唇。他手中的手槍晃也不晃一下。頭頂上，一只“奧列羅”在歌唱。太陽還沒有升高。風吹透了樹叢。一陣潤濕的清風從附近的河流上吹來。

“出發！我們必須繼續前進！附近就有一個可以隱蔽的地方。我們將在那兒宿營兩三天。不消一個星期，我們就可以到達瑪格達蘭娜莊園，它就在那座山下邊。”

他們聽從了。他們知道，瑪格達蘭娜莊園里並沒有政府軍。也許那兒有着牛、馬、羔羊、山羊、雞群，還有——最主要的——女人和燒酒。

森多伐爾依然是上尉了。

當一名上尉，答允了他手下人的東西，那就非設法給他們不可。要是森多伐爾的士兵們口渴了，用不着他們跟他說些什

么,他就知道了。他只要看到那些拖拖曳曳的疲憊的脚,看到它們被那折断的树枝,聳出的树根以及悬垂的藤蔓糾纏住时,他心头也就明白了。于是他焦急地盼望着水。风儿怎么沒有带来一点潤湿的潮气?风竟是那么热,那么干。突然,从一弯小小的清泉那儿,飘来一股微风,載着湿土的清香。森多伐尔循着这股香气走去,終于,他听到从泥土中涌出来的水流的潺潺声。他的手下解除了他們的口渴。他們伏在地上,双手扑在泥土里,头紧貼着水面,小虾在他們的手边浮游,他們就这种样子喝水。

他也扑了下来,貪婪地把泉水吸下肚去。他听到他手下人的喉头咯嘟咯嘟的响。他們吸着气,喘息着,深深地叹了口气。睡了一会,醒后又聊了一会天。又喝了一次水,灌滿了他們的葫芦和行軍壺,然后动身了。他們快步走着,笑着,談着話。

“阿尔法罗將軍可能怎么样啦?”

“还有蒙泰罗將軍呢?他可能会有什么遭遇呢?”

“呸!他們现在准是在基多<sup>①</sup>跳着舞呢。”

“幸运的人儿!可以跟漂亮女人睡觉!”

森多伐尔上尉不知道詳細情况,不过,他深信阿尔法罗和蒙泰罗不可能在基多。他甚至可以起誓,他們准已給赶出瓜亚基尔了。要是这么久还没有遇见那些“蒙托内罗”,那些騎馬的革命軍,这准是个不祥的征兆。森多伐尔的人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是雷埃士上校已經一敗涂地,而他森多伐尔帶了他不足半数的残部逃奔,不知道該把他們領到哪儿去才好。

---

① 基多是厄瓜多尔的首都。

这都是事实。如果做上尉的对他的部下答允了什么，他無論如何要遵守諾言。现在，他們已經进了大草原，不可能被人追踪了。他們已經休息了两天。找到了可以治病的甘菊花和香蜂草。古仑蒙迪有一天取来一块树皮，断言是金鸡納霜树的树皮。他搓碎它，把粉末給患热病的岡薩瓦依吞服下去。果然，热病馬上消失。他們有规律地吃喝，晚上睡得很香，也不做梦，沒有风，不冷也不热。只有蚊虫在他們的周围哼哼。老远，青蛙咯咯地叫着。大树的树梢在风中呻吟。綠叶来回擺动，沙沙沙，沙沙沙。离他們很远很远，有一只狗在瑪格达兰娜庄园上吠叫。薄暮时，他們还听到牝牛的吼叫和牛犢的哞哞声。虽然他們的眼睛还望不见庄园，他們毕竟已經听到它了。森多伐尔发现，伊西德罗·皮古阿維正全神貫注地傾听，这老头儿兴奋得好似一个正在鬧恋爱的小伙子，见到了心爱的姑娘，却沒有勇气去接近她。

“請問上尉，我們是不是有权利在瑪格达兰娜庄园上住宿？”

“这是命令，我們必須服从。”

伊西德罗·皮古阿維怀疑地摇摇头。他不相信他的上尉。沒有人发布过这样一道命令。他不愿意到了这么大年紀还去做偷牛贼。他一辈子沒有犯过罪。在战斗中杀人和在搶劫时杀人，那是有区别的。

但是他的伙伴們呢，他們只是想飽吃一餐，梦想着肉、米、香蕉、咖啡、女人和烧酒。在瑪格达兰娜庄园里，这一切多的是。他們认为征发就是战时的法律。

一个上尉必須使他的諾言兌現，他就是这位森多伐尔上

尉，曾經答允过他部下，要給他們女人、燒酒、衣服、大米、香蕉和咖啡。

營火的紅光掠过他的多髭的臉，掠过敞开的軍上装和裸露的胸膛。夜色墨黑，象一条大河似的不可穿越。他听到婆娑起舞的树叶的低語。很多人相信，那是矮人的精灵在黑暗中窃窃私語，或者，他們把微风的飘拂当作是精灵的舞蹈。他不相信这一套。有时，他也看见綠叶象一面面鏡子，閃閃有光。不錯，那是些树叶，它們泛着微光，虽然月亮并没有照耀。死人是回不来的。他們死掉了，埋葬了。

他的手下人沉沉地睡着时，他踱过来，又踱过去，他們睡着了，因为他答允了他們。他們安心地打着鼾，因为他們信任着他們的上尉。

森多伐尔感觉他的太阳穴上发烫，好似有一条火舌擦过他的前額。这种感觉同他当时在肩头上挨了一砍刀一个样。他不会在瑪格达兰娜庄园里征发坐騎、征发肉用的牲口，去繼續作战。他心里挺清楚，他們打败了，一支二十个人的騎兵队伍就象一只孤零零的燕子，成不了气候的。为了搶劫，他会袭击庄园。这样一来，他不可能再往回走，非得繼續走这条路不可。变成个盜牛賊。帶領一支有組織的土匪。搶劫，杀人放火。总有一天，就会在这草原的什么地方送掉性命，听任蒼蝇和秃鷲打他的主意。

他渴望有一支香烟抽抽。或者有二口燒酒喝也好。他真想哭出来！不过森多伐尔从来沒有掉过眼泪，一次也沒有，哪怕是那次他不得不对他的一个部下仁慈地开一枪时，也是这样。要是政府軍杀死了他倒也罢了！那他就躺进坟墓，埋在

綠叶、树枝和野藤之間，象一个逃亡的黑奴。然而他是艾尔摩埃內斯·森多伐尔上尉，他不能死。他得拯救他的部下，因为一个真正的上尉不能让他的士兵随随便便送掉性命。人是多么宝贵，必须象保护武器或者坐骑那样保护他们。要是长长一个月中不能替那二十个人弄到女人、干净衣服、香蕉、咖啡和烧酒，那就很难当个上尉。一个上尉必须替他的部下安排一切：一张床、一张吊床，还有女人。现在，他的二十个部下已经睡熟了，因为他们相信了他的诺言。然而这些诺言却使他没法入睡，使他不安地来回踱步。这位上尉的脸色发了青，头发挂在前额上。他咬着嘴唇，在那篝火和睡熟的人群之间徘徊，他被那浓密的黑夜紧紧裹住，它是那么模糊，那么迫人，瀑布般的淙淙有声。

在那边南方，座落着瑪格达兰娜庄园。两天之内，等到他的部下们重新神清气爽，精神恢复了时，他们就会得到床铺、吊床、香蕉、咖啡、大米、烧酒、纸烟和女人了。他这才是名符其实的艾尔摩埃內斯·森多伐尔！

“我对我那长眼的妈妈的骨灰发誓！”

## 2

赫苏斯·托瑞斯在庄园的住屋周围巡查，一直要巡查到十点钟。九点钟光景，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穿了一条衬裤和一件棉布衬衫，趿着一双踢踢噠噠的拖鞋，复查了一遍，看看一切是不是都已经妥当。他一个接一个的检查水壶、牛奶壶。看到蒸馏器的确已经灌满。再把快做好的干酪盖得更

严密些——不消說，除了他，誰也不会想到这一层！他检查里里外外的門戶的确已經紧閉。又瞧了瞧床鋪底下，尿壺是不是也放在老地方：放在床脚跟，山羊皮地毯的旁边。他听见他的女儿正数着念珠做祷告。随后，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就躺进吊床里，抽起一支杜兰聶烟厂出品的雪茄。喃喃的祈祷声催他昏昏睡去。他开始发出鼾声。屋子前面，母羊咩咩地叫喚它們的小羔羊。母鸡們睡觉以前，还咯咯咯地啼上一陣。远处，一只小梟在鳴叫。风儿吹拂着树木，象逗弄裙子般的把它們也吹胀了。

赫苏斯·托瑞斯走进屋子，抖了抖他的吊床，以防里面藏着一只蝎子，也許一条蛇。然后，他躺进去睡觉了。

他們悄悄地潛行过来，十二万分的小心，連狗也沒有被他們惊醒。活象一群影子。

“让我来办，”森多伐尔上尉命令他的部下。“除非他們抵抗，千万别开枪！”

話是这么說，他們还是握紧武器，做好射击的准备。大家都下了决心。伊西德罗·皮古阿維只有一个愿望：但愿居民們不战而降。他不想为这一类的事干杀人的勾当。为任何其他的原因都行，但不愿为了吃飯、穿衣、跟一个女人睡觉……

森多伐尔手里拿了支手枪，差不多快要到达搭着凉棚的前厅时，一只狗大声吠叫起来，从黑暗中冲出来，打算扑到他身上去。这只畜牲刚跳到半空，被他撩起一脚，踢中它的肚子。它倒在地上，汪汪乱叫，夹着尾巴溜掉了。森多伐尔用枪柄敲着門：“喂，开门！”

“誰呀？”托瑞斯高声問道。



“森多伐尔上尉和他的部下。”

“你們要什么？”

“住宿一两天。”

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匆匆套上褲子。他已經聽說過，那些騎馬的叛軍使這一帶很不安全。據說是阿尔法罗潰逃的部隊。跟這些叛軍打交道，可不是鬧着玩的。要是他們出現在一座莊園上，那就是說，他們要征用了。他們搜尋食物和坐騎。但愿他們別找到他的馬匹閃電！他們還追尋女人呢。他聽見沉濁的人聲和槍托撞擊牆壁的聲響。

赫蘇斯·托瑞斯拿了支蠟燭，走下去開門了。他剛把門閂拔掉，森多伐尔已經站在屋子裡了。“別拿砍刀！把它給我！”

森多伐尔抓住了那把刀，又從托瑞斯的手裡接過了蠟燭。

“如果你碰一碰我的手下人，那我可什麼都不能保證。”

說完，他跳上了樓梯。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拿着手槍，和他打了個照面。他們面對面站着，動也不動。燭光搖晃。兩人都舉起了武器。

“对不起，先生，我不得不打擾你。我們正在撤退。我是為革命而戰。”

“你要什麼？”

“住宿。我有傷病員。”

“你是什麼人？”

“森多伐尔上尉。”

森多伐尔嚴厲的目光一刻不放鬆堂·巴托洛梅。兩人簡直都透不過氣來。從黑暗中，出現了瑪格達蘭娜·摩斯古埃拉。苗條，瘦長，裹了件潔白的晨衣。鬆開的黑髮垂在她的肩

头上。她手里拿了支騎兵用的短枪。笔直的鼻子，大大的眼睛，丰满的桃紅的嘴巴。晨衣在风中飘动。可以猜想到她胸脯的形态。衣服把腰肢裹得紧紧的，而在结实有力的大腿上面松开了。她怒冲冲直瞪着森多伐尔。

“深更半夜，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这个打家劫舍的土匪！”

那男的沒有作声。他是“蒙托内罗”——騎馬的革命軍的上尉，他得控制住自己。要不然，也許眼泪已經涌在他的眼眶里了。

“小姐誤会了。我不是盜牛賊。我只是請求让我的伤病員住宿几天。要是我手头有錢，我会照付的。可惜我现在两手空空，只能这么說說。”

这番話还坦白誠懇，也許可以相信这个人。

“好吧，先生，”堂·巴托洛梅說，“那請你們进屋子来吧。我們穷虽穷，但也会尽我們的力量招待你們。”

### 3

“小伙子，你們要繼續抵抗下去嗎？”

“我們誓死追隨阿尔法罗。”

“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他們已經在正月里把阿尔法罗杀死了嗎？他們是在基多用馬把他活活拖死的。据說普拉薩①派人把他捉住的。还有蒙泰罗也在瓜亚基尔給活活烧死了。”

---

① 普拉薩：当时的厄瓜多尔总统。他曾两度担任总统（1901—1905及1912—1916）。

他从来不曾感到这样的绝望，这样的孤独，哪怕是在那大草原的腹地时，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他从来不掉眼泪，现在却有两滴泪珠在脸颊上滚过，一声啜泣从咽喉中直冲出来。他感到惭愧。他不愿意让瑪格达兰娜看到他这副模样。他站起来，走下楼去找他的部下，他们差不多都围成一圈，坐着玩纸牌。一眼见到他，马上跳起身来。他们休息得很好。睡眠充足。吃的也丰富。什么都有了。可是他们从他的脸上看出了悲哀。他们都沉默着。等待他会说些什么。

“他们把我们的领袖们都杀死啦。他们全都死啦，全都死啦。”

大家站着，象树木被一阵突袭的巨风刮去了树叶。胳膊拖垂下来。面面相觑。

伊西德罗·皮古阿维搭拉着脑袋。两只手绞扭着。他已经上了年纪。一向为革命而战。可是他们已经把蒙泰罗和阿尔法罗杀死，革命也就完啦。现在，他该往哪儿去呢？向普拉薩投降？不。他把其他去投降的人都杀死了。唉，只有那“老头儿”有能力领导他们。不错，森多伐尔是个能干的人——除了他，还有谁能够给他们弄到吃的和所有其他东西？不过，森多伐尔毕竟不是阿尔法罗。骤然，象闪电撕破黑夜似的，伊西德罗心头雪亮了：他的生命已临近末日。他的脸润湿了。他流下了眼泪。他，伊西德罗·皮古阿维，曾经在阿尔法罗和蒙泰罗手下，在反对政府的最勇敢的军人手下作过战。他，伊西德罗，刚同这只老虎——森多伐尔上尉一起从政府军的包围中逃脱出来。他那粗糙多茧的手上还粘着亮晶晶的泪珠，如同蜕掉的蛇皮一样透明。现在，他该怎么办呢？

欧罗菲洛·古仑蒙迪一跃而起。他卷了一支纸烟，走到河边去。在他参加森多伐尔一伙以前，他原以捕捉鳄鱼为生。他相信上尉胜过于相信蒙泰罗。不管森多伐尔说什么，都是对的，说了就算数。进攻时，森多伐尔冲在众人的前面，撤退时——是撤退，不是逃亡，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逃跑过——他是待在最后。然而不久以前欧罗菲洛却对他充满了不信任，恨不得把上尉杀死。现在他后悔了。他该怎么办？回到品卡伊去重新干那猎捕鳄鱼的营生？这是唯一可能走的一条路。他要请求森多伐尔上尉允许他。

岡薩瓦伊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两只手无可奈何地晃动着。现在怎么办？如何过下去？岡薩瓦伊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才好。他直楞楞瞧着森多伐尔。眼泪夺眶而出。他的神色，活象一个孩子眼睁睁望着玩具掉进了河里一个样。他抓住森多伐尔的手，嚷道：“不过你到底是我们的上尉。你总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呀！”

“我会给你介绍工作。”

其他人也两眼盯住了上尉。暂时他们有吃有穿。不过一个人总不能光顾到眼前呀。要是一支骑兵队伍解散了，那他们当然不能要求上尉再继续为他的旧部操心。尽管如此……

## 二

### 北面是阿拉根迪家

#### 1

桌上煤油灯的紅光照亮了玩紙牌的人的脸。森多伐尔上尉抽着一支雪茄，堂·巴托洛梅抽着他的烟斗。瑪格达兰娜正在分牌。天气酷热。夜晚如同一堆烏黑的牆，向光亮紧紧进逼，威胁着它，要使它窒息。紙牌落在桌上。姑娘每次抓起一张紙牌，她的白嫩的手摆动得那么輕盈，就象烏儿的翅膀。堂·巴托洛梅不住观察上尉的眼睛。瑪格达兰娜也感觉到森多伐尔的眼光經常在她的手上和全身打轉。远方，有一只狗汪汪地叫。一只母牛也在吼叫。刺鼻的腐烂的臭气从泥濘地散发出来。沐着汗水的脸晶晶有光。蟋蟀的瞿瞿声扯着人的神經。厨房里，有一个女人一面洗刷飲食用具，一面哼着歌儿。一只狗嘵嘵地叫着。

瑪格达兰娜的手刚在牌堆上停了一下，上尉赶紧把自己的手攔在她的手上。他感觉到的，不再是那冰冷的沒有生命的紙牌，而是少女的絲綢般的温暖皮肤。瑪格达兰娜的睫毛連連閃动着。她挑衅地直盯着他的眼睛。

“对不起！”

上尉微微笑了。她的脚——难道只是碰巧？——在桌子

底下撞了他的脚一下。

“小伙子，牌局结束后，我想跟你谈谈。”

又是一阵缄默。一局牌结束，飞快的手计算着胜负。瑪格达兰娜满面春风。她的丰满的嘴唇之间，牙齿象珍珠般闪光。

“你又输了，上尉。”

森多伐尔堆起了微笑，心里想：“赌场失意，情场得意，”他站了起来。

“请吩咐吧，堂·巴托洛梅。”

那位年轻姑娘收拾好桌子。她把灯放到一块靠墙的搁板上之后走掉了。堂·巴托洛梅坐在吊床里，森多伐尔坐在一张椅子上。

“小伙子，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你手下的那批人把你丢下不管了。差不多全跑掉了。只有少数几个还留在这儿，在我的庄园上干活。”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堂·巴托洛梅。我好像是风中的一片树叶，又象是一匹马乍到一座新的牧场。我只消知道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工作就好了。”

“我就是为这件事想跟你谈谈。我注意到，你倒挺适合平原上的生活。你是什么活儿都敢干。再说——我倒不是讨好你——你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干脆一句话，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给你工作。”

森多伐尔抽着他的雪茄。他是没有家室的。无家可归。又没有工作。让人白白喂养他，时间也够长的了。

“行，我留在你这儿。”

堂·巴托洛梅握着他的手。

“你使我太高兴了。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干这件事，既需要勇气，又要有能耐。如果我有个儿子，我准会托付给他去干。我不愿我的女儿去冒险，尽管她挺有胆量。所以我才想到了你。是这么一回事：老远的高头，在一个名叫卡斯考列略的湖沼附近，有一块地，早先是公共土地。不过，从来没有人使用过它，所以我把它占了，一向作为我的财产。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先生。不，那一定还要久。那时我孩子的妈还活着。可怜的女人是因为产褥热死的。所以准是十多年前的事。让我算算：丫头今年快二十。我女人死的时候，瑪格达兰娜还小呢。这才对了。反正，有一天，可能是两年以前，托瑞斯跑来对我说：‘老板，阿拉根迪把他们的牛赶到那座小牧场去了！’我亲自赶去瞧瞧，果然在那儿碰上他们。‘喂，这些牛在这儿干什么？’我问。——‘放牧过冬，你没有看见吗？’——‘那谁付地租？’——‘地租？你真是个十足的土豪！这儿还是公共土地呀！’我们吵起嘴来了。我一句，你一句。他说是，我说不是。总而言之，大吵了一场。他们中间有人挨了一枪，大家就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来。从此以后，这些家伙始终不让我太平。人变得越来越不要脸了，先生。你说说看：整整十年以上，我有着这块土地，突然之间，竟说它不再是我的。这些侵入者既不是合法的业主，又不是佃户，可是他们什么都不怕，不肯让步。这还不算，他们甚至偷走了我几头牛。我告诉你，这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一段时候，我必须夜夜拿着枪，看守着，防止他们把牛赶到那座牧场上去，或者把我的牛牵走。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事，先生。他们竟至于威吓着要对那丫头施

行强暴。請你想想看。这是到了頂啦。强奸我的女儿！情况就是这样。那一次我没有对你和你的手下人开枪射击，真正是个奇迹，因为我们始终估计到，这些家伙总有一次会设下埋伏，向我们袭击的。这种情况，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这些家伙简直象爬在裤脚管里的螃蟹，叫你没法太太平平过活。我生怕总有一天我的忍耐心会垮了的。尤其是为了那丫头。据说阿拉根迪立誓要糟蹋她。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多久呢？所以，我想到了你，先生。我经常帮助你，我想你也会以德报德的吧。”

森多伐尔站了起来。他抽着雪茄，沉思着。如果那时候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不信任他，那他当时也许只有一条路可走：攻击。只要向庄园一发动进攻，那他休想能够阻挡他的部下不强奸女人。瑪格达兰娜也不可能幸免！不，不能！瑪格达兰娜会落到他手里，落到他上尉手里。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个土匪。亏得堂·巴托洛梅当时信任了他。只相信他的话。堂·巴托洛梅上了年纪啦，他需要一个可靠的帮手。

“行，堂·巴托洛梅，我听候你的派遣。”

要是烏黑的夜色没有把光亮遮掉，森多伐尔就可以看到摩斯古埃拉老头的眼睛。堂·巴托洛梅正目不转睛地瞅着他，就象孩子瞅着手里的糖果一样。

## 2

托住房屋的柱子不太高。必要时，猪和狗可以钻进地面和竹子地板之间的空隙里去。狗摇摇尾巴，已擦到那竹竿子



了。房屋长长地排列着，房間一間挨着一間。花园里，长着些罗哥草、豆子和巴巴約小树。还到处种植着烟草。一道薄薄的竹篱后面，种着无数的絲兰。窗子上挂了些破盆破罐，里面培种着羊齿植物。房屋的墙壁已不再象原先那样黄得耀眼，它們已經晒得干透了，灰烏烏的，被浓烟熏黑了。幼小的面包树篩下了綠蔭。

离房屋不远，竖着一座座炭窑。少数几座刚装满木块，其他的用枯黄的干草遮盖着，有几座已經冒了好几天烟。另外一些正慢慢地熄火。周围到处是木柴，有的散放，有的堆成一堆。看到这些两米高、圓錐形冒烟的土堆堆，真是奇妙的景象。工人们几乎全身赤裸，熏得漆黑，不停不歇地干活。連地面也被炭末子染黑了。一只只的牛东一处西一处扯着一些稀零零的草束，背后，可以看到黄綠色的哈尼罗灌木。到处是炭窑和堆积如山的木柴。

森多伐尔騎在馬上，走了过来。他嘴唇紧闭，眉头皱起。阿拉根迪一族人也在干活。他們有的翻騰着干草，有的往窑上噴水。还有几个正在劈木柴。他們不象那些工人熏得漆黑，他們的皮肤淌着汗水，油光光的。这些人都不戴草帽，却戴着一种白色的无边帽，使人想到那种巴斯克便帽①。女人和孩子也帮助干活。

拿破列昂·阿拉根迪一眼看见森多伐尔，就向他迎上去。

“喂！你要干什么？”

---

① 巴斯克是西班牙西部邻近法国的庇里尼山区的居民。他們戴的便帽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法国式帽子。

他是个魁梧的大汉，长得结实有力，一头红发。从太阳穴直到鼻子之间有一道阔阔的伤疤。眼睛碧绿。皮肤深褐。身上尽是墨黑的炭末和汗水。他又开了一双腿，两个拳头撑在腰间，挑衅地佇立在森多伐尔的面前。

“可以下来吗？”

“干吗不可以？”

“多谢！”

森多伐尔握住缰绳，牵着枣红马走到阿拉根迪的跟前，向他伸出了手。

“我是森多伐尔上尉，愿为你效劳。”

“拿破列昂·阿拉根迪，为你效劳。”

他们彼此用力地握握手。好象两条狗相逢时那样细细打量着。

“木炭这一行怎么样？”

“还可以。勉强可以糊口。”

“你们不种可可吗？”

“在这个地区？你想到哪儿去啦！这不值得。再说，我们也刚开始办起这一行。”

他们并肩走着，从眼角上瞅着对方。

“日安，先生。”

“日安。”

“你好。”

“你好。”

他对每一个人都打招呼。他要讨一点水喝。他把那匹母马系在一棵树的树荫底下。墙上有一只很大的陶壶，壶里储

滿了清水，一只切碎的瓜亞瓦果在水中浮動，它可以使水澄清，他喝了一口。

“这里面不会有癩蛤蟆吧？”他开玩笑地說。“这水好凉。”

“当然不会。不过我們可不跟陌生人說这种話。”

他們談起恶劣的冬天。拿波列昂·阿拉根迪还談起一些他自己的事。他原先在方杜那庄园的牛奶场上当一名管理員，因为跟老板堂·拉蒙·古蒂勒斯鬧了别扭，才离开那儿的。后来，由一位教父担保，这位阿拉根迪弄到了一笔錢，不久前就迁到这儿来了。表面上，他似乎把什么都說了，然而，森多伐尔看得很清楚，阿拉根迪对于鬧别扭的原因却守口如瓶，要追問他是沒有意义的；他准会斬釘截鉄地說他已經讲出全部真相：他們吵了一场，因为他阿拉根迪天性容易激动，古蒂勒斯又要把过多的工作加到他的头上。至于那伤疤呢？这怎么会出现在他的脸上？这一点，也无需問他。那决不会是他騎馬經過一根晒衣服用的鋼絲底下时划破的。

“你听我說，堂·阿拉根迪。我受到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的委托，来……”

“原来是这样。”

他茫然地对一个洗衣服女人望去。这女人的肩膀寬闊，强健有力，丰满的臀部，肥胖的小腿。紅头发。她的脸和拿波列昂·阿拉根迪相似。

“我是为了解决小牧场的事才来的。”

“解决？你这是什么意思？”

“請你設想一下，如果这块地靠近我自己的庄园。那我一定尊重它，是不是？”

“当然罗。”

“我自然是尊重它。一年，二年，三年，甚至是十二、三年。你明白嗎，堂·阿拉根迪？”

“我明白。”

“那好。沒有人对这块地提出过要求。我寻找它的业主，我东也問，西也找。都沒有結果。这时我怎么办？我需要这块地，我当然就把它作为我的啦。堂·巴托洛梅就是这么办的。他使用这块地整整有十二、三个年头，从来沒有人来找他的别扭。现在根据文件看来，你在这儿购置了地产，当然也占用了那座牧场。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才到这儿来的。要是事情不这样，我也不会老远跑来打扰你了。”

拿波列昂·阿拉根迪紧紧盯住了森多伐尔。他面前的对手是个胸有成竹的人。从他說話的口气，从他的态度，尤其从他的眼光，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奇怪的是，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出名是个粗胚，是个傲慢不逊的家伙，他怎么竟放下架子，不惜提出要求来。也許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阴谋詭計？至于这个森多伐尔，直到如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会不会跟那家女儿勾勾搭搭？他似乎就是这号人物：以老人作掩护，想把庄园和那个女人一古脑儿搞到手。阿拉根迪脸上的肌肉纹风不动，他又鎮靜又严肃地問道：“堂·巴托洛梅打算怎样？”

“你会把你的权利出卖嗎？”

拿波列昂·阿拉根迪一点不感到惊讶。如果有人提供了一个絕佳的机会，那就不該白白的放过。现在的問題是，尽可能提出很多要求，不过，不能多得使对方取消这笔交易。

“你說出賣？我們壓根兒沒想到這一點！這件事我不能單獨決定，必須先同我的弟兄們談談。”

“那請吧。”

他們轉過身體，面對面瞧着。兩人伸出了手，有力地握了很久。森多伐爾正要去解下他的母馬，已有阿拉根迪家的一個人搶先了一步。一個滿臉病容的傢伙，臉色象一只舊鍋子，斜楞着一只眼睛偷看他，那一副奸笑相，活象是個拉皮條的。

“多謝你費心。對不起，耽誤你這麼多時間。”

他以軍人的方式，一下子跳上馬背，蹬了幾馬刺，那馬兒邁開大步跑掉了。

拿波列昂·阿拉根迪走到他兄弟駝子跟前。

“他使你十分驚異吧。”

“這傢伙在這兒逛來逛去，真叫我不高興。”

“他這是好管閑事。”

“是這回事。”

濃煙升起了。一口炭竈已經點上了火，弟兄兩人走了過去，把活兒安排好。

### 3

“一個姓森多伐爾的，曾經在阿爾法羅手下打過仗。據說有個人對他的命令嘲笑了一下，他就把那傢伙干掉了。”

“是呀，不過他在摩斯古埃拉家裏到底玩的是什麼把戲？”

“這誰知道？好象他是吃了敗仗後逃到摩斯古埃拉家，請求給他的部下住宿。後來，他干脆留了下來。”

“你是不是认为，他是在打瑪格达兰娜的主意？”

“我有这种印象：这家伙正在剪人家的边，为自己打算。”

对方笑了。他的牙齿又焦又黄，尽是牙垢，歪歪斜斜，好象一間破屋子的柱子。他斜眼看人，心眼儿挺多。当他刚二十岁，他哥哥拿波列昂二十五岁那年，文森斯住着一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姑娘。这两个阿拉根迪象狗一样追求她。駝子是卤莽的家伙，如果牵涉到女人，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顾虑。他引誘这女人同他一起私奔，由于这个女人，他竟背弃了嫡亲哥哥拿波列昂。于是两弟兄之間发生了一场爭吵。

“你自以为是个什么貨色？你也不瞧瞧你这副賊臉？难道你能够跟我拿波这样坚强的人較量較量？”

駝子从此再也不敢反对他了。只有手执武器，他才能有权利說話。虽然如此，拿波列昂·阿拉根迪毕竟是他的哥哥呀。一个吹牛大王，不过倒是个了不起的人。

“喂，駝子！你到摩斯古埃拉家去，通知他，說我們不卖。”

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曾經发过誓，决不允許姓阿拉根迪的踏进他的庄园，要是他們有一天狹路相逢，那他們之間就有一个——不是他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便是阿拉根迪——留下来喂秃鷲。

“你干嗎自己不去？你这个‘坚强的人’。”

“別做胆小鬼，兄弟。你难道还不明白？你口才好，协商事情又机灵，现在得靠你了。”

“干嗎协商？我們打什么时候起这么客气，这么謹慎小心来着？想想我們发过的誓吧！”

“不，亲爱的，我們必須避免任何爭執。我已經同他們約

好，不愿意再意气用事了。”

“哈哈！原来是这回事！现在事情也就攔到我这个当奴僕的身上啦！多妙的事儿！你为什么亲自出馬，把那姑娘弄来呢？”

拿波列昂·阿拉根迪踏上几步，逼近他的弟弟。他的額上青筋凸起。碧綠的眼睛眯成狹狹的一条，象一条亮晶晶的綫条。駝子弓着背，象一只正在傾听的公鸡似的伸出了脖子。有一忽儿工夫，他的眼睛閃着比拿波列昂更强烈的光芒，然而接着又在那紅紅的眼臉底下熄灭了。

“好吧，真見鬼！只是我不明白，既然这一切都得由我来干，那你干嗎要夸口？”

說完后，他弓起了背，嘴里咒罵着，吐了几口唾沫，走了。他搔了搔他的后腦勺，那上面复着乱蓬蓬的头发。

#### 4

瑪格达兰娜弯下身子，正在采摘一朵金盞草的花朵，这时她的馬突然昂起了头顛，拔脚奔掉了。这匹公馬一路上兴奋地高声长嘶，側腹不住的顫动，鼻孔也张得大大的，它扬起一陣絳紅色的飞尘向前冲去。一匹母馬的响亮的嘶叫招喚着它。那匹母馬的枣紅色皮毛在太阳下光閃閃地，粗壮的尾巴好象一把扇子，輕柔地拂打那抽搐着的臀部。瑪格达兰娜追着那匹公馬。

“嘿！嘿！俄古略！”

她吹起口哨，好象一个挤奶員要使她的母牛鎮靜下来时

那样。

“这样一匹不听话的劣马！该死的畜牲！”

她拿起一根短短的手编的马鞭，抽打着青草。眼睛望着那匹向前飞奔的马，又瞧了瞧手中撕断的缰绳。她生气地咧了咧嘴，皱起鼻子，转身走了回来。一顶巨大的巴拿马草帽遮住了她娇嫩、清秀、不施脂粉的脸。浓密的睫毛底下，闪着一双乌黑的杏仁形的眼睛，它们弓曲得象羊齿叶，漆黑晶莹象天鹅绒。松开的头发随风飘拂。身材好似一棵椰子树，又修长，又端庄。不过，宁可说她更象一匹纯种的良驹。她的腰带上插一支手枪。目光透露出坚毅果断。

她径自吹着口哨。突然间灌木丛中有窸窣声。她闪电似的抓住她的腰带。那些阿拉根迪曾经发誓要侮辱她。他们老是象潜伏着的老虎，等待适当的时刻。不过，这位姑娘比一只生了小老虎的母大虫还凶猛。据说，有一天她在一家饮食店里遇见那駝子时，她竟出其不意向他袭击，象一只野猫朝他猛扑过去。据说她宁死也不愿使她处女的清白遭到玷污。堂·巴托洛梅只打算把她嫁给一个城里人，不过对方必须懂得一点庄园上的活儿。

瑪格达兰娜等待着，手放在腰带上。她的目光落在一只瘦长有力的手上，上面满布粗粗的青筋。姑娘抽出手枪，瞄准着。那只手动也不动，向下垂着，好象一个醉汉的手。一阵朗朗的笑声，又响亮，又豪爽，她从来都不曾听到过，她倒蹣跚起来了。森多伐尔的由于大笑而胀得通红的脸露了出来。他的皮肤油光闪闪。

“大家都说，你真是勇敢！”



“是呀，离阿拉根迪家这么近……”

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变得温存柔和了。她的眼睛湿润润的，睫毛微微垂下。她站在他的面前，有点儿手足无措，不过她立刻控制住自己。

“你这个玩笑开得真是少见！那可能闹出乱子来呢。你不懂得我，艾尔摩埃内斯。你也許跟那些不怕死的党徒們一起作过战，不过对于女人，尤其是坚毅果断的女人，你根本是什么都不懂。”

森多伐尔笑了。他感觉到他对这姑娘并不是无动于衷。也許因为他太久沒有接近女人，所以她在他的眼里才显得特别美丽。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穿着这么单薄的衣服，那模样，也許他一輩子也不会忘掉。

“那匹馬呢？”

她做了一个优美的动作，指了指远方。

“朝那边奔去啦！”

俄古路追踪着那匹母馬。大草原的綠野上，点缀着一朵朵紅的黄的“芬南桑切斯”。这些花朵散发出一陣陣清香，很快給那些春情勃发的牲口嗅到。那母馬优美地弯着脖子，斜耸起两只小耳朵，高声嘶叫，鼻孔不住的颤动，它迈开大步奔馳，鬃毛飞扬。河那边吹来一陣大风。蓝蓝紅紅的花蝴蝶，翩翩飞舞，搜寻着花粉。树叶脫落的李树梢头，挂着一颗顆多汁的果实，有紅有黄，光彩动人。檸檬树那边飘来一陣陣令人陶醉的花香。

两人并排朝那边走去。瑪格达兰娜的头发有时拂过森多伐尔的脸頰，那男的馬上象挨了一鞭，閃动了一下。那女的

尽情享受着檸檬花和“芬南桑切斯”的芬芳。太陽的暖氣在她的血管里波動。大河的潮水緩緩上漲。一支歌曲在樹木之間震蕩。走路時，她緊緊靠着那男的。她的手碰到他的手。兩人都不開口。一絲微笑浮在她那艷紅潤濕的嘴唇上。他象一只正在窺伺麋鹿的豹子那樣機靈，她呢，就象這只麋鹿，又溫柔，又敏捷。她的襯衫上面，聳出了一個雪白光潔的脖子。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兩人已手拉着手，一起走了。肩膀挨着肩膀。大腿靠着大腿。他們的呼吸相混，眼光交織。在姑娘的呼吸中聞到檸檬花的香味。風兒吹過麵包樹的葡萄枝般的樹枝，聲音多動人！太陽紅得又多么絢爛！

瑪格達蘭娜的頭往后彎了下來，森多伐爾把他的嘴唇按在她的嘴上。頭髮好象烏黑的雨絲，淌在她的背上。她摟着那男人的脖子。他把她緊緊抱在臂彎里。兩個人搖搖擺擺，好似帝王棕櫚樹的葉子。

## 5

瑪格達蘭娜的皮膚在藍色晨衣下顯得晶瑩如玉。她在森多伐爾的臂彎里啜泣着。紅潤的眼睛，溫存而關懷地望着他。她依偎在他的懷里。過去多少天，她既不嬉笑，也不哀啼。她那蒙着陰影的眼睛變得愉快而安寧。她的身上充塞着一種新奇的從未體驗過的溫暖，使她和這男人結合在一起了。她會有一個孩子了。她度過多少個失眠的夜晚呀。蟋蟀的瞿瞿聲好似一支愛情之歌。青蛙的鳴叫聲多柔和，向她唱出一支催眠的曲子。她似睡非睡地躺着，老是感覺到他的嘴唇的力量，

在这些夜晚，經常感到他那紧紧拥抱她的两只手。哪怕是在下午，当她坐在吊床里做針綫的时候，她也仿佛觉得他的手在她的身上撫摩。太阳的金光钻进了房間。桌布白得眩眼。吹进的一股微风象冷水般清涼。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究竟是睡还是醒。

她浸沉在幸福中，完全把堂·巴托洛梅忘了。有一天，她看见他。他穿一件黄色棉布衬衫，一条灰色条紋褲，靴子上装有巨大的銀馬刺，騎着他的閃电离开了家，要到大草原去游逛。只有他的狗和他作伴。她目送着他，眼看他的寬寬的肩膀消失在飞扬的尘土里。新打的馬蹄鉄閃閃发光。她正在等候艾尔摩埃內斯。他刚进来，那只狗又出现了。它汪汪汪乱叫，拚命向托瑞斯奔来，哭喊似的跳到他的身上，爪子乱抓。然后又向大草原的方向奔去，不久又奔了回来。它寻觅森多伐尔。扯着工人們的褲子。

“我并不愿意說出不吉利的預言。”托瑞斯說，“不过，这只狗准是碰到什么可怕的事了。我們應該跟它过去瞧瞧。”

他們跟在这只情緒激动的畜牲后面，它哀哀啼叫，几乎和人相似。他們奔到小牧場的附近，就在和阿拉根迪的地产接壤的地方，找到了閃电，它正安安靜靜啃着青草呢。馬跟狗不同。然而，在这草原的中央，一匹有鞍无人的坐騎如同一間点着三支蜡烛的空蕩蕩的房間，显示了悲慘的凶訊。他們經考斯考列略湖边，进入一条通往原始森林的羊肠小径，来到一条小小的咸水河旁。就在那儿找到了堂·巴托洛梅，臉扑向地面，脖子上有一处枪伤。周围的土地被血染成黑色。尸体已經开始僵硬。螞蚁貪婪地向血袭击。一群群蒼蝇嗡嗡飞

舞。高高的空中，一只秃鹫在打转，窥伺着。森多伐尔走到死人身边。他弯下身子，察看那粗粗的脖子上袒露着的伤口。那射手瞄得很准。不过是从埋伏处射出的。他是从容不迫地瞄准的。唉……！

駝子阿拉根迪騎在騾背上，他沒有往大路走，却是手執砍刀，开辟一条新的路径。不消說，他已經估計到将要等候一段長時間，因为他隨身帶了干咸肉，烘香蕉和滿滿一瓶子的水。由于太阳的熾熱的光綫象烈火，他就和他的騾子在一条沟里找了个遮蔽的地方。駝子心里明白，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迟早会过来的。

他跟他有什么好說的呢？那只是白費口舌。那个占着那姑娘的窩巢的上尉，准已把事情布置好了。最好根本別听那老头儿的。干脆举枪瞄准，乒乓了事！

他埋伏着，好似一只小豹。太阳落到地平綫上，大得出奇。他喝了几口水，拿干咸肉和香蕉填飽了肚子。他放松了騾子繮繩。打了短短一会儿的盹。河边吹来一陣凉风，宣告了夜的来临，把他喚醒了。他刚要給騾子套上鞍具，忽然听到馬蹄得得，好似石臼的搗米声。堂·巴托洛梅！而且还是单身一人！駝子蹲伏下来。給騾子喂了一个香蕉，免得它出声。蒼蝇折磨着这头牲口，它举蹄乱踢。干树枝噼啪出声。唉，这些該死的蒼蝇！唉，这些干树枝！

堂·巴托洛梅騎馬貼近他身边走了过去。駝子的心象小鹿般乱跳，連脖子上的血管也臟了起来。他的脸发燙，仿佛在沸水里浸过似的。他慢慢站起来。钻到一棵树后面，把手枪

擱在樹樑杈上，可以瞄得更准。他把武器對准那闊闊的背部。堂·巴托洛梅騎着快馬，象一只鐘擺似的東搖西晃。他已經離開一段路了。該死的馬兒，邁着這樣的快步！駝子開槍了。兵！好似撥弄一下吉他的琴弦，子彈穿過樹叢。那匹馬往上一竄，把堂·巴托洛梅摔了下來，仿佛他是一根樹干，那沉重的身體轉了一圈，撲倒在地。他沒有動彈。也沒有叫喊。只是他肉嘟嘟的粗脖子上多了個鮮紅的斑點，好象一顆成熟的畢塔耶里。駝子連看也不看一眼。他跨上騾背，朝相反的方向跑掉了。碧空中飛過一只鴿子，它短短的叫了幾聲。小鳥兒在樹上尖聲啼鳴。駝子嚼着干咸肉……

森多伐爾知道誰把堂·巴托洛梅殺死的。他也相信，這件事不會出於拿波列昂·阿拉根迪的授意。他必須找他談談。上尉抓起了屍體，把它當一個小孩子似的扛着。死了的堂·巴托洛梅又僵又冷，兩腿伸出，兩臂舉起。他那被泥土弄得脏稀稀的眼睛也沒有閉，咧開的嘴巴帶着一絲微笑，露出發亮的牙齒。胡鬚染着塵土，變成灰色。耳朵後面粘着鮮血，把蒼蠅吸引攏來。淺色的襯衫也被血浸透了。

他們就這樣扛着他回來了。瑪格達蘭娜一眼看見他，嘍出一聲刺耳的哀號。倒在地上抽搐着。森多伐爾下令把屍體抬進一間屋子里盛殮，他派托瑞斯去取蠟燭。雇工們驚愕地走了過來，帽子拿在手里。

“喂，你這個傻瓜！快給閃電卸下鞍子，把馬具拿進倉庫去。還有你，笨蛋，你這樣直楞楞瞅着我干什么？到河里取點水來，讓他們把屋子洗洗干淨。”

女人們用纈草的根準備飲料。她們在火旁哀泣、祈禱。

“多好的老板。誰料到他会遭到这样的結局?”

“哦,我的天主!”

“他竟会被人杀死,但愿那个杀人的畜生不得好死!”

一个黑白混血女人,脸上淌着大顆亮晶的泪珠,把瑪格达兰娜的右手大拇指使劲的扯起。这是那只“心”指,遇到因啼哭而产生痙攣的时候,就該把它拉起。据說这样可以使人鎮靜下来。然而瑪格达兰娜却象发了疯,号啕大哭,伤心极了。等森多伐尔朝她的脸噴了点水,她才神智清醒过来。他撫摩她,她变得更加安靜了。狗不住的吠叫,挖着泥土。时光多悠长呀。

## 6

“这算是什么名堂?你难道什么都不懂?你这头蠢猪!”

駝子搭拉着脑袋。他的眼睛不安地东张西望。拿破列昂·阿拉根迪紧紧盯住他。說話时掀起了嘴唇,加重話語的力量。他的憤怒不是假装的。有人惨遭非命,他对这家伙的死倒并不感到什么不快。然而总不該躲在暗处打冷枪。必須光明正大战斗才是。要是明枪交战,面对面把他杀死,那才合乎道理呀!可是竟对那家伙設下埋伏!暗算他!多么冷酷!不錯,他們曾經对这件事发过誓,无论如何,摩斯古埃拉曾經派过那鬼家伙来,向他們談判过的呀。

他們站在屋子外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她的小宝宝吟唱催眠曲。几只母鸡咯咯的啼。鴿子的鳴叫好似吊床上的鈎子声。风儿在海列树和面包树間輕弹着吉他。蒼白的

閃电，不时掠过昏暗的天空。在南方，竖起一堵青灰色的云墙，宣告暴雨将临，雨不会下得太久的，不过准会下得很猛，使你伸手看不清五指。

“现在你离开吧，罪犯！”

拿破列昂把一袋衣服和粮食掷在他的脚跟前。駝子屈辱地弯下腰，拾了起来。他偷偷地看看他的哥哥，心里暗暗起誓，我会向你报复的，一面投去一个奸诈的眼锋。凭着我媽媽的血起誓，总有一天，你那该咒的血也将奔流！

他掬着那只袋子，摆动着一双罗圈腿，向大河那儿走去了。

陣风象鼓动着翅膀，十分强烈。暴风雨随时都可能降临。牛儿悲声嘶叫，嘴靠近了地面。那些公牛用它们的角猛撞着大地，来回乱跑，大声吼哮，它們眼睛充血，嘴边口涎直流。

## 7

土耳其人招呼着顾客。

“一磅大米，”一个黑人說。

土耳其人用一只鉄鏟在柜台后的米袋里取出了大米，称好后，倒进一只紙袋子里。

“这儿。还要什么嗎？”

“还买半磅咖啡。”

“磨好的？”

“沒有磨的。”

人們大声談話。烟草的蓝蓝的浓烟在空气中浮游。

“这头牛你自己带走，还是在这儿出卖？”

“那得看情况。完全根据情况。我倒有不少买主。可惜我们对于价格还谈不拢。”

“牛价下跌了。”

“是这样！”

牢牢的绳子上挂了些腊肠；一块铁皮把它们遮盖好，预防老鼠；一个角落里，是些玉米棒子，还带着叶子，堆得象一座金字塔。店里还出售鲜肉。

“喂，外国佬，拿啤酒来。两瓶。”

“还有一夸脱<sup>①</sup>的烧酒。”

几个孩子走了进来，尖尖的嗓子嚷出了他们的愿望：

“买一雷尔<sup>②</sup>猪油。”

“五分钱咖啡。”

“五分钱香蕉。”

“喂，堂·胡利奥，再添一些！”

女人们用纸袋和布包装好物品，离开了店铺。有几个女人把她们的孩子挟在腰间。

老乡们的马都拴在门前的柱子和栏石上。森多伐尔由托瑞斯和西尔委里奥陪伴，踏进门来。他们找了一张桌子，喊了些酒。

“那是森多伐尔上尉。”

“是跟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的女儿同居的那家伙吗？”

---

① 夸脱：一加仑的四分之一，约合 1.14 公升。

② 雷尔：辅币名，合二十分。



“就是他。”

“据說是他派人把老头儿搞掉的，是不是真的？”

“大家都这么說。”

“胡說八道。那是駝子阿拉根迪把他杀死的，他早已发过誓要干掉他。”

“不过，据說森多伐尔是打他金錢的主意。”

“这也可能。哪怕是这样，他也用不着杀死他呀。你瞧，森多伐尔照旧还在庄园上工作。老头儿死后，一切都是瑪格达兰娜的，都属于他独生女儿的。她独个儿又对付不来，这一份家产还不是只好落到他的手里。”

“她独个儿不会对付？你簡直不懂得她。这个女人就是那种在腰带里插上手枪、騎在馬上东奔西馳的人物，她一个人就能对付过去。一只真正的母大虫。”

“不，老乡，你可不能这么說。女人总归是女人。要經營一座庄园，就得需要一条男人褲子。”

森多伐尔跟他的手下人一起喝酒。老头儿死了，瑪格达兰娜怀了孕，于是这座庄园就归他經營。他没有把那件暗杀案呈报官厅。干嗎要报告？除了花費不必要的錢以外，搞不到什么好处的。

“我有这种感觉，将来生的准是个男孩。”

“那当然。也应该这样。一个丫头——有什么用？她只会叫人头痛。”

說話的是西尔委里奥·迪亚斯。托瑞斯默不作声，一个劲儿的喝酒。森多伐尔现在是家主了，他究竟为了什么不跟阿拉根迪們来一次彻底解决？血只有用血才能洗掉。

邻桌上，有人燃起了一支纸烟。这家伙楞楞地呆望这边，把手指也烫痛了。其他桌上的客人，也搁下酒杯，望着森多伐尔和他的人。人们只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和胡蜂的清脆的飞翔声。还有一个孩子的声音。

“买五分钱小饼干，堂·胡利奥，我得赶快！”

拿破列昂·阿拉根迪踏进了饮食店。一束浅黄的秀发垂在他的脸上，颜色象剥皮的橘子。他的一件白色无袖外套拖在背后。流苏已经脏了。

“森多伐尔在哪儿！”他高声大叫。“我倒想见见这狗彘的。这个‘蒙托内罗’，偷牛贼！我倒要瞧瞧他的！我在这儿，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如果他还算是一个男子汉，就赶快滚出来。我是单身一人，没有什么帮手。”

森多伐尔动也没有动。那土耳其人的手伸进柜台的一只抽屉里，取出一支手枪。一个女人看在眼里，赶紧推着她的孩子，三步两步离开了房间。迪亚斯等待着，认为森多伐尔总会跳起身来的。上尉的脸色的确也变了，他咬着嘴唇，鼻翼不住的颤动。他把衬衫的钮扣解开了。

“这个脓包躲到哪里去啦？他还吹他自己是条好汉呢，”阿拉根迪咆哮道。“我倒要在这儿向他领教领教！哼！你们大家瞧，这臭家伙就在那儿！”

他撞翻了一袋扁豆，践坏了玉米棒子。有几个客人站起身来了。阿拉根迪的说话预告着战斗，就象云层预告着下雨一样。他是个真正的硬汉，打起架来，勇猛凶狠，不顾一切。会孤注一掷。连森多伐尔也及不到他这种名声。现在只好等着瞧吧。

上尉心里也明白：最好别动手。不过他不是个怕事的懦夫。那土耳其人正冷眼瞅着他，活象个赌徒观察自己的对手。大家也正用眼光估量他。他曾經是蒙泰罗的一名战士。突破过一场包围……阿拉根迪把他的砍刀往地板上一斫。刀声噹噹。现在已經不是飲酒作乐的时候了。空气里弥漫着战斗的气息，就象血管里充溢着血液。砍刀斫碎了地板。門里边挤着些好奇的观众。沒有人說話。

森多伐尔一跃而起，仿佛不是用脚站起来的。他就如一只准备纵跳的猛虎。阿拉根迪揮动着砍刀。他把披肩卷在臂膊上。

“到底起来啦，你这个混蛋！等着吧，我要把你的骨头打得粉碎，喝你的血。”

砍刀閃閃发光。瞬息間，它准会把森多伐尔的脸一劈为二，从一只耳朵直劈到另一只耳朵，把鼻子劈下，骨头打碎。上尉象閃电一样迅速，一下子抓住了阿拉根迪的手腕。那把熟练地揮动着的砍刀正在寻找敌人的背脊，打算来一下致命的打击。然而它沒有达到目的，无能为力地在森多伐尔的头頂上摇来晃去。好象一只摸索着墙壁的瞎子的手。森多伐尔的手使劲搏斗，眼睛里出火，他紧靠阿拉根迪的脸，吼道：“你醉啦！你这婊子养的！我不愿意占这种便宜。等你清醒过来，象个男子汉，我們再找一个僻靜的地方較量較量。”

阿拉根迪咬着对方的脸，咬得它鮮血直流。他提起膝盖，想撞击他的下部。上尉机灵地躲开了这下打击。阿拉根迪的身子晃个不停。

人們在他們周圍圍成一圈。沉默。有人認為森多伐尔做

得对。也有人认为他是胆怯。土耳其人又把手枪放回去。拿它干什么用？这不过是一场极普通的打架，尽管那砍刀凌空而下，皓光闪闪，好象骑兵的手法。冷不防，阿拉根迪抓住森多伐尔的腰带，用脚把上尉一絆，一下子把他掀翻了，脑袋着了地。他朝他身上直扑过去，膝盖抵住了他的胸部，两手卡住他的咽喉。森多伐尔使出超人的力量，抽出他的手枪。他弯曲了身子，躲开了砍刀，那把砍刀卡住在地板里了。他开枪射击，射掉枪膛中一半的子弹。阿拉根迪摇摇晃晃，好似一棵一下子被砍断的紅树。眼睛睜得滚圆。醉意似乎顿时消失了。他扭歪了嘴巴。砍刀落到地上。鮮血从他脸上和身上的伤口里直涌出来。

“你到底把我打倒了。唉，該死的……”

他跌倒了，流出了眼泪。他啜泣着，躺在自己的血泊中，鮮血使地板变了顏色。森多伐尔站起身来，向四面八方环顾了一遍。土耳其人把那受伤的人抱在臂弯里，用醋洗淨伤口。

“你走吧，年轻人，”他轻声說。“否則我只好把你交出去了。”

还没有人来得及喊一声“捉住他！”时，馬蹄已經在草原上奔騰了。森多伐尔上尉在飞尘的包裹中纵馬狂奔，离开了那儿。

“有人在劳卡把堂·阿拉根迪杀死了。就在那土耳其人的飲食店里。”

“是誰？”

“艾尔摩埃內斯·森多伐尔上尉。”

### 三

## 南面是寡妇吉尼奥内斯

### 1

“迪亚斯，你去照管那块地吧。我暂时还不想去看它。”

“遵命，上尉先生。”

“不管是什么产品，我们都得把它们出售，不过别卖牛奶。把干酪送到瓜亚基尔去。”

“是，先生。”

“用不着顾虑！我们不是去打架。所有阿拉根迪家的人全都滚蛋啦！如果还有什么人用任何借口留了下来，你得把眼睛张张开。以后可别啼啼哭哭的跑来见我！”

呼唤耨草工人们的那只钟还没有响，他们已经沿着狭狭的小路走来了。穿着灰色的裤子，蓝色、绿色或黄色的衬衫。戴着草帽。砍刀搁在肩头上。手里拿着十字锄。清晨灰蒙蒙一片。牛儿正在挤奶，可以听到它们的哞哞声。挤奶员自个儿吹着口哨。马厩那边，飘来一股熟悉的气味。

森多伐尔不愿意让阿拉根迪家的地产还保留他敌人的姓氏。他也不能把它称为“拉·玛格达兰娜”。这将会是对他妻子的一个侮辱。他曾经决斗了一场，终于作为胜利者凯旋而归。可是已血流成河。他要把这块地称为“金苹果”<sup>①</sup>，这才

是个确切的名称。

几只小小的手指在扯他的耳朵，他转过身子，站在瑪格达兰娜和他們小儿子的面前。当他把小家伙抱在臂弯里时，他脸上的皺紋也平伏了。眼睛也变得明亮了，好似一池碧水，柔和清彻。森多伐尔抓住孩子的身体，高高举起，来回摇摆。

“这小伙子說些什么呀？你瞧他多么清醒？呀，老天！老天！”

瑪格达兰娜不由自主地笑了。她的心只在她儿子身上，只在森多伐尔身上。做了媽媽之后，她发胖了。她那深沉烏黑的眼睛也不再象早先那样大胆閃动了。她的眼光温柔地落在各种东西上，差不多睡眠蒙眬，象蒼鷺的翅膀般輕軟。在她眼里，一切东西仿佛都是从远处看到似的。她象阳光里的一只成熟的水果。温柔，却絲毫沒有热情。唯一可以被人理解的，是她对孩子的爱护。森多伐尔沒有招呼她，她也不加理会，因为她的眼睛沒有一刻离开过孩子。她等着，等他向她伸出那透明得象一叶花瓣的紅紅的小手，尖起鳥儿般的嗓音，呼唤：“媽-媽！”

这时，森多伐尔才向她轉过身来，吻她的前額。她談起了小孩儿的事。昨天清早，他还是第一次注意到太阳的光綫。他昂起小小的头顱，昂得高高地，观看一股落进房里来的阳光。一块明亮的三角形，光閃閃地，象无数的蝴蝶，飞来飞去，舞上舞下，飘到东，又飘到西，交叉旋轉，又沒有相撞。他甚至还打

---

① 金苹果：希腊神話中不和之神伊里斯的苹果。各女神为了爭夺金苹果而引起特洛伊战争。轉喻为“爭斗的根源”。

算去摸它。这是他第一次和太阳打交道。他还竖起耳朵，倾听小牛的鸣叫，苍蝇的低吟。摇荡鼓的鲜红的颜色，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如果想要吃奶，他会呜呜咽咽，象一只牛犊。他凭着嗅觉，就认得出瑪格达兰娜。把他的小小的脑袋在她的胀鼓鼓的乳房之間钻掘，寻找着乳头。在成千个女人中間，說不定也能找出他媽媽。連他爸爸的声音，他也听得出。父母亲为他担着心事，因为有时候他吃过奶后会呕吐。不过，黑女人葆拉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說这是小孩儿貪嘴，吃得超过了他的需要。如果吃得过多，他会吐出来的。

到九点钟，森多伐尔逗弄他的儿子也逗膩了，他跨上馬背，到草原上去进行他早上的趟馬去了。牧场上青翠碧綠，斑斑点点的黄花点綴其間。大树給牲口遮阳挡雨。树木壮丽极了，青黑色的結实的树枝上挂滿了橢圓形的飽滿的果实，可惜是不能吃的。野藤的杂乱的卷須中栖息着数不清的蜘蛛。罗坚子枝叶茂密，尽是些百年的老树，同雪巴树一样的高寿，树皮上却没有密密的皺紋。那黄橙橙的罗坚子的果壳里，藏着赭褐色的果实，可以酿制又酸又甜、帮助消化的美酒。树蔭底下，牛儿在休息。树下寸草不生，也不长“哈涅罗”灌木。一些頸項寬闊的种牛，躺在那儿睡中觉，折叠的項下垂肉悬挂着，肥胖的背上隆起了肉瘤。半开半闔的眼睛里透露出阴郁的神色。在它們附近，牛群啃着青草。

森多伐尔的工人正在检查牛只，查明它們的皮肤上有沒有給苍蝇下了卵，或者是不是出了蛆。有时候，可以发现，一只小牛脚軟弱发抖，站定了，死也不肯走。一些深深的沟渠里，有时躺着一些死掉的牲口。老远就可以看到一些秃鷲，它們在

尸体的上空盘旋。鸟儿是渔夫和牧人的好向导。它们给渔夫报道鱼儿的巡游路线，给牧人指点出死去的牛只。

开始捕捉病牛了。一只牛连奔带跑地拼命逃跑。它打算寻找一条可以供它躲避的沟渠。牧人骑在马上，挥舞着套索，向它追去。那马匹紧随着牛只，不肯放松。骑手并不需要用缰绳驾驭它，不过两腿必须强健有力，以免翻下马来。马匹奔过了沟渠、水潭、树桩、石块。骑手挥动着形成套索的绳子。套索的中央是他本人。手臂挥舞成巨大的圆圈。绳子呼呼的响。马匹一步不停地追逐着那只逃跑的牛。突然，绳子发出呼啸声。牧人的身体微微前俯，僵下。套索旋转着，在空中飞舞。那只牛朝前冲得更快了。忽然，马匹停了步子。它的前腿抵住了地面，两耳竖起，后腿微微弯曲。套索的活结套住了牛的两只角。这只牛拼命朝后纵跳，企图挣断绳索，它前蹄起立，猛然一摔，顿时四脚朝天，跌倒在地上了。绳索嗖嗖有声，象一根吉他的琴弦。那位骑手赶紧躲让，以免碰上了绳子。如果碰上了这种绷紧的绳子，就会象遭到火烧，可能还会留下一指宽的伤痕。牲口倒在地上后，就得把它缚住。用一根短绳，打了个套索的活结，向牛的两条后腿抛去，再象扯转一只陀螺时那样，一下子紧抽。这时，可以检查这牲口了。用一根合适的小棍子把伤口弄干净，刮掉蛆虫，用克利奥林消消毒。一个上午，可以处理两头至三头牲口。

森多伐尔监督着工人干这项活。他还亲自用套索捕捉牲口，洗净伤口，发布命令。指挥他们该清除哪些地区，该砍伐哪些树木。到十一点钟，他才回家去吃中饭。他远远就看见玛格达兰娜抱了小孩，在盼望他。他举起草帽挥舞着，大声向他



的儿子呼喊：“喂，堂·欧塞比奥！”

小家伙听得出他的声音。手脚乱拍乱踢。欢呼着。他的声音被马蹄声淹没了，传不到他爸爸的耳朵里。可是森多伐尔瞧见他在嘻笑。他一到了家，马上要人把孩子抱给他。一个女僕抱着孩子走了下来。他把孩子抱上馬背，放在自己前面。欧塞比奥拉着缰绳，尖声怪叫，蹬着脚，拍着小手。做爸爸的把他抱上楼。瑪格达兰娜急急地迎向他們走来。森多伐尔吻了她一下，向她致意。吃中饭的时候，他們只談到孩子：“昨天，他完全自己站了起来。我刚到厨房里去一下，等我回来时，他正伏在床沿上。老天，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我看见他已經躺在地上。”

“真的嗎？这算是怎么一回事？你太粗心大意啦。”

当他們躺在吊床里午睡时，小家伙扯着他爸爸的漂亮的胡子，逗弄着玩儿。他的头撞着他媽媽的肩膀，小小的手指抓弄那乳汁充溢的洁白的乳房。森多伐尔也就靜靜地瞧着她的胸脯，心头沒有一絲邪念。孩子吸啜着乳汁，躺在他媽媽的怀里睡着了。森多伐尔也进入了梦乡，瑪格达兰娜的手还握在他的手里。他們两人都睡了，只有她还醒着。籠子里，一只金絲雀在卖弄它的歌喉。太阳照耀，又热又眩眼。鴿子在睡眠中咕咕地鳴叫。远处，巴却拉加鳥的呼喚声扰乱了人們的午睡：“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

风儿载来了玫瑰苹果树的香气。一只馬蜂钻掘着一根梁木，单調的声音催人入眠。

森多伐尔睡得很不安穩。阿拉根迪的土地如今是他的了。他是以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和拿波列昂·阿拉根迪的

鮮血换来的。然而他知道——尤其在梦里——由于这些鮮血，他的儿子将会得到报应。

## 2

河岸上，密密地长着一些树冠闊大的罗坚子树。紅紅的泥土，鑿成一座垂直的土坡。到处沒有石子。紅色的大地，下面是金黃色的沙浜。罗坚子树排列成行。在这些树木中間，有哈涅罗树，它們是一种树质坚硬的灌木，上面盖着一个树冠，下面是毛茸茸的枝条，好象蜘蛛似的，人們称它們为“害馬賊”。青草是那么厚密，使人有这样的感觉：好象走在一张弹簧床垫上。

河浜有一个碼頭。一块橡木板擱在几根木桩上，香櫟木做的扶手，上岸很方便。从碼頭有一条小路通到房屋那儿，路的两旁栽着些艳紅的綉球花。花园里长滿了玫瑰，大丽菊，羊齿，藤葛和月下香，芬芳扑鼻，好似雨后的大地。

庄园的房屋有一道砖石鋪的寬闊的入口。外边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有“請走近一点”的字样，牌子上方还有欧·德·吉几个簡字，字体凸起。牆里边是“盼即再见”。

这一切，給人一种最深刻的安宁的印象。周围沒有原始森林，沒有狗。到处栽种着竹子。竹子最高的尖頂上——它比帝王棕櫚还高——长着弓形的傾斜的叶丛，一片翠綠，引誘你休息。

森多伐尔上尉在这儿好似在家里一样。他多半乘独木船来的。踏着有力的步伐，上了岸。寡妇欧梅茜亚·德·吉尼

奧內斯已在客厅里等着他。桃色的皮肤。咖啡色的灵活的大眼睛。栗色的秀发。淑静谦和。娇小强健。声音温柔抑郁，好似山地居民的音乐。森多伐尔每一次来，她总是穿着喷香的白色衣服。深色结实的肌肉从那窄袖闪透出来。

上尉走进来，往一张吊床里一躺，抽着一支雪茄。寡妇赶紧走进她的卧室，取出账簿和钱。他在吊床里摇来摆去，她坐在他身旁的一张椅子上，两人逐项逐项的审查。进行计算，检查收益。一只鸚鵡用它那薄皮似的舌头，咕咕呱呱地卖弄着。一只蓝色知更鸟唱着歌，象一股瀑布在倾泻。耶古阿契的圣哈森托神象面前，一支蜡烛的微光在阳光中闪动。一只毛茸茸的公猫呼呼有声，环绕寡妇走来走去。他们喝着金边蓝玻璃杯里的澄清、凉爽、微带酸味的米酒。上尉从来没有呆到晚上六时以后。然而他的雇工们——他们跟寡妇的雇工很亲近——却不免说长道短，恶意批评：

“上尉老是到这儿来，究竟干什么呀？”

“那谁知道？一个给鸟儿啄过的水果，总是特别的甜。寡妇要比处女强。因为一个从来不花钱的女人，也不会缺少了什么。是呀，亲爱的朋友，他准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

“这也可能。不过我却没有这种胃口。要是那死鬼竟会出现，‘呜呜呜’的吓他们一下，那才妙极了。寡妇，给我去她的吧！哪怕有人给我钱，我也不干！”

“是个色鬼，这个上尉。”

如果上尉没有露面，寡妇的情绪就会不佳。女仆们都知道这一点。不是说银器擦得不干净，便是说地板脏了，噤哩咕嚕，跑来跑去叱骂人。

“該死，”女僕們气呼呼地說。“她簡直是色情狂！只消瞧瞧她挑選的是什麼人就夠了。挑中這樣一只黑烏鴉！”

“好風不會把他吹來的。一只活躍的鳥兒。我打賭，他還會把她的土地弄到手的。”

早先，莊園上還沒有肥美的牧場。只有砍掉樹木的平地 and 稀另另的青草。幼小的羅堅子樹。河岸還沒有碼頭。沒有多少牲口，還不到一百五十頭牛。咖啡樹還很小，可可樹也栽種不久。甚至當黑白混血兒堂·泰奧杜洛·吉尼奧內斯騎着馬，深入這個牧區時，人們還刚开始種植香蕉。他是帶了他的歐梅茜亞來參加耶古阿契的聖哈森托節日的。那時她還是個苗條的姑娘。眼睛象晨雨一樣的清新。以前大家從未見過堂·泰奧杜洛跟一個女人待在一起。這是說，跟一個規規矩矩的良家婦女在一起，因為他象一只種牛一樣色情。他給他雇工們的妻子捐去了布料和脂粉。大家都在說，俄雷里奧並不是薩克拉門托·奧諾弗雷的兒子，胡斯丁諾不是帕特利肖·阿爾瓦拉多的兒子，盧茜亞也不是某人的女兒……然而他跟歐梅茜亞卻沒有生兒子。這場婚姻沒有給他帶來後裔。他消瘦了，也許是薩克拉門托·奧諾弗雷的老婆，那紅頭髮的艾爾麗達向他施了巫術。據說有一夜，她在一個布制的偶像前祈禱，用一支脂肪燭——死人脂肪做的蠟燭——照着聖象。她背部對着偶像，一面祈禱，一面用一只扣針穿透聖象的心——只要沒有風吹過，咒詛准會應驗的——她面向那黑白混血兒的房屋高聲嚷了三遍：“上帝保佑，你會枯干得象一根棍棒，會給一條蛇咬死！”

就是这么回事。吉尼奥内斯枯萎了。瑪赛拉·曼丽斯卡尔，那黑人产婆抽着她的雪茄，她吸了两口后，斩釘截鉄地說：“他不是遭到巫术。当然有这样一种巫术，不过这家伙遭到的，是他到了这一把年紀，还跟那么多的女人胡搞。”

泰奥杜洛做了欧梅茜亚要他做的一切。他把房屋整頓好，在大門上安上她的名字的字首，还亲自到瓜亚基尔去，确定这女人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就在三月春分那一天，他已皮包骨头，咳嗽連連，終于寿終正寝了。不过不是遭到了蛇咬……

### 3

“寡妇要我传話，如果堂·艾尔摩埃内斯有空，請他到那儿去一次，她有些紧急的事要跟他談談。”

瑪格达兰娜抱着她的孩子，接待那位传話的人。她的皮肤已失去了毛桃的柔潤，色泽黯淡，散发出橘花的香味。不过她长得更魁梧，更丰滿了。早先她象一棵棕櫚树，现在象一棵雪巴树了。她的眼光不再象她少女时代那么严厉，也沒有象她怀孕时那样温柔了。她那严肃的眼光似乎不停地向草原上扫来扫去。

“好吧。等我丈夫回来，我馬上通知他。”

传話的人敬了个礼走了。瑪格达兰娜到厨房里去替孩子准备奶瓶。她的步子搖搖晃晃。当她灌牛奶的时候，她叮囑中飯該煮些什么。艾尔摩埃内斯特別欢喜吃香蕉团子的湯，必須非常軟，一到舌头上就溶化了的。她吩咐，等他一回家，馬

上开飯。他不欢喜等候。桌布也須得換掉。艾尔摩埃內斯欢喜雪白的熨过的桌布。然后她走到她孩子那儿去。欧塞比奧正在学步。他扶着椅子、床、吊床，躊躇地迈开了第一步。他又开两条小腿，摇摇晃晃地站着，举起小小的脚，象是在泥濘地里跋涉。他突然摔倒在地上，仿佛是橡皮做的。

瑪格达兰娜只要沒有忙她的孩子，抱他，脱掉他的湿褲子，或者替他洗洗干淨时，她就縫制孩子的衣服，补緞森多伐尔的袜子，补他的衬衫。不久前，也許是三、四天以前，这个寡妇吉尼奧內斯送给她一瓶果酱，以前还有一次，也送来了巧克力糖和波罗蜜饅果。

“听说泰奧杜洛·吉尼奧內斯是給巫术弄死的，”瑪格达兰娜說，“再有，据说他給这女人迷住了，所以被她占有了他的全部财产。”

艾尔摩埃內斯笑了，笑得同他在草原上吻她的那天一样。

“呸！傻話，我的心肝！你不是有点嫉妒吧？”

他站起来，撫摩她，拥抱她，把她拖向自己的怀抱，吻她的脖子和肩膀。她装得似乎要抵御似的。以前，他們还从未象这样欢笑，这样戏謔过。他們在屋子里追逐。倒在吊床里，倒在大床上。于是也就不再提到那寡妇了。过后，他穿得漂漂亮亮，踏进他的独木船。“我划出去玩一会儿，”他道別时解释。

瑪格达兰娜留在家里，心头充满了不安。她在屋子里不停地踱步，不知道該做些什么好。坐在縫紉机旁却沒心思縫紉。她拍着欧塞比奧。

一天，她站在窗子旁掉眼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看那一群小小的五颜六色的鸚鵡，它們正歇在一棵棕櫚樹上打盹；她也沒有看那泛成紫色的晚霞，以及远远的紅樹，被照映得一片通紅，好似顏色玻璃。她無聲地啜泣着。

鐘声响了，瑪格達蘭娜叫人鋪好桌子。森多伐爾一回來，就呼喚歐塞比奧。女僕把他抱下了樓，森多伐爾同他一起騎馬蹣跚了一回。小家伙把褲子尿濕了。森多伐爾笑着，上了樓。

“這樣一個尿褲子娃娃！”

當他吻她時，他注意到她和往日大不相同。她避開他。

“寡婦吉尼奧內斯派人到這兒來找你，要你儘可能馬上就去。”

他呼喚托瑞斯：“把那條大的獨木船准备好，我吃完飯馬上動身！”

中午悶熱，催人昏昏欲睡。森多伐爾雖然身有急事，他還是躺了下來。

“親愛的，同孩子一起來吊床里睡一會吧！”他喊道。

然而孩子已經睡了，瑪格達蘭娜又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的襯衫必須熨過，好讓他穿了到寡婦吉尼奧內斯家去。還得替他准备好洗澡。她囑咐一個女僕去熨襯衫，命令另一個女僕去取肥皂和乾淨毛巾。然後，她奔進臥室，關上門，撲進吊床里，無聲地啜泣着。她不明白艾爾摩埃內斯在這個黑白混血兒的寡婦身上能找到些什麼。男人盡是些癩子。他們寧願到飲食店裏去吃某種菜肴。他們偏偏喜歡那些濃烈的調味品和那種烏煙瘴氣。他們對女人也是這樣。在家里，他們有一個老婆，她

只是为了他们才活着。他们是把她作为一个贞洁的姑娘才娶她的。可是他们却跑到外边去寻找那些臭货。对这种事，该怎么办呢？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口角有多可笑。男人们只会认定她是在吃醋。艾尔摩埃内斯决不会承认什么，也不会不去找那个女人。他会在家里大发脾气，更想到那寡妇家去。玛格达兰娜决定保持沉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除了这样，一个结过婚的规矩女人还会有什么办法？她是他的妻子，虽然按照法律，他们还不算正式结过婚。

森多伐尔躺在卧室的一张吊床里，抽着一支雪茄。静听那金丝雀的歌唱。院子那边，飘来了马厩的气味。可可树的叶子沙沙的响，一只驴子尖声嘶叫，宣告中午的来临。森多伐尔在蒙眬中感觉到卧室的气息：感觉到一个女人身体和一个温暖的孩子身体的清新气味。他在吊床里翻来复去。玛格达兰娜和孩子并不在他身边。欧塞比奥躺在自己的小床里。苍蝇嗡嗡飞舞，扰得他没法安宁。森多伐尔站起来，赶走它们。他听到隔壁房里的吊床嘎吱嘎吱的响。那扇房门是闩上的。他敲着门。玛格达兰娜没有应声，否则她准会大声哭出来。她揩干眼泪，擦了擦鼻子，打开门，低倒头，站在他面前。

“你怎么啦，心肝？”

“没什么。”

一阵呜咽阻塞了她的声音。

“你一定有什么事难过吧？你为什么哭？”

“没有什么，艾尔摩埃内斯，真的没什么。”

“别瞎说，我的宝贝！别想使我相信你只是为了闹着玩才哭的。究竟发生什么事？”



“没有什么。我只是感到哭一下才舒畅些。”

他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把她的头枕在他的肩头上。这时，瑪格达兰娜再也忍不住了；她倒在他的怀里，放声痛哭。好几天来，她老是郁郁不乐，也许森多伐尔已经注意到了。她避开了他的爱抚和亲吻。拒绝了他。渐渐疏远他。喔！自然是这件事，她怀孕啦。他的嘴唇上绽出一丝满足的微笑。这再也不会是别的缘故，只不过怀了孕罢了。他抚摩她。瑪格达兰娜感到宽慰多了。艾尔摩埃内斯的两只手好似一条温暖的包袱，虽然他只是抚摩她的肩膀，她的腿，她的脸。

“你哪，真是个小傻瓜！那你哭些什么呢？你要使你的新宝宝变成个哭娃娃吗？”

瑪格达兰娜吃了一惊，抬起头望着他笑盈盈的眼睛。难道给他猜疑到什么？他是故意装蒜？如果给艾尔摩埃内斯发觉了她的妒忌心，那他准会大发雷霆，会称她是一只蠢鹅。现在，他以为她是怀孕。她也就将错就错，让他这样相信吧。她同他一起走进了浴室。象往常一样，帮助他。她忍住了眼泪。把衣服递给他，陪他走到独木船那儿去。

#### 4

“你不用担心了，欧梅茜亚。你知道，你不论什么时候需要我，我总是乐意为你效劳。”

“多谢你，艾尔摩埃内斯，你太可爱了。不过，我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是。”

她并不十分接受他的爱抚。那些有着她的签字的债据增

加了很多。她爱这个男人。他教了她爱情的享受，这是死去的吉尼奥内斯从来没有做到的。她老是对他冷冷的。她所以肯献身给这个黑白混血儿，只是由于她认为这是她的义务。在这种时刻，她是多么害怕呀！不，因为她憎恨他。她没有感觉别的，只感到恐惧和愤怒，她恨不得象一只雌老虎向他冲去，把他撕成碎块。当他精疲力竭，睡着了的时候，她绝望地啜泣着。可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别的办法。在吉尼奥内斯的领导下，庄园发展了。欧梅茜亚看到新的土地。看到那始终不断增加着的牛群。当吉尼奥内斯病了时，她才如释重负，叹了口气。虽然她诚心诚意为死人哀悼，然而她觉得她仿佛偿清了一笔很大的债务。要是她什么时候也能够把他欠给上尉的一切都偿还了，那她将会感到同样的宽慰。森多伐尔并不爱她。她十分清楚的注意到，他从床上起来的时候是多么的冷淡。只顾自己点了支雪茄。休息休息，恢复疲倦。一句温柔的话也没有。有时，他出乎意外地出现在她的盥洗室，她羞答答地卖弄风情，娇声叫嚷，也没有逗引起他的兴趣。

一天黄昏，她正在屋顶平台上收取绳子上的几块手帕，听到薩克拉門托·奧諾弗雷和厨娘之间的一场对话。

“我并不想在背后说人坏话，大娘，不过这白种女人跟这个上尉这样姘居，真是太不象话了。他是一个十足的刁徒。他是从哪儿弄到他的财产的？他刚来时，活象一根啃得精光的骨头。他钻进了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的家里，是不是？他玩弄了那可怜虫，把沙子撒进老头儿的眼睛里。要不然，拿波列昂·阿拉根迪怎么会去找他打架？谁也休想说服我，说他不把老头儿当一回事。为了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他还跟

他的牺牲品的女儿同居。现在，他也在这儿闻到什么了，所以上这儿来。你将会看到我是不是說中了！”

“不过，堂·薩克拉門托！你怎么能够把他想得这么坏。的确，我承认，他跟这白女人有关系。然而他只不过是条好色的狗罢了。”

“你瞧瞧我的灰白头发吧，大娘。魔鬼知道得更多，倒不是因为他是魔鬼，而是因为他上了年紀。”

欧梅茜亚·吉尼奥内斯恨不得把薩克拉門托·奥諾弗雷赶出庄园。为了他那邪恶的舌头。不过，森多伐尔下一次来的时候，她没法吻他。她对他沒有这种欲望。她心头保持她的疑惑。

过后，她站在窗前，凝視着盛开的罗坚子花。太阳把树冠染成赤銅的顏色。撕碎的白云，悬挂在天上，象一个个彗星。河里的流水靜靜地淌着。牛犢哞哞的叫。欧梅茜亚·吉尼奥内斯深深叹了口气，开始啜泣起来。她心境沉重，感到恐惧和苦恼。森多伐尔对她沒有爱情。然而她爱他，渴求着他，无力抵抗这种感情。他对待她非常殷勤有礼。她第一次急需金錢时，激动得发抖，一股冷气直透全身。她窘迫地堆起笑容，站在他的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向一个自己所心爱的男人要求金錢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这太容易引起誤会了。只有某种女人才干得出来。然而除他以外，她还能向誰开口呢？

“你不用担心。就是这笔数目嗎？行，欧梅茜亚。不过，你也知道，这类事情应该按照純粹的商业办法处理。以免被人造謠誹謗。要知道人言可畏呀。”

他象往常一样，又帮了她的忙。现在她再也不用害怕了。

这纯粹是一项商业上的交易。她签署了借据。他给了钱。作为一个机灵圆通的人，他从不曾在这种时刻冒犯她。

尽管这样，他还是从她身边溜掉了。谁也不能说，他亲眼看见一棵树在长大，然而那棵树确实是在众人眼前长大起来的。如果他坚持说他眼看它一天天的长大起来，这也不是谎话。死亡是摸不着的无形之物。然而人们却感觉到，它正在走过来。感觉到它就在近旁。爱情死亡时也是这种情况。虽然森多伐尔还在那儿。虽然他同她一起度过爱情的时刻。可是这种爱情已接近了末日。无可奈何。

她计算着她的钱。该死的金钱！连土地和男人也得花钱！森多伐尔向河边走去了。几只狗陪伴他，快活地在他的身边蹦蹦跳跳。他快步走着，坚决有力，简直是踏着行军的步伐。他还没有失去他那军人的风度。阳光洒落在他身上。罗坚子树正同风姨窃窃私语。一群野鸭掠过蓝天，尖声鸣叫。河流闪闪有光，好似一阵闪电，极目望去，只见波涛起伏，没有个尽头。欧梅茜亚·吉尼奥内斯目送着上尉。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不愿意哭泣。她感到忧郁，好似太阳消逝时的草原上一棵孤寂的棕榈。也悲伤得好似一个受到责骂的小姑娘。她的眼睛里一向涵藏着某种悲戚的神色。现在，它们却湿润润地閃爍。她只能望着他。目送着他。她的背后，是那间卧室。是那铺着白得眩眼的刚浆洗过的被单的床铺。那张他那么喜欢跨坐在上面的吊床。那只装有小小的祭坛的五斗橱。还有那架縫紉机。她不敢回过头去。唉！瓜亚基尔！瓜亚基尔！她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 四

# 东面是劳塔河

### 1

森多伐尔坐在吊床里，举目四望，一切都可以收在眼底。碧綠的丘岭上黄花朵朵，好似天上撒布的星星。低垂的树枝杂乱无章。仙人掌昂起它們多刺的火焰般的头顛。看看它們有多美呀。可是不能接触它們。它們用“老虎爪”防卫自己。在那后面，是絳紫色的菲南桑切斯树。再过去一点，是那波浪般起伏的面包树。含有树脂的树木閃閃发光。远方，一片深綠，密不通风，这是那些屏障般的紅树。所有这一切都生长在一起，糾纏着，形成一个紧密的物体，散发着一股苦涩的气味，一幅令人沉醉的景色，如果你舍不得它的话。所以，人們不敢久久不舍地观看那原始森林、它那披肩般的浅綠的大叶子、古銅色的互相交叉的树叶、火焰般的花朵，以及它的青翠的盛装。

它是一座波动的海洋，不住的跟着天和河流喁喁对話。你傾听它，就可以識破它的謊話。它哼哼唧唧，好象一个分娩的女人。你听到呼喊之声。突然又是一陣喃喃声，好似有人在数着念珠做祷告。

原始森林散发着一股令人沉醉、催人欲睡的气息。它的

内部是一股火一样的热气，象檸檬酒里的酒精在燃烧。它百般诱惑你，就象一个复着面纱的女人。最好别冒险闯进去。

劳塔河在它的脚下淌过。一条色彩无限富丽的河流，这是太阳和原始森林的成績。只有当它处在高水位的时候，水面才是白的。于是它涨起来了。平静地流着。恬静得象那无边无际的草原。它在它流过的地面上留下了沼泽水仙。也许谁也想不到它们是由泥土培养大的，因为它们的花朵象山羊乳一样洁白。可是，它们的翠绿的叶子却会把贪婪的鳄鱼遮得不见踪影，让它窥伺着小牛、猪和狗，也窥伺着人。

沼泽水仙也在瑪格达兰娜庄园的边缘上生长。绿绿的，弯弯的，好似一柄柄宝剑。风儿逗引它们歌唱，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歌曲究竟是悲还是喜。落潮的时候，河水也同它们一起歌唱。它们洁白的花朵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它是那样雪白，好似在乌黑的泥潭中走着的白鹭。沼泽水仙和皇鹭都居住在水淹的低地上。鳄鱼并不去侵犯它们。泥潭也不能伤害它们。它们始终是那么洁白、挺秀、柔和。

森多伐尔上尉喜欢观看这一切景色。没有一条河流象劳塔河这样诱人。独木船的桨手哼着歌儿滑了过去。他们从上游那儿来，从拉斯克鲁塞斯高地的那一边来的，那儿有很多的豹子。那边，在那蔚蓝色的远方，躺着巍峨的巧罗特山，山顶长年盖复着棕榈。在那明净的黄昏，要是天上没有云，在庫恩卡和洛哈地区，会浮现出南方安达斯山脉的蓝蓝的巨影。看到这种景色，会使人心境平静安宁。如果身边还有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妈妈，紧紧依偎着你，那有多美！要是耳听自己孩子的欢笑，眼望着鹭的翱翔，静聆马蹄得得，或者倾听一个归

家的漁翁的山歌，那又有多美！

这一切，都出现在劳塔河畔，面对着巧罗特山和南方的科的耶拉斯山。

泥潭和沼泽水仙形成一种巨大的危险。当牛犏们下河去饮水，或者摘食嫩草的时候，经常有一只牛被草丛纠缠住了。它陷在泥潭里。害怕得大声号叫，没法脱身。潮水冲进了河里，河水慢慢地涨了起来。这只小牛预感到恶运来临，变得急躁不安，想挣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它拚命挣扎，直到把气力耗尽。它巴不得躺下来。泥潭拌住了它。它很想喝水。泥潭不放它脱身。水升高了，越升越高。缓缓地，不止不歇。它只消六个小时就可以把河床灌满。它继续上涨。达到小牛的胸部了。这牲口的身体摇晃起来了。它的头在水面上搭拉着。有时，到了这种时刻，它还可能得救。不过多半不能。沼泽水仙耳语着。苍鹭在河流上空飞过，风带来了成熟的瓜耶瓦果的香味，也载来哈涅罗灌木和干草的芬芳。小牛抬起了头。水达到它的嘴巴了。它两眼睁得滚圆，鼻息喘喘。咖啡色的眼睛从眼眶中鼓了出来。水钻进它的鼻孔了。这头牲口向上纵跳，仍想挣脱。可是沼泽水仙却是一条厉害的絆索。它坚韧，光滑，好似一条生了根的绳子。现在，水盖没它的眼睛了。只有昂起的鼻孔还可看见，可是水代替了空气，钻了进去。于是它完蛋啦。河流不顾一切，继续上涨，它扩展着，银光闪闪，成了丛林的绿野上的一面明镜。几只母牛亲眼看到这一切。它们的眼睛流露着忧伤。它们只能号叫。这是它们的悲泣。那声音沉浊地响着。公牛以嘶哑的叫声相应。整个牛群朝天昂起了头，咆哮着。

听到这种声音的人，都会感到惊恐和悲伤。

有时，即使小牛没有被淹毙，仍然性命难保。鳄鱼是毫不容情的。它有一条坚硬的尾巴，锯齿形的，好象一把锋利的锯子，灵活敏捷，又象一根鞭子。只消挥尾一击，就能够击断一只公牛的背脊。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只会剩一堆残骸。鳄鱼的嘴巴又扁又长又钝，一嘴锐利有力的牙齿。据老人们说，落潮时，鳄鱼就会回到岸上，为它的牺牲品致哀。它们流着眼泪，似同那些假正经的寡妇。

## 2

森多伐尔有时在吊床里消磨掉整整的一天。他眺望着河流，河里只有很少的垃圾、杂草、树枝淌过。自从上尉居住在这个地区里以后，河流还从未在土地上泛滥。它只是涨水，再没有别的。它缓缓地越过它的堤岸，泛着一片白光。一个无边无际的平静的水的原野。它只放过了丘陵，它洗濯着树木。不过这种情况从未超过几天以上，所以也没有造成损失。它始终平静而缓慢地淌着。它的水渐渐恢复了甜味，如同多年以前在森多伐尔还没有去找寡妇吉尼奥内斯那时候的情况。

死去的吉尼奥内斯种植过可可、咖啡、橘子，甚至还有菠萝。他也谈起过甘蔗，可是吉尼奥内斯没有来得及种植它。他种可可的运气也不佳。大家都这么猜测，也许这些植物遭到了巫术的伤害。也许是雨水的缘故。雨水过多对可可有害，对咖啡却有益。

当初吉尼奥内斯刚接管这些土地的时候，所有的庄稼都



已經枯萎。堂·巴托洛梅·摩斯古埃拉談起過這件事。他沒有談到細節，森多伐尔以後也沒有再問過他。森多伐尔知道他的將軍佩德羅·胡·蒙泰羅也是一個莊園主，他的莊園也是沒有淡水的，他對他的情況只知道這麼多。蒙泰羅——為什麼說這個人天生是无能的呢？——他把河水引進了一個新的河床。莊園開始過份鹽化了。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蒙泰羅死亡的那天。那座堵水的堰堤，就在子彈把他射死的同一時刻崩塌了。有人堅持說，是在人們把他的心撕出來的那個時刻，也有人說，是在他們把他的睪丸割掉的時候發生的。反正可以肯定，是在蒙泰羅死亡那天發生的。於是河流又引來了淡水，土地變得肥沃了。牧場上的牛不再由於干渴而死亡了。

以前，往往年成不好：雨量稀少，是些毛毛細雨，最多也不過連下半個小時。所有的田地都荒蕪了。綠草褪了顏色，躺倒在地上，象冬青茶樹一樣蒼白。李樹絕望地企求着水份。咖啡樹的樹枝發育不全，再也長不出紅紅的果實。有時，吉尼奧內斯徘徊在咖啡園里，眼淚在眼眶里滾動。樹枝和樹干都硬化了，太陽把它們晒得發脆，好象玻璃。連土地也干透了，叮叮有聲。牛身上只剩一層皮和一把骨頭。它們困難地拖着腳步，連去找水的力氣都沒有了。有時，這些牲口會碰見一具灰白的骨絡，已被太陽晒干，躺在草原上，它們就悲聲嘶叫，這種聲音，不時傳進人們的耳朵。看到這條河流，真令人觸目惊心。缺水、狹窄、碧綠，含着鹽份，在那顯得太闊的河床里淌過。堂·巴托洛梅不知道那黑白混血兒吉尼奧內斯用什麼辦法挽救他的咖啡的。他只是說，那些老的樹全都枯萎了，吉尼奧內斯也就補種了新的咖啡樹，這是在他娶歐梅茜亞以前不

久的事。这些事情的詳細情况，誰还会知道得更清楚呢？原先的居民差不多一个也不剩，他們已携带包裹行李，乘了独木船离开了。人就象鳥儿一样，迁移到他們能够找到食物的地方去了。由于旱灾，女人們流产了。孩子們也变得蒼白、貧血。他們的眼眶底下添上了很深的阴影。他們患了痢疾。无声无臭地死掉。有誰能够教导孩子，要他們忍得了饥，耐得了餓？有誰去叮囑他們，說是土壤并不能果腹？就是要利用咸咸的河水煮米烧飯，也沒有可能。只在早上和晚上吃一小碗飯，这怎能支持得了。

就在蒙泰罗死去的那天，堂·巴托洛梅为了要給几只死牛剥皮，刚好經過这儿，他听见无花果树后面有一陣噪杂的声响。这种声音好似一匹馬冲破了一道竹篱。它也使人回想起暴风雨袭击田野时甘蔗的折断声。或者象快要下雨前刮过的一陣风。又仿佛是一整座紅树的树丛突然跌倒在地上。接着，堂·巴托洛梅看见一股冒着白色泡沫的淡水象滚筒似的滾了过来，曲曲折折地向前奔去，如同一条渾身銀鱗的可怕的长蛇。

使土地龟裂的盐份漸漸消失了。虽然夏季悠长，又非常干燥，不过年复一年，土地龟裂的情况越来越减少了。黄昏时分，在下沉的太阳的光照下，可以看到紅色的微尘向上升起。血紅的夕阳就从那儿降落下来，它把罗坚子树的翠綠的树梢变幻成脏脏的黃金，又給紅树的寬闊的树身披上彩色的盛装。

这种黄赤色的尘土是无形中同那上涨的潮水一起过来的，餓慌的树根把它們大大地享受了一陣。劳塔河緩緩上涨，非常緩慢，象一个怀孕的女人。它把生长在粘滑的斜坡上的

树木連根冲掉。它帶走了草束、动物、发胀的果实。水流在这一带并不十分凶猛。

据知道它的人說，劳塔河在涨水时并不是那么馴服的。那儿，在那岩石之間，它急匆匆、恶狠狠、轰隆隆地向下冲去。它的背上載着死掉的动物和植物。它是不透明的，渾浊浊的，不住的顛簸。河水吞食了腐物，然而秃鷺們还恋恋不舍，为了要平息它們的餓火，依然在天空中旋轉……

艾尔摩埃內斯·森多伐尔上尉从他的窗口观看那淤积着的沙滩。沒有人知道那些甜甜的沙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也同样不知道。晚上黑人們閑談时，說是因为淌在河里的水果把盐份永远赶走了。难道橘子不是甜的吗？还有那菠萝？还有甘蔗？如果你把一只水果榨出果汁，你根本不用再給它加糖。黑人們还认为，很多很多腐烂的水果把它們甜蜜蜜的果汁混合在河水里，混合在沙滩里。这些粉末般的沙子，粘在手指上，粘糊糊的，这是死动物的遺骸，是肉体的柔軟的遺骸。它們在沼泽水仙的根部和叶子周围堆积了起来，白种人把这种污泥称为“Humus”<sup>①</sup>。这些植物从河岸的沼泽土壤中吸取养料，树木和骸骨在这些土壤中腐烂。漸漸地，腐泥升高了，沼泽水仙死亡了，腐烂了，变成了肥沃的“Humus”。

森多伐尔上尉也曾亲身体驗到沼泽水仙是怎样构成了腐泥层的。夜里，尤其是当风儿沉寂，鱷魚躺在泥洞里，青蛙的咯咯声也停止了的时候，这时，周围一片宁静，大地沒有一絲声响，河水也停止了它片刻的流动，于是他听到了沼泽水仙。

---

① 拉丁語，意思是“腐植的沃土”。

腐地里有一陣輕微的沙沙声，好似有人輕輕擦着絲綢，比稻穗摆动时的声响还要輕。他心里明白，他的土地在增长、在扩展，圓鼓鼓的，象一个十四岁的少女。

沼泽地。沼泽地。潮湿的低地。肥沃的原野。人們为什么需要沼泽地？目的何在呢？

可可只有在山地上和結实的紅土中才会茂盛。过份潮湿会把它們淹死。咖啡只在山坡上生长。那么人們为什么也需要沼泽地呢？

有一天，森多伐尔在他的写字台旁坐着，中午酷热，他沒法騎馬外出。欧塞比奥那时候已經八岁了，他正在自找乐趣，观看一队蚂蚁。这些小生物急匆匆奔着，忙忙碌碌，爬来爬去。有时，一只蚂蚁突然停止爬动。随后，它們交头接耳，似乎正商量着什么。也許它們在談論一块新发现的蜜糖？或許是在說明搬运猎获物的路綫？欧塞比奥开了个玩笑，把一根小木棒横放在它們的道路上，作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那些蚂蚁給弄迷糊了。它們在这出乎意料的障碍前面爬上爬下。不知所措地回轉身来。森多伐尔上尉中断了他的工作，观看他儿子的戏耍。外边，棕櫚的树冠輕柔地低吟着。瑪格达兰娜的縫紉机的嗒嗒声催人欲眠。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果子酱的气味。就在这天下午，胡安·德·拉·克魯斯·韦加跑来找艾尔摩埃內斯·森多伐尔上尉。

“你要租那片沼泽地，种植水稻嗎？你可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嗎？克魯斯！”

孩子停止了戏耍，靠在爸爸的膝盖上，抬起烏黑的大眼睛，严肃地瞧着他，这还是第一次在他的事务中插嘴：

“你为什么不愿意给他，爸爸？请你让他种稻吧。大米太好吃了。我们全家都吃大米。”

欧塞比奥恶作剧似的笑着。在他那无忧无虑的眼睛里，隐藏着那种只有在孩子们身上才能找到的对事物的天真的理解。

他们为什么需要沼泽地？目的何在？任何土壤都不及泥濘的低地更适宜于种植水稻。森多伐尔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层。虽然劳塔河就在他的眼前淌过，用那沼泽水仙的低吟，潮汐的歌声，白骨的光泽以及腐木的发光，经常不断地提醒他。然而，只有当他望着他孩子清彻的天真烂漫的眼睛时，他才明白过来。

劳塔河呀……

就在河流的巨大的河弯那儿，胡安·德·拉·克鲁斯·韦加开垦了土地，种植了第一批水稻。

## 第三部

# 沒有前途的人

▼

▼

▼

▼

▼

▼

▼

▼

▼

▼

▼

▼

▼

## 地平綫上一道明亮的光帶

### 1

臂肘撐在桌上，蒼白的臉埋在手裡，眼睛周圍出現了深色的陰影，在這朦朧的晨曦中，濃濃的睡意已壓倒了這個疲憊的人，使他都來不及上床去睡一會。

透過窗格，瓜阿斯河西岸的樹木的輪廓已隱約可見。在那兒，在那遙遠的地平綫上，升起了一道茫茫的光帶。

街上響起一個孤獨的有力的腳步聲，聲音在柏油路上回響着。

當第一輛電車隆隆地駛過時，歐塞比奧·森多伐爾醒來了。他搬开了他的小冊子和書籍，那慢吞吞的動作就象一只白鷺。他的眼睛發燒。他的頭顱似乎要從他的身體上松脫下來——好象一個棉花團，懸空地吊在他的身體上。歐塞比奧嘆了口氣，在床上伸展了手脚，沒一會兒，他已迷迷糊糊了。

塞滿了絨毛的枕頭，沁出催人欲眠的暖意。遙遠的樹木的葉叢上，滯留着那明亮的光帶。在那兒，也許鳥兒已在歌唱，牛犢也在鳴叫。那些上工去的工人，嘴唇上挂着一支歌曲，



他們准不会感到孤独的。住在这小小的供膳宿的公寓里，透过薄薄的墙壁，可以听见邻居們在睡梦中叹息，这引起他孤独的感觉。邻室的那个小孩为什么喜欢通宵啼哭？这是一个什么媽媽，会睡得充耳不聞？据说那些媽媽……半夜一点钟，楼梯附近的那个老头儿醒来了。他咳了三声嗽，叹了口气，又連連干咳着，拖曳着脚步进了厕所。然而，在欧塞比奥的面前，却搁着些法学书籍。当远远的树木后面出现那明亮的光带时，他才睡着了。

一只蓝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而过。蓝蝴蝶——誰是这么說的？她那絲綢般的衣衫是蔚藍的，在她顛动的腰肢周围飘扬。不是被风吹动，是由于她自己搖摆的步法，柔軟而有弹力，就象一只老虎的步子。她的眼睛里似乎隐藏着秘密，那双和吊钟花的顏色相似的眼睛，正幻梦似的向迢迢的远方观望。

这一次惊醒他的，是一个女人的尖銳得出奇的嗓音，她呼唤她的孩子去取牛奶。裂縫中钻进了一支蜡烛的令人窒息的浓烟，有人正用它在炉灶里生火。浓烟把那間破陋的小屋熏黑了，屋角里还悬挂着又黑又密的蛛网。这一切，透露出那間屋子是那么乏人照料。其实，哪怕經常有人給它洗刷，也仍觉得它老是那么污秽……

一道小小的瀑布，泻进了深谷——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的纖手揮动时，就給人这样感觉。她那洁白、細长、柔軟的手指呀，她的纖手，是怎样的在噴香的蓝色衣服上翩翩飞舞！

炎热的柏油气味钻进了屋里。一个街头小販，拉着一辆

噉吱噉吱的小車慢慢地過來。不知是什麼地方，有鐵棒相互  
撞擊的聲音。然而那本法律書還擱在歐塞比奧的頭旁……

大學的鐵柵欄是多麼呆板，把小花園里的花卉的優美景  
色都破壞了。建築物的正面是灰色的，大廳又是驚人地充滿  
了不好客的气氛。阿尔西比亚德斯·加西亚博士進來了。他  
穿一身白色的上過漿的衣服。動作刻板僵硬，象一架自動機  
械。維克托爾·博爾哈堆起笑容，向他問好。

“日安，博士先生。允許我問一句話……”

話還沒有說完，小個子阿尔西比亚德斯已經抓住博士的  
胳膊，把他拉往一旁。

“你對森多伐爾是怎樣看法的？循規蹈矩，是不是？我們  
左派不能需要那些空想的急進分子，他們是聽取外國政黨訓  
令的……我們需要一種獨立的左派，象你先生這樣，一種准會  
獲得校長好感的人物……”

街頭小販在叫賣他的貨物。歐塞比奧自以為已聞到檸檬  
的香味。遠處，在那翠綠的哈涅羅樹之間，閃爍着金光燦爛的  
檸檬。在那一條河流的岸上，河面波光粼粼，好似銀子鋪成  
的。那千里迢迢的遠方呀！瓜阿斯糜費的夜晚！渾濁得象油  
一般的河水在小船周圍泛起一個個泡沫，形成一級級小小的  
瀑布。他躺在米袋上，昏昏欲睡。米袋溢出了受陽光照耀的  
大地的溫暖。也許這是赤裸裸、濕潤潤的樹根的氣味？從河  
里，冒起了腐爛的植物的臭氣。

“要是我能夠掙一些錢，我要經營稻米買賣，還出口……”

星星在高空中眨眼。它們消失在蒼穹的深處了。突然它  
重新射出了皓光。木槳浸入水中，輕微的出聲。小船搖晃着。

姑娘的胸脯接触到欧塞比奥的身体。她低下了紫褐色的眼睛……

他们紧紧拥抱，溜过了大厅。每一步他都碰着她的大腿。他感觉到绸衣里的年轻火热的身体。她的皮肤散发一种好似盛开的水仙花的香气。那探戈舞的旋律又如何？

“巧洛<sup>①</sup>，多不要脸！多么缺乏教养！”

她狠狠地给了他一耳光……

灯光洁白，白得耀眼，楼梯好似金刚石做的。台阶摇动，好似一架钢琴的琴键。校长的豪猪脑袋亮晶晶的。一切都是亮晶晶的。校长对他弯了弯腰，堆起了淡淡的油滑的微笑。

“我衷心祝贺你，森多伐尔先生，同时也以董事会的名义。”

院长的厚厚的眼镜闪闪有光。镜框压进鼻肉里。为什么他的嘴唇是那么薄。一道嘲弄的缝，似乎长得无穷无尽……

“我祝贺你，年轻人，在这条道路上，可以一直做到参议员……”

他爸爸的银白头发，那位森多伐尔上尉的白发，在那通红的脑袋上飘动。

“你整整一年都把时间花在女人身上！现在跟我一起进原始森林去！我为了能够让你上大学，辛辛苦苦干活，烧木炭，种稻子。赶快跟瓜亚基尔以及所有这一切无聊事儿一刀两断！”

他的眼光象烧红的木柴一样的火热。亏得响起了玛格达

---

① 印第安混血儿。

兰娜的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温柔，宛如河水的柔和的喁语：“你说些什么呀，艾尔摩埃内斯？这怎么行？为了使欧塞比奥能够在将来有点儿成就，我们已作了这么大的牺牲，现在你要他把一切都放弃吗？在蛮荒的森林里，孩子会有什么前途？”

一阵刺耳的汽笛声，撕破了清晨的宁静。屋子里，却是最深沉的寂寥。什么地方有擦洗锅子的声音。明亮的阳光落进了屋里。欧塞比奥坐了起来，然而依然睡意蒙眬，昏昏沉沉。他懒洋洋地拿起一支纸烟。他的毕业考试的日子开始了。

## 2

早晨又洁净又明亮，如同一间已经拉开窗帘的房间。屋子里，到处都显出那种准备启程的不安定的气氛。褥子已经卷好，放在地板上。那些平时并排摆在墙边的箱子，已经放到房间中间去了。雇工们用绳子把家具捆好扎好。玛格达兰娜在女仆们的帮助下，忙着打包装箱。行李在森多伐尔的监督之下一件件的运下去了。那小家伙欧塞比奥，一身城里人的打扮，穿着崭新的平跟鞋，细绒短裤，蓝色丝绸衬衫，骑着一根藤条，穿过一间间房间，跑遍了整幢屋子。有时，他停下来，对那空荡荡的房间望望，使出全身的气力，叫喊几声，引得房间里起了迴响。他对屋内四壁望了好久，不明白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似乎有一种忧郁的征象：孤独，旅途，古老荒凉的道路，一个干枯的河床。接着，他又奔跑起来，把那些准备装箱的衣服扔得乱七八糟。他要把他用来玩耍的一切东西都带走：石子、他的藤条、一根他称之为马儿的竹竿。他还哭

哭啼啼，坚持要把他的狗莫巧也带走。

厨房里，牛奶灌进了瓶子，新鲜牛酪用香蕉叶包裹好。那只狗站在一旁，拖长了舌头。

雇工们把行李收拾好，装进了那条巨大的独木船里。妇女们出现了，她们拿来了挖空的干葫芦，里面装着鸡蛋。或者拿着肥大的母鸡。她们穿红着绿，或者黄色的衣服，默默地蹲在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人帮忙包扎。孩子们坐在楼梯的梯阶上，挡住了大家的道路。男人们的叱骂象鞭子一样，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撵走。

森多伐尔上尉嚷着，骂着，督促工作。妇女们怕他，逃进了厨房。

玛格达兰娜恰恰相反，她毫不费劲地找出一些温和的道歉话，姐妹般的称呼这些妇女，满脸含笑，询问她的教子和教女。她找出些用不着的孩子服装，特别是对欧塞比奥已显得太小的东西。不过也有上尉的旧衣服。

将近中午，只有上尉的卧房和办公室还没有清理好。屋子里声音又嘈杂起来。脚步声和说话声越来越大。玛格达兰娜在换衣服。

那条巨大的独木船已经离开庄园了。欧塞比奥固执地一定要搭乘这条船。他拉住他爸爸的裤子，缠得他爸爸不得不费尽口舌，向他解释，说明这是不可能的。孩子于是独自往河边跑去，大踏步走过泥潭地，把他的新鞋子和细绒裤子都弄脏了。

他们急匆匆吃着中饭，因为饮食用具还得包扎。玛格达兰娜这时已换好衣服，敷上香粉，梳理好头发。他把欧塞比奥

弄乱的衣服也包扎好了。

最后，打扫屋子了。当雇工們前来通报，汽船快要到达时，房屋还没有全部打扫干净。艾尔摩埃内斯催促启程。瑪格达兰娜含着眼泪，向那些失去常态的哭哭啼啼的妇女們道别，还拿出钱币分送给她的教子和教女們。女僕們拚命擤鼻子，免得因为啼哭惹怒了她們的主人。她們不敢拥抱女主人，只是用手撫摩瑪格达兰娜的肩膀。她們吻了吻那小孩，还把他的头发撫撫平，上衣拉拉直。当媽媽牵着欧塞比奥走下楼去时，孩子突然掙脫了她的手，轉身奔进空蕩蕩的房間。从那光秃秃的墻壁上，反射出他的叫嚷。他没有哭，然而却大声叫喊，象个牧牛人。他們不得不把他拖出屋子。

一只小小的独木船把他們載到河流的中央。雇工們高声地喊，一面做手势，指示那条汽船等候。它原是一条运煤船，經過改装，成了一条客船。船头的舷边挂了些緩冲的挡板。汽笛响起来了。瑪格达兰娜坐在独木船中間，孩子坐在她的膝上。船头站着那位上尉。汽船放慢了速度。独木船上的桨手們使出了这么大的力气，使小船的船头濺起了水花。他們划到汽船旁边时，上尉用手臂抵住汽船的船舷，避免一次猛烈的冲撞。

一个水手抛下一根绳索，一个雇工一举手把它接住了。跳板放下来了。在船員們的帮助下，他們上了甲板。一些旅客好奇地打量他們。欧塞比奥由一位熟人接待。另有一位同船的旅客彬彬有礼地招呼着这位夫人。船长向森多伐尔上尉問了好，把自己的船艙让給了夫人和孩子。

瑪格达兰娜和欧塞比奥奔到船艙口。雇工們和女僕們站

在岸上，向他們揮手。瑪格达兰娜再也忍不住眼淚了。孩子也大聲哭着。那些揮舞着的手一上一下——好象一群正開始一場離別飛行的蒼鷺。

後來，他獨自留在寄宿學校的灰溜溜的牆壁之間了。一座巨大的庭院——光禿禿的被踩得很結實的泥土。歐塞比奧的唯一的安慰是四棵蒼老的仙人掌，太陽在它們的頭頂上照耀。大草原上吹來的風在這兒漫聲吟唱，仿佛它因為遇到了一個鄉親而高興。不過四周卻是一片不毛之地。一幅悲慘的景象，完全象一個又被捉住的遭到殘酷虐待的黑奴。土地被一個鉛皮框框包圍住了。背後是一垛高達數公尺的混凝土圍牆，堅固、冷漠、不可超越，它是在建造中的一座教堂的後牆。寄宿學校的前廳鋪着混凝土的地面。很多扇充滿敵意的門從那兒通出去。它們就象那些站在家庭墓穴里的“沉默的女尼”，緘默、死板、可怕。在农村里，門是通向野外，迎着和風，也讓水果的香味和腐爛的氣味吹進來。可是這些門卻不同。你跨過門口，只是從一個小房間走進一個較大的房間。所有的房間里盡是些正在遊戲的兒童，喧鬧不堪。家長們呀，你們是不是猜想到寄宿學校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你們必須親眼見見寄宿學校學生們正在遊戲的情況，才能明白。最好讓孩子們痛痛快快哭一場吧，把他們的悲戚公開吐露出來吧。歐塞比奧·森多伐爾就是這樣開始他的寄宿學校生活的。他躲在一角，孤單單的，不願見人。有人遞給他一只水果，他卻把它擲到那位贈送者的臉上去。如果有一位神父向他走來，撫摩他，或者安慰他，雖然他會停止啜泣，不過他並不相信他。在修道士面前哭泣是沒有意義的，他其實是他的獄吏！

看到他們做游戏，真令人觸目惊心。每个孩子都沉湎在游戏中，高高兴兴，全神貫注。他們的眼睛里，有着那种馬匹不受約束允許随意跑动时的相同的神色。然而瞧瞧这些游戏中的孩子，不由你不感到怜悯。他們的叫喊并没有欢乐的声調，每一个动作都束縛在紀律的狭小的框框里。他們的眼光泄漏了他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罪恶而感到的忧郁，在他們机械地喋喋說出的祈祷詞里，这种罪恶已讲得太多了。

欧塞比奥常常坐在禮拜堂的一个角落里。老是独个儿坐着。透过窗子，他可以望见远方的一小块黄色的草原。他老爱哭泣。大家称他“忏悔的瑪格达兰娜”。一个面頰紅噴噴的大个子孩子給他取了這個譯名，这孩子闊闊的胸膛上已經是毛茸茸的。他笑的时候有一种非常特別的怪模样，撅起了上嘴唇，活象一只发怒的野兽，紫酱色的脸上，細小的青筋滿布，可是他的眼睛却是那么呆鈍，暗晦，一点沒有欢乐的神采。

“哭吧，哭吧，瑪利亚·瑪格达兰娜①！”他嚷着。

被他煽动起来的同学也都随声叫嚷。欧塞比奥一辈子忘不了他們的臉：有几个蜡也似的蒼白，瘦削，滿臉是汗。其他人檸檬般的枯黃，沒有血色。焦黃的头发，象草原上的干草，也有象貝吉契櫻桃一样的烏黑。

接着是上課時間。第一堂，第二堂，又是一堂，還有一堂……

---

① 瑪利亚·瑪格达兰娜是个女子名字，同學們嘲笑他象个爱哭的姑娘。



### 3

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認識瑪利亞·德爾·洛烏德斯的？回忆有时候好象薄暮。你記得起那些色彩、气氛和情調，却偏偏把实质忘記得干干淨淨。他只看到她的輕盈的步伐，只看到她的衣服，它是那么誘惑地緊裹着她的腰肢，寬寬的折褶蓋在她的大腿上。她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对着他微笑的？

濃密而彎彎的眉毛底下，是那雙吊鐘花一般蔚藍的眼睛，又長又黑的睫毛把它們遮蔽住了。也許她的嘴唇象一只結實的富有刺激性的榲桲蘋果那么香甜。她的聲音，象竹林里的風兒唱的歌曲那樣和諧悅耳。

有一次，他剛握住她的手，他頓時象觸了電，渾身一縮。她的手指尖涌出一股使人癱瘓的熱流，直鑽進他的心房，他的腦海，使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現在，擺在他面前的，却是些法律書籍。他把它們捧在黑皮膚的手里。他已經二十七歲了，一心一意想念瑪利亞·德爾·洛烏德斯。如果他沒有達到目的，他怎麼可以想念她呢？他的烏黑、剛硬、油光光的頭髮亂糟糟地落在他那高聳的給思想刻下深痕的前額上。他無論如何要弄到一個博士頭銜。由於他的可疑的出身，由於他的厚而凸出的嘴唇<sup>①</sup>，由於他的細長的眼睛<sup>②</sup>，他必須飛黃騰達，潑水般花錢，把森多伐爾上尉運用鐵手腕增加地產而積聚起來的錢花掉。都是因為那一個

---

①② 這都是有黑種人血統的特征。

严厉的眼光，使欧塞比奥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一直要等他功成名就，才躲得掉这个眼光。

要抑制他对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的感情，需要花费他多大的精力呀。他怎么敢企求这位姑娘洁白柔软的手攔在他烏黑黑的爪子里？有誰撫摸过癩蛤蟆的肚子嗎？那种厌恶的感觉比恐惧的感觉还要强烈。他，欧塞比奥·森多伐尔，已和害怕混为一体了。时常，当他独个儿呆着时，他会对着鏡子自言自语：“欧塞比奥·森多伐尔呀，你这吃癩蛤蟆的家伙！你住在一块不毛之地上，早上吃些泥土气的蝸牛，給你加上武装，也好抵挡意外的袭击。皱起你的眉头来！绷紧你的脸皮，让你受得住那些耳光吧！你的财产有什么用？你这个混血儿。你爸爸在瑪格达兰娜庄园上积攒起来的钱财，对你有什么用？你媽媽的温柔的撫爱已成了往事。她的手指，那些撫摩过你的手指，已填了蛆虫們的肚子。頂多你爸爸的上尉軍銜，他那赫赫的威名，可能給你带来一点好处。是呀，欧塞比奥，你需要一个可以美化你的博士头衔，需要一个未可限量的优秀学生的社会地位，一个天才青年的社会地位，一个前程无量的年輕人的社会地位。和你的教授們的古怪脾气联系在一起吧。吃癩蛤蟆的家伙，你就献身給他們吧。”

有一次，他刚和他鏡子里的影子作了一场这样的談話后，就陷入了絕望的深渊。拥塞在他胸头的痛苦，直冲而出，发为一声狂喊。他扑倒在他的床上，用枕头悶住了啜泣声，以免把邻居惊醒。他这样啜泣了很久，最后才站起来。脸色象死灰，完全变了样。因为他的灵魂最深处，他身上的每一个細胞，都渴慕着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桑蒂斯泰万·科罗内尔。

“要是我能够积一笔钱，我要去做稻米买卖。”

一颗星星在烟黄色的高空撒布着它的光亮，一阵轻柔的微风拂过大河。流水中露出了犁过的沼泽地。它还是光秃秃的，还没有披上稻秧的柔嫩的绿装。

沼泽地和开垦过的原始森林地区中的“巧洛”们，将会提供比市价低得多的稻米。可是，如果雨水过多，潮水涨得太猛，收成也就完了。水把稻子淹死了。只有依靠天主的保佑，才能保证一场丰收，只有相信天主，才能给那软弱的两只手添上力量。

成百上千的人在广阔的田地上耕作。他们同那疯狂地滋长的野草战斗。同那散布在秧苗上的害虫战斗。同那侵袭着人群的疾病战斗。同那破坏性的山风战斗。

如果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城里人把机器带到乡间去，那会怎样呢？如果不靠雨水，依靠有调节的沟渠灌溉稻田，那又会怎样？

对于一台拖拉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它。它比成百个雇工还强得多。它会播种……不过，沼泽地能够负荷它的重量吗？

法律书籍固然重要。不过他现在身边放的却是新出版的农业杂志。电灯光不仅落在那死板板的法律条文上，也落在那有关耕作的活生生的文章上。

## 二

# 薄暮中的蝙蝠

### 1

“现在你走吧，曼努埃尔，走吧！我爸爸可能会来的。”

“他尽管来吧，这对我正合适……反正我总得跟他谈一次……”

“你走吧，我告诉你，最好走吧。要是他在这儿发现我们……”

她停住了话头，可是他猜到她的意思。

“好吧，我就走……”

“不过，你总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呀。”

姑娘身材苗条，细细的腰肢，高高的乳房，圆圆的臀部，亮晶晶的眼睛底下已有了黑黝黝的眼圈。丰满的嘴唇闭得紧紧的。

“不，曼努埃尔，别这样就走掉。”

她恳求他，但她的声音嘶哑了。

“最好你马上同我一起走吧。反正你已经是……”

“我爸爸说，我们必须先结婚。”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引不起我的兴趣。”

她低下了头，微微来回晃动。曼努埃尔知道她正在流泪；

他察觉到了，虽然她并没有战栗，也没有啜泣。他气冲冲走近她的身边，一只又大又阔的手攔在她的身上。佐伊莉塔把脑袋往上一抬，象一只被套索捉住的小马。一阵冰冷的震颤掠过她的全身。不是因为冷风吹过，也不是因为天边掠过一阵闪电。

“为什么你不同我一起走？不是已经这么大了？难道你要等到你的外表象一只木桶，再……”

她的手指象红树的树根，抓住他那只攔在她身上的手……

夏季快过去了，黄昏时分，一星光亮还浮现在牧场上空。

草呈现暗黄的颜色，熾热的土壤象瘡疾病人一般苍白。令人窒息的水汽袅袅上升。天空蓝湛湛的，蓝得发亮。鸟儿们唧唧啾啾地向东方飞去。

連遙远的大草原上的草也变成了枯黄。陡峭的山坡出现古铜的颜色，树木仿佛被人关闭了它们的活动机构，然后遗忘了。它们干枯了，起了皺紋；象道路一样的灰色。

在这样的黄昏，所有的生命似乎都死灭了。一只孤单单的牛在什么地方出现，十分缓慢地移动着。它嘴干口渴，寻找饮水，它的蹄子使土地发出了声响。因为地面已经龟裂，象水晶一样的发声。不过它也会伤害你，翻破你的皮肤，擦伤它，擦去了皮。

夏季快结束时，干燥的小树会起火燃烧。到处浓烟直冒，大草原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炉，气味一直散布到辽阔的远方。通红的火焰紧贴着地面，象风一般快的烧过草原，只留下了燃烧后的乌黑黑的地面。

人们在十一月间收集起来的树枝也被火舌舔着了，噼噼

啪啪的响着，这时，曼努埃尔来到巴亚达雷斯家探訪佐伊莉塔。

“你瞧，曼努埃尔，連最粗的树干也給烧掉了。看来火神是餓慌了。”

他們坐在前房里。佐伊莉塔的眼睛被浓烟熏出了眼泪。她的哀求的眼光使曼努埃尔震动。好似那被打伤的野兽望着猎人。他的心抽搐起来了，一声呼喊似乎要从喉中直冲而出。可是他只是微笑着說：“女人是火，男人是干柴。”

“你想到哪儿去啦！男人才是火，他蠢惑着每一个去吹火的女人。”

大草原有它的居民。鬣蜥惊恐万状，跳过了土地的裂縫。小松鼠四下逃跑，簡直无从辨別那由于酷热而移动着的灰烬。小兔子也沒命逃奔。脚爪被草原野草上的鋒利的芒刺割破了。浓密的烏烟滾滾上冲。天空变得阴沉沉的。太阳的脸容蒼白，簡直不象是太阳。

曼努埃尔神經质地放声大笑。他走近姑娘的身边，把他的手攔在她顫动的胸脯上。

“不，曼努埃尔，別傻里傻气，拿开手！”

她这样牢牢盯住他，他受不了这种阴郁的眼光。他不了解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嘴唇紧閉，鼻翼顫动，全身都在发抖。

佐伊莉塔恨不得打他的耳光，痛打他一頓。不过他干嗎用这样一种陌生的奇特的眼光望着她呢？他眼睛的神色有多么奇怪。他会跟她說些什么呢？

浓烟滾滾而来。熾热的风呼啸着。无数巨大的烏咯咯地振翼飞过。馬和牛狂奔逃跑，它們高声长嘶，吼叫，咆哮。树

木发出痛苦的呻吟，扑倒在地上。大地在发抖。鸚鵡的尖叫声震耳欲聋。到处散发着燃烧の木炭的气味，散发着焚烧的野草的气味。

天地之間出现了一大片光亮。野兽們从它們隱藏的地方奔了出来，望了望火光，連纵帶跳地逃散了。一陣馬蹄声象打雷一般。褐色的，黃灰色的，黑色斑点的馬匹。它們迈着大步，跳过了沟渠。太阳照着它們波动起伏的背部。它們的鬃毛迎风飘拂，象水花四濺的帆船。尾巴象帽子上的羽毛，不住晃动。

曼努埃尔的額上滴下汗水来了。他的血液不再在太阳穴里搏动了。他感到癱軟乏力，仿佛精力已从他的身体里消失了。他竭尽全力，两只脚才勉强支持得住。佐伊莉塔倒在一張椅子上。她的綳紧的褐色皮肤湿润潤的。好象热病发作，她渾身一陣陣的战顫。紫色的眼圈加深了。臉上的皮肤突然添上一道道皺紋。她开始哭泣，发抖，又拚命忍住。她那呆滯的眼睛里充滿了泪水，它們来自內心的最深处，表达了她沒法用言語吐露的話来。

曼努埃尔看到佐伊莉塔这副眼光，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然而他自己的眼光也訴說着那相同的話：我們两人是休戚相关的。如同波浪离不了风。如同草原上的大火离不了烟。如同黃昏离不了忧郁。

外边，一只公牛懶洋洋地笨拙地在火前徘徊。它发出沉浊的吼叫，嘴里滴出了口涎。它的眼睛血絲密布。它沒有东张西望，只是望着背后的火焰。

远方，蟋蟀唧唧地叫着。从一个隱蔽的水潭里，传出了青

蛙咯咯的鳴聲。隨着這些聲響，帶來了一絲涼意，雖然風的氣息還是熱呼呼的。

## 2

陽光降落在白色的牆上，房間似乎更寬敞了。光潔的床單鋪蓋着寬闊的床鋪。地板干淨得發亮。牆上挂着各式各樣的畫。有海上風光，有陸上景色，有聖象，也有花卉靜物。窗口，一只金絲雀在籠子里賣弄它的歌喉。

吊床的鈎子輕輕的響着，歐塞比奧·森多伐爾博士和他的妻子在吊床里來回搖蕩。歐塞比奧的聲音使堂娜·洛烏德斯，也就是瑪利亞·德爾·洛烏德斯·桑蒂斯泰萬·科羅內爾，感到戰顫。她的皮膚渴望着和他的身體接觸。她柔順地更緊緊地挨近她的丈夫。她彎曲着身體，躺在吊床里，丰满的嘴唇半开着，亮晶晶的大眼睛，迷迷糊糊地望着他，長長的睫毛遮着她的大眼睛。他們兩人都是似睡非睡，在靜聽金絲雀的歌唱。他們的撫愛是溫柔的，疏懶的。這是中午時刻的愛撫。他們通常就這樣的度過差不多整個下午。外邊傳進了一只昆蟲的催眠般的嗡嗡聲。遠遠有一聲馬嘶。砍伐幼樹的斧子聲。兩人越來越迷迷糊糊了。他們不再需要愛撫了。溫存的气氛籠罩着他們。他們是多么相親相愛。

接着，第一陣微風從河那邊吹來，這第一陣涼爽的微風驚動了他們。生命又在他們的血管里搏動了。森多伐爾博士吻着堂娜·洛烏德斯的嘴。她笑盈盈地望着他。

歐塞比奧·森多伐爾打着哈欠，朝那有頂的陽台走去。他



的步伐强劲有力。两只手插在腰带里，身体靠在那扇宽大的窗子上，眺望绿油油黑黑的大地，它那热呼呼的气息轻拂着他。风驶过草地，草地上面有无数的小虫飞来飞去。田野象沸水一样翻腾。然而这一切都引不起这位博士的兴趣。他的眼光在天和地相接的远方遨游。在那边，有一块绿色的斑点。一些白色的影子在颤动的雾气中移动。他把眼睛眯紧，仿佛这样就能够把景色拉回到伸手可触的近处。

究竟有多少人在那儿干活？越来越需要增添人手了。原始森林在开垦的过程中又重新向高空冒出了新树。必须继续开拓，不停地清除，直到道路重新扫净，可以毫无阻碍地发展水稻种植时为止。如果需要，他还要输送更多的人手去。还要建筑更多的房屋。这一次的收成可不能丢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全它。过去的两熟收成丢失了，只因为雨水过多。河水上涨，越涨越高，以极快的速度泛过了田地，冲向海洋。大水冲走了牲口和房屋，毁灭了收成，把树木连根拔起，也把人们一起冲走。大河汹涌澎湃，浪花四溅，滚滚而去。连绵不绝的雨点，猛打着它起皱的污秽的背脊。欧塞比奥费尽心机，才挽救了几千苏克雷的投资；凭这笔钱，他又马上安排第二次播种。

种稻的人从四面八方过来了，他们是在竹筏上逃脱性命的。他们浑身湿透，皮肤皱缩，黄黄的脸色，瘦削羸弱的身影。少数人只带着妻子和孩子，其他人同大家庭在一起。他们几乎赤身裸体地蹲在竹筏上。一个小伙子啃着一根牛筋。又有一个小伙子甚至从水里捞起一个水果，填了肚子。随着筏子一起漂来的杂物，比以前多得多了。有腐烂的豹子、蛇、猪、小

牛、貓，它們的身上布滿了密密層層的蒼蠅，把空氣搞得惡臭難聞。孩子們在筏子上怪聲叫嚷着。一個臨時用樹葉搭成的涼棚底下，有一個病人在呻吟。一個產婦在呼號。筏子順着水流向下游淌去了。到了河道彎曲處，在那岸坡可以提供庇護的地方，他們朝河岸駛去。有幾個人打算燃起一堆篝火。大多數人却無所事事，環坐着閑談，把淌過的樹木指給旁人看：一棵松樹，一棵苦木，在一棵麵包樹後面，接近一棵貝吉契樹的，是一棵橘樹。難道這些樹木的遊行隊伍永遠沒有個完嗎？一個骨瘦如柴的女人抱着個吃奶的孩子。有人談起，弗洛雷斯米洛·托瑞斯連他的一個黑孩子也沒有救出來，不知道他現在上哪兒去了？坐在旁邊不遠，是一個大家庭，這家的一位老婆婆正在生病。風濕症。她的病勢會有什麼變化呢？他們連請醫生的錢也付不起了。

人們搭乘着竹筏，有的坐，有的站，有的躺，順流向下游淌去。飢餓的、徹夜未眠的、心煩意亂的人兒呀，你們要往哪兒去呢？水流正把他們朝大海中趕去。可是大海……

有幾個人懇求給他們住宿。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留下。很多人乞討食物。河岸边，人們不間斷地奔來奔去，好似一群拖曳着一只死螳螂的螞蟻。那些沉默的人，他們的喃喃細語還不及一群蒼蠅的嗡嗡聲響亮，那些在天上打轉的禿鷲，喧鬧得更厲害了。

很多人在盤算，准許他們多停留幾天。可是因為連最有錢的人也無力經常施舍食物，於是森多伐爾提出，用工作來交換。他借錢給他們。

“好吧，我們碰碰運氣。也許事情順利……”

“反正我們已經無事可干。那我們就再多辛苦点儿……”

歐塞比奧·森多伐爾並沒有要他們出借據。他只是在自己的帳簿上登上一筆。沒有拿到錢的人，得到了吃的。儘管糧食變貴了，他還給了他們種子。第二天早晨，天還蒙蒙亮，人們就出發了。他們臉容憔悴，差不多赤裸裸的，站在田地裏，水一直淹到他們的膝蓋。污穢的泥土、動物的屍體、腐爛的植物——土壤散發出濃烈的惡臭。一個低垂着灰蒙蒙的雲層的日子。他們在泥漿地裏干活。枝葉茂密的樹木在禿鷲身子的壓力下顫動着……

### 3

“嘿，這才是場好雨哪！”

“是呀，教父，如果再這樣繼續的下，就會有個好收成。”

“不過，你認為你的稻子什麼時間可以長出谷粒來？”

“我相信那些‘拉斯洛瑪斯’谷種在五月中旬頭幾天就可以抽穗，就在升天節那幾天。”

他們把周圍嗡嗡地鬧着的蚊子打死。身體被包裹在雪茄的煙霧裏。眼睛長久地望着那無邊無際的秧田。風馳過高高聳起的青苗，它們象一群生性好奇的鴨子，不斷地彎下，挺直。太陽把秧秆的尖端染上紫銅的顏色。

胡安·德·拉·克魯斯·韋加和老巴亞達雷斯兩人的頭髮都已灰白，光滑滑的——象人們所說的“松鼠頭”，隨風飄拂，幾束頭髮垂在他們的額上。

“天主保佑，我們今年一切都還順利……”

“但愿是这样，教父。”

夜晚呈暗紫色，然而在远方，在那山坡的后面，薄暮的色彩变幻多端。令人想到绿叶簇中閃爍的成熟的水果。亮光从树梢上消失了。

“巴亚达雷斯教父，有些事情给人造成的痛苦，簡直象酒精涂在一个沒有結痂的伤口上，痛得象火烧。”

“是这样。”

“巴亚达雷斯教父，我們两人多年来一直那么要好，和睦相处，始終是你帮助我，我帮助你……”

“是呀。”

巴亚达雷斯拉了拉他的工作服。望着那波动的稻田和火紅的云朵。他的心絞紧了。但愿堂·克魯斯不要再說下去。

“我們，你和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两人遭受过那么多的风吹日晒，那么多的经历，都已經老了，皮肤有皺紋了……你听我說，教父……”

堂·克魯斯把一只手攔在巴亚达雷斯的肩头上。他的眼眶里泪水閃爍。

“你听我說，教父，你的儿子曼努埃尔誘奸了我女儿佐伊莉塔……，她怀孕了……，而他就再不露脸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呀……你的儿子似乎不是个正派人……你應該……这件事，你得操操心，教父，要那孩子的行径象个男子汉……这件事，你得操操心呀，教父……”

巴亚达雷斯冒出了汗水。連他的眼睛里也充滿了眼泪。为什么他的儿子成了个无賴汉？这孩子竟学会了白种先生們的伤风败俗的行为。

“你听我说，巴亚达雷斯教父……我是上了年纪啦，不过我依旧懂得怎样使用我的武器。我对你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坦坦白白告诉你：如果这小伙子继续这样下去，那我可要对他不起，我当着太阳发誓……”

巴亚达雷斯握着克鲁斯的手。

“我会去试试，教父。你完全对……”

巴亚达雷斯离开了，他小心翼翼地踏在狭狭的田埂上，提防踩倒了稻子。暮色渐浓，象蜡烛的烟一般浓密；把他的白色衬衫变幻成一件污秽的破衣。

一群白色的和黑色的苍鹭在空中滑翔，缓慢地飞了过去。

脏兮兮的雨水在窗玻璃上淌了下来。屋子里边，有盆子碟子的声响。竹子编的墙，经过日晒雨打，已经发黄，这时在暮色中泛成橘红。风刮起了屋顶上的椰叶，象耸起的羽毛。

堂·克鲁斯踏上那几乎垂直的楼梯时，他听到厨房里有人用粗麻擦洗一只陶罐。他躺进了吊床里。

“你到底回来了。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你刚离开……”

“哦，发生什么事？”

“那白人来过啦，他要找你谈谈。”

欧多茜亚的声音，就象拍打着岸坡的河水，均匀地潺潺地响着，同时还夹杂着呼呼嘭嘭的炊具声。

这时是蝙蝠出动的时刻。它们短短的鼓翼声在黄昏中传播。它们摇摇晃晃，好似受了惊，飞来又飞去，追逐着蚊虫。在摇摆的吊床前面飞翔。

“佐伊莉塔呢？她在家吗？”

“她要去找堂娜·塞巴斯丁那，还没有回来。”

一陣溫暖的風吹來。雨季的風，儘管是在黃昏時分，依舊象一個年輕人的皮膚一樣溫暖。然而克魯斯知道，寒冷將跟隨這股和風，這種風來自這樣的地區，在那邊，夜間還亮着條條的青光，無窮盡的潮浪徹夜咆哮着。

“那小子呢？他來過嗎？”

“我還剛回來。”

“啊哈……”

#### 4

莊園上的狗叫迎接着堂·克魯斯。一些母雞和火雞撲撲奔跑着。這些嘈雜的聲音蓋沒了風的呼號，蓋沒了野鴨和卡拉俄鳥的鼓翼聲。

“誰在那兒？”

“是我，老板。”

“你是誰？”

“胡安·德·拉·克魯斯·韋加。歐多茜亞告訴我，說你要找我談話。”

“是的！你進來吧。”

在那寬敞的陽台上，一陣涼風吹動了長長的白簾子和空空的吊床。只有一張吊床沒有搖動。一個年輕女人躺在裡面，烏黑的頭髮被風吹亂了。

“你們好。”

“你怎麼樣，克魯斯？歐多茜亞和佐伊莉塔都好嗎？”

森多伐爾博士躺在他妻子的身旁。機械地撫摩着她的

大腿。

“我到过你的田里，克魯斯。”

“哦！”

“照我看来，今年你会有好收成……”

“我也这样希望……过去的那些坏年成差不多把我们吃空了，象死去的莫罗伊通常說的那样……”

吊床的噤吱声打破了寂靜。太阳消失了。风向那辽阔的黑暗搏斗。光线暗得使堂·克魯斯和森多伐尔博士两人簡直认不出对方了。这两个男人說話时，堂娜·洛烏德斯微微的打起盹来。温暖流过她的全身，同时，一股凉爽的微风撫摩着她的皮肤。

“昨天，我到堂·巴亚达雷斯的田里去了，”克魯斯說。

“真的？那边情况怎样？”

“都种上了，原始森林的痕迹一点也不剩了。稻子长得密密麻麻，尽是穗粒……”

“那么你的呢？”

“稻子很高，至少到这儿，你瞧。”

他用手比划了高度。

“这很好。稻虫沒有造成什么損害吧？”

“在河的上游，堂·米兰多的田里，它們非常猖獗……这儿亏得沒有发生什么……今年我們的确运气不坏，先生……”

馬匹啣吱啣吱地在泥漿地里走过。附近，母牛在哞叫，还有牛犢的应声。

森多伐尔博士还在撫摩他妻子的大腿。他很滿意。稻子长得不坏。它們一个劲儿的长。不过，需要經常同野草作斗

爭，野草象发疯一样向上长，长得使稻子窒息，长得那么快，每隔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就得把它们全部耨除，把它们拔光。必須防止这种沒用的生命的蔓延，赢得这场胜利。他很有把握，他准能获胜。碰得不巧，这种創造生命的自然力可能酿成巨大的灾祸的，不过，如果人的智慧把它导入正规，它可以成为财富的源泉。稻子就是一座金矿。

欧塞比奥的烏黑的眼睛楞楞地望着黑夜。青蛙的喧鬧，就象黑人的大鼓声。风吹动了博士的头发，把他的倔强而蓬乱的发束吹到前額上。两条槽槽从他的鼻子一直伸展到他肉嘟嘟的嘴巴上，他的下嘴唇下垂着。他那只毛茸茸的黑手攔在堂娜·洛烏德斯的腰肢上。

活儿是艰苦的，只能緩慢地进展。也許必須招收更多的劳动力来。他无論如何不能让这些稻田遭到損失。森多伐尔博士把一切都押在这张牌上了。他需要錢。这笔錢也会筹措到的。在乡間这还不难办到。

同原始森林和雨季战斗是很艰难的。雨季象一个女人，老是变幻不定。不过，他已經积有經驗，那两次失敗的收成教了他不少东西。如果处理适当，雨季和虫害是可以战胜的。只要有机器就好办。由于恶劣的雨季，所以才始終沒有人种稻子。不过他有机噐可以耕种。机器提高了收益，降低了成本。

堂·克魯斯站在他的面前。神色安詳。等待着。砍刀攔在他的肩膀上，手臂也沒有弯曲。

堂娜·洛烏德斯撫摸着她丈夫的手。她的暗紫色的眼臉抽搐着。她的鼻翼微微地顫动着。



从远方，飘来了泥土刺鼻的气味。

“我們需要收获的人手，克魯斯，必須及时注意到这件事。”

“是这样，老板。”

“我們需要很多人，否則，我們沒法收拾落穗了。”

“是这样，老板。”

“我們必須預先去搜尋工人，克魯斯。”

森多伐尔博士把食指按在鼻子上，大拇指撐着下顎。皺紧眉头，苦苦思索着。

“你可認識那些在寻找工作的人嗎？”

“噫！只是我們能够接受哪一些人呢？这儿的农业工人都走光了……‘秃头’岡薩瓦伊把他的人許給堂·查康了……胡安·苏涅加又給送到瓜阿斯去医治沼泽热了……”

“要是我們从高地找些人来，你看如何？”

“也許……那些‘塞略諾’……，那些山地居民……”

“对，那些山民！”

## 5

他們相偎相依地躺着，她沒有注意到黑夜已被千千万万个小小的光亮冲破了。

“我的黑人，你可知道我有多么快乐？今年景况好，我們可以到瓜亚基尔去消磨几个月了，是不是？”

“是的，我的心肝。到瓜亚基尔去旅行不再是个問題了。我們可以找点娱乐消遣消遣了；我想，你被迫放弃这一切是够

久了！”

他对着她俯下了身子。她的呼吸籠罩着他。他的眼睛放光，手感觉到她的顫动着的身体。

“你愿意上哪儿去，我們就上哪儿去，”他輕声說。“我相信，亲爱的，我們甚至将会有力量到外国去。”

“是呀，我的黑人！……”

### 三

## 山坡、希望和河流

### 1

炊烟袅袅上升。茅屋給籠罩在淡蓝色的烟雾里。狗躺在石凳旁打哈欠。“有加利”树的木柴燒得烟雾弥漫，噼噼啪啪直响。浓烟和淡淡的迷雾混杂在一起。下面，躺着那五彩斑駁的寬闊的山谷。

何塞·奥卡皮涅亚望了望他自己的筑在柱桩上的住屋。煮东西的罐子已失去紅紅的色泽。它的外表油腻膩的，被烟熏得墨黑，同茅屋里所有的东西一样。

何塞搔着他的背。山谷在他的脚底下伸展着，无比的辽闊。可是，如果他要走到遙远的海滨的話，他还得繼續走下去。山谷后面，是原始森林，它象蛮荒的丛林一样不容易通过。据說那边炎热逼人，把你的肺部也压紧了。那边还有蛇，

这些沒有爪子的动物在地面上爬行，要是給它們咬一口，馬上就会死去，就象閃电一样快速。

何塞·奥卡皮涅亚應該出走，應該离开他的茅屋和这寂靜的峪谷，峪谷处在崇山之間，山頂又聳立在白云間。他拿起一把泥土，在两只手掌之間研碎了。他把它們研得粉碎，粉末透入了他的細胞孔。那老婆子罗莎，他不得不撇下了。薩吉沙曾經到他那儿找他談过。这家伙是个脸色白皙的人，穿着短褲、茄克，打一条三色領帶。他还穿橡胶底的白帆布鞋子。

“对呀！你自己将会看到。他們，这些白种人，会出很高的工資的。你就可以积攢些錢了！还有那条瓜阿斯河，真是大极了，从来沒有见过这样的河流。还有那凉爽的十月的夜晚。非常凉爽，簡直象住在山里。灯光呵，人群呵。街道又闊，賽过大河，人又象潮水一般！汹涌着，旋轉着，流到这儿，又流向那儿。我告訴你，这才是生活，熱鬧的生活。在那儿，你可以弄錢，可以痛痛快快的花，或者把它积起来！是呀！”

然而，他能把这兒的一切都丟下嗎？那些絳紅的翠綠的深黃的高山，它們头戴白云和有加利樹的冠冕！那些象台阶般一級級上升的高山上的房屋！那些漏斗形的茅屋頂！还有那无袖的披肩、大麦、檣浆。此外，还有那个嘮嘮叨叨的老婆子！

“你到那边要寻找些什么呀？在这兒，同样可以掙錢。我們一輩子沒离开过，然而也沒有餓死。你是和拉犁的牛一起长大的。你到下边去能够干得了什么？最多給你带一身痲病回来！”

她声音單調，話沒有个完。一会儿用西班牙語，一会儿又

換了那古老的克恰族印第安語。何塞·奧卡皮涅亞臉色不變。他的凸出的眼睛似乎看也不看。低倒了頭，活象一只在脖子上架了轆的牛。他的兩手下垂，放在兩腿間。

老婆子不停地叱責着。她蹲在一個角落里紡羊毛，一條腿高高蹶起，膝蓋碰到了干癟的下垂的乳房。

“好象這些土地是不出產東西的！你在城市里究竟去尋找什麼呢？害虫！你在那兒認識誰？你要去找誰？你拿什麼來付你的伙食？”

筑在山坡上的塵土飛揚的道路，蜿蜒地通下山去，一直通到鐵路綫，剛好貼近他的茅屋前面通過。一些印第安人裹着寬大的披肩走了過去。他們在肩負的重物下壓彎了身體，縮着腦袋，踏着始終均勻的有節奏的小步，從遠方一路上來到鄰近的村子里。穿着紅的、綠的、灰色的衣服。他們謙恭地走在路邊上，讓路給騎馬的人，這種人披着披肩和羊皮，穿着帶馬刺的靴子，縱馬而過，卷起雲層般的塵土。印第安人的腳步、公路、意外提供的掙錢的機會，這一切，都引誘着何塞。儘管老婆子羅莎哭哭啼啼，儘管這座熟悉的茅屋，而他是出生在這座屋子的，儘管那飽看了整整一輩子的雲彩和地平面上的有加利樹，他還是離開了。

## 2

村子里的灰沉沉的房屋，仿佛怕冷似的，密密層層的擠在一起，團團圍繞在火車站的周圍。列車還沒有到達，早已出現了几個女人，她們要把煮硬的雞蛋出售給旅客。人們急急忙

忙，准备着隔夜宰好的猪。不久，烤肉的香味充溢在污秽曲折的小巷中。屋前巨大的石凳上，玉米已磨成粉，准备做面餅。

安德雷斯·吉希佩在街头闲逛，一只瘦瘦的狗陪伴他。肚子象大鼓般凸出的孩子，脸上涂抹着鼻涕和泥土，他们三三两两，站在大厩栏的宽大的門前，在挖鼻子。他们站着不动，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从科的耶拉斯山，吹来一股鋼刀般锋利的冷风。它扫过乡間的小路，吹刮得沙土飞扬，还沙沙地卷走了石子上的干叶，这些石子，是人们从河中取出鋪路，以免践在泥浆里。吉希佩把这一切看了个够。这些景色，他一輩子也不会忘掉。村子是黑黝黝的。街道、房屋、地平面，一切都象被貪烟所盖复。殷紅的披肩已褪了色。屋瓦被烟熏得烏黑。他就这样的掬着行囊，在街道上走过。非常从容。什么地方传来悲切的笛声。他不知道这种哭泣般的音乐来自何方。可是他永远也忘不掉它。

“喂，吉希佩，有人到这儿招募工人到滨海地区去。前天，罗慕阿尔多·阿科斯达来了。”

在欧印混血儿特雷薩的屋子前面，阿科斯达告诉他：“三苏克雷五十生他伏，供給伙食。四个苏克雷，不供給伙食。如果你有朋友，带他们一起来吧。”

“不过，那下面要生瘡疾。”

“真是胆小鬼。你可以挣很多的錢。你只消干上一个短时期，就可以有一大堆錢。”

“哦，不过我还欠奥尔基一笔錢……”

“根本没有关系，我把你送走，誰也不会看见你。”

“奥尔基会叫警察来追捕我的。”

“他們怎么会捉到你?……”

突然，吉希佩象生了根似的立定不动了。附近的山坡上，出现了一列火車。一列长长的火車，有一辆嗚嗚嗚直叫的火車头，一股浓烟从車头上冒出来，尖銳而拖长的汽笛声在那些小山脉上一再的响起了回音。

接着是一陣杂乱的騷动。人們急急忙忙地奔来奔去。每个人叫卖他的貨物。那些販卖鸡蛋的女人兴奋地沿着列車奔跑。孩子們在挑东西的人的脚跟前跑着。阿科斯达把吉希佩推上一张狹狹的梯子，从那儿可以通到行李車的車頂。在他前面的人向上爬，踐着他的头，他后面的人在挤在推。

他們蹲在車頂上，拥挤在一起。機車的猛烈的浓烟刺激得他們的眼睛里滾出了泪水。他們牢牢地握住了鉄杆，以免翻下車去。他們在搖摆不定、疾馳而过的景物面前沉默着，吃惊着，機車的喘息声使他們昏昏沉沉。狂风怒号，鞭撻着他們的臉。他們的嘴唇干裂了。卷起的尘土几乎使他們窒息。

然而故乡的村子呢？

### 3

一个吃奶的嬰孩哭哭鬧鬧，任何办法都不能使他安靜，連乳头他也拒絕了，車輛震动，尘土从半开着的門口钻了进来，在車厢内聚集成浓密的尘云——这一切，都折磨人。夜晚象一方烏黑的不可穿透的土块，充塞在車厢里。紅玉般的夕阳的残輝早已在山頂背后消失。連清凉的气息也留在后面。热浪一陣陣涌进来。

他們接近海濱了。

那令人昏昏欲睡的热浪四下扩展着。列車仿佛馳进了一座胶质的隧道。車速虽高，无数的小虫子依然飞了进来。蚊虫向人袭击，在皮肤上留下火辣辣的疼痛。他們感觉到手臂和脸上起了很大的肿块。

那个嬰孩还在啼哭。自中午开始，他們已是在旅途中了。一家六口，还加上其他的旅客。拥挤不堪，也就更热了。女人們汗水淋漓，她們的五彩斑駁的衣衫已經湿透。他們紧紧地挤在一起，热得晕头轉向。心里充滿了恐惧，生怕那些行李可能突然落到他們的头上。

人的粪便散发着令人难忍的气味，一群群蒼蝇在这些排泄物的周围打轉。

“瓜亚基尔有一个財主需要一大批人。他付很好的报酬。”

“真的？我們沒有錢付旅費呀。”

“一切都由他付。”

“真是这样嗎？”

“这笔錢以后当然要扣掉的。”

“家眷呢？”

“可以一起去。”

有人說，罗莎丽奧·查吉薩兰瑪和她的男人已經去那儿了。这滨海地区，真是一块富饒的土地。据說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女人只要懂得酿制吉却酒<sup>①</sup>，懂得烤薄餅，她們对

---

① 一种用玉蜀黍、菠蘿等酿制的酒。

男人就不会是个负担，因为她们可以帮助他们挣钱。听说罗莎丽奥已经在一座新设的种植园里找到了工作。

佩德罗·耶努卡想起他的租地。

“古蒂埃瑞斯老板死了，他那些住在巴黎的儿子要把土地卖掉，”他诉说。

“卖给佃户们吗？”

“也卖给他们。”

在那明亮的月夜，佩德罗整整几个小时坐在他茅屋前面，凝视着那块租地。屋里，他的妻子娜蒂做着恶梦，老是翻来复去。远方，有一只狗对着浮云吠叫。婴儿醒了，轻声啼哭了。母鸡咯咯的叫。月光泻在麦田上。麦穗泛着青黄色的微光，在风中沙沙的响。

麦子波动着，好象那些欧印混血女人的裙子。它们柔顺地伏在地面上，又象一只正在迎接主人的狗。燃烧的木炭的气味透出了茅屋。

如果他有力量购买这块土地多好！

“那老头死了——天主赐他安宁吧——我也不愿留下了。只是在那下边，钱真容易花。象一条河流。然而在家里呢？那谁知道？反正我是走了。同我的妻子和全家一起走。她会帮我忙的。到了星期六，她会做吉却酒、馅饼和猪油糕……”

佩德罗就这样动身了。同他的妻子和孩儿，带着行李和包裹。

只有疲劳过度的婴儿的啼哭和车轮的单调的轧轧声打破了这逼人的沉寂。他们肢体疼痛。旅途的劳累使他们困倦不



堪，可是他們已經放棄了稍稍伸展一下手腳的希望。最后，他們的紅腫的眼臉也終於閉上，昏昏沉沉睡着了，他們不再知道旅途，也不再知道自己了。

列車在平坦的大草原上飛馳。車輛顛簸搖擺，象那單桅的小船。濃郁、烏黑、悶熱、蚊蟲密布的夜晚，擁抱着列車。

#### 4

列車停住時，他們從淡淡的曙光中認出了一座村落。小小的房屋，用竹竿築成，豎立在又高又細的柱子上。燈心草作牆。茅草鋪頂。失于保管而損壞。裂縫中透出電石燈的黃黃的閃光。車廂里，汗酸氣瀰漫。旅客們緊緊地坐在一起，擠得暖暖的，抵擋山嶺清晨的寒冷。

海濱居民說話的語調多么奇特！這些蒙杜比奧人有一個特別柔軟的歌唱般的嗓音。他們似乎把字的音吞下了一半，仿佛他們不會說出那么多字母似的。擠在車廂窗玻璃上的臉是蒼白的，橄欖色的。亮晶晶的眼睛帶着嚴酷的神色。嘴唇凸出。笑的時候，可以看到脫落的牙齒的空隙。張開的嘴好象格子窗。他們，這些蒙杜比奧人，容貌丑陋，卷曲的或者平滑的頭髮，垂在前額上。唉，這些黑人！

瑪利亞·德·赫蘇斯·納西崩吉裹着一條巨大的黑色圍巾，一直裹到鼻尖上，她吓得直冒冷汗。她是單身旅行。她的一個姑母正在瓜亞基爾等候她，已經替她在一家飯店里找到了一個職位。她將在那兒當一名女侍者。瑪利亞知道蒙杜比奧人和黑人是站在阿爾法羅一邊作戰的。他們經常在山區的

村子里出现，骑着从周围庄园里抢来的马匹。他们纵马飞奔，冲进村子，用手枪向空中射击。秘密结社的无赖！褻瀆天主的凶徒！餓慌似的追逐女人。

“来呀，我的姑娘，好叫你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的一条汉子。”

“今晚上你同我一起在教堂里睡觉好吗？”

“你们把那小教士藏到哪儿去啦？我们要他当上个继父哩！”

无赖，暴徒，偷牛贼。这些人，他们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瑪利亚心里怕极了，她紧紧抓住她身旁的人。那是佩德罗·卡馬乔，一身城里人打扮。他态度和善，鼓舞着她的勇气。

“你有点怕他们吧？他们只是吹吹牛罢了。”

“你曾经去过海滨吗？”

“哼……，至少六次！我已经差不多成了个白人了……”

姑娘放心了。佩德罗的一切都使她喜欢。他的又厚又红的嘴唇、他的笑容以及他的小心体贴和温文有礼的举动。

“你将寄居在什么地方？”

“我姑母正等着我……”

列车继续前进时，他们已经象老朋友一样的交谈着。卡馬乔把他的经验告诉了她。他说他起初也简直住不惯。热得要命，尤其是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不过过后就有风吹来，虽然有时候这风也是暖洋洋的。温暖浑浊的水可没法解渴。手和脚都容易得浮肿病。蒙杜比奥人尽管嘲笑山上来的人的红皮肤，嘲笑他们说话的方式，不过他们是山民，倒很难得受到蔑辱。瑪利亚将会看到，在那城市里，有很多人是从山上来

的……

## 5

往深深的峡谷走下去。赶骡人鞭打着骡子，它们虽然走惯岩石的陡峭斜坡，也变得倔强起来。道路蜿蜒曲折，象高山上的一条只可走骡马的小路，下通海滨。赶骡人的领队咒骂着牲口，他用鞭子划着十字，祈祷着。这条有性命危险的岩山小路老是沿着悬岩绝壁弯来拐去。他们把裤脚一直卷到膝盖上，开始步行下山，探索着泥地。他们已经预先把包裹仔细地捆紧在背上。他们总共有十个人，是从南方来的。沿海有人正在找人收割庄稼，因为那些蒙杜比奥人自己宁愿在城市里工作。既然需要干农活的人，于是他们就来了。

下山时，他们认识了海滨地区。树木是不同的。他们不认识那些青草。也不懂鸟儿的歌唱。他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十天。老是寻根究底地向那些沉默寡言的赶骡人询问。

“那边容易找工作吗？”

“哼！现在也不那么简单了……”

他们越近海滨，对那儿的植物和土壤也越发觉得陌生。

“小心！别走近这棵树。它的叶子会分泌一种灼人的浆汁的。”

有几次，他们相信在密密层层的山树叶底下看见了蛇。风停留在山里了，那些山岭，蓝湛湛的，浮现在乳白色的云朵里。

“住在海滨，每天要多少生活费？”

“这完全看你打算过怎样的生活……”

向下走，老是向下走。道路不再是乱石磊磊了。真叫人驚訝，那些騾子是怎樣保持身體的平衡的！尾巴夾在大腿之間，蹄子牢牢地抵住地面，就這樣滑下山去，而趕騾人呢，他們必須不時手脚并用，抓住泥土，防止滾下山去。

“是不是馬上可以找到工作？”

“我聽說，人們乘火車到海濱去，是由雇主付的車費……”

太陽象火燒。蚊蟲不住地折磨他們。

在那兒，有的樹木枝葉低垂，碰到了地面。天黑時，不計其數的螢火蟲飛來飛去，使這些人看了很开心，他們一輩子還沒有見到過這種亮光閃閃的小點子。不過，他們對猛獸感到害怕。

“這兒有豹子嗎？”

“它們住在山里。非常難得到公路上來……”

“還有蛇呢？”

“沒有的事！無稽之談……”

他們談談說說，到了碼頭上。那只太小的船上的擁擠情況、搬運工人和碼頭工人的號子聲、川流不息的人群、疲憊和炎熱，這一切，都使他們頭暈目眩。他們昏昏沉沉地蹲伏在隨身攜帶的財物之間。船隻開始搖擺時，他們都戰戰兢兢。起初，他們還在觀看汹涌澎湃的海洋，觀看點點燈火似的光亮在海面上滑過，後來，他們就進入了夢鄉。

## 6

山民們的烏黑的羊毛衣服，同瓜亞基爾居民們的潔白的

晨霧般輕薄的衣著成了個鮮明的對照。他們黝黑的紫銅色的呆板的臉，深陷的眼睛里的柔和驚訝的眼光，同那些疲弱的橄欖色皮膚的沿海居民們那種靈活明亮的眼睛形成尖銳的對比。

他們在這座陌生的城市里徒步漫遊，心里只感到驚異。迴廊沒有圓拱，古老的房屋築在細細的柱子上，這是什麼道理？房屋的建築又多么單薄！誰是遮擋不住猛烈的驟雨！

他們肩上揹着全部財物，在街頭徘徊。太陽猛射着那編成五顏六色的籃子，烙着山民們的皮膚，把它的酷熱透入粗糙的羊毛衣服和女人們的絳紫的、杏黃的、殷紅的、翠綠的裙子。他們成群結隊地在城里東躡西逛。那種舞蹈般的步伐和他們的衣著引人注目。人們伸長了脖子觀看他們，幾乎使脖子脫了臼。他們還經常聽到旁人說他們氣味難聞。難道他們真的有臭味嗎？

太陽，高高的藍天上的光芒萬丈的太陽，烙着這座城市。每一個十字路口都淹沒在刺目的陽光中。明亮的混凝土好象一面鏡子，把陽光反射出來。行路的人不得不閉上了眼睛。每一幢房屋都刷着強烈的顏色。

只是，人們為什麼弄出那么多的噪雜聲？汽車撒着喇叭，車上的收音機放着最大的聲音，轟隆隆直鑽進人的耳朵。小販的叫賣聲又象是歌吟，又象是悲訴，尖銳刺耳。過路的行人嘻嘻哈哈，叫叫嚷嚷。電車在拐彎的地方大聲疾呼，叮叮噹噹地要求大家讓出軌道來。汽車的喇叭接二連三的響。碼頭旁，輪船和汽船汽笛長鳴。有幾艘是遠洋巨輪，聲音莊嚴。拖長了的。遏制着的。其他的發出尖銳的催迫的聲音。使人不由

得想起一个媽媽催促她的孩子們。或者想到狗叫。对了，那些大輪船叫得象乡紳家的狗，小汽輪的声音象印第安人的狗。

“老乡們，来这儿呀！ 唷—唷—唷！”

这是指他們，不是指那海滨居民。那是些山民。蒼白、悲慘、憔悴。不穿鞋子，穿了白褲子和白汗衫。闊边草帽上插着一根針，好象一根羽毛。

“这儿有山上出产的上等苹果！”

“板油，上等的山地板油！”

“来买山地出产的美味五香肉！”

城里人的响亮的嘲笑比他們的說話还使人难堪。人們在人群中碰见这些山民，就会轉过脸去，朝地上吐口水。取笑他們的惊愕的脸色。再加上这种熙熙攘攘的杂沓景象！挑伕們在貨物的重压下搖搖晃晃，小販們在街上急匆匆奔过。男人和女人說話时指手划脚，动作比話語还多，这些人一面热烈交談，一面威胁地走近他們。身体，在腰肢之間扭来扭去，脚呢，老是登登登的踏着地面。

太阳当头时，他們来到清靜的街道上了。那儿咖啡和可可香味四溢。恬靜的气氛籠罩着这些街道。一种舒适的温和潤湿的气味。男男女女坐在屋子前面，弯着身子干活，这种活只用两只手操作。緘默的黑白混血儿和海滨居民，他們不笑不鬧，也不歌唱，剝着可可豆的外壳。他們的衣服只剩些五顏六色的补釘，这些顏色在赭色、黑色和紅色的果仁之間反复出现。

飯店的女服务員也是山地出身。她們滿臉笑容，接待这些客人。她們的眼睛里流露着乡愁，似乎正渴望着瞧瞧远方

的家乡。如此而已。然而这些男人却产生了乡誼的感情。似乎他們在这儿是受欢迎的。他們也似乎不再那么灰心絕望了。女服务員們的說話听在他們的耳朵里，好象美妙的音乐。馬泰奧·塔吉查让她們重复說了好多遍。他故意装得听不懂，其实他只是想多听听她們的說話。也許她們的声音、眼神以及結实有力的身体已經把他俘虏了，因为他依旧恋恋不舍他的千里迢迢的故乡。当他盯住这个姑娘时，他也就永远不会忘掉那尘土飞扬、大雾弥漫的山地，在那儿，风送来野生櫻桃树的香味，送来苹果树、有加利树和梨树的芬芳。

“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工作……”

“您是这个緣故才下山来……”

“当然罗，否則下来干什么。山上什么活儿也沒有了。每天掙的錢越来越少……工作是少得可怜。”

“只是你們可别抱什么希望！难道这儿沿海的情况很好嗎？根本不是这回事。我什么都愿意牺牲，只要我能够回轉家乡！这儿得到的只有疾病。恶劣的气候。恶劣的伙食。微薄的工資！”

“微薄的工資？什一什一什么？”

“微薄的工資！”

“微薄的工資！”

“然而据說有人正在找人收庄稼呢。”

“算了吧！如今在收获季节的时候到稻田里去嗎？我的天主！您瞧，我不是想对您的事插嘴；我說的都是事实。請你相信我，一切都是假的。有人到山上去寻找人手，因为据說山上的人比較迁就，拿到較少的工資也就心滿意足了。”

“比家乡那儿还少嗎？”

“不，这儿付的倒是比較多些。不过山上來的人，永远不象白人得的那么多。”

“那我們怎么办？”

阴云密布。这座城市的灰茫茫的云层，經常象一件无袖的披肩，厚密而沉重。要是平原地的天空中烏云上升，那准会使人发疯。炎热的气候，象水螅般的紧紧吸住他們不放。那么慢吞吞的。热空气阻塞你的鼻子，捶着你的脑袋。全身盖上一层粘糊糊的汗水。眼睛热辣辣地发烧，象老虎眼睛般放光。嘴唇干裂浮肿。口涎浓得象糖浆，粘在上顎上。咽喉干渴，仿佛象火烧。人們怀念着山溪的冷水。然而，即使他們能够把冒着泡沫的清涼的河水喝光，也解不了他們的干渴。連疲憊的感觉也摆脱不掉。光是想什么事也不做。只是睡觉，睡觉，睡觉。手重得象鉛。腿又軟弱乏力。头昏昏沉沉。仿佛喝醉了酒。

他們除了重新在街头上到处奔走，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們必須寻找工作。当时又沒有个指路的人协助他們。不过所有寬闊的混凝土街道都很平坦好走；他們可以到处打听工作。可他們又一一再的轉回到火車站。来往不絕的搬运工人、司机、汽車、运貨車；三桅船的号角声；刚进城市扛着籃筐、箱子、包裹的惊慌的旅客；这一切，具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不过同乡的接近尤其吸引着他們，虽然这些人已經染习了沿海居民的举动，然而，無論如何，他們仍怀念着被遺弃的家宅，怀念着家乡的泥土。这座蒙杜比奧人的城市似乎充滿了山上來的印第安人。几乎街头的每一个角隅，都可以碰见帶有科的耶拉斯山



的乡土气的老乡。他們在这些人的身上找到了家乡的温暖。在这儿，既然有手推車出售山地的菜肴，那又何必上飯店里去吃飯呢？他們可以吃到拌辣椒醬的土豆、煮熟的玉米、豆泥、炒蚕豆。

新来的人成群地聚在一起。

“找工作真难呀。”

“我不相信。我听说这儿有人到处在招募工人。”

“招募工人？我們今天清早起已經跑遍所有的街道了。”

“那你們曾經向哪些人探詢？”

“哦，就是那些臉儿討我們喜欢的……”

“真有你的！这完全象在大街当中寻找金錢。你們自然該到那真正有工作的地方去才是。”

“是呀，不过那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你倒說說看，什么地方！我們全都乐意知道！”

一座巨大的谷仓，谷仓里有潮湿的气味，有糠秕的气味，也有谷子的气味。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种谷子？搬运工人們在装满的袋子的重压下弯着肩膀和脖子。他們上身完全赤裸，褲脚在脚踝处紧紧扎住，踏着印第安人特有的敏捷的小步，急匆匆走着。他們的腰部紮得紧紧的。一个走不完的行列。从他們身上，冒出一股刺鼻的汗酸气。这种默默无声的杂乱景象，多象那撒散的糠秕。

办公室就在入口处。围墙的下半部是涂着油漆的薄板，上半部是鉄絲格。墙后有打字机的噠噠声。年輕姑娘們手里拿了紙走过，眼睛却望着空虚的远方。长长的桌子旁坐着很

多職員，他們戴着綠色的眼罩，在大簿子上写着。一声不响，全神貫注，动也不动。

誰也沒有時間顧到這些山民。這兒的人似乎都匆匆忙忙，同車站上和碼頭上的人一樣。如同那售票處剛要關閉窗口，或者船馬上就要起錨。這些找工作的人畏畏縮縮地往一個窗口踏上一步。

“祝您日安，先生。可不可請您行個方便，告訴我這裡是不是能找到工作？”

坐在窗口後邊的那男人瞧也沒瞧一眼。

“右邊窗口，”他冷淡地回答。

他們走過去。一個年輕小伙子咬着他的鉛筆頭。也許他已經聽見是怎麼一回事，然而他只是打量着他們，一句話不說。

“你們有多少人？能夠幹什麼活？”他終於問道。

“庄稼活，我們什麼都能幹。”

“你們有多少人？我問你呀。”

“有……幾個。”

“啊喲，見鬼！有多少？你是犂子嗎？”

“也許有八個。”

“八個？那你爽爽快快說八個。”

“不。我不知道確實。”

“見鬼，究竟多少？說個確實！”

最後，每個人拿到了一張紙片。他們一個接一個的，必須說他叫什麼名字，同來的家屬有多少人，能夠幹些什麼活。

“明天晚上六點，你們拿了這些紙片到十號碼頭報到。”

黄昏六时左右，蒼岡山的山脊上泛着紅光。那儿是一片硝石的平原，蘊藏着石油、清水，据说还有铁矿。一座透明的天空高高拱起，顏色象清彻的淨水。一座辽阔的天空，它是那样无边无际，和那紅光閃閃的平原一样的向远方伸展，肉眼望不到边。黄昏六时光景，太阳悬挂在科隆契的上空，俯瞰着蒼岡山的群峰。一只巨大的火輪，象鍛鉄炉里燃燒的熊熊鉄块。太阳燃燒得那么通紅，也許因为羊群扬起紅紅的尘土，也許它把大草原上浅色的枯草的热气反射回来。反正天空起了火，成了一片火焰。城市里的尘土泛着紅色。街道、房屋、車輛，一切都是紅的，投下了紫色的影子。在这个时刻，瓜阿斯河的河水是桑椹的顏色。街道上人群拥挤，都从商店、机关和工厂涌出来。罗托达德尔馬兰科河开始涨潮了。瓜阿斯河的微风吹拂着城市。从埃斯蒂罗薩拉多盐湖的两岸，吹来了大草原的冰冷的寒风。

八个山民挤在石子堤岸上乱糟糟的人群里，吃力地挤着才能向前走去。他們在衣冠楚楚的人們前面挤了过去，也在那汗流浹背的搬运工人和夸贊着自己貨物的小販面前挤了过去。

“买一块鸡蛋面包吧！刚出炉的热面包！一块就够当中飯，剩下的还够当午点！买一块鸡蛋面包吧！糕点，新鮮的糕点！”

“葡萄，上等的智利葡萄！甜蜜蜜的葡萄，白葡萄和紫葡

萄！每磅一个苏克雷二十生他伏，上等的智利葡萄！”

小贩的叫卖声既不动人，也不单调，一种刻板的吟诵的调子。

“腊肠，腊肠……烤肝！”

路上到处站着些随身携带包裹的人。他们不断地和人冲撞，被粗暴地推来推去。人们咒骂他们。

“先生，可不可以请您行个方便，告诉我十号码头在什么地方？”

“这儿是八号。十号在过去一点的南面，就是通到孔切拉去的那儿。”

“那末孔切拉是在什么地方？”

“难道要我拉住你的手带领你去吗？你还是去找个保姆吧。”

他们给弄得稀里糊涂了。象是麻醉了。他们放声大笑，好似他们已神经错乱。不过，尽管他们胆小，心烦意乱，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打算，继续到处打听。

“你们究竟知不知道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反正总会走到一个地方的！”

他们迷迷糊糊地沿着河岸走。人们在他们的周围尖声怪叫，两手乱晃，你撞撞我，我碰碰你，高声大笑。一个海员注意到他们。

“你们要上哪儿去？”

“我们在寻找十号码头。”

这位海员的欧印混血种的脸带着黑土的颜色。那顶白色便帽简直没法盖住那乱蓬蓬的卷发。强有力的脖子、闊闊的

胸膛、窄窄的腰肢。褲子在臀部周围鼓了起来。褲脚紧紧扎在沉重的靴子外面。他的腰間悬着一把土耳其式的弯刀。

一条小小的熏得烏黑的汽船，它的甲板上站着好多人。他們几乎全身赤裸，只穿一条蓝色短褲。都是黑白混血儿。看到他們的脸，会使你心惊肉跳。他們說着无耻的話，招喚这些山民。还做出猥褻的举动。又是嚎叫，又是大笑。汽船內的柱子之間挂着几张吊床。太阳正挂在蒼岡山的上空。那些小山似乎突入黑暗中，被习习的晚风和席卷而来的夜晚所包围。浓雾从河面上升起，散布在城市上空。

在东方，安达斯山显得蓝晶晶的。遙远的契博拉索山的山峰却給照映得一片通紅，簡直难以和云彩相区别。辽阔、汹涌、渾浊的瓜阿斯河的河水滾滾而下，猛冲着綠油油的河岸和堤岸的粗糙的混凝土防护墙。

突然，全城的灯火亮起来了，皓光向一切东西傾泻。从朦朧的暮色轉变成这样的光亮，来得太突然了，使人頓时象照花了眼一样。

“这儿就是十号碼頭。”

“天主会报答您的，亲爱的先生。”

他們几人又孤单单的不知往哪儿走才好。这时，有一个瘦瘦的男人，穿着卡其褲子，长統皮靴，戴一頂闊边巴拿馬草帽，向他們走来。

“你們是要去找森多伐尔博士嗎？”

“我不知道，不过昨天在办公处……”

“哦，那就是了。跟我来吧。”

他領他們穿过人群，朝汽船走去。他們走进馬达間后面

的一間房里，那里尽是些牛奶罐頭、一袋袋糧食、脚被扎住的母鸡、放在箱子里的死魚，以及汽油桶、电石箱等。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

他們正在吃力地找出一块地方来时，踏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黑蒼蒼的皮肤、洁白的衣服。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穿一条蓝色褲子、一件灰色衬衫，戴一頂样式相同的便帽。

“这些人，和我同船走。”

“可以，博士先生。”

后来，又来了几个默默无言的蒙杜比奧人，他們的皮肤呈现瘡疾病人的黃綠的顏色。他們隨身携带包裹和行囊，也在这小小的船艙里坐下来。

## 8

吊床輕輕顫动着。它的两旁堆着牛奶罐頭，阻碍着它搖晃。敞开的艙孔吹进了微风。船員們奔来奔去；尽管大家都非常小心，仍然有人不时碰撞森多伐尔的吊床。这位博士没法休息。要是他搭乘一艘大輪船的話，他准是睡得非常安穩。可是这种小小的单桅帆船……

旅客們拥挤在狭窄的房間里。一个穿黑衬衫的人发出响亮的鼾声，两只脚擱在米袋上，头擱在船舷上。一盞汽油灯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空气里弥漫着雪茄的烟霧，藍湛湛的，使人簡直看不清东西。两个土耳其人用他們自己的言語大声交談着。一个女人，躺在一张吊床上，她昂起了头，撫平她的裙子，又向那些土耳其人憤怒地扫了一眼，叹了一口气：“唉，我

的天主，”然后又躺了下去。那些餓得半死的胆怯的蒙杜比奧人，把脖子也包裹在他們的披肩里，噉噉的交談着，抽着他們自己卷的紙烟。

門口出現了一個小個子男人，這人有一副不尋常的闊闊的肩膀。他穿一件圓領的灰絨綫衫、騎馬褲和軍用綁腿套。他以响亮而粗厉的聲音招呼森多伐爾。

“您好嗎，博士？您的稻子怎麼樣？”

“那得花費很大的功夫，親愛的朋友。”

風猛烈地吹進來，和雪茄烟霧戲耍。一只吊床靠近天花板懸挂着，上面睡着一個中國人，他的兩臂交叉，擱在胸上。吊床下面堆積着一袋袋稻子。

“那個中國人，他倒有很好的稻子。”

“我還以為這些袋子是您的呢。——原來並不是。”

這個肩背寬闊的人抽着雪茄，他一面談話，一面噴出烟來。他倚在門框上；燈光映照着他半個臉。他的鼻子很長，彎彎地象一只鸚鵡的喙。在他的無神的大眼睛下，紫醬色的眼泡浮腫。他的額上皺紋密布，一臉的皺褶。

“我在昨天弄到了几担。我是很便宜弄來的，瓜亞基爾的稻米您真想不到有多貴。”

“您出多少？”

“每担十八蘇克雷。”

“不壞。”

森多伐爾博士注意到岸上有人發出燈火信號。舵手在門口出現了。

“站起來，你這個懶漢！”他嚷道。“有旅客上船啦。”

睡在地板上的那个水手嗯了一声。

“用拖拉机播种，情况怎样？大概总便宜多了，是不是？”

“大体上是这样。主要是它的速度快，可以多多播种。播种的面积越大，收割也越方便。我正在打算搞出口。我的稻种是最上等的。”

“你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据我知道，农业部发出的种子没有多大用处。多半质量低劣。”

汽船以曲线向河岸靠近。它好似一条跳越沟渠的小山羊，在它自己的波浪上跳越。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啦？”睡眼惺忪的旅客打着哈欠，询问着。

“让开！后退！”船员们粗暴地嚷着。

有几个人攀住了船舷，紧紧把着窗框。

可以听到舵手的深沉的声音：“老乡，你把停泊的地方出出空，否则我的小船要撞坏了。”

“你得好好的掌舵，他们出钱雇你就是要你掌舵。难道你睡睡大觉就可以挣到你的钱吗？”

“闭嘴！你是在这儿工作的，不是来聊天的。”

“那你也书面通知我，我才知道确切，”对方顶嘴道。

一声碰撞，他们靠着码头了。

窗口外推进一口箱子来，撞着一个旅客。

“你没有眼睛吗？”那男人向一个女人叱骂，她害怕地堆起笑容，走了进来。大家挪动了一下，给新来的旅客空出一个座位。他们默默地打量这个女人。她神经质地微笑着。几个土耳其人重新开始轻声交谈。那中国人站了起来。蒙杜比奥人



已經又躺下了。那个闊肩膀的男人同中国人攀談起来了。

“你抽烟嗎，老板？”

那中国人說着一口带鼻音的西班牙話，他把語句說得残缺不全，象小孩儿們通常說話那样。

“不，我不抽。”

他的黃黃的皮肤，橡皮似的綑紧在骨路上，脸皮动也不动一下。在那聳出的頰骨上面，閃爍着一对杏仁形的沒有睫毛的眼睛。

“有什么消息嗎，莫拉先生？”他問。

“沒有什么。我还象过去一样，到处东奔西跑。”

“哈，哈！买进了上等稻子，不是嗎？”

“现在生意难做呀。稻子还没有收，眼下什么事都不能做。”

“莫拉先生做着好生意。买了些便宜貨。”

中国人微笑着。他的嘴唇簡直沒有动，眼睛却炯炯有神。他个子矮小瘦弱，胸部陷进，背部滾圓，不过并不是駝背。

“不，你可別相信这些話，老板。时候不好呀。在瓜亚基尔，他們付很少的錢收进稻子，然而在这儿，索价又很高。”

森多伐尔博士知道莫拉是以賤价购进稻子的，他在种稻的农民們沒法售脫他們新收获的谷物时乘机收进的。他懂得这个窍门，当农民們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准会高高兴兴地把收获物一古脑儿的脫手，他也就老是在这骨节眼儿的时刻露脸。森多伐尔清清楚楚記得他第一次遇到莫拉时的景象。一天上午，莫拉突然露脸了。他騎着一匹棕色的純种馬，沿着被太阳烤热的道路过来。他神色泰然，态度随随便便。宽边的

帽子随着馬蹄的节奏晃动着。仿佛他是偶然經過哈拉米里昂的家門，而在他的屋子前面停步的。

“我的朋友，大概你还没有把你的收获物卖掉吧？”他对稻子瞅了一眼，問道。

“大概很快就可以卖掉，先生。”

“看上去质量很平常。”

“不，这是最好的稻子。米粒洁白。是老板卖給我的种子。”

“你买进的价格很貴吧，是不是？”

“可以这么說，先生。”

馬匹啃着青草。狗汪汪的吠叫。几只小豬发出咕咕声。哈拉米里昂的小女儿們站在莫拉的周围。蒼白，肮脏。她們的小衬衫簡直到不了肚臍。

“你的孩子嗎？”

“是的，先生。”

莫拉騎着馬，慢吞吞离开了。眼睛关怀地望着一只正遭到一头蒼鷹追逐的鷓子。突然，他轉身回来了。

“你打算拿你的稻子怎么办？”

“我要把它們运到瓜亚基尔的市场上去。”

“已經有了买主嗎？”

“还没有。我要去找找看。”

“我买下。”

“行呀，不过……”

“不，不是一担两担的买……全部买下。当场付錢……一起总共是一百苏克雷……”

“不过，先生，这至少有十担……”

“这是你的事；如果你愿意，拿去吧。……”

莫拉数好十张鈔票递给哈拉米里昂，一面还伸进绑腿套搔自己的腿。当时莫拉的外表跟现在在汽船上完全一个模样。相同的衣著。毛线衫里面，一边鼓起了一支手枪，另一边凸出了一只公文袋……他把稻子弄到手后，当天下午就叫人运走了。

现在他又同那中国人讨价还价。森多伐尔博士禁不住笑了。这种交易，他是不需要的。他从从容容的播种，出售。他有他自己的庄稼汉，自己的雇工。

那中国人考虑了片刻，这时，莫拉转身对森多伐尔博士说：

“照我看，应该这个样子经营稻米买卖才是。”

“不，我亲爱的，我不认为这样是做买卖。”

“唷，博士，您只消稍微考虑一下，您就会看到……”

汽船微微摇晃。莫拉冷冷地瞧着森多伐尔。有人躺在地板上，发出响亮的鼾声。可以听到河水拍溅的响声。风儿漫声低吟，象一只巨大的青蝇。

“您知道，博士，我作为一个商人，不相信您那一套计划会有成功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各人对事情有各人的看法。对于我，这是一次实验；要是搞成功了，那我顷刻之间就是个有成就的人物了。”

“也可能。反正每一担都得花费生产者成堆的金钱……，至于我，还是干我那买卖……”

汽船馬达的有节奏的震动传布到旅客們的身上。怎样才能进行最有利的出口？也許是不經過中間商，直接运往外国？向秘魯、智利、哥伦比亚、巴拿馬……巴拿馬原是最最有利可图。

莫拉又向那个中国人轉过身去了。他們两人談了很久。悄悄的，一点不激动。最后，已經是早晨了，森多伐尔看见莫拉取出他的公文袋，那中国人接受了鈔票。

接着，博士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

## 9

他們走了过去。一个跟着一个。由于炎热，皮肤又紅又肿。扁平的鼻子，油光光的臉，发烧的眼睛。

“真討厭，这些山上来的隆戈人。”

“我完全不觉得討厭。可怜的人！”

他們喘息不止。精疲力竭，灰心絕望。

“他們快热死了。”

“我們可受不了寒冷。”

毕奥对他們打量了好久。他擰着眉头，咬紧牙关，顎骨严厉地突出。隆戈人！那年在埃斯美拉尔达斯的那场战斗，隆戈人曾經杀死过黑人。他亲眼目睹他們在他的前面开枪射击，渾身是汗。他看见他們一动不动的深陷的眼睛。这种眼睛活象是死人的眼睛，活象是枪口。

突发的陣风刮来了被太阳晒透的紅树的香气。雄壮的劳塔河泛着紫銅的光彩，靜靜地淌着。每一个河道弯曲的地方，

出现一个强烈的漩渦。人們看見樹頂上的風在陽光中象一層煙霧，光閃閃地顫動。

一個年輕的隆戈人看到了一條蛇。他發抖了，下顎也顫動了，肌肉也收縮了。那條蛇游了過去，長長的滑溜溜的，對人根本不理不睬。那個隆戈人閉上眼睛，加快了步伐，壓下心頭的恐懼。據說，蛇的皮膚同死人的手一樣，冷冰冰的。如果被它咬過，毛孔中就會出血，不消幾個小時，就一命嗚呼。

哈拉米里昂給他們分派工作。

“單身漢往那邊去。”

畢奧咀嚼着煙葉。他看到那年輕人在蛇跟前吓得什麼似的，輕蔑地撇起了嘴唇。

“胆小鬼！我的孩子也比他勇敢！”

“請您原諒！”

白天緩緩地消逝了。一垛板牆後面，響起了托尼奧的聲音，充滿着渴望，顫動着悲哀的音調，象吉他震動着的弦綫：

黃昏已經降臨，  
和太陽結成一体，  
連我心兒的飛翔，  
也這樣沉向大地。

最後幾個隆戈人走過去了。婦女們隨同她們的丈夫。這些女人，她們豐滿的臀部在那又長又大的裙子下面擺動。哈拉米里昂的臉一動不動地打量她們，當她們已在他的眼簾下消失時，在他的記憶中還留下一個通紅、結實、高聳的胸脯，她

們的皮膚和沿海黑白混血女人的有彈性的皮膚不同。

“堂·哈拉米里昂，一群隆戈人，是不是？”

“是呀，因為他們比我們這種人便宜。”

“而且不象蒙杜比奧人那樣愛吵架。”

“是的，不過說不定這些印第安人有一天咆哮起來……”

“決沒有的事！隆戈人盡是些膽小鬼和叛徒。”

“這不是事實，畢奧。你這麼說，只因為你不喜歡隆戈人。”

“你哪，還不也是一個黑皮膚的人，”那黑人含諷帶諷地說。

蝙蝠象一支支利箭，刺進蔚藍的夜空。

## 10

“據說何塞·奧卡皮涅亞是乘獨木船來的。”

“啊喲，他冒險走了這趟路嗎？我可受不了這樣的旅行。好吧，他總體驗到這是什麼滋味，一連多少鐘點，蹲在那樣一只狹狹的家伙里，不知道該把腿攔在什麼地方。現在他總親身體驗到了。”

何塞·奧卡皮涅亞坐在堅硬龜裂的土地上。他眺望着那奔騰不息的河流，河里淌滿了樹干。岸上的哈涅羅地里雜草叢生。一望無邊的稻田。他聽到竹墻後面有海濱姑娘在歌唱，竹墻已不再青翠，呈現骨灰的顏色。他聽到捉鳥人的呼喚。這些小伙子筆直地站在小小的獨木船里，船舷幾乎已接觸到水

面，只是，这怎么可能？要不是他亲眼看到，他决不会相信。山間的霾气刺激着何塞，他連連地咳嗽。浓烈的气味从四面八方向他逼来。鮮花盛开的树木和沃土的清香。腐烂的树叶和树桩散发着刺鼻的臭气。岸坡那边吹来海貝的难聞的气味。魚的腥气。岸那边的山脉那么晃来晃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青翠碧綠，密不透风的草木弯腰曲背，上下波动，象一个跳舞的黑种女人。这种景象会看得你头晕眼花。再加这段旅程是搭乘独木船！要不是地上有那么多的蚂蚁爬来爬去，何塞巴

不得躺下来睡个大觉。可是这些小虫子……

从稻田里，可以辨认出岸上的房屋。何塞·奥卡皮涅亚站在泥浆里，連膝盖也淹沒了，不过他并不十分感到那泥浆，只感到火烧般的酷热。如果你把脚踏进灼热的灰里，也一定是这种感觉。泥浆热得发烫。腐蝕性的尘土盖复他的全身，侵蝕他的皮肤。翻动的臭水烙着何塞的脛骨，一直濺到他的大腿上。身上肿起了一連串的疮癩。蚊虫又在发炎的皮肤上举行宴会。痒痒的感觉变得难以忍受。难道他下山来是为了这些？然而尽管这一切，希望仍活在他的血液里，活在他的受伤的肌肉里，活在那新生的苍白的皮肤底下。

中午休息时，他闭上眼睛，梦见……那是星期六，他站在庄园办公室前的长蛇陣里，听到出納員的单調严厉的声音：“豪尔赫·毕加伊……”

“有。”

“六天，掙十九个苏克雷；扣掉食堂伙食費十二苏克雷，預支三个苏克雷。剩下四个……小曼努埃尔·巴亚达雷斯。”

“有。”

接着是他的名字。他們只扣去他的膳費。他要把所有的錢都換成銀幣，紙幣太容易弄碎，又會給蟲子咬壞，他要把它們都換掉。老婆子羅莎給他編織了一只厚實的法蘭絨錢袋，他要把錢全藏在里面。於是，錢幣將會積聚起來。這樣，搔傷和蚊蟲叮咬又有什麼關係？錢將越積越多，銀光閃閃，如同這溫暖的臭水。這不是惹引膿瘡的灼熱的銀光，不，這是還鄉的魔術鑰匙，依靠它，將踏上那多岩石、多塵土的曲曲折折的印第安人的山路。他會回去的，他會回到他所熟悉的、當初為了碰運氣而從那兒離開了家和他老伴的那條山路上去。三個工作日意味着九枚蘇克雷：九枚光閃閃的噹噹響的銀幣。

雖然種植園拖住了他，雖然瘧疾和種族歸化証把他束縛在沿海，何塞知道，總有一天，他會回到他的家鄉的。錢積攢得越多，也就越接近安達斯山的陡坡上的那塊土地，在那上面，他終於能夠種植他自己的大麥、自己的小麥、自己的土豆、自己的玉米……

## 四

### 機器、幻夢和人

#### 1

機器噠噠噠響起來了。它的振動比一只汽船還猛烈。它行動時活象一只巨大的灰色的甲蟲。人們十分驚訝地觀望着



它。一张犁連結在拖拉机上。噴出的气流使大草原的青草也会发抖。拖拉机手傾听着那嘶哑的嗒嗒声，他懂得他的机器的言語。他一只手按在发动杆上，另一只手牢牢地握住了駕駛盘。树木似乎惊异地等待着。几只心慌意乱的公牛吓得逃掉了。苍白的阳光浮游在无边无际的点缀着丛丛树木的大草原上空。微风不起。沒有风吹动树枝。这儿的人从未听到过馬达的喧鬧声。远方的紅树也不敢把回声抛擲回来。

巨大的橢圓形的鏈輪开始轉动了。拖拉机好象一只不馴的小馬，聳起了前蹄。犁刀划进了土里，无情地把土壤切成碎块。龟裂的土地不甘心降服，把土块象子弹般的弹向空中。每次切入土中时，就留下一块切面光滑的油光光的泥块。有时，犁刀只是在地面上滑过，过了一会，才重新咬进泥土里。必須有人站在平台上，才能使犁刀犁得均匀。連那些在地里扎根最深最頑强的野草也給連根拔起。同犁刀接触时，深深的犁槽里会冒出火星来。大地就象一条掘开的河流，袒露着身体，破裂損伤，好象遭受到一场地震。

## 2

拖拉机接受着岸坡上的人群的欢呼。它閃耀着阳光，浮游而来，半个身子被一块巨大的篷布遮盖住。辽闊的劳塔河安靜而忧郁地泛起了微波，载运着它。

“这一台机器，自个儿就能进行开垦、犁地、耨草，是不是？”

“据說它至少抵得上十个人的工作……”

“而且只要一个人操纵它？”

小巴亚达雷斯招唤着岸上的人，向他们抛去一根绳索。他们使出全身气力，要在筏子给水流冲下去之前把它拖横了。他们用厚木块、缆绳、作平台用的又大又阔的木板打算把拖拉机拖上岸坡。他们站在软软的地上，泥浆一直陷到大腿上，他们用肩膀抵住木板，鼻息连连的马匹拼命往前拖。然而，那拖拉机却动也不动。它雄壮威武，令人起敬，照旧默默地留在原处。河水退落了。野生的蒿苳挂在筏子上。腐烂的树干横七竖八地堆积在一起。好几个人把肩头和脖子上的皮肤也磨掉了。

“也许让驾驶员上去开动几步……”

只有一个办法：所有力量协调一致，把机器拖上来。依靠人的力量，他们象一群蚂蚁要把一只大蟑螂拖走似的拼命使劲。也依靠马匹的力量，它们竭尽全力，把拖拉机一寸一寸的向前拖动。它重沉沉地压在那些当作跳板的木板上。

拖拉机的前端差不多还没有接触到地面，驾驶员已经发动马达，打算在松松的岸坡崩落之前冲上草原。它象一头扯断了缆绳的公牛，曲曲折折地疾驰而去。它驰向那结实的土地。隆隆的声响，使大地也索索发抖。喧闹声惊起了鸭子、水鸡、鸚鵡和家犬。那些蒙杜比奥人，他们大声欢呼，粗野地笑着，挥舞他们的帽子，跟在后面。

森多伐尔博士高兴得心花怒放。他的两只手插在腰带里，观看机器的行进。他眯紧了眼睛，眺望那广阔无涯的大草原，草原上生长着孤独的面包树和那患着佝偻病似的小小的发黄的灌木。黄澄澄的土地在太阳的酷热中闪烁，龟裂的土地脆

得象玻璃，躺在明亮透明的天空底下，籠罩在灼热的空气里。

总有一天，象今天已經宣示的那样，那些已經变成灰色尘土的土地将会被征服。拖拉机将会增加很多，一辆靠近一辆，就象这第一辆一样轰隆隆滚过被开垦的土地，唱出欢乐的頌歌，組成一支由鋼鐵和机油奏演的朴素的交响曲。勇猛、可靠，它們将不停地向前冲去，直到遥远的天边，籠罩在黑黝黝的夜色里。由人类的手所操纵的灰色的不知疲倦的机器，把装满的种子，不断不絕地投进犁沟里，投进那阳光絢烂，万里无云，见不到一只飞鳥的天空底下的长长的犁沟里。在田地之間，是由堤壁所护围的笔直的沟渠，狂暴而喧鬧的河水，将会在这些沟渠里緩緩上升，順从着一个水閘管理人員的意志，灌溉整块土地，直到它变成泥濘的湿土。等到这一步做到，他会把疲憊无力的河水重新导入它的河床，而那河流，刚刚还象暴风雨般猛烈地向田地里冲去。

綠油油一片的稻秧将会钻出地面。碩壮飽滿的稻穗。人类智慧所創造的现代化的水稻培植。还将由健康的充满了生活的欢乐的人进行收获。他們的嘴唇上老是挂着歌曲，穿戴着胶靴和手套，防止湿土的侵蝕。

欧塞比奥·森多伐尔既看不到那未开垦的土地，也看不到那些由于患瘡疾而皮肤泛綠的疲弱的蒙杜比奥人。他看到的只是那台拖拉机，它奔馳在那从未犁过也从未施肥的土地上。大胆的美梦使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在太阳的閃光下，他的儿子笑盈盈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跟这块土地血肉关連的第三代森多伐尔。在他的搖籃里，将不会象他自己出生时那样的流血了。这个已經在搏动着的未来的生命，将会受到

他父亲正自以为听到的马达歌唱声的欢迎。森多伐尔的身体挺直了。土地，由于一个人的意志而变得肥沃！土地，它正转变成他的血和肉！土地，它迴响着森多伐尔上尉的发号施令的声音，它渗透着他外祖父摩斯古埃拉的鲜血。土地，它剥夺了这位孤独的大学生夜间的安眠，它慷慨地赐给他大量的欢乐和幸福。土地，它将把他引往一个无限的前程！远处红树的浓郁的气味，干草的黄黄的色泽，鸟儿的打转，充溢着花粉、腐烂物质和盐份的空气——这一切，一再的提醒他：土地！劳塔河的赭色的河水向那永恒的海洋流去。两岸的红树同潮水争夺着土地。雀鹰，象烧红的石子一样的火红，飞了过去。拖拉机使大草原发抖。那些蒙杜比奥人一面大笑，一面挥着手臂，陪伴着它的第一次征程。

### 3

“堂·克鲁斯，你可以说运气不坏。我们恰恰相反，倒了霉。对于你，雨水多是件好事，了不起的好。”

他们坐在火旁，坐在闪动的火光里。堂·克鲁斯没有对佩德罗·桑切斯瞧。

“他们出多少钱买你的木炭，佩德罗？”

克鲁斯也曾经替他的父亲烧过木炭。他的两只手就是在那时候长起了老茧的。播种和收获象白天和黑夜在他身边经过。于是，他放弃了烧炭，改行种水稻。收成有好有坏，好象天有晴有阴。不过他总可以抱着一点希望。连他的孩子也是在稻子收获时来到这世界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你說，他們對你的木炭付多少錢？”

“販賣商付七個雷爾。”

克魯斯感到一切都完了。那個“白人”運來了機器，寧願用它來播種和收穫。然而在低地，這是不可能的，水稻是根據雨季決定好壞的。所以這種鐵制的怪物，這種拖拉機有什麼用？他沒有機器，也曾經有過好收成。的確，時代已經變了。克魯斯本能地知道，就象一個人感覺到一條蛇游近他身邊時那樣，他已經完蛋了。唉，那他的女兒佐伊莉塔會有怎樣的結局，她被曼努埃爾玩弄懷了孕……！如果他現在只消還有早先隨隨便便浪費掉的那些……

歐多茜亞擺上了食物。眼淚已使她的臉上留下了兩個槽槽，她的眼睛里流露着無限的惆悵。

“你瞧，堂·克魯斯，今晚上的一場暴雨，使我們損失了一條獨木船。我們已經裝好的木炭也給打濕了。在瓜亞基爾，他們付給我們的，每袋不願超過一個蘇克雷。”

“我不是告訴過你，你應該去開垦稻田。”

“這倒的確是真的。不過你也知道，我沒有種子呀。”

“老板可以借一些給你的。”

“當然。不過我已經欠了他很多的債。何況現在的報酬是太低了。”

“是呀，我們的情況很糟。前昨兩天，雨整夜下个不停。蚊蟲多得要命。也許也怪雨水太多，孩子們都得了熱病和瘧疾。”

他們拍打着蚊蟲。風呼呼地穿過了竹竿的裂縫，吹亂了男人的頭髮，吹脹了他們的襯衫，帶走了雪茄的煙。他們聽到

吊床噶吱吱地响，听到屋頂上稻草沙沙作声。

“下雨了。天这么热，这是可以預料到的。”

雨点渐渐地打着稻草的屋頂。有几滴从窗口落了进来。

“佐伊莉塔，快去把窗子关上，别让暴风雨給我們造成了損失。”

“是，我馬上就去。”

里边，竹子地板軋軋地响着。輕輕地响起了一支歌，悲哀，单調，好似雨点的浙瀝。

“现在該怎么办呢，堂·克魯斯？”

佐伊莉塔的歌声象一个伤口似的隱隱作痛。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也不会把这女孩儿丢下不管。如果那毛孩子巴亚达雷斯够不上一个男子汉，不愿照管他的女人和孩子，那将由他来照顾，虽然他已是年老体衰，真是他媽的！他要給这个胆小鬼瞧瞧，他会撫养他的妻子和孩子。克魯斯在心头盘算。孩子尽管出生吧。上次的收成足够这笔費用。这是最后一次收成，最末的一次。因为对他來說，一切都完了。然而他不能把佐伊莉塔丢下不管。她必須留在他身边。好吧，且看事情会怎样发展。每个孩子总会挟着他每日的面包来到世上……

风吹了进来；灯火向各方面閃动。炭火在鉄格子上噼噼的响。一张紙片窸窸窣窣地在房間里旋轉。

“一个坏年成，堂·克魯斯，至少對我們來說。”

煤油灯冒出黑烟，一团团的烏烟飞到空中。黯淡微紅的光亮軟弱无力地落在那些躺在谷仓里的人們身上。他們心滿意足，什么都不想，享受着那向他們吹拂的咸絲絲湿潤潤的

微风。

曼努埃尔·巴亚达雷斯老头倚在窗口上。他的眼睛观望着黑夜。他瞧着起伏的稻田。静听稻穗轻柔的声响。而在那儿——野鸭正在啄食稻粒。

“连鸟儿也变得不要脸了。”

他的儿子伸直了身子，躺在地上，倾听托尼奥弹奏吉他。巴布洛·阿拉尔康躺在一张吊床里。

“是呀，”他吸了两口雪茄，说，“我为什么不该坦坦白白说出来。我实在不习惯那种婚姻生活。所以才在这儿想同你们一起过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于是，我似乎又重新成了个单身汉。可是事实上呢，却不是这回事。我非相信这一点不可。那个小无赖正张开嘴巴，讨米饭和汤水呢。”

老巴亚达雷斯楞楞地望着乌黑的夜晚。他听到巴布洛·阿拉尔康的说话。可是他也看到，巴布洛身患瘡疾，站在烂泥地上索索发抖，他虽然浑身发冷，眼睛又热得失去了神，却依旧留在这儿干活，不愿意返家。

“半天总归是半天，要是我现在停止工作，我的工资就会被扣掉。”

巴亚达雷斯非常了解他。他知道，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孩子们会把他牢牢束缚住。一个男人有了孩子，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他喜爱的事。他象一个黑奴似的束缚在他的工作上了。他的全部工资都花在这些小把戏身上。唉，一个人如果连这一点也不能胜任，那他根本不该生孩子。

高空中，一群野鸭哑哑地飞过。

“这些该死的畜生，它们又来啦。这样一群流氓！”

“这些鸟儿，真是糟糕！”

巴亚达雷斯也听到它们了。他看见一群黑影在雨点中飞过去。野鸭和稻虫——这是敌人。

人们睡得象闷死了一样，深入梦乡中。他们躺在屋角里和地板上，身上没有盖什么东西，头发蓬乱，浑身污秽，精疲力竭。巴亚达雷斯经常看到他们这副模样。只有当他和赫苏莎——这倒霉的小无赖的妈妈——纠缠在一起时，才没有看到，而这无赖现在使他多么痛苦。这小子做出了这种行为，使他再也不敢面对面瞧瞧克鲁斯了。可是现在这批小流氓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他同另外一个女人干出这种事来——那也就算了！可是竟同他教父的女儿……他要强迫他遵守他的诺言——他毕竟是一向尽心竭力地教育这孩子，要他做个正派人。必须用棍子来开导他。真该死！这小子无论如何不能诱奸他教父的女儿。其他任何女人，都随他的便，不过不能是他教父的女儿，何况他的教父又是这样一个正派人！

年轻的曼努埃尔已经入睡了。巴亚达雷斯等待着。先让所有的人都进入梦乡。很远，有癞蛤蟆的呼声，也有青蛙的悲鸣：啾啾啾。在树木之间，不时出现一点小小的光亮。也许有一只小船在河上驶过。庄园的雇工们已经发出了鼾声。浓烈的汗酸气直逼过来。巴亚达雷斯常说，干活的人，就有这种气味。他听到一只小牛在叫，一只猪在谷仓里用嘴巴拱地。母鸡们也变得不安静了。

老头儿看到众人的确都已经睡熟。于是，他走到他儿子的身边，摇着他的肩膀。

“曼努埃尔！”他轻声唤道，“醒来，曼努埃尔！”



小伙子吃了一惊，双脚直跳起来。

“怎么回事，爸爸？发生什么啦？”他睡眼惺忪地问。

“醒来，我有話要跟你談。到这边来，該死的！快起来，来呀！”

“我到底做錯了什么事呀，爸爸？”

“哼，你难道自己一点不明白嗎？你勾引了你教父的女儿，等到鬧成这种地步，你就溜之大吉——难道这不算一回事？你这該死的畜生，你！你怎么敢給那姑娘怀上一个孩子？你不知道她是我的教女嗎？”

老头儿的声音也顫动了。在曼努埃尔的眼里，那灰白的发束象火焰一样，在他父亲的头上閃爍。巴亚达雷斯渾身发抖，額上青筋突起。他抓住他儿子的胳膊，象搖一个玩偶似的猛烈搖晃他。曼努埃尔相信他父亲失去理智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老人象这样的发怒，或者悲痛得哭泣。即使在他妻子死去的时候，他也不曾掉下眼泪。这种勃发的怒火更令人觉得可怕了。

“你不知道嗎，一个男人如果有能力把孩子带进这个世界，那他也必須够得上个男子汉，不否认他們。他也得照管他們的生活，这一点，你难道也不知道嗎？你没有听到刚才阿拉尔康这可怜的病人是怎么說的？他的話难道对你一点沒有印象？我是这样教育你的嗎？混蛋！你的所作所为，根本不象是我的儿子！我是一个誠实的基督徒，一向做事正派。可是你不是。”

他举手打他儿子的耳光。一下，二下，三下，連接的打。他一面打他，一面狂怒地嚷道：“你到底要做个男子汉，活见鬼！”

我对堂·克魯斯說过，他应该打断你的背脊，打断你的腿。他該把你杀死。你不是我的儿子！”

曼努埃尔完全迷乱了。他用力挡住老人的打击，可是沒有用。手掌象下雹似的落下。吼声又使他神智昏迷。他只看见他爸爸愤怒的眼睛张得又圓又大，从眼眶里鼓了出来，只看见那扭歪的嘴巴，那哽噎的咽喉，噎住了那些暴怒的話語。

接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只感觉两只手颼颼地落在他的身上，打得他不能动弹。他听到那些叱責他的辱罵。

“堂·巴亚达雷斯，請你安靜一下吧！把孩子放掉！你要打死你的儿子嗎？”

两只有力的手抓住老人的手腕，把他制服了。

巴亚达雷斯大声啜泣起来了。

“我的命运多坏呀！我沒有別的办法了。堂·克魯斯向我提出过警告，要是我不能使这孩子明白过来，他就要打死他。不过这无賴也是罪有应得。他干嗎不能够象一个男子汉那样的敢作敢当，或者克制他自己呢？”

他閉紧了嘴，好久不說話。他知道得很清楚，堂·克魯斯是对的，他不能不对他說，他要痛打他的儿子。他知道，克魯斯准是說到做到，因为他这位教父不是个光会卖弄舌头的人。

“你可不能这样对待你的老爸爸呀，曼努埃尔，”那些男人当中有一个郑重地对曼努埃尔說。“你至今还一直在你爸爸的桌子上吃飯呢。你现在就要收获的稻子也是在我們所开垦的土地上播种的。”

“这跟我的事情有什么相干？”

“这怎么不相干？你爸爸是个种稻的庄稼人，同我，同我們大家一样。这种活耗尽一个人的精力，就象钩子磨損着吊床的绳索。孩子，你爸爸是精疲力竭的人了，所以你应该扶助他老人家才是。”

雨越下越猛。雨点一个劲地劈劈拍拍打在水潭里。那声音听起来好象子弹打进了地里。

“到你爸爸身边去吧。对他說，你会象一个男子汉那样敢做敢当，而且也会說到做到，媽的！”

#### 4

他坐在吊床里。她蹲在地上，給她的孩子喂奶。灶火上，一只壶卜卜的响。太阳钻过一层薄薄的云雾。狗已睡着，沒有去抵挡那嗡嗡的蒼蝇。大地上是一片沉寂。沒有微风吹拂。多米蒂拉搖摆着她怀里的孩子。竹竿的地板咯咯的响着。

佩德罗知道：机器已經一天天的把人从他的工作崗位上赶掉。那个白人运来的这台拖拉机，并不投合他的心意。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标。森多伐尔博士要的是这个，佩德罗·桑切斯要的又是那个。博士追求着财富。佩德罗·桑切斯并不。他只想挣他每天的面包。他的雄心壮志对他有什么用？穷人本来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必須离开这儿，多米蒂拉。情况对我們不利呀。”

“我們應該离开嗎？不錯，只是我們上哪儿去呢？佩德罗，究竟上哪儿去呢？”

“到瓜亚基尔去。那是我的家乡。我是为了你才到这儿来

的。只是为了你。我过不惯这种乡间生活。始终依赖着这样一块稻田——这种生活不是我过的。”

“你是男人，你决定吧。别以为我会扯你的后腿。可是我们在城市里只能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连孩子的衣服也不能晒，因为没有地方挂；水是配给的，木柴和煤炭又贵。连香蕉也很贵。我们也不能饲养牲口。在这儿，至少还可以喂养几只母鸡，要是天主保佑，也可以养一头小猪，甚至一头牛，一头驴……”

“是呀，尽管这一切都可能。不过，我们还是非走不可。你没有看见山民们已经在这儿了吗？你可知道那家伙为什么让他们来这儿？因为他不愿再要佃户了。他要的是拿工资的雇工。跟你的爸爸，那是另一回事，我是高高兴兴给他干活的。可是给这个家伙当一名按日计工资的雇工吗？绝对不干！他付的是什么工资？不，我们还是离开吧。”

女人举起孩子吻了一下。大概还剩多少钱呢？他们过去为举行盛大的洗礼宴会而积蓄起来的那笔钱，是否还剩下了一点？多美呀，那场洗礼……那只火鸡宰掉了，那是她从堂·托马拉那儿买来的小火鸡，用玉米和麦渣喂肥了的；他们还酿制了米酒，烙好了香蕉饼。年轻的巴亚达雷斯随着吉他的调子歌唱，通宵跳着舞。有啤酒，还有甘蔗酒。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因为获得了丰收。没有人想到那个跟摩雷拉私奔的罗莎·欧菲米亚。或者有人想到……等到烧酒发生了作用，大家都吵吵嚷嚷，向那受洗的婴儿和教父教母高声喝采，在这尽情的没有个完的大笑声中，热血沸腾的跳舞开始了，踩着擂鼓般声响的步伐，男人粗野地搂着女人的腰肢，他们的热呼呼的

气息交織在一起，这时，印欧混血儿哈拉米里昂突然抱头痛哭，古怪地悲呼着他的祖先，他是为了他那跑掉的女儿哀号。他伤心透了，又是啜泣，又是呼喊。他抱住佩德罗·桑切斯，流着眼泪向他保証，說他虽然是个黑皮肤的人，他却一向勤勤懇懇，老老实实，手上沒有沾过鮮血，也用不着慚愧。哈森托·桑切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洗禮。

“我不愿意离开，佩德罗。你知道，我是属于你的，不过，我媽媽已經上了年紀啦，爸爸对于罗莎·欧菲米亚的逃跑又一直丢不下……”

“我对你說，我們走！就这样定了！我可不愿死在这儿。你是我的老婆，你得跟我一起走。”

他們曾經請求佃地耕种，森多伐尔却要他們先付現金。他們請求在收获时付款，他却听也不愿听。他只是臉露笑容，亲亲热热地要求他們留下来給他当雇工。

“如果你們要自己耕种，那我可不能再让你们得到土地了。我必須雇到短工或长工，一些我可以指靠的人……”

“不，先生。这我們不干。”

“为什么不干？你們可以不担风险，稳拿工資，又不用为了出售产品操心。不錯，上一年的收成很好，誰知道今年的收成又怎样呢？过去几年里，我損失了很多錢。你也一样。只有少数人总算沒有遭殃，其他人都倒了霉。所以，要是你們留在我这儿，对你們只有好处。”

“不，我們不能答应这样的条件。”

“好吧，随你們便吧。反正土地我是再也不出租了，哪怕是脚掌大小一块地。”

雇工？他佩德罗·桑切斯当雇工？河流是辽阔的。城市是巨大的。当一名搬运工人或者码头工人，也能挣不少的錢。可以养育孩子，送他进学校。也许那孩子甚至能够进高级一点的学校——为什么不能？馬萊康是河边的一条街道，宽阔，瀝青地面，交通经常繁忙。晚間路面光閃閃的，仿佛給雨水打湿。睡眠惺忪的人躺在入口处的大門里，等待船只的到达，以便卸下貨物，挣一点儿微薄的夜間工資。这馬萊康街，一个可厌的地方。可是，誰只要懂得把旁人甩掉，誰只要坚持下去，那末，尽管有守卫和碼頭警察，尽管又湿又冷，就能够挣到錢。

一天大清早，佩德罗·桑切斯把他的財物装进山区独木船里，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印欧混血儿哈拉米里昂悲伤地目送着他們，那老妇人象往常一样，默默无言。卡洛塔·哈拉米里昂揮动着她的手帕。小孩儿开始啼哭了。当佩德罗·桑切斯把他的独木船駛进河中央时，他向那些留下来的人喊了声“再见！”山民們的呆瞪瞪的目光追随着他。他該高歌一曲嗎？难道人們必須象那永远流浪的犹太人，老是到处漂泊？

## 5

連雪茄也赶不走寂寞。这多半不是由于事物或者人引起这种孤独感觉的。它来自我們的心头。所以，一个人感到寂寞、快活或者悲伤的时候，歌曲也许是一个較好的伴侶。

至于說到痛苦，这次挨打对他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他不

是也曾經忍受过一个很深的砍刀伤口的痛苦嗎？还有那一次，绳子象火烧般的勒痛他，他不是也忍受过？只是，他不能看那袒露的創伤，要不，一陣冰冷的战慄会透过他的全身。

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这次挨打却繼續在他的心头作痛……

“再給我一夸脫烧酒！”

风携带着烧焦的大草原的气味，那种刺鼻的又那么熟悉的气味，然而弥漫在酒館里的，却是油脂、腊肠、洋葱、香料的令人窒息的味儿，其中还散发着一二新洗的衣服的气味。顾客的声音和客人的談話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响亮的合唱。

年輕的曼努埃尔·巴亚达雷斯喝着甘蔗酒，純粹的烧酒，喝了后会使人头脑晕沉沉的，似乎也能消愁解悶。然而这火辣辣的痛苦呢？

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暗黑皮肤的人，他默不作声，津津有味地喝他的啤酒。他的皮肤虽然是褐蒼蒼的，却不是黑人。他的前額較高，微微隆起，鼻子笔直，綫条清楚，棕色的眼睛清晰明亮，围着黑黑的眼圈。高高的眉毛。弯得很美的嘴巴，配在一个女人的脸上倒挺合适。一个結实而并不严厉的下顎。这个人个子很高，强壮有力，倒并不是肌肉发达。他穿一件鮮艳的桃紅色綢衬衫和浅色的細毛呢褲，脚著漆皮靴，靴跟上有一对巨大的銀质馬刺。他的眼睛非常沉靜，沉靜得少见！要是有人接触到他的視綫，那就什么也逃不脫他的眼鋒。他坐的那张桌子靠近門口，紧貼着墙壁，所以沒有人能够从他的背后走过。从这个位置上，他不仅能够看见屋子里的人，連門外的

人以及那些馬匹也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手槍插在前面的腰帶里，不象通常那樣插在後面。他一小口一小口喝他的啤酒，神色自若，儘管所有的人好奇地打量着他。他的一隻手擱在大腿上，另一隻手擱在桌子上，安安靜靜坐在那兒。他慢悠悠喝着酒，仿佛只是為了消磨時光，不象一個只想喝得酩酊大醉的酒鬼。

“那是埃梅里托·基托。”

看得出酒館里的人是站在他一邊的。

“他惹怒了這個大亨。你們知道這個政客嗎？他派人通知他，要他帶了他的人到中國人老王的酒館里來，如果到晚上十點鐘還不見他來這兒，那末，不管他躲在營房里或者任何地方，他都會把他揪出來。看來這家伙給他設下個陷阱了。不過如果有一天發現埃梅里托·基托死了，那他准是背上挨了一彈，或者脖子上挨了一砍刀。”

“再來一夸脫燒酒。”

聲音越來越響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婦女和兒童進來？他們是那大亨的探子嗎？或者也許只是些好奇的看客？

“喂，老鄉，把你的吉他借給我！”

埃梅里托·基托的眼光落在小巴亞達雷斯的身上。

“你沒有聽見嗎？把你的吉他遞給我。我要唱歌。”

“吉他壞了。”

“這有什麼關係？如果它缺了弦，那你去買，我來付錢。”

一張桌子旁，有人站起來了。他手里拿着一隻吉他，把披肩往肩膀上一甩，砍刀碰着了腰肢。

“喂，朋友，你怎麼會在這兒的？”



“喲，天哪！真的是你嗎，摩雷拉？”

“老鷹”摩雷拉站在曼努埃爾的面前。他已沒有早先的那種恐懼心。沒有那種被追捕的神情。他們都笑容滿面，握着手。

“來，跟我一起喝一杯。”

他們把燒酒灌下肚子，復活了記憶。不久，兩人已醉眼惺忪了。

“自从我帶了那姑娘逃跑后，巡警一直追蹤我。我不得不把情況告訴她。儘管這樣，她還是留在我身邊，因為她懷孕了。可是，誰只要被巡警們釘上了梢，倒霉事兒也就跟在他的腳跟後面。到處找不到工作。朋友，帶了一個懷孕的女人到處流浪，她又處處依靠你，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滋味？你是根本想像不到的。又從哪兒想像得到呢？是我給她懷了個孩子，引誘她離了家，你明白嗎？她本來還是個少女，完全天真無邪。後來，我使她懷了孕。唉，當我夜里想到我曾經夜夜跟另外一個女人一起度過時，我就渾身戰慄。跟那個毀了我一生的女人。她不能給我生孩子，給我造成了不幸。現在這個女人就不同了。她懷了孩子的时候，溫柔得活象一頭羔羊。她從來沒有問我：你殺死過什麼人？為什麼巡警們追蹤你？沒有，一句話也沒有問。可是在大草原上，只有野獸才活得下去。人類可沒法生存。因為，靠什麼過活呢？尤其是帶了一個女人，更沒法過活。倒運的事老是跟着我。我到處沒有找到工作。直到我有一天遇見了坐在那邊的那個人：埃梅里托·基托。他正望着我呢。

“‘別這麼灰心絕望了，’他對我說。‘別斤斤計較這些。你

现在随便到哪儿都不会再找到工作，因为你已經喪失了你的名譽。這好比一個女人有了一次越軌行為。你難道以為只有女人才需要名譽嗎？你也同樣需要。有誰會去同一個跟其他男人勾搭過的女人結婚呢？這種女人只好去當大眾的情人。對於你，也是這樣。你再也不會找到固定工作了。你是不是願意跟我走？’

“你知道，我為他赴湯蹈火。為了基托我什麼都干。我已有了——一個逗人喜愛的男孩兒……”

“一個男孩兒？他的相貌象誰？”

“眼睛象他媽媽。還有嘴巴。不過其他都跟我完全一個模樣。連脾氣也一樣。”

“你喜不喜歡唱一支那時候的歌？”

“為什麼唱那時候的歌？我不想再知道那時候的一切。那時候我正倒運。害怕白人，害怕黑人，害怕巡警。你可知道我害怕到什麼程度？我孤獨寂寞。沒有人關懷我。”

“唱吧，見鬼，唱一些那時候的歌！”

“你瞧，曼努埃爾，我們曾經是朋友，真正的朋友……”

“你還記得佐伊莉塔嗎？”

“當然。”

“你知道嗎，我把她引上鉤了。”

“真的？”

“開始唱吧，該死的傢伙！唱一支那時候的歌。彈奏和歌唱，都由我付錢。唱吧！我想听听我的歌。那些憂郁的歌。給我唱一支憂郁的……”

“不，我不願意。該死——我沒有興趣！”

“哈哈！哈哈！瞧你这蠢家伙！你不唱？哈哈！要是我说你是……”

埃梅里托·基托连跨几大步，来到他们跟前。他的两只牛皮般坚硬的大手抓住了曼努埃尔的领子。

“这样胡闹是什么道理？你这个拖鼻涕的小子。”

巴亚达雷斯望着对方的两只眼睛，它们正咄咄逼人地打量着他。沉静清亮的眼睛，既不表示愤怒，也不表示生气。他觉得自己好象赤条条地被当场抓住一样。

“如果你喜欢喝酒，那你得先学会喝醉一次。别这么喝了一夸脱烧酒就已经吵吵嚷嚷。”

“不过……”

“你安静些，曼努埃尔，随他去吧。你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你愿意陪我们……”

“我要你举动文雅些，别这么吵吵闹闹。这儿将会有事情发生，我们不需要麻雀脑袋的爱哭的毛孩子。”

说完后，他走开了。他的马刺碰着地板，叮叮有声。摩雷拉把吉他搁在他强壮的大腿上。灵敏的手指开始在弦线上跳跃。音乐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会不会是发自他们心中？

“喝吧，老乡，喝吧！”

“不，多谢你，我不喜欢喝得太多……”

“摩雷拉呀，那姑娘得了个孩子……”

曼努埃尔的声音，几乎都未超过吉他的抑郁的声响。

暴风刮来了村子的气息，混杂着泥浆和汗水。什么地方，

又有一只吉他在黑夜中响。

“佐伊莉塔，堂·克魯斯的女儿。你还记得吗？是我爸爸的教女……她怀孕了……我不愿意娶她……我不愿把我束縛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不是我们以前唱的‘帕西辽’<sup>①</sup>，当你……我不知道……那姑娘是规规矩矩的……我不愿给她带来不幸……你自己也说过，说她不像另外女人……只是我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她会怀个孩子呢……？我心里怕呀，老兄。现在我也知道了害怕是什么滋味……”

“我呢，我再也不害怕了……”

我要和你亲吻，但愿我是那风儿。

哦，但愿我是你纤手抚摩过的一切，

但愿我能是你的幽香，是你柔和的呼吸，

它感觉着你娇小美丽的嘴巴。

这曲调就象动物发情时的呻吟。灰蒙蒙的黄昏时的忧郁的音乐。象一只发声的贝壳。象一只夜鸟的悲鸣。

“这是那时候的一支歌吗？唱些别的吧！我要那姑娘跟我一起……可是不，我不愿意她……我不愿……”

一只巨嘴鸟唱着歌，虽然现在晚上。狗对着那看不见的云层吠叫。可以听到远方一只发情的公牛的沉浊的吼声。

“你还不知道最近的这件事呢！我爸爸……，我的老爸爸……打了我！我，一个成年人！他打我的耳光，那些痕迹将

---

① 一种热情的乐曲。

永远留下……你看见嗎……？你是不是还记得，你怎样对我說，我不該把你看作发疯嗎？再拿些烧酒来，中国人，再来些烧酒。把倉庫里的酒桶都取来，这儿有的是錢……”

“不，老弟。你說傻話了。我們不是来这儿喝酒的嗎？那好，我們喝酒吧。不过別胡說八道！”

“誰胡說八道？”

“当然是你。此外还有誰？”

“胡說八道？我胡說八道？”

“是的，是你，不是別人。”

“你可知道你对我說的是什麼嗎？对我，对你最好的朋友？对我，一个始終帮助你的……”

“別这么呆呆地瞧我……”

吉他不发声了，它的五彩的带子垂了下来。两人都默默地望着对方的眼睛。

“你可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嗎？那些山民！”

“那些山民？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些山民……唉，老兄！你不知道嗎？山上的那些印第安人……他們来了，因为我們……离开了……我們到瓜阿斯去。你不知道在瓜阿斯設立了工厂……”

“你不想喝酒嗎？来，我們再喝一杯。这烧酒多么上口，就象一支歌。你挺喜爱的那支歌怎么样？等一会，我会給你唱……”

“不，现在我不想再听了。我是喝醉了。喝醉啦。不过我心头依然挺清楚。挺清楚。再倒一杯。你离开这里，不觉得难过嗎？你是不会的。你不是这儿的人。我可是出生在罗德兰

的。我爸爸也是。他們生了我，因为收成不坏。他們辛辛苦苦干活，干活，为一年年的收成掙扎，我就在这种情况下长大了。现在……你沒有看见老人家忧伤的脸嗎？老人家都死了。死了，我說。他們是完了。然而我們呢？你年輕輕成了个偷牛贼。一个偷牛贼！你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尘土，沒有别的，不过是尘土。滾吧，滾到魔鬼那儿去吧。去吧，零星出卖你自己的生命吧。我們大家都死啦……死啦！……”

他額上的血管凸起了，充血的眼睛从烏黑黑的眼眶里鼓了出来。眼球黃黃的，脸色又发青。他說話老是說个不停。甘蔗酒把他灌醉了，兴奋的血液又激动着他。千百个不眠之夜中压在心头的话語，现在一古脑儿的倒了出来。他把烧酒拚命的灌下肚，只为了能放胆說話。

“你沒有看见河里的垃圾嗎？一个不好的比喻，不过我們就是这样。从一个河岸漂流到另一个河岸，随着潮水向上游浮去，落潮时又向下流动，东漂西泊，終于落进了一个逆行的急流里……”

他的眼睛在烛光下閃爍。头发乱糟糟地垂在額上。

“一个逆行的急流……他們把不值錢又不懂得干活的山民們带来了。那些苏涅加人、托馬拉人、布斯塔門特人都沒有来……来的却是山民。真正的种稻人並沒有露面。干嗎露面呢？他們沒有来。然而你干出了些什么呢？”

“別胡言乱語，朋友。閉紧你的嘴巴。閉紧的嘴巴里落不进蒼蝇。这种話，我甚至不让我将来长大的孩子知道……”

“你的孩子？你爱他嗎？孩子出生的时候，做父母的会有怎样感觉？”

“我不知道。我該怎样向你說明呢？这种事必須亲身体驗，不然不会知道是什么感觉……你不是說，你也會有个孩子的嗎？”

“是呀，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去他媽的！他将来会操纵他們运来的这种机器的。我們将会看到，他們会比那个駕駛員操纵得更好。那时候再也沒有山民了，什么也沒有。該死——老人家打得我青一块紫一块。我走掉了。我怎么能忍受这种对待？如果他不是我的爸爸，我早已对他不客气，我可以向你起誓。还有那堂·克魯斯老头，他也釘住我，要把我杀死……唉，多苦痛，多苦痛呀！亲爱的朋友，你不是已經看見过，一把砍刀是怎样留在一个老傻瓜的肌肉里的？”

“閉嘴，你这头蠢騾！”

杂乱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大家都在等待的那位大亨已出现在門里了。这刹那間，埃梅里托·基托的桌子那儿响起一声枪声，那位党魁馬上一把抓住肩膀。外边，在黑暗中，枪支瞄准了門的光亮，瞄准了埃梅里托·基托的人。散兵战开始了。桌子在一片混乱中裂成碎片，袒露的刀鋒閃閃有光，辱罵和詛咒越来越响。人們象松鼠一样的敏捷，在倒翻的桌子后面找寻掩护，或者蹲在暗角落里。

有片刻工夫，靜得沒有一点声息。那些蹲伏着的人酒也吓醒了。他們听到鮮血从躺在地上的身体里滴出来。

“你把我击中了，基托，不过事情还没有了結。”

“好叫你的痛苦早点了結！”

三粒子弹撕裂了軍衣上装。三股鮮紅的液体涌流而出，生命随同鮮血从这个大亨的身体里消失了。

“但愿盖复你的泥土不太重。”

毛瑟枪封锁了门口。子弹洞穿了竹墙和木板的地面。长枪和短枪向他们回击。死亡踵接。灯光闪烁。一粒子弹想打翻灯，造成一片黑暗。

灯翻倒下来时，溢出的煤油燃烧起来了。火凶恶地扩展开来。突然间，它向上窜起，变成一个个火舌。惊駭的叫声四起。地板的木块流出了松脂，嗤嗤的响。

浓烟和黑夜跟埃梅里托·基托和他的手下人一起结成了同盟军。

曼努埃尔·巴亚达雷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的醉意随着一声枪响而消失了。他不再想到他的苦恼了。他该不该留下来，站在“老鹰”一边作战呢？然而那火焰、枪声以及死人把他赶走了。他走出酒馆后门，进了院子。他听到河水的低吟。风是清凉的。在漆黑的夜里，他看见闪亮的树木。

他象猴儿一般爬过一道竹篱。奔到河边。闪动的波澜引起了水面的皱纹。附近牧场上的草束漂进了河里。曼努埃尔听到背后的射击声和人们临死的号叫。

他已经在这儿呆了好久？有时候，时间伸延得无穷无尽的长。

他跳进他的独木船。上涨的潮水一再把它顶了回去。这时，他唯一的念头是回家去，同堂·克鲁斯谈一谈，并且把他同佐伊莉塔的那件事安排妥当。可是，强大的水流逆着他流去。他使出全身力气，在水里划桨。口渴和苦涩的唾液烙着他的嘴唇。什么地方才是退却的急流？在哪儿？现在海潮正一刻接一刻的催涨了河水，他必须设法驶进一股退却的急流



里去。激蕩的咸水濺得很高。他究竟为什么要同佐伊莉塔重新会面呢？唉，这該死的逆流，把他的胳膊也累坏了！

天色漸明。在那黑黝黝的云层后面，可以觉到那个遙远的世界的光亮。枝密叶茂的树木从那夜色烏黑的灌木丛中显露出来。拉斯克魯塞斯山和遙远的恰罗特山的山脊也清楚地呈现着。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往那儿拉过去。

也許是他根本不想回去。或者想呢？也許……

## 五

### 那万能的天主？

#### 1

他的腿发烫，仿佛給烧焦了。也許是因为他把腿泡在这拥集着小虫的温水里太久了。他右脚的脛骨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袒露的肉好似孩子們要用来捕捉河蟹的食餌。他对伤口望了好久，簡直可以发誓說，里面一定生长着小虫子。

“你得的是皮疹。”

“我也这么想，因为它痒得要命。”

“在我們家里，我們用尿和硫磺粉未来治疗的。”

“你是說人的尿。”

“是呀，是人尿。”

騾子載着巨大的袋子，得得地走过。它們踐在陷到膝盖

的泥浆水里，吃力地向前走，那泥水就象脏稀稀的混汤。有时，它们战战兢兢地停下步子，身体摇晃，鼻孔里直冒水汽。赶骡人用粗暴响亮的声音吆喝着。他们也是气喘吁吁，也是陷到膝盖，似乎也东摇西晃。水热得烫手，因为太阳已接连好几小时烙着它的表面。腐臭发粘的烂泥溅了起来。就是这种烂泥，腐蚀着人畜的伤口，无法治愈。

何塞·奥卡皮涅亚察看自己的左腿：三个深洞。他相信看见白色的蛆虫在里面蠕动，同他在骡子的鞍具伤口里发现的一个样。伤口的肉已成颗粒状。他的身上突然象通过了一阵电流。白色的蛆虫，吞食死人的蛆虫！这再也不用疑惑了：他已看见它们在蠕动。它们正在吞食他，吞食那活生生的身体！

何塞的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皱纹加深了。他失声大叫，叫得那么悲观绝望，使得几个赶骡人勒住了他们的牲口，使得水鸭子飞了起来。

“堂·毕奥！蛆虫！蛆虫吃我呢，堂·毕奥！”

他浑身发抖，象患了热病似的颤动着。

“可怜的隆戈人，他给逮住啦！该死的畜生，怎么还不走！”

黑人毕奥正蹲在地上刻制一根弩箭，他惊讶地耸起了眉毛。

“发生什么事？它们已经吃掉你的腿，还是你的肚子？”

何塞·奥卡皮涅亚一声不响了，然而他的鼻翼不住地抖动，好象被孩子捉住的一只鸟儿的心。眼泪留在他的眼眶里，脸上汗水直淌。

“堂·毕奥，蛆虫吞食着我呢。我的活生生的身体要烂掉

啦！”

“要治也可以治好。只是很麻煩，你必須到瓜亚基尔的医院里去。呆上三、四个月……我是說……超过……至少六个月。”

何塞·奥卡皮涅亚的苍白的脸上出现了难以形容的恐惧，他感到他的咽喉噎住了。他噙泣着，沒有声音，也沒有一滴眼泪。

“我的天主呀，显示一个奇迹吧，你，你是无所不能，你可以随意創造一切……亲爱的主呀，你給一个可怜的隆戈人創造一个奇迹，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会在教堂里給你奉献祭品，我会給你献上感恩的弥撒……你，我的天主和主宰，亲爱的主呀……”

“奥卡皮涅亚，你瞧瞧后面有人来了。他們可以把你带走的。”

远处出现了一长串沒有尽头的驴子和騾子。有一只牲口的背上，在那袋子之間，騎着一个患病的工人。大概是突然患了热病，象以前那个印欧混血儿毕加伊遭遇到的那样。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了，象蜡一样透明，嘴巴抽搐似的扭歪着，仿佛患了厉害的牙痛病。砍刀从他手里滑落下来了。他眼睛泛白，一个筋斗，翻进了污泥里。人們把他从腐臭的水里拖了起来，他涂滿了泥污，渾身湿透，死人一样惨白。

“他患了沼泽热啦。”

他們把他放上騾背，带走了。

“要是他倒了霉，那他完蛋啦。”

他并不是第一个。很多人死在瓜亚基尔的医院里。在那

被开垦的水稻地区，人们就这样结束了一生。那些历尽万难侥幸保全生命的人，拿起了他们的东西，流浪到另一个地区去，直到死神找到机会把他抓走了为止。

“人生来就为了死！”

何塞·奥卡皮涅亚向那赶骡人大声说。太阳象一件热得可怕的披肩。它的光线从浑浊的水面上反射回来，使人睁不开眼睛。一个赶骡人赶着他的牲口，从那飞溅的泥浆地上过来。他一路走，一面赶着苍蝇，它们老是哼哼唧唧，仿佛要调整一只大吉他的最优美的调子。

何塞观望那洁白的天空，天空中密布着一片片灰色的云朵，他瞧着那些黑色斑点似的水鸭子，它们正闹哄哄地向上飞起。苍鹭静悄悄掠过天空。现在，他也许永远不会回到他的山区里去了，那儿经常飘着霏霏细雨，那儿蚊子成群，终年不绝。

他观看那耕种着的稻田和人群。倾听男孩子们的吆喝，他们坐在一座小小的草棚里吓唬着鸟儿。阳光落在砍刀的刀刃上，是何等光彩耀眼！只有人们的喘息打破了山岭的沉寂。这些印欧混血儿，他们生着一副何等强健的肺部呀！瞧瞧他们的动作，真是赏心悦目。

突然，太阳变得阴暗了，树枝和藤蔓形成一个顶棚，遮住了太阳。数不清的蚂蚁在路上爬行：一幅五光十色的混乱景象！上面，在一棵松树上，原始森林的野蜂围绕着一座蜂房，嗡嗡地飞翔，过路人的脚步声把它们惊动了。

“留神！”

他没有来得及迅速蹲伏下去。一根悬得很低的树枝擦着

他的身体，还象故意恶作剧似的，碰着他腿上的伤口，痛到了他心里。

天热起来了；热浪催他昏昏欲睡。他觉得他仿佛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我們馬上到达那座庄园了，奥卡皮涅亚。”

一座鉛皮屋頂的木屋。門前，有二、三个人用箱子板做一口棺柩。他們的臉绷得紧紧的，眼睛也是楞楞的。他們的話很少，粗声粗气。这些人不懂得忧伤，可是却坚强得少有，就象那化石。

“哪一个死啦？”

“印欧混血儿毕加伊。害沼泽热死啦。”

当毕加伊被人从泥浆地里拖起来时，奥卡皮涅亚恰好在这场。湿漉漉地滴着水珠，身体軟綿綿的，好象一个醉汉。还只有半个小时以前，毕加伊在何塞的面前被人运走，现在，在这儿，人們却已經給他做棺柩了。那些在稻田里的人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他們繼續干活，仿佛什么也沒有发生似的。

“做好啦。我們要馬上把他装进去，太阳已經下落，快要什么都看不见啦。”

“晚上留着个死人，会带来不幸的。”

空气渐渐阴凉了，一股微风吹过，令人神清气爽。一只白鷗，貼近水面追捕着鳥儿；还有一只孤零零的卡加奧鳥，嘶哑着嗓子飞了过去。

“他在什么地方？”

“在谷仓里。”

他們默默地打开了那扇重沉沉咯咯响的鉛皮門。里面又

暗又热。令人窒息的空气迎面扑来；散发着尘土和潮湿稻子的气味。他们听到不知其数的老鼠窸窣窸窣。因为这些人是从外边进来的，起初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才能认出那具尸体，只见一只手放在腰带上，一只手攔在头上，一条腿蹶起着。

“动手吧，我们把他抬出去。”

他们握住了毕加伊的胳膊和腿，把他抬进旷野。奥卡皮涅亚的手不禁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松开。站在他身旁的赶骡人吓得扭歪了脸，张大了嘴巴。一个做棺柩的人，不禁把自己的腰带束束紧。另外一个咬着自己的嘴唇。所有的人都两眼盯着印欧混血儿毕加伊的尸体。

“是不是老鼠干的？”

“当然，否则还有谁？”

霞红的夕阳残辉落在死人的身上。

那儿，曾经是毕加伊的脸，现在却蜂拥着苍蝇和红蚂蚁。鼻子缺了一块，右眼睛和嘴唇也失踪了。脖子上裂开一个很深的洞孔。

“你们自己瞧，我早跟你们说过，别把他放在谷仓里。因为你们不听一个有脑子的人的话，所以才闹成这样。你们哪，真是一批蠢驴：不愿意听话，也应该感觉到。”

奥卡皮涅亚的脸色发白了。他的手接连地张开，握紧。他不再感到在他腿里蠢动着的那些蛆虫了。他的两只手不由自主，不断地松开，握紧，握紧，松开。

“老鼠把他吞吃了，该死的！”

小巧的绿鸚鵡已飞上红树梢头，准备安息了。牛犢在牛圈里哞哞的叫，呼唤着那些已回到围栏里去的母牛。庄园里

的那口钟，发出沉浊的响声，呼唤大家吃晚饭。谷仓里，老鼠和黄鼠狼窸窣窸窣的响。

## 2

风儿轻轻吹拂，然而翠绿的叶丛贮藏着太阳的热量。昏浊的光线渗透过树叶的细孔。微风消不掉眼睛中热辣辣的光芒。

“我想请您把我的工资付清了，老板。”

“等一下……啊哈，就在这儿。何塞·奥卡皮涅亚……你为什么要走？”

“因为……你瞧……你会明白……我得了热病啦。背上痛得要命。还有，我听说我妈妈快要死啦……”

铅笔在白纸上涂着黑字。它迅速地在一行行数字上跳跃。数目字。乘法。又是数目字。

“你还有多少现款？”

“多少？我自己也正想知道。根据我的估计……”

“那么，我亲爱的朋友，你不能够走了……”

好似一只被惊起的鸟儿，一阵惊恐掠过那疲惫的土黄色的脸。他的失神的眼睛低垂了，舌头舐湿了烧得干裂的嘴唇。

“这是什么意思？老板。”

对方的一只手轻轻敲着桌子，自个儿吹起了一支曲子，眼睛冷冷地瞧着这隆戈人。他的嘴唇随着这黑人歌曲的旋律频频抽动。这家伙的脑壳里到底耍着什么鬼把戏？

“你不能够走了，朋友。你还欠我钱，必须干活抵债。”

老伴罗莎哪……她蹲在角落里，眼睛沒有放松她的活計，却用西班牙語和克恰語哀声抱怨着：

“你到那儿去找什么呀？在这里，也可以挣錢的呀。我們一輩子沒有离开这儿，也并没有餓死……”

蓝蓝的烟遮盖了一切。有加利树的木块熊熊地燃烧着，毕毕剝剝，香味浓郁。还不光是那烟雾……

“你不能够走，我亲爱的。你欠我債，必須偿还。”

“那好吧，老板。”

奥卡皮涅亚垂下了眼臉，刺目的阳光使他睜不开眼睛。他的两只脚象鉛一样沉重。該死的薩吉沙，騙得他好苦！他說过山底下可以积攢金錢。你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你这个臭家伙！你是这么一个人！天上，白云片片，差不多从地平綫直堆到天頂。他，难道永远不会再见到科的耶拉斯山了嗎？他轉身走了。大草原的龟裂的土壤还是第一次烙痛他的长着厚茧的脚底。他的鮮血在极度的激憤中沸騰。这种地方可以积攢金錢！該死的劊子手！究竟錢在哪儿呢？

### 3

她坐在一张藤椅里，搖来摆去，編結着嬰兒的小鞋子。她的头发，蓬松地垂在額上。杏仁形的眼睛底下，已添上暗黑的眼圈，她眼神越来越困倦，睡意渐浓。她听见欧塞比奥的脚步，心儿也沒有跳得更快。当他吻着她的嘴唇时，她感觉到不是欲念，只是內心的喜悅。她已完全充滿了这样的意識：可以把她丈夫最渴望的东西送給他了。通过她，通过她的身体，森



多伐尔一姓的延續已經是十拿九穩。然而她的身体簡直一点沒有鼓起，怀孕的征象只表现在那靜靜的等待中，表现在对任何欲念缺乏兴趣。

白发蒼蒼的森多伐尔上尉，同往常一样，穿了一件軍上装和一件棉披肩，他会一連几个钟点，坐在她的近旁，叼了支雪茄，瞧着她編結。他亲切地望着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嘴角上泛起一絲微笑。

“你丈夫的媽媽不象你这样。完全是另一种人……你多好呀，这样淑靜……”

当老上尉沉湎在他的回忆中时，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就感到厌烦。可是他却老是嘮嘮叨叨地談起了往事。有时，欧塞比奥不得不設法給他递个暗示。

“你知道，爸爸，”他会插嘴說話，拍了拍老人的肩头，“有些人老是沉湎在回忆里，根本不注意旁人对这些話不感到兴趣。”

然后，他好象談到其他事情般的說道：“洛烏德斯因为怀了孕，有点儿神經過敏。她是太敏感了，对某些会使她伤感的事一点也不喜欢听。”

“你媽媽也是这样，我的儿。她們全都一个样。我还記得很清楚：有一次——那是在你外祖父摩斯古埃拉被杀死以前……”

现在，他坐在他儿媳的近旁，默默地瞧着她。他不敢跟她談話，生怕会使她不快。他把烟噴向一旁，免得烟味惹起她的恶心。他仔細观看她的洁白的手，这双正在編結的手好象一对顏色淡淡的蝴蝶，上下飞舞。外边响着砍刀声；正在刈割那

丛生的莠草。上尉倾听着树叶在风中摇动，沙沙作响。倾听着远处河水潺潺。他想象这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容貌：深色的皮肤，乌黑卷曲的头发。他看到他已經跟着山羊和小羊的后面奔跑。笑的时候，洁白的牙齿閃閃有光。一个强壮的孩子。一个爱哭喊的孩子。他从他同乡吉拉伊那儿买来的那匹秘魯母馬所产的一群小駒中，有一匹該是孩子的。不过，也許桑蒂斯泰万家根本不愿意他在这儿长大，在这个所有的人都发育成长的地方长大……所有的人嗎？现在，已經有好几个欧塞比奥了。上尉想起，在庄园雇工当中，有他所生的孩子在周围奔来奔去。这些孩子，看来都象欧塞比奥。老头儿咯咯咯大笑起来……

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已經习惯于上尉深思的沉默，当他从沉思中醒来，勃发出一陣响亮的大笑，她驚訝地抬起头来，瞧着他。每次，他会开玩笑地說明：“誰独自笑出声来，准是想起了小时候的恶作剧。”

这是一个打破沉默的借口。不过老上尉现在是不再沉湎在回忆中了。他們談起将要出世的孩子。老头儿希望生一个男孩子。他要求他們給孩子取一个和两位爷爷相同的名字。不过，他对他儿媳的家庭不愿再繼續让步了。那簡直是不祥之兆，他森多伐尔上尉，到了老年，还以这种驕傲自負的保守观念培养着亲戚关系。

他点着了他的雪茄。抽着烟，走来走去，不再象以前那样举止挺直，而是踏着小步，有点儿蹣跚。不过，依旧把脑袋高高昂起，眼睛光芒四射。

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希望生一个女孩儿。眼睛同欧

塞比奥的相似。

“他有着瑪格达兰娜的眼睛。那女人是一个……”

“你知道，这孩子该是什么样的相貌？深色的皮肤象爸爸，眼睛弯弯的象欧塞比奥，连那乌黑的睫毛也象他，不过亮晶晶的，象我的眼睛。那一定是个女孩儿……”

“决不是女孩儿！我们森多伐尔家的第一个孩子向来是男孩……”

瑪利亚·德尔·洛乌德斯浑身抽搐了一下。她害怕接触到有关森多伐尔家的来历的谈话。有人告诉过她，这位老上尉，她孩子的爷爷，其实不是蒙泰罗部队里的上尉——如果是的，还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个土匪头。她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人的过去。至于她自己，情况完全不同，她可以把她家的世系追溯到殖民时期，甚至还要久远。她的爱是属于欧塞比奥的。他的眼睛、他的举止、他的饱满的精力、他的谈话方式，以及他的待人接物——这一切都使她心醉。尤其是他的笑容。她并不听信旁人的闲话细语，因为她爱他，爱他的身体，那细细的腰身、阔阔的胸膛、优美的肩膀。只有一点儿不舒服，就是他试图博取某些人欢心的那种方式，真的，就是这么一点儿。此外，她钦佩他的果敢决断。可是老上尉的说话使她神经过敏。的确，现今的军人不讲究礼仪了。她习惯于用暗示的方式表达她的情况，他呢，恰恰相反，竟喜形于色地说出“怀孕”这个字眼。

“……第一个孩子向来是个男孩。”

那些浮在他嘴唇边的粗话，总算给他硬压了下去，因为他知道他儿子并不佩服这一套。唉，该……！他的瑪格达兰娜，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象她这样的女人了。她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她不是个胆小淑静的女人，象他儿媳那样。不是吗？只有那次跟寡妇吉尼奥内斯的那件事……瑪格达兰娜没有说过什么。她顺从了他，私底下淌眼泪，可是她眼睛周围的阴影和她苍白的脸色把一切都向他泄漏了。

现在吹动的风儿，也就是瑪格达兰娜怀孕时吸入的同样的风。这同样严厉的风，是从干燥的大草原上吹来的。那时候它还带着可贵的清香，如今却从谷仓那边刮来了一阵刺鼻的潮湿糠秕的气味。这孩子现在该已经吸到这块大地的芬芳了。这些土地，渗透着他外祖父摩斯古埃拉的鲜血，渗透着他祖父森多伐尔的勇猛的力量。还渗透着机油！渗透着他父亲运来的拖拉机的机油。

他又勃发出一阵大笑。

“机油，”他大声说，咯咯地笑着。随后，他重新陷入沉默中，眼睛望着那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孙儿的儿媳。中午时分的几个漫长而炎热的钟点就这样消磨掉了。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沐浴在日渐成长的母性的温暖中，她身上流过的无限的柔情使她如醉如痴。她幻想着那藏在她编结的小鞋子里的乱蹬着的小脚。

要等欧塞比奥回到家时，她才抬起了头。她温柔而平静地等待他吻她，把她编结的东西指给他看。上尉站在一旁，满心喜悦。欧塞比奥的笑容上似乎浮现着一层阴影。印第安人何塞·奥卡皮涅亚的阴影，他这一刻已面容惨白，浑身浮肿，在河水中淌过。

这印第安人的脸已经僵硬了，动也不动。只有他的眼睛里有时还亮光闪闪。只消注意到这种短暂的闪动，一定已很好的认识到这双眼睛。欧塞比奥回想起奥卡皮涅亚听到不准离开时而向他投射过来的那副眼光……

巍峨的山脉聳立在朦朧的晨曦中，潤湿的夜风从大河那儿吹来了清爽的凉意。何塞·奥卡皮涅亚直挺挺地淌在水面上。他的臨終的掙扎是默默的，充满了痛苦。他脸如土色，一片惨白。他是多么高兴看到那显现在遙远的地平綫上的科的耶拉斯山。也許，在他的心头有着一陣啜泣。也許，在这孤寂的黑夜里，他用一支印第安人的哀歌流露了他的悲伤。他，一个失去自由的印第安人，該向誰傾訴呢？他的烏黑黑的杏仁形的眼睛里什么也沒有流露；他的脸一动不动，仿佛是用火山岩石雕刻成的。他沒有叹息。只是望着天边，望着云雾，云雾里隱藏着那山脉。那冰冷的山脉，那儿既沒有佝僂病似的气味苦涩的树木，也沒有那似乎十分平靜地淌过的深深的河流。当何塞干完了他的活儿时，他不住地追寻着风儿的路径，以便他的眼睛能望到那山脉。

月儿升起时，河的精灵醒来了。淹死者的两只手，僵硬，水珠滴滴，骨瘦如柴，聳出在水面上。巨大的披鱗帶甲的短吻鰐魚，睜开了可怕的眼睛，冒出水面，咬着死人的磷光閃閃的手。

誰知道，当印第安人何塞·奥卡皮涅亚看见远处皎洁的月光映照下的契博拉索山的山頂，那山脉的主峰时，是不是要順着河流向下游走去呢。也說不定他是被那雄伟的山脉的光亮所吸引，被那与天相接的积雪上的耀眼的月光所吸引，因而

踏下了河岸。也許他还来得及感到他身边潮浪翻騰，寒冷彻骨，知道它正朝他的身上冲击，形成一个个漩渦和水花。也許在河水钻进何塞的嘴巴和鼻子以前，他的呼救声还在瞬息間被人所听见。那惨厉的叫喊越过宁靜的稻田，那儿只有鳥儿們在觅食谷粒。几只狗向河岸奔去，搜索着踪迹，然后发出一陣长长的呼哮。泥沼地里的青蛙开始咯咯的鳴叫。一只公牛感到一陣恐惧，也吼叫起来，声音响亮而沉浊。可是何塞·奥卡皮涅亚的一动不动的身体却順流淌着，沒有沉到河底，把魚儿們吓得游开了。他的裹着披肩的胳膊伸出水面，一双叉开的腿松弛地来回晃动着。他就这样的浮在水上，还存一口气，可是沒有知觉，而在腐物、动物尸体以及树木遺骸之間結束了生命。狗的清脆的吠叫惊醒了孩子，他們开始啼哭起来，也把怀孕的妇女从睡梦中吓醒了。

“狗为什么叫呀？”

“什么地方有人死了。”

“那大河……”

“落水鬼是不喜欢孤独的。”

“天主寬恕他吧。”

“但愿他来得及忏悔他的罪过。”

“那土壤——不，潮水可能对他太輕了！”<sup>①</sup>

“唉，那些不能死在床上的人，多么不幸！”

“神圣的圣母，保佑我們吧！”

“还有我們的河神！”

---

① 天主教徒认为自杀是罪恶，应该受到严重的譴責。

难道时光真的能够消逝得这么快速？那波动的低吟着的稻田，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已开始垂下了头，这就是个显明的证据。稻子是在艰难的时间里长大的。不过森多伐尔博士的梦想已经部分实现了。啊，那敏捷的机器，它在十分辽阔的土地上播种，已经创造了那么巨大的水稻种植园！孩子们清脆的声音就在近旁响着，他们不知疲倦地驱逐着鸟儿。

“它在那边，在那边！”

“讨厌的鸟，恶毒的鸟！”

“它飞到那儿去啦。”

“啊——啊——啊——吓！啊——啊——啊——哦！”

时光飞逝着。砍刀碰撞堂·克鲁斯的腰肢，催促他，不给他安宁。他看护着佐伊莉塔的不眠的夜晚和她不稳的午睡，连最轻微的声音也会把她惊醒，尤其是人的声音。堂·克鲁斯躺在他的吊床上，整宵整宵没法入睡，听到狗的吠叫，或者那惊骇的马儿的奔跑。要他去杀人的愿望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每走一步路，撞在他腰肢上的刀柄催促着他，撞在他腿上的刀面也催促着他：要他昭雪耻辱，必须用血来昭雪别人给予他女儿的耻辱。可是，友谊之情重新使他的决心起了动摇：巴亚达雷斯毕竟是你的老友呀，你要流的鲜血无论如何也是他亲骨肉的鲜血。尽管这样，女儿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更紧紧地压迫着他。

时光飞逝着。拉·玛格达兰娜庄园已形成一座小小的村

庄了。当初克鲁斯、哈拉米里昂、巴亚达雷斯和黑人毕奥睡在筏子上度过那第一夜时，他们可曾想到这块河岸上有一天会变成一座村庄？

“这儿不会再有种稻的佃农了。我不能把我的地产分散。我不出租土地，也不垫借种子。从今以后，凡是替我干活的人，都得听从我的指挥。我会利用时间，培养出一个可靠的工人集团。至于现在还留在这儿的人，很多人得离开……”

“那末，老板……那些年轻的白人呢？”

森多伐尔博士把他白嫩的手友好地放在老人的肩头上。

“所有的人都可以走。你们可不能走。克鲁斯，你知道为什么吗？当初我爸爸不愿意听关于种稻这回事，是我们——你和我——把他说服了的。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你还记得吗？”

多美妙的往日，听在耳朵里就象听到了音乐。一丝微笑掠过那张悲戚的脸。

“还有玛格达兰娜太太也在旁边帮我们说话呢。”

“她老人家有多好呀。”

“愿她在天主的恩惠中安息吧。”

“除了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走。你们教了我种植水稻。由于你们，我才在这儿成了个头儿。我需要诚实可靠的人，可敬的有经验的人。只有你们，巴亚达雷斯、韦加、哈拉米里昂和毕奥，可以当我的管理人；没有别的办法，亲爱的朋友……”

佐伊莉塔临盆了，她的呼痛声激动了全家。水急忙拿了进来。圣拉蒙在屋子的一个角隅里守卫着。祈祷声飞向圣哈



森托。老練的手盡力把繞在新生嬰兒的脖子上的臍帶解脫。

年輕的媽媽處在嚴重的虛脫狀態中。

“趕快，應急洗禮！”<sup>①</sup>

“今天是聖胡安日；一個很好的名字！”<sup>②</sup>

“必須把一把叉開的剪刀塞在褥子底下，才不會有產後的陣痛。”

“快把希望之神的聖象放在她的身體上。”

“孩子窒息啦。”

“啊，你這天主的天使呀！”

新生嬰兒的頭差不多有整個身體那麼大。皮膚灰色，皺縮，腿細細的，屈向胸前，象在媽媽身體里那樣。

曼努埃爾·巴亞達雷斯被他爸爸推着，走近了堂·克魯斯。他沒有說話，沒有眼淚，沒有悲訴，只是呆呆地望着面前的老人。當老巴亞達雷斯發抖的聲音鑽進了克魯斯的耳朵時，他才抬起兩眼。

“克魯斯，我兒子來啦，他來瞧瞧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子。你的女婿，克魯斯，你朋友的兒子。而我来瞧瞧我的孫兒。”

“你兒子已經死了，年輕的曼努埃爾。他出世得太早了，怪你做錯了事，才鬧成這個結局。該死，還是個男孩子呢！”

曼努埃爾楞楞地瞧着那新生兒。

“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嗎？”他眼淚汪汪，梗住了聲音問道。

---

① 指給瀕死嬰兒舉行的洗禮。

② 天主教中有很多聖徒的節日，拉丁美洲人民多以聖徒的名字作為自己孩子的名字。生在聖胡安日的取名為胡安或胡安娜。

“到这儿来，孩子。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占有了她。不过现在她正跟死神搏斗；在这种时刻，我怎么能想到报复，过来吧。”

他使劲一把握住了小伙子的胳膊，把他领到小孩身边，邻居的妇女们正在诵念咒言，做祈祷，把孩子一会儿拍拍，一会儿摇摇，想救活这条小性命。

“这儿你有了你的孩子啦。别做脓包。别哭。振作起来。他妈妈受的苦已经够啦。现在走吧，去准备有关埋葬的事情去吧。”

外边，巴亚达雷斯老头等待着。“克鲁斯，已经……”

“是的，朋友……”

他们各自转过脸去，隐藏着心头的激情。他们走到栏杆旁，眺望田野。他们站在那儿很久，直等到重新恢复了镇静。

“稻子长得多好，是不是？”

“是呀……”

风吹过稻田。成熟的稻穗光闪闪地点头晃脑。稻芒在四周飞扬，粘住了人们赤裸的上身。不过更讨厌的是那些蚊虫。当微风抚摩着成熟的稻谷时，田地上传出一阵嗡嗡声，好似来自人群。骡子和驴子的行列没有个尽头，它们载着一袋袋稻子，把它们运走。孩子们帮着大人收获。男孩们用洪亮的声音唱着歌。在那高高的稻穗之间，露出了收获工人们的头。

“我们缺少人手呀，老板。种植园发展得太大了，我怕我们干不了。”

欧塞比奥·森多伐尔博士满脸笑容。当他望着他的稻田时，他就象是喝醉了酒。在他那做不完的幻梦中，他看见田地上是些强壮的人，穿着高统胶靴，戴着手套。可是事实上却是些赤着脚的男男女女和孩子。苍白、瘦弱、身患瘡疾，沒有防护的手上鮮血淋淋。

“稻子长得比我們的头还高，老板。我們人手不够呀。”

“我們就会找到的。”

“也許，除非我們出足了他們的价錢。不过必須是瓜亚基尔人才行。你自己瞧，我們同那些山民打成了什么交道。他們干脆跑掉了。奥卡皮涅亚是淹死了。这件事把这些人吓坏了。連毕加伊的死也使他們害怕。”

鳥儿們飞到这儿，又飞到那儿；赶鳥的人的吆喝声根本吓不走他們。

“我們还得再造些谷仓。否則，我們把稻子存放在哪儿呀？”

“我明天就到瓜亚基尔去，找那些碾米厂里的人談談。我不能，我也决不让这次收成遭到損失。”

呼喚声响彻了田野。驴背上，在那一袋袋稻子之間，載着热病的病人离开了。很多人在干活的时候就病倒了。很多人根本一开始就沒有露臉。

沒有人注意到森多伐尔上尉走来。他冷不防出现在收获工人之間。騎着馬。照旧穿着軍上装和高统靴，嘴里叼着雪茄。他沒有穿披肩。笔挺地坐在鞍子上。他似乎又变得年輕了。他的眼睛神采奕奕。

“老老板来啦。”

“那森多伐尔上尉。”

蚊虫的叮咬和那被风儿卷起的微細的稻芒，似乎都沒有使他感到討厭。他的狹狹的嘴唇慢騰騰地組織着話語。

“我告訴過你，欧塞比奥。我對你不知說過多少遍。一個人來干是太多了。我擴大了土地。不過時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那時候是我呀。我本該多生幾個兒子，然而一想到那鮮血，一想到在你搖籃邊流下的鮮血，就把我嚇住了。倒不是由於瑪格達蘭娜的死。我本來可以再娶一個女人的。可是你那搖籃邊的鮮血。我把你送進城里，然而你回來了。我給你娶了媳婦，讓你可以一直留在那兒，然而你依舊回來了。那鮮血召喚着你。欧塞比奥，一個人來干是太多了。機器，機器管什麼用！無論如何，你只有單身一人。你是我這種類型的人，可是，如果時代已經變了，相同的類型對你有什麼用？你擔任得過重了，欧塞比奥。”

稻田一動不動地躺着。風兒躲藏在樹木之間。可以聽到一陣有節奏的單調的響聲：驢子的蹄踏著泥沼地。

“你缺少牛，欧塞比奥。我在一條新的河道那兒還有一些……”

勞塔河泛着赤銅的光澤。以往，誰也不願相信河流會改變它的路綫，而一直流到瑪格達蘭娜莊園的邊緣地區。長時期以來，他們聽到泥塊崩落下來，掉進了河里。

“庄稼給沖走了，欧塞比奥，你是不能在夏天收穫的呀。”

河水沖擊着瑪格達蘭娜莊園的土壤，把它們帶走了。一只伐尔迪維亞鳥叫嚷着它的不祥的凶訊：

“咯—咯！坟墓！”

“那只伐尔迪维亚鸟在呼唤森多伐尔上尉呢。”

连风儿也不敢从它躲藏的地方走出来。沉重的云层把太阳包裹住了。

“不，爸爸。我们会挽救这次收成的。只消等等看，一个姓森多伐尔的什么都不怕。我就到瓜亚基尔去。你可以很快看到，我会把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

一阵咳嗽使上尉浑身震动。他顿时萎靡不振，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年。他的马扯着马勒，发现没有人阻拦它。它从被践踏的稻草里扯下一束稻秆，然后，不顾骑手的意志，载着他往家里走去了。它不时停下步子，嚼着那稀零零的青草。

欧塞比奥望着他父亲的背影。老人软弱无力地坐在鞍子上，肩头耸起，脊背弓起。军上装松弛地裹着他的身体，头低垂着。

“那是森多伐尔上尉。”

“不错，艾尔摩埃内斯·森多伐尔上尉……”

## 第四部

# 衡量人的尺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 新聞片断

---

### 录自一篇社論

#### 爭取更多的生产

談到我国国民經济的发展,我們必須着重指出,如果我們对于一个最重要的問題不加注意,那我們永远不会获得积极的后果。这个問題就是:生产。

#### 蒙塔尔沃《人民之声》

六月十九日——现可报道,本年度水稻已經收获。这次灾难性的收成是对生产者一个沉重打击。

#### 城市新聞

##### 瓜阿斯省省长昨天接見碾米厂業主

省长全神貫注地傾听了出席者的陈述。碾米厂主們請求准予把碾米价每担提高一个苏克雷。他們还声称,这项請求如获批准,他們工厂的职工工資将提高30%。



## 省长昨天同稻米批发商举行会谈

省长宣布开会后，商人们详细叙述了碾米厂主所以请求提高碾米价格的原因。他们列举详细事实，证明该项工业业主即使按目前每担二个苏克雷的碾米价，所获利润已相当可观。

### 各碾米厂工会 注意！

根据我们工资收入者的普遍公认的权利，我们要求工人们加强他们的组织，为提高工资进行英勇斗争，这是改善生活条件的唯一经济的、集体的和民族的措置。我们要求工资和生活费用相平衡。工会组织、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保证我们正当的要求将得到胜利。我们，碾米厂、可可厂以及烟草厂的工人们，正在为我们的要求而进行战斗，目前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使生产者阶级最后得到公正待遇。

### 我们的粮食 最新米价每磅六十五分

基多四月十六日讯——据厄瓜多尔劝业银行通知，自下星期一起，每担大米售价为六十苏克雷。另售价为每磅六十五分。

## 欧塞比奥·森多伐尔博士

### 1

厂房很宽敞；不加粉刷的墙壁和地板都是混凝土做的。堆积着的糠秕很显眼。细微的米粉在空气中浮游，刺激着眼睛，痒痒地钻进了鼻子。一阵看不见的也没有重量的雨点往人们的头上降落下来，给他们蒙上一层浅黄色的微光。卜卜卜，机器的活塞老是机械地喘息着；蓝蓝的烟袅袅上升。卜卜卜，工人们奔来奔去，喘息不止。

办公室和厂房隔着一道细网眼的铁丝网。光洁的桌椅上一尘不染。工厂的噪杂声只是沉浊地传了进来。

打字机响着一种不同于碾米机的旋律。职员们留着亮光光的头发，皮肤上也不是汗津津的，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用他们保养得很好的手在帐簿上写着数字。

“非常高兴在这儿见到您，博士……”

“我也非常高兴，亲爱的朋友。”

铁杆和木柱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长长的管子里涌出了稻粒，各等各级的稻子象金黄色的潮水，淌进了巨大的接收

袋：二級，一級，特級。

“是呀，博士！这就是理由。毕竟政府也絲毫沒有做出什么事来援助工业呀。您自己也說，我們能有什么样的工业呢。如果沒有工业，也就沒有商业，沒有农业……”

“在某种意义上，沒有疑問，您是对的。不过，不容否认，您以您的頑固已經給予农业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政府的令人憤慨的冷漠态度以及由于您的阴謀詭計，使农业地区的劳动力向外流出。您也完全清楚，目前农业中的劳动力是多么缺乏。如今，生产一担稻子的成本要超过二十五苏克雷，然而您还要提高碾米的費用。”

“不过，亲爱的博士，您是个聪明的明白事理的人，您会明白我們的动机的。由于这个不幸的新的劳工法，布尔什維克一派扩展了，因为他們自以为有政府撑腰。这儿就是工会最近的号召书，您自己瞧瞧！我們不得不把碾米价提高呀，因为捐稅、高的美元行市以及工資都对我們不利。那些聪明得过份的人，当然馬上以为我們将会在金錢中游泳呢！”

厂房里，碾米机跳动着有力的伦巴舞。一种刻板的伦巴舞，可以估計到的动作，僵硬而死板的轉动。机器的零件按照正方形、弓形、圓形移动着，始終严格根据活塞的节奏：卜卜卜。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我的朋友桑丁瓦涅斯。不过我們必須另找一种規則才行呀。您不可能要我做出政府所不許可的事来。何况我把我自己看作不光是您事业上的合伙人；我們也毕竟有友誼上的联系……”

“那不用說，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十分明白的，亲爱的博士

和朋友。我已經把我的理由向您說明了。這不是關於一個任意訂定價格的問題。這是一般的被迫的緣故……”

“我明白您那被迫的緣故。您可要抽煙？您有沒有讀到報紙上關於省長和出口商、農業主集會的報導？每個人都為他的觀點辯護，為他最根本的利益辯護。至於我們，情況可不同。這是關於老朋友之間的一次私人協商。不，我的朋友桑丁瓦涅斯，我並不喜歡在任何情況下把公事和友誼混淆起來，然而，無論如何，這是兩個可以決定價格的互相關連的因素……”

“我感到十二分抱歉，我同所有碾米廠老板一樣，已經在一份契約上簽過字了。”

“那好吧，我的十分可敬的有勢力的朋友……”

空氣里瀰漫著同他家里拉·瑪格達蘭娜莊園上同樣的糶糶氣味。森多伐爾的臉變得陰沉了，額上露出一條條皺紋。

## 2

皮靠椅散發著新皮革的氣味。電燈光照映著那塗成油光光的奶黃色牆壁，亮晶晶的打蠟地板把光綫反射回來。淡黃色煙草的濃郁香味一陣陣穿過房間。從那開著的大窗子，吹進了一股潤濕的涼爽的微風。下面街道上，汽車輕柔地在柏油路上滑過。孩子響亮的嗓音叫賣著薄荷糖和橘子糖。絳紫的、橙黃的、翠綠的、艷紅的霓虹燈廣告的反光，悄悄地掠過光亮的牆壁。

阿里斯蒂德斯·加賽斯是安比托人，穿著一件壓縐的麻

布衣服。肥胖的脖子从衣领里鼓了出来，肚子悬挂在腰带上。他宽宽的额头后面所进行的思想活动，跟他在大学里学到的那些真理根本不相干。他的想法朴素简单：一个金发姑娘，一个深色皮肤的男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那个小女儿会把报纸的图画版从他手里扯过来，津津有味地瞧着那些图画，嘴里快快活活地叫嚷，一面还要兴奋地在她的坐椅上滑来滑去。然后，她要把一切解释给哥哥听。她的碧绿的眼睛光彩四射。油腻腻的小嘴巴亮光光的。她哥哥是个沉默聪明的孩子，长着一对咖啡色的大眼睛。他教导着他的妹妹，声音也没有提高。他认为她爱淘气，自己十分严肃的读着最新消息。那位妈妈，穿一件浅蓝色的晨衣，在给他们准备早饭。她的皮肤是浅褐色的，眼睛同那男孩子一样，乌黑、严肃、恍恍惚惚。她一开口说话，或者堆起笑容，颊上就会出现一对小小的酒窝，她显得同她的女儿一样的兴高采烈。加赛斯的宽宽的额头后面浮现着未来的梦境：小女孩长成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文雅、迷人，在优秀的寄宿学校里受教育，那学校十分可能是在外国——他要使这一切都成为事实。然后出嫁。出嫁吗……？那男孩子一定得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难道不是个聪敏、智慧、严肃的孩子吗？这样的天才可不能让他雕零。说老实话，他加赛斯根本没有多大兴趣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一大笔遗产。最好的遗产莫过于良好的教育。不过没有钱叫他怎样让他们受教育呢？稻米向来是项赚钱的买卖；目前碾米厂老板和两三个出口商确实制造了困难。他们为什么要把稻米屯积起来，准备卖给外国呢？据报纸上报道，有二十万担大米根据银行贷款准备出口。由于苏克雷的行市下落，表明这对大家都是

一項极好的买卖。对所有的人？不！人是那么残酷无情，同鱈魚一样，只知道追逐金錢。三、四个十分狡猾的家伙要把大家都吞下肚去。这次商談之所以达成，是因为那些大人先生們需要着稻米生产者。反正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碾米厂老板們的胃口实在太大了。此外阿里斯蒂德斯·加赛斯心里十分明白，把碾米費用每担提高一个苏克雷是沒有道理的。至于自由出口呢？他为什么不去同欧塞比奥·森多伐尔博士談談？

佩德罗·索拉里穿着一身嶄新的顏色衣服，感到很不痛快，这身麻布衣服松松地裹着他的瘦削的身体，已經有了褶縐。他不舒服地坐在发亮的皮靠椅里，头发蓬乱，脸容憔悴，非常惊异地观看那些裝飾着这間屋子的图画。他来参加这次會議，不是出于他的本心。他那小小的杏仁形眼睛疑疑惑惑地向四周扫来扫去。在他的皺紋密布的脸上，連一根肌肉也沒有抽动。他的紧閉着的嘴唇里也沒有吐露过一言半語。他到底在轉些什么念头呢？他的眼睛发着光。然而在这座客厅，电灯把每一个角落都照耀得如同白昼，誰还会留神到佩德罗·索拉里的发光的眼睛？唉，要是他能够躲进一个暗角落里，不再看见这些白皮肤的花花公子，那有多好！如果不是这位熟識的而且为他所信任的欧塞比奥·森多伐尔也在这儿，那他永远也不同这些衣冠楚楚的商界豺狼待在一起。

他，那位森多伐尔博士，站在那儿：他的結实的皮肤被太阳晒黑，同那身洁白的衣服成了个鮮明的对照。他勉强带着笑容，动作拘泥、生硬。当农业主协会的会长走进来时，森多伐尔博士赶紧走到他跟前，向他伸过手去，深深鞠了一躬。油

滑的微笑好似冻结般的停留在他的脸上。

“我亲爱的堂·路易斯，我多么高兴，今天能向您表示敬意。近来您是那么匆忙，忙碌，没有注意到我的问候。”

“噢，我请您千万原谅。您也知道，公事占去了我多少……”

接着，阿列杭德罗·摩雷诺出现了。森多伐尔和他热烈地拥抱着，显得格外亲热。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亲爱的朋友！”

“是呀，很久了！”

他们踏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客厅。两人的短上衣都非常贴身。头发在电灯光下发亮，电扇从天花板向他们扇着凉风。当阿列杭德罗·摩雷诺递给他朋友森多伐尔一支纸烟时，这一位马上摸出他的打火机。

“那个人是谁呀？他同阿列杭德罗·摩雷诺这么亲密。”

“一个有钱的海滨农场主的儿子，娶了桑蒂斯泰万家的小姐。你不记得他了吗？他学过法律，却没有干他的本行。”

站在走廊里的人群中说出了这样的闲话，譬如：“那是森多伐尔伯爵”，“他是通过一场贵贱联姻<sup>①</sup>，弄到了这个头衔。”

阿里斯蒂德斯·加赛斯每次和森多伐尔的眼光相接触时，他就堆起微笑。佩德罗·索拉里呢，他皱着眉头，听这些话，可是森多伐尔刚开口说话，他对她的一言一语马上表示赞同。

主席是一个浅色皮肤的人，脸上已有皱纹，他坐在铺着绿

① 指男女双方身份不相等的婚姻。

布的桌子后面，手里拿了鈴，默默地瞧着那四散的人群。最后他輕輕地打着鈴，催請众人入座。等众人都已聚攏时，他用他高亢的嗓音宣布开会。街上传来了一个小販的响亮的叫卖声。

“諸位先生們，由于出现了某些打击我們权利的情况和事件，我們被迫采取有力的公开的立场。这是十分迫切需要的，因为这种聞所未聞的攻击針對着民族最积极的力量，針對着我們沿海地区的商业和农业，对于这件事，中央政府根本沒有給予任何注意。我們不能容忍旁人毀灭我們。”

电灯光使这些油光光的脸显得惨白。阿列杭德罗·摩雷諾站起来。他的声音很甜潤。

“我們对农民和国外市场的供应是根据这种估計而定的，就是我們並沒有把碾米費用的提高計算在內。的确，可以說，一个苏克雷是个微小的数目，碾米厂老板們也这样嘲笑我們，說我們为了这种小数目哭哭啼啼。然而，必須考虑到，这是有关千百万担的事，所以也是有关千百万苏克雷的大事。农民們将会按照什么价格把稻子卖給我們呢？我們付給他們的該是什么价格呢？而我們的收入将会受到怎样的損失呢？”

“不錯，”阿里斯蒂德斯·加賽斯証实道。“摩雷諾先生的話完全符合事实。我們农业主是最大的受害者。我們必須忍受多大的牺牲呀！我們还得跟多大的困难作斗争啊！偷牛贼、虫害、工人逃跑、最后还有抵押放款銀行。我們担負着最大的責任，却得到最少的报酬。批发商付給我們的越来越少，可是碾米厂却还要每担多收一个苏克雷。仿佛我們付的捐税还不够多似的！这到底会有怎样一个結局呢？”



每一个演說者的話里都說明了真相，然而……

“我想我們應該給總統发一份电报。”

“还給农业部长一份。”

“我們必須設法引起市議員們的興趣。”

“这根本沒有用。这些先生只对政治有兴趣。如果事情對他們沒有什麼油水，他們就不会出来說話。”

佩德羅·索拉里用他那牧牛人的眼睛，打量着出席的人。

“我很乐意听听森多伐尔博士的意见，”他的薄薄的嘴唇里吐出这句话来。

主席点了点他的庄严的头顱，表示同意；灯泡的亮光照映着他的斑白的头发。

“我以极大的注意，傾听了前几位可敬的讲演者的說話。”森多伐尔博士的洁白的牙齿閃閃有光。他的优美而諂媚的微笑衬托着他的精选的語句。“請你們允許我，我不同意某些观点和斬釘截鉄的解释。当然，我不愿意批評諸位講話的先生，我只是感到这有助于解决一个為我們共同关心的問題。归根結蒂，这个問題和整个国家有关，所以我們必須把祖国的利益放置在我们个人利益之上。那么，碾米价格的提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們是要限制生产自由，打击营业权利，这就是說，沒有别的，只是要割断祖国的生命綫而已。我們必須生产，这不仅是为了滿足我們国内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出口，为了使国家在这方面获得收入。一句話，我們的生产有助于国家的繁荣和进步。现在，那些碾米厂老板却坚持說，由于需要提高工資，他們也就不得不提高碾米价格，这完全是受了社会利益的指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他們每担多要一个

苏克雷，他們事实上損害了人民，因为，我們生产者和你們銷售者，将被迫把这种負担添加到大米价格上去。所以，到底誰是真正的受害者呢？是消費者，也就是說，整个国家。”

参加集会的人开始时感到迷惘，感到失望，这时不得不承认欧塞比奥·森多伐尔博士的透彻的話真是一針見血。

然而，当森多伐尔說話时，他似乎一再的听到克魯斯老头儿的警告：“我們人手不够呀，老板。种植园发展得太大了。我怕我們干不了。”

还有佩德罗·桑切斯的鎮定的声音，那提高了的嗓音盖过了馬兰科街上的喧鬧声，然而也增加了森多伐尔的恐惧和不安：“不，老板，我們不愿意回到乡間去了。您这次到瓜亚基尔来，是白跑了一趟。”

“我准备付同瓜亚基尔一样的工資。比法定的最低工資还多一个苏克雷。”

“我們沒有人愿意回乡間去了。这儿比較好些。”

森多伐尔繼續发表他的講話，然而在他的眼前，却浮现着一种景色，这种景色活在他的感情里，也活在他的說話中，他是那么密切地和它联系在一起。回忆和幻梦：那鮮嫩青翠的稻子的低吟，它們在风儿的强大的气息下頻頻起伏。多汁的綠叶到处盖复着檸檬色的波浪。沒有别的风能奏出这种音乐，沒有人能唱出这种歌声。

在那远方，錦葵般的大草原，象干了的血迹一样深紅。其中点缀着点点黄色，仿佛太阳在那面包树上和那香兰树丛里成熟。

深蓝的恰罗特山的背后，衬托着那高高悬起的蒼穹，蓝得

透明，是风儿出色的通道。

还有上尉的声音：“呸！你从瓜亚基尔找人来干活，不可能！”

“……是呀，先生們，真正的受害者是普通老百姓，这就是說，整个国家……”

他又听到他的父亲說：“我已經对你說过，欧塞比奥，机器，机器管什么用！”

“……因此，我想提出一項建議，在一份申請书上詳細說明提高价格可能对农业和出口产生的害处……”

“相信我的經驗吧，欧塞比奥！人对你不值一錢，稻田已經夺去了你的理智，现在，它又从你的手中溜掉了。”

“不，爸爸；你会看到，我会在瓜亚基尔把它挽救出来。”

“……我再建議，委托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这份文件。”

接着是佩德罗·索拉里的声音：“我們應該委任森多伐尔博士領導这个委员会。”

阿里斯蒂德斯·加賽斯也接着說：“非常正确，由他来担任，那是再合适也沒有了。”

### 3

“你的眼睛象黄金。”

她的浅黄色秀发在电扇的风中飘动。鮮紅潤湿的嘴巴帶着微笑，金属般明亮的眼睛反映着酒館的紅紅藍藍的光。酒杯里，威士忌酒和苏打水冒着珍珠般的水泡。

乐队奏着一支忧郁的非洲黑人歌曲，悲哀的旋律很不

协调。

这女人的白嫩的皮肤耀眼地显露在黑色紧身衣服外面。

“你的眼睛象黄金。”

他们热烈地沉湎在舞蹈的旋律中了。森多伐尔紧紧搂着他的舞伴，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他笑迷迷的想，这个金发舞女究竟是象风中摆动的一片柳叶，还是象一股温暖的海浪？

“你还说你是不会跳舞的。”

“不过，亲爱的，这是同你呀！同你谁还不会跳舞！那是根本不用学习。”

阿列杭德罗·摩雷诺的声音：“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没有道理的话，年轻人！如果这里有人必须学习，那么，这个人就是我。”

“你也许认为我已经什么都懂……”

“不过，欧塞比奥……”这女人笑嘻嘻地提出了异议。

“是呀，也许我没有把你教给我的东西学会呢？”

“对！一个人只能学他了解的东西，”摩雷诺插嘴道。

“啊，你们真是可爱的鲁莽汉！”

金发女人感觉到森多伐尔身上溢出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温暖。她的两只雪白的手渴慕地抚摩他的头发。他呢，似乎正沉溺在回忆中。

“你在想些什么呀，欧塞比奥？”

“我丢不开这个想法：你老是萦迴在我的心头。在我和你见面以前，我已经知道你了。你相信这种事是命中注定的吗？”

摩雷諾的一个青年朋友走过来，彬彬有礼地請求跳下一次舞。

“請您允許……”

“好吧，阿列杭德羅……”

“我們目前对市議會沒有多大指望了。不过，我們可以通过将要来临的选举加强我們的地位。也許你自己應該……”

“不，这决不能……”

明亮的照着阳光的街道，把它們熾热的气息吹进了門口。欧塞比奧挺直了身子，昂然闊步，他要去寻找一些他打算同他們訂立一項协定的人物。

他感觉到地面上冒出的热气。汽車按着喇叭，請求让路。一陣陣香水气味迎面吹来。人們急匆匆在他的身旁走过。太阳猛射着房屋的明亮的牆壁。

有人撞在他的肩膀上，在这一刹那間，他差点儿同另外一个过路人相撞。

他可以安排誰呢？安排哪一个？最主要的，名单上第一个候选人必須是个有声望的人。

其实，森多伐尔宁愿同一些活跃的生气勃勃的年輕人打交道，然而人們却只在白发蒼蒼的威严的老人身上才感觉到声誉和經驗。

那么，他該接受什么人呢？一般地說，上了年紀的人对于一件事情不再容易鼓起狂热的感情，他們只是专心地考虑着公共利益。尽管这样，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却非是某个威严的老人不可。那么是誰呢？一个可尊敬的而且得到中央政府贊

許的人物，也許甚至會讓他影響它。

當然，最好是一個著名人物，政府接受他，不過卻聽命於他們，也就是說，聽命於他。

桑丁瓦涅斯的態度已經很清楚明顯了。至於批發商和農業主，並不想就此讓步。他們已經跟市議會交涉過；不過這不會有多大意義。

上尉的遺產壓在歐塞比奧的身上了。同老人當初走在一支小小部队的頭里一樣，他也在这午后酷熱的陽光底下走着，太陽在白色的路面上反射着。只是這兒的森林不是由樹木、葉叢、樹枝組成，而是由存在在人們心里的其他因素組成。

阿列杭德羅·摩雷諾是本地一個古老世家的子弟，由於父母亡故，生計無着，正在尋求歐塞比奧·森多伐爾的支持，打算重光門楣。

胡安·德·拉·克魯斯·韋加再也不值什麼了。當他中午站在大片稻田前面，看見拖拉機工作時，他覺得死神已經來臨，它張開那其大無比的黑翅膀，遮住了人類，向他們撲來。這位克魯斯，一位過時的種稻人，還值些什麼？

阿里斯蒂德斯·加賽斯腳上沾滿塵土，因為他曾在那漫長崎嶇的道路上跋涉，要用他強壯而污穢的兩手抓取財富。

瑪利亞·德爾·洛烏德斯·桑蒂斯泰萬·依·考隆內爾·德·森多伐爾由於懷了孕，身段臃腫，面臨着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佩德羅·索拉里埋身在他的種稻事業里，然而收穫還十分可疑，他充滿信任地望着他，望着歐塞比奧·森多伐爾。

艾尔摩埃内斯·森多伐尔老上尉萎靡不振地坐在他的馬上，它已不再听从他的駕御，載着他走掉了。誰知道往哪儿去？

还有他孩子的出世已近在眼前……

## 二

### 堂娜·洛烏德斯

#### 1

羊齿植物緩和了太陽的光芒，周圍靜悄悄地，只有金絲雀的歌喉不時打破這片沉寂。

瑪利亞·德爾·洛烏德斯慈愛地撫摩着嬰兒的小衣服。心中對那些滔滔不絕的話語起了反感，它們象雨點般向她直落下來。

“漂亮極啦！真是美極了！想想看，梅米·泰哈達已經把全套嬰兒用品都辦好了。全部，想想看，全部！你那些東西，是從什麼地方買來的？”

“從美國。”

她打量着自己畸形的身體，拿這副臃腫的身材同她尚未結婚的表妹的優美綫條相比較。

“那你一點不擔心嗎？”

“擔心？為什麼？”

对方的声音里夹杂着幸灾乐祸的口气。

“新近，欧塞比奥同琦琦·苏阿勒斯一起跳舞来着。这个琦琦，她已经是一个……”

她怀孕时期中沉睡着的感情这时突然活动起来。一种惨痛的悲伤袭击着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然而她没有感到愤怒，只感到无穷尽的痛苦。忘却的面纱被撕成碎片。泪水滚在她的颊上，两颊的血色全部消失了。

“琦琦·苏阿勒斯！”

“结婚还只有一年！”

“而且是在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痛心的冷諷热嘲中，她吐露了她的激愤。

“对他还能盼望些什么！他既然是一个混血儿，谁也不能改变他的本性。”

何况他一向亲眼目睹他父亲森多伐尔上尉的不道德的品行。他亲眼看见他父亲勾引雇工们的妻子。这老头儿是如何褻瀆了对欧塞比奥的亲爱而崇敬的媽媽的紀念，也許甚至在他自己的家里。所以欧塞比奥怎么会不是鮮廉寡耻、喜新厌旧呢？

“男人们尽管可以有这些风流韵事，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不过他们也应该顾些礼仪。总不该这样炫耀不顾廉耻呀！”

“可怜的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

“她也是自作自受。人家已经議論紛紛，可她还不愿意听呢。”

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把她的悲戚压在肚里。她把她



內心的柔情一古腦兒的傾瀉在孩子身上；在那不眠的夜晚和睡不穩的午睡中，她对欧塞比奥的感情漸漸轉变为憎惡和怨恨。

然而，在那孩子——他的儿子——出世以后，当她把他抱在臂弯里时，她又屈从在欧塞比奥的吸引力之下了，只有当她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肩头上时，她才又感到心地宁靜了。在那些悶热的下午，她把孩子哄睡以后，爱經常半睡半醒地躺在她男人身边。就象在拉·瑪格达兰娜庄园上那样，是个忠实的妻子，她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使她亲爱的丈夫最渴念的愿望得到实现。那位最年輕的森多伐尔，裹在最柔軟的細麻布的襁褓里，在搖籃里蹬着脚，躲开老上尉的狂喜的眼光。

## 2

絳紫色的朦朧的房間，似乎充滿了神秘。低訴的話語中搏动着激動的情緒。一股法國香水的濃郁的氣味浮游在低矮的家具上面。

“不能再这样下去呀，欧塞比奥。我們不許可这样呀。”

“难道这凭我們的意志决定嗎？我們怎么能够抗拒命运的作弄？我曾經对你說过……”

“我知道，那一次，在蓝猫酒家……”

“我对你說过，你使我实现了一个长期孕育着的梦想。我們两人是再也分不开了。”

“不，这一切只是幻想。你有一个家，一个儿子。所以不能这样下去了。我生活在經常的恐惧中。过这种日子真是害

怕。每一句話里我都聽得出一個指摘。在我看來，好似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了。每一句嘲笑的話都使我心驚肉跳。一聽到你的名字，我就得費盡心力，控制住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呀，歐塞比奧。相信我，這是發瘋呀。我們必須分手了，此外沒有別的办法。”

清脆的聲音响彻在寂靜的房間里。她的眼睛象黃金般閃光，她的幾乎沒有遮蓋的身體晶瑩玉潔，就象一朵幻想的鮮花。

“沒有了你，我是過不下去的，琦琦。你填補了我生命中的空虛。我從來沒有體會過象你給我的愛。”

“那麼……你妻子呢？”

魔法一下子給破壞了。她這句話只是輕輕訴說的，然而却象是晴天霹靂，把籠罩着他們的柔情蜜意一掃而光。

“對不起，我不想談起她。”

“可是非談不可。難道你還不明白，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單獨待在一起過，從來沒有真正結合在一起過。她始終待在我們身旁。我們接吻的時候，她擠在我們中間，你撫摩我的時候，她又插在我們中間。她，始終只有她……”

“你怎麼能夠……你要了解……畢竟在你的一生中，你也有過另外……”

“我知道你遲早會說出這句話來。是的，在你之前，我曾經另外有過男人。不過，你明白，我是同誰也沒有結過婚。相反的，她完全有權利，能夠把你從我的手里奪走。我呀，只不過是你的情婦……”

泪水窒息着這些困難地從她嘴唇邊吐出來的話。她握緊

了欧塞比奥的手。

“我的小心肝，你把这一切看得太严重了。我們不能快快活活，不受人打扰地生活嗎？你毕竟是个聰敏的明白事理的女人……”

她的眼睛突然失去了神采，添上了一种严酷的金属般的光泽。琦琦感到了身上赤裸裸的。她试图遮盖她的身体，阻挡森多伐尔的撫爱。夜間街头的噪杂声传了进来，也沒有打破两人之間漸漸滋长的沉默。

### 3

她稍微丰满点儿了，身段也比較柔美了。蒼白的脸色給了她一种受苦的外表，她还在她的眼睛周围修飾了一圈黑影，更加突出了她的受苦。她头发不加修飾，服飾朴素，模样象一尊雕象。她对于欧塞比奥的不忠实感到深深的痛苦，使她的眼睛添上一种迷惘的神色。

漸漸地，当她的孩子慢慢长大，断乳以后，她又恢复了內心的宁靜。欧塞比奥通常是在早晨的时候来到她的房間的，这时她还迷迷糊糊地躺着。他会面帶笑容，用輕盈溫柔的动作，拂下她遮在脸上的头发。她閉着眼睛，听任他的撫爱，一半是还未睡醒，一半是充滿了期待。然而有一天早晨，他打扮得却完全不同往常，走进来匆匆吻了她一下，只說了一声：“今天清早我同阿列杭德罗·摩雷諾有約会。”

說完，他就走了。她茫然若失，玩弄着她寢衣的腰帶，一顆淒涼的泪珠落在洁白的褥单上。

她眼睛发楞，忧郁地望着前面。

孩子在摇篮里挥动他的小手。她俯下身子，把他抱出摇篮，紧紧地偎在胸脯上，抚摩着他的笑吟吟的褐色脸蛋。一阵无声的啜泣使她浑身颤动。这小孩儿同欧塞比奥是多么相同呀！他是他的一部分，而在她的身体里长大。森多伐尔家的凶邪的血液混杂着她的血，而在他的血管里奔流。

她想起了好久以前的那天，当时她同欧塞比奥并坐在一棵苍老的罗坚子树底下，她告诉他，说她感觉到要做妈妈了。

“从今后，由于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永远结合在一起了，”他这么回答她。

她把她的儿子放在膝上，禁不住哭泣起来。小孩微微笑着。是对她微笑的吗？

金丝雀在鸟笼里卖弄歌喉。闷热随同柔和的微风挤进了餐室。堂娜·洛乌德斯心不在焉地吃着。她既没有听见鸟儿的喧闹，也没有听见街头传来的歌声。她丈夫的座位是空的。平时，如果他不回来吃饭，他会打电话通知她，她也就不再等候他。然而今天她对他滞留在外边却感到惊讶。她机械地捏碎着面包。她听不到他男性的温暖的话而感到惆怅。寂静的气氛压迫着她。平常这时候，他总是笑嘻嘻地同她谈话，望着她的眼睛。今天，他也许要到黄昏时才会回家，一脸的酒气，头发蓬乱，麻布衣服也给压皱。他会要求洗个澡，说他是跟堂·路易斯或者阿列杭德罗·摩雷诺在一起，为了谈论市议会选举，才耽得这么久。他会说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由此可以按照某一个确定的价格出售稻米，因为……唉！她在羊齿植物的阴影里忧伤地消度她的青春，它们象帘子一般给窗子

遮住了阳光。只听到金絲雀的啾鳴，只有这金色的中午的寂靜……

喝过午后咖啡以后，她会温柔地拥抱他，恳求似的問：“今天晚上我們到奥尔梅多去好嗎？那是瑪伦妮·蒂特里赫①主演的片子……”

“不，我的心肝。”

“为什么不去？你老是在外边东跑西跑，我却坐在这里，活象是坐牢。每次我請求你陪我一起去看电影，你总是推三推四。那我只好……”

他不会給她回答的，只是在她的額上吻一下。他会走到孩子的搖籃旁，自个儿喃喃地說：“要是我爸爸能够看见他……”然后他径自睡去了。

如果坏天气快要来临，一个人的全身关节都会感觉得到。正象这样，堂娜·洛烏德斯也感觉到那逐渐临近的灾祸。

在同她的女朋友和亲戚們談話时，她通过巧妙的暗示，試图打听到一些消息。

“我亲爱的，我告訴你，自从我丈夫参加政治活动以后，我几乎难得见到他了。他說这是必要的，为了挽救他的事业。”

“是呀，不过你干嗎老是呆在家里呢？活象一个老婆子！沒有他陪伴，你就不进电影院，不参加社交。你必須过你自己的生活的呀，现在到处见不到你了。起初你把你自己埋葬在庄园里。那是在蜜月时期，还可以理解。可是现在你太过份了，姑娘。你的小孩已經相当大了，你可以安安心心把他托付給保

---

① 是三十年代美国好萊塢著名的电影明星。

姆了。”

接着，仿佛完全跟这些话无关似的，这位女朋友又添上几句：“大家都纷纷谈论着琦琦·苏阿勒斯呢。她装腔作势，打扮成一个独立不羁的摩登女人，接受一些不适宜的邀请。”

奶黄色的大理石墙壁上浮着一层幽淡的微光。光线很柔和。瑪利亚·德尔·洛烏德斯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一切了，她仿佛突然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她站在那面高大的镜子面前，堆起那放肆的微笑，同几年前试穿她第一套舞会衣服时那样，瞧着镜子。她看见她的衣服挺合适，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更进一步带着某种愉快的感觉打量着自己。柔软的头发表象一块头巾，复在头上。时髦的浅黄色衣服把她衬托得漂亮极了。耳环低垂，象两粒巨大的火星。她走进宴会厅的前厅时，神经质地微笑着。她赞赏那优美的帷幔，它们的颜色同那毫不刺目的珍珠色的光线很调和。往事涌上她的心头，使她完全昏迷了。什么地方有人喃喃地说了一句客套话。可是这时她自以为听到欧塞比奥的高亢、激怒的声音：“你到哪儿去耽得这么久？我在家里整整等了两个钟点，谁也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已经说过，我是到翁杜拉加斯去的呀。”

要她表现得不动声色，要她对这些问题隐藏她心头的快乐，这是非常困难的。她能够很容易忘掉那些赞美她的美丽的言辞，可是，她没法忘掉欧塞比奥的愤怒和他的嫉妒，这种嫉妒心使她感到高兴。

她的淑静的美引人注目。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挤在她的身

旁，不肯让开。赫纳罗·瓦尔达瓜埃打算请她跳舞，她婉转地然而坚决地谢绝了：“我很感谢，这是您给我的荣幸，不过，请您原谅，我有点累啦。”

罗本·印特里亚哥夸大其词地赞美她的美丽，把她比作一位希腊女神，说她如同多列斯<sup>①</sup>圆柱那样崇高端庄，他还倾心于她的低垂的睫毛底下隐藏着恬静的美。

“你学过文学吗？”她笑盈盈地问。“多少年？我非常喜爱诗。我觉得简直没有比貝克埃爾<sup>②</sup>的诗句更美的东西了。在我看来，那些希腊人是太古色古香，事实上，这些东西只是给那……，怎么称呼这些先生？”

接着，她说明她必须走了。

“您知道，我丈夫无论如何不愿陪伴我。我只是因为答应过您，所以才来。反正我得遵守我的诺言，不过我没法请求我的丈夫一起来。他工作太忙了，我经常替他担心，所以没有他陪伴，我参加宴会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乐趣的。”

尽管这么說，安东尼奥·吉里博加仍乐意邀请她。他会等候她。他的眼睛鼓励她说话。他甚至懂得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说得生动有趣，别出心裁。他的清楚的深思熟虑的说话，他的安静的神态，都使她动心。他的见解包罗万象，他的判断精确适当，他又非常巧妙地选择他的字汇。流言蜚语并不使他感到兴趣。当他深夜陪她回家，告别时，他显得彬彬有礼，

---

① 古代希腊一地名，以它的建筑物的美丽的圆柱著名于世。

② 貝克埃爾(G. A. Bécquer 1836—1870)：西班牙浪漫派诗人，他的抒情诗写得非常美，在西班牙文学中有深远的影响。

同她輕輕握了握手。堂娜·洛烏德斯踏上台阶，疲倦、脸带笑容，感到很滿意，安东尼奥这一次又沒有越过界限。

一天晚上，乐队奏着跳舞的曲子，灯光照着发亮的鑲木地板，空气里弥漫着香水气味，这一切，她早习以为常了，她同他坐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

“您听着，安东尼奥，”她突然說。“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对您說这些話。不过，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非得找个人談談不可了。我需要一个朋友，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又有足够的耐心肯听听一个妒忌的女人。”

“您，洛烏德斯，妒忌？”

“您觉得非常奇怪？女人哪一个不妒忌？”

“不过，我請您……”

“得啦，反正我們总得坦坦白白談一次，安东尼奥。您也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清楚，知道欧塞比奥和琦琦·苏阿勒斯有着关系。”

她那十分温柔的声音也变得尖銳起来。她垂下她的蓝蓝的眼睛，她的舌头神經质地舐着光洁的嘴唇。安东尼奥·吉里博加点了支紙烟。

“洛烏德斯，您怎么能够听信旁人的謠言！大家都知道，您同您的丈夫过着模范的婚姻生活。有人妒忌您的幸福，所以才設法从中破坏。”

他們象两个知己朋友亲密地談着。安东尼奥用平靜的声音給她出主意。在他身边，她那暗淡的絲綢般的皮肤上沁出一股甜蜜的香气。当他独自傾听一支他曾經在她身边听到过的乐曲时，他始終瞧着她那梦也似的眼睛、她那温柔的微笑，



以及她擱在面前的兩隻手。

“歐塞比奧老是說我的手象一對象牙色的蝴蝶。”

“一個十分中肯的譬喻。真希罕，他竟會注意到。”

“為什麼希罕？他畢竟是我的丈夫呀……”

“一般的說，結過婚的男人通常極少注意到這種事。我敢打賭，那是在你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他對您說的。”

#### 4

她的咽喉發燒，仿佛她干渴得要死。極度的恐懼隨着她的血液奔騰，使她透不過氣來。她的金黃的眼睛象陽光照耀下的水面，閃閃發光。

“我不該這麼干……，我不該這麼干。”

這位平時十分倔強的琦琦也充滿了愛憐的同情了。這可以從她神經質地用手掠過他的臉，而把光潔的發束掠回去的動作中感覺出來。

她默默地瞧着他。她的眼睛好似一座黃金的隧道。歐塞比奧已經習慣於琦琦的表面的舉動，習慣於她的放肆的大笑，現在，看見她神情非常嚴肅，不禁大為驚訝。她的修長而柔順的手指撫摩着他的前額，溫柔得不同尋常。她的體貼入微的愛撫流露了那麼親密的愛情，歐塞比奧感到好似着了迷了。

“我的黑人，我可怜的黑人！”

房間淹沒在黑暗里，牆上掛滿了刻板的親屬的畫象。時髦的綑着人造革的家具、色彩悅目的牆壁，令人感到十分舒適，神清氣爽。這兒，只剩他們兩人，遠離街道的喧鬧，遠離大

城市的匆忙的生活。只有远远的街头小贩的叫卖声，推销彩票者的尖叫声，以及汽车的喇叭声还能听到。蔬菜车和水果车的气味也一阵阵吹送进来。

“我可怜的黑人，不應該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你一定会誤解的。也許你会认为我为了自私，故意惹起你的苦恼。我把这件事考虑很久了。我决定还是把它說出来。”

欧塞比奥吃惊地瞧着她。

“安东尼奥·吉里博加……”

这几个犹犹豫豫說出来的字眼，在黑黝黝的屋子的悶热的空气中浮游了很久。附近，鉄工厂的錘声叮噠。瓜阿斯河上的一艘远洋輪船，催促地响着那嘹亮的汽笛。然而在这間屋子里，却籠罩着一片最深沉的寂靜。欧塞比奥的脸色变得严峻。額上冒出小小的汗珠，一股冷气直透过他的全身。琦琦弄着她手指的关节咯咯发响。

“这不可能。这是疯狂。洛烏德斯是我的妻子呀。”

“然而这是真的。大家都这么說。”

他的脑袋象着了火。太阳穴上的血管暴起。一切东西都在他的眼睛前面旋轉。

“不可能！这是你捏造。你在妒忌。妒忌我的妻子。你竟敢誹謗我。誹謗我！你侮辱我的名誉。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你恨我的家，恨我家里的人。因为你恨我的儿子！你……你……去你的这种不要脸的誹謗！”

这番話有力地罵在她头上，就象嘶哑的喊叫从他口中噴吐出来。欧塞比奥双脚直跳起来，在屋子里冲来冲去。他脸色一会儿发白，一会儿轉紅。那女的仰着头，使得脖子在那浓

密的秀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晶莹，她失了常态，啜泣着。她感到他的话就象棍子的打击。

“你！你！你！”吼声在一片寂静中震响着。

### 三

## 受屈辱的人

### 1

院子里湿潮潮的，老是烟雾弥漫，院子中央竖着一块巨大的木砧。晒衣服的绳子从四方形院子的一边牵到另一边。连这幢大房子的所有窗子里也晒着七拼八补的衣服，这幢房子是用竹竿和紅树的木料搭起来的。妇女们在院子里洗衣服。孩子们逛来逛去，或者做着游戏。一个八岁的男孩背着一个三岁的小东西。其余的孩子在潮湿的地上翻来滚去。一个小家伙在一个自来水龙头底下洗着自己的身体，这水龙头是一段应急水管的最后一段。浓烟从狭窄的走廊上的炉子里升向天空。煎东西的香味四溢。呼唤声和谈话声混杂在一起。婴儿啼啼哭哭。狭狭的阳光东一条、西一条地穿过蓝蓝的烟雾。潮湿的酷热压迫着人。

阿列里奥·维连加斯刚从午睡中醒来。他只穿汗衫短裤，躺在行军床上，听他妻子一面洗衣，一面还哼着歌儿。没有梳理的褐色发束凌乱地落在他的脸上。他的儿子正在床边

玩着空的綫軸，模仿汽車的噪杂声。阿列里奧是枕在一叠传单上睡觉的，这些传单上印着他的工会向政府提出的要求。

他想起他在碾米厂里干活时听到的訴苦声。

“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多久呢？”有人嚷嚷着，那声音好似在提抗議。“物价一股劲儿的上涨，工資却还是老样。”

一艘远洋輪船的烟囱里涌出一股浓浓的烟柱。一条正准备把罐头牛乳运到河口去的汽艇，关闭了馬达，等待那些独木船的到来，它們象是参加一场划船比賽，每一条船都拚命的想划在最前面。大河的另一边，有一条帆船靜靜地駛过。男人們在米袋的重量下喘息着。筏子附近，有一条平底船，船里有一个黑人和一个山民，正在收藏米袋，已經装满半船了。天色阴暗。米袋慢慢堆高，已經堆到了船舷。瓜阿斯河的水流，远看呈乳白色，而在船只的龙骨周围翻騰着褐黄色的浪花。搬运工人們交談着。

“媽的，我真不知道情况会变得怎样。如今生活比早先足足涨了一倍。这是到了頂啦！”

“是啊，那我們为什么倒了楣？因为全部上好的大米都运到外国去啦。所以它才这么貴。还有其他的粮食也是一样。”

“不錯。”

“还有房租呢？也只有白人才租得起。”

阿列里奧知道这些人說的都是实话。大米是穷人的粮食。在星期五，工会的几位领导人一起討論了这个問題。他們在阿列里奧的屋子里聚会。孩子睡在一张沒有褥子的床上。他妻子熨着衣服。透过用报纸裱糊的墙壁的裂縫，可以听到邻居的談話。小便的臭味刺鼻。一个老妇人正破口大

罵，因为一个年輕姑娘留了她的男朋友在家里过夜。还有一个男人嘖嘖咕咕地抱怨他的咖啡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同事們，我們的境况是绝对的恶劣，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我們大家都处在同样窘迫的境地；一方面是低工資，一方面是迅速上涨的物价。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每天只能吃上一頓飯。危机給国家带来一个致命的打击。我們工人階級，正亲身尝到了这种乘机抬高物价的后果。

“我們不能光是提提抗議就心滿意足。話已說得太多。我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們必須来一次行动才行。”

他們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討論着。浓烟刺激得他們不住的咳嗽。他們都已疲憊，眼臉也象鉛一样沉重。有几个人已經睡着，必須把他們喚醒。有两三个人坐在椅子上，其余的都在地板上蹲着。講話的人一再被人提醒，要他別把話讲得太响。他們身上散发着汗酸气。

情况已經很清楚，大多数碾米厂主根本不理睬他們的要求。已經到了采取行动的紧要关头了。出口商和生产者都拒絕多付每担一个苏克雷的碾米費，可是零售商却径自提高了米价。

“我觉得，我們必須同老板們談談……”

他們坐在舒适的靠椅上，厚厚的衣服使他們感到万分不舒服。他們注意傾听了各位讲演者的話：在这块国土上，存在着一个延續已久又沒法解决的危机。好多年，人們只生产可可，也只有可可出口。现在，稻米企业界的人士却一腦門子的

认为，将来稻米准会替代可可的地位。他們并不想坚持說，只有他們才着眼于国家的利益，利潤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要在国外赢得优良的销售市场，要使大米达到一个稳定的价格，对这个国家至关重要。这一切，只有在提高质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而这又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我們工业家們，感到同工人阶级最是休戚相关。可是工人们却偏偏不愿了解这一点。他們頑固地引起冲突。我們恰恰相反，但愿能够进行良好的合作。如果我們把碾米价格提高一个苏克雷，那首先是为了可以付給工人们更多的工資。我們既不希望降低米价，也不愿意降低大米的质量。倒不如让工人们多挣些錢，使他們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买到最上等的貨物。”

阿列里奧·維連加斯不动声色。他注意观察这个說話人的脸，观察他那亮光光的前額和細心梳理的头发。他猜出这个脑袋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噢，你們这些老狐狸，你們是要引誘我們上鈎！

“同事們，”他的声音象是在控訴。他避开了那些銳利的眼光，吃力地吐出这些話：“同事們，那些资产阶级都躲在一个窝里搞鬼。他們口头答应我們，因为他們需要我們。不过，我們需要更高的工資、更多的生活用品和低廉的住房。”

大草原的风卷起了厚厚的尘土，刮在城市上空。孩子們在街头做游戏。苍白、瘦小、肚子鼓起，这同他們凹陷的脸容形成一个显著的对照。几个女人从肮脏的杂货店里走出来，褪色的破衣服松松地挂在她們的身上。一家屋子的門前，站着一个老妇人，她的老皺灰白的皮肤就象槲寄生树的树

皮。她正在談論她剛買到的大米。她呆滯無神的眼睛濕潤潤的。

“這是到了走投無路啦，”她吐出了斷斷續續的話來。“從前買這麼一點大米付過那麼多的錢嗎？這叫我們窮人吃什麼呢？”

“大米！我們缺少的也正是大米！”

碾米廠工會的五位領導人在阿列里奧的屋子裏商議着。一個黑女人哼着一支搖籃曲，聲音悲哀淒涼。那低沉的催眠的歌聲把她自己的疲勞傳給那孩子了。一個醉漢在亂罵亂嚷，倒並不是針對什麼人。一個病孩不斷地啜泣着。年深月久的痛苦在這小東西的哭泣中流露了出來。

阿列里奧·維連加斯穿着無袖的襯衫，頭髮蓬鬆，仔細傾听着其中一個人的說話。

“我認為所有這些話是一點用也沒有。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何況財主們都是貪得無厭的。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我們需要提高工資。這一點，他們早已公開說過了。所以我們最好的辦法，莫過於閉上自己的嘴巴，接受他們的建議。要知道是他們給了我們工作……”

這個說得這麼赤裸裸的男子穿一套開司米衣服。敞開的領口露出一個肌肉發達的脖子。他的眼睛紅絲密布，嘴角邊流露着輕蔑的表情。

一個深色皮膚的人站了起來，他穿着一件外衣，眼睛象黑夜一般的難知底細，舉動又如瓜阿斯河一樣平靜。

“我認為我們工人應該團結一致，”他說道。“可可工人和咖啡工人都已經提出了他們的要求。我們只能同我們的階級

弟兄團結在一起。如果我們跟在資本家的屁股后面走，我們是什么好处都不会得到的。采石工人也已經組織起来了。他們才是懂得斗争的人。我們大家有着一个共同的利益。老板的話不过是政治手腕罢了。”

这一次商討以后，他們着手准备他們的要求。从此，阿列里奧經常同曼努埃尔·德·赫苏斯·埃斯皮多拉会面，同那位敞开了衬衫領口、眼睛血紅、嘴角上露出輕蔑表情的人会面。如果他們一起在酒館里喝酒，多半由埃斯皮多拉付帳。他喜欢說說笑話，尤其喜欢談談女人。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同女人在一起寻欢作乐，那整个生命有什么价值！只有呆子才吝惜金錢，不懂得享受生活。重要的只有啤酒和女人。其他一切全是屁事！阿列里奧微微笑着。屋子里充塞着一种难聞的气味，那是傾倒的烧酒和蟻蟻的气味。柜台后面，一个大肚子的男人抽着一支雪茄；他不时受到睡魔的袭击，打起盹来。

“阿列里奧，您对整个事情是什么看法呢？我相信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不过只到选举的时候为止。真他媽的，我們一定要利用局势才行！”

“反正这是要求提高工資的最适当的时刻。”

“呸！別做您的美梦吧！他們会提高工資，这是肯定的；不过他們絕對不是忏悔的罪人，他們会馬上把米价抬高的。您等着吧，您还会想到我这番話的。”

廣闊的柏油馬路上，日日夜夜有裝載得高高的運貨汽車駛過。它們是從停泊着帆船的碼頭上駛過來的，帆船的貨艙里堆滿了一袋袋稻子。小船在低水位的時候停泊，以免卷進



潮水的巨浪中去。大船响着汽笛，催促装货。一群黑白混血儿、黑人和欧印混血儿正在搬装一袋袋大米。船只的催人的汽笛声同搬运工人的号子声混杂在一起。水面上，大块的油迹闪着耀眼的光彩。散发着柠檬、凤梨和橘子的气味，那是瓜阿斯河从遥远的河岸上带来的。金黄色的糠秕——碾米厂的下脚——盖复着那慢吞吞淌过的河水。在马兰科旁的逆行的激流里，它们挂住在船的龙骨、筏子和柱桩上了。

“您想想我的话吧，阿列里奥。我是刚进工会不久，不过我告诉您，这种情况不会再拖延下去了。您好好的考虑一下，宁愿增加工资？还是降低生活用品的价格和房租？”

一个深色皮肤的苗条的姑娘叫卖着香烟。很难说，究竟是她的明亮的黑眼睛，还是那光辉四射的笑容，使她那么动人。她的身体摇摇摆摆，好似风中的一片树叶。

“我们要不要邀请她？”

黄色玻璃瓶摆在桌子底下。阿列里奥·维连加斯把它们放在那儿，付帐的时候可以再把它们数一遍。谁也休想欺骗他。纸烟的烟雾把他们两人包围住了。他们相互干杯。已经喝得醉醺醺，说话时舌头也发涩了。他们互相拥抱，眼睛向四周搜索。只是，那女人到哪儿去了？女人，真是些母狗！

“别做胆小鬼，阿列里奥。别让他们牵着你的鼻子走。依照目前的办法，我们什么好处都不会得到。你听我说，我们不许可站在工厂老板的一边。他们只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好让他们打击批发商。他们要增加碾米价格，然后提高工资……然后什么东西都会贵起来……我们必须同另外一批人一致行动……想想我的话吧，阿列里奥……”

## 2

一道深深的皺紋橫在他的額上。眉毛之間也有兩條垂直的凹痕。看到他的緊閉的嘴唇，似乎笑容已永久消失。銳利的目光也已失去了它的神采。森多伐爾博士坐在寫字台後面，把名單遞給對方。

“這是名單，這是錢。現在要依靠您的活動，贏得這場選舉……”

站在森多伐爾博士面前的，就是曼努埃爾·德·赫蘇斯·埃斯皮多拉，褐蒼蒼的頭髮，挂着微笑的肉嘟嘟的嘴唇，火辣辣的眼睛，這對眼睛隱藏在睫毛的淡淡的陰影下。

日子象飛一般的過去。他們怎樣才能及時把一切都安排妥貼？最近一段時間，森多伐爾博士已經瘦了很多。他的辦公室里擺着嚴峻的淺綠色家具，顯得樸實無華。寫字台的玻璃板下，只壓着一個孩子的相片。

當太陽已把鄰居房屋的顏色燒紅了時，他們開始了這場困難的談話。

“我是來為您效勞，博士先生。”

“能認識您，使我感到特別高興。我十分感謝您的光臨。”

這位大學生，年輕，淺色皮膚、淡黃色頭髮。有着低沉的聲音，說話有點笨拙。老是把腦袋往後一昂一昂的，仿佛要攆走蒼蠅；其實，攪擾他的，只不過是三束垂在他額上的金髮。

“您知道，我非常高兴，可以指望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要不是必须估计到很多可能性，那我会专门安置年轻人的。”

森多伐尔的倦容泄漏出他夜里曾经失眠。风儿摇撼着他卧室的窗子，挤进了——从哪个裂缝？——洛乌德斯的香水味儿。他眼睛前面不断出现她的白嫩的纤手。他一支接一支的抽雪茄。在那乌黑的夜里，烟是葡萄蓝的颜色——同她那半开半阖的眼睛相似。安东尼奥·吉里博加也曾经瞧着这一对眼睛，而被它们迷住了。每夜，当欧塞比奥·森多伐尔躺在他的床上，没法阖眼时，他感到这个烙印在他的额上燃烧。他的手仍然感到洛乌德斯的皮肤。可是抚摸时，再也不象一只蝙蝠的鼓翼那样柔和。他的手烙痛了，仿佛他摸到了一把荨麻；他的指尖上感觉到安东尼奥·吉里博加在场。

“您是太和蔼可亲了，博士先生。”

“不，不。”

不，不，洛乌德斯！她对于他，对她的丈夫，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的接近。他在每一个字中都感觉到她。

“不，不，我亲爱的年轻朋友。我已经听到关于您的很多优良的品质。我从我和大学的联系中熟悉了您的劳绩。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提出，把您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名单上。我们对青年人抱有很大的希望。年轻人正直廉洁，生活还没有把他们腐蚀。”

“确实如此，博士先生，”小伙子的眼睛兴奋得发了光。“您的话使我惭愧。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请您放心，我准备为故乡的繁荣和进步献出我的力量。”

森多伐尔心中雪亮，如果自己来搞出口，那就有利得多。碾米厂是他计划上的一个障碍。在他心头，激荡着他爸爸、那位森多伐尔上尉的冒险进取精神。

“不，亲爱的朋友，”桑丁瓦涅斯对他这么說，“如果您同我們作对，您根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夜里，当睡魔从他身边飞走时，恐惧就会接踵而来。现在，会有个什么結局呢？他的内心告訴他，他必須同时又是老虎又是蜘蛛，只有这样，才可能挽救他的稻田。

他把門拉开，一个乱蓬蓬栗褐色头发的人站在他的面前，穿着一条蓝裤子和一件紧身茄克。这陌生人的碧綠的眼睛不信任似的瞧着他。

“您是阿列里奧·維連加斯，是嗎？”

“为您效劳。”

“我要清楚、坦率地同您談一次。目前，我們大家的处境都非常困难。我并不企图說动您，說我們的候选人将能彻底改变局勢，使工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滿足。无論如何，我們已經提出一批誠实可靠的人。您知道他們。现在，我向您建議，同我們一起战斗吧。你們是为了提高工資而战斗，我們是为了能够按照一个适当的价格出售我們的稻米。”

“我相信，博士先生，對我們工人來說，降低生活費用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我們可以協商……”

藍湛湛的夜色在城市上空閃爍。月亮把郊外照耀得一片

光亮，可是在市中心，如果要观看它，必須抬起你的頭顱。

要是站在窗前，觀看那茫茫的天空，感受大草原的柔和的氣息，呼吸着樹木的清香，听任瓜阿斯河的勁厲的涼風把你撫摸，倒是件賞心的樂事。

可是森多伐爾沒法享受這種樂事。他必須每夜探詢誠實可靠的人。

名單上還沒有什麼可敬的候選人，憑這樣的名單，什麼目的也達不到。他的血發冷了，直奔向心房；他恨不得怒吼几声，發泄心頭的悶氣；雖然如此，他還是控制了自己，說話有選擇，有分寸，有禮貌。

“我最尊敬的堂·路易斯……”

他需要精力充沛的年輕人。然而一般的意見，認為年輕人還沒有能力擔任這樣的職務。此外他們必須是年高德昭。如果可能，最好是古老世家出身。白髮蒼蒼，蓄着長胡子。字斟句酌地表達他的意見……

“我最尊敬的堂·路易斯，作為本市的市民代表，我專誠趨前拜訪，我接受這一個委託，對我真是一個莫大的榮譽。我們知道您十分忙碌，身兼多職。也知道象您閣下這樣的人，應該多多休息，所以，請您再擔任一個職務，的確是一個過份的要求。不過，作為市民的責任……”

“您听我講，維連加斯：你們工人，有權利要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可是，只要局勢還沒有改善，那就什麼辦法也沒有。我們又不能採取激烈行動，那是超出了我們的力量。我們對這個最迫切的問題，只能希望有一個暫時的解決辦法。這是我們的名單。其中只是還缺少一個工人階級的代表。您是一位

有威信的工会干部。您瞧瞧上面的名字吧。它缺少的只是您的名字了。我对那些只会空谈、只会批评的人不感兴趣。人们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信念。您就担任一名候选人吧，維連加斯。我们会在各方面支持您的。我可以出钱帮您竞选。”

阿列里奥·維連加斯的脑袋发晕了。在一次集会中，有几个工人代表曾经讲过话。他们笨拙的讲话以这些要求为顶点：

“我们需要比较便宜的食物。”

“我们的孩子不该挨饿。”

“我们必须保卫自己，反对资本主义。”

他们说话时，阿列里奥·維連加斯的眼前出现了一间小小的黑黝黝的房间。从这些讲话人的话中，响着邻室里一对患气喘病的老夫妇的呻吟，和一个又饿又病的孩子不断的啜泣。他还听到那个睡在楼梯底下的面包师的鼾声。潮湿的内院里，冲起一股刺鼻的气味：湿衣服、小便、汗水和肥皂的气味。月亮也许在什么地方象孔雀尾巴似的向天空开屏，可是这儿的夜晚却是一片漆黑。高山那儿吹来了风，带来了河流的腐土气，也带来那沉睡着的工厂中燃烧过的机油的气味。在代表们的谈话中，阿列里奥十分清楚地看到那些搬运工人，他们日日夜夜不得不听着碾米机的雷鸣般的转动声，不得不吸入那飞舞的糠秕的粉末。他看见他妻子的一双由于衣服洗得太多而皱缩的手，这一双只剩一把骨头的手正向他伸过来：

“阿列里奥，给我钱买油。”

“阿列里奥，孩子需要吃药。”

“买鞋子，让他可以上学校去。”

“教科书。”

“米。”

人們密密层层地坐在大厅里，大厅四壁是粗糙的木板，烟草的浓烟把他們包围住了。他們充滿了期待，靜听发言人的說話。他們的头发抹着油或水，亮光光的。他們的衣服滿是补釘，洗得褪了色。他們的臉呈现瘡疾的征状。空气里，飄浮着难以形容的人群的气味。

大家都紧张地瞧着发言人。他們相信他的話嗎？他們好似一条大河的河岸。話語在肅靜中有力地振动着。說話的究竟是什么人？如果听众不同意发言人的話，就引起一陣噉噉喳喳……

“我們缺少的只有您的名字，阿列里奧·維連加斯。”

“同事們，市委会不是政治的职位，而是行政的职位。議員不管行政，他們監督着公共利益，也就是說，社会上所有各階級的利益。他們留神不让一个階級哄騙其他的階級。我們能够控制資產階級，只要我們队伍中的代表……”

牆边，象一只蜘蛛似的蹲着一个小小个子男人，他穿一件撕破了的紅衬衫。裂縫中挤进来的陣风吹动了他的头发。

“嘿，你这位人民的羔羊！”他嚷道。“在这儿誰是多数？資產階級还是人民？而且有多少位置会給我們？只有你的嗎？你这个滑稽的家伙。”

“阿列里奧，您是一位有威信的工人。”

“我必須請示領導。这我不能馬上決定。我們有一个計劃。”

“当然。这我了解。我钦佩您这种忠实于原则和组织的人。”

### 3

收音机均匀而有节奏地响着。报告新闻节目时，广播员的甜润的嗓音读着那么多生活资料和日用品的名称，尽是一些容易得到的东西，酒馆里的人都不要听。

“关掉！”

“宁愿奏一曲探戈。”

“一曲伦巴。”

阿列里奥·维连加斯擤着鼻子。黑人埃斯皮多拉呆滞无神的眼睛狡猾地偷偷打量着他。

“我不能这么干，埃斯皮多拉，我不能这么干。”

“拿出您的理智来，维连加斯，好好考虑一下吧。您跟这些傻瓜有什么相干！您相信我吧，金钱始终决定一切。您的同事尽是一些愁眉苦脸的胆小鬼。难道您以为原则和良好的理由比金钱还珍贵？错了，我亲爱的！何况您又根本不用出卖您的朋友。只是他们不该尽说傻话。您听听我的吧。您和我们一起支持这份名单吧。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您瞧：这是同办理选举事务的委员们订的协议，全都办好啦。其次，谈到市场里那些出售廉价生活用品的货摊，那您也知道，”他眯紧了一只眼睛，“这我们可以办妥。工人代表当然也一定是这些事务的委托者。至于我呢，是您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您记住我的话吧。”



一个醉汉用鼻音哼着一支歌儿。大伏天的酷热催人欲眠。一辆大車，由一匹瘦驃拉着，駛了过去，把街上的白色尘土卷了起来。車軸軋軋的响。邻近的街上，传来一辆电車的叮叮声和汽車喇叭声。

阿列里奧·維連加斯脚步踉蹌，往家里走去。尘土燙着他的脚底。他拚命挺直了身子，他的脑袋搭拉在胸前。迷惘的眼睛楞楞地直瞪着前方。

議員阿列里奧·維連加斯……，議員，先生……

他要小便，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刷着火焰般顏色的房屋把阳光反射回来，反光是那么强烈，使阿列里奧簡直象个瞎子。逼人的寂靜籠罩在人行道上和馬路上。行人緊貼着屋子走路。一个孩子靜悄悄坐在一家屋門口，沒有做游戏。狗拖长了舌头，躺在地上，动也不动。既听不到歌唱，也听不到街头小販的叫卖声。

在这迷茫的中午时分，馬泰奧·阿雷雅諾竟突然站在他的面前。然而他已經死去很多年了呀！他不可能再回来的。据说，印第安人如果吃了科卡<sup>①</sup>，他們就能见到鬼魂。不过阿列里奧·維連加斯除了喝过甘蔗酒，什么都沒有吃过。况且，人死以后，鬼魂只在晚上，只在那黑黝黝的屋子里才出现……现在，在这大街中央，耀眼的阳光又把它照得白晃晃的时候，竟然出现了馬泰奧·阿雷雅諾，渾身透明，光閃閃的。还对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好久。

“階級的叛徒！資本家的代理人！你将会象狗一样的死

---

① 一种果子。

掉。你踐踏了那‘十五日’<sup>①</sup>先烈流的血。你沾瀆了它。”

馬泰奧·阿雷雅諾，已經死了好多年的人，還會講話？呸！那是酒醉了，沒有別的。反正他阿列里奧·維連加斯再也不會住在那淒慘的破屋子里，再也不會酷熱的中午不得不聽鄰居的說話了。他的兒子，這個眼睛黃黃的憂郁的病孩子，永遠不用再哭泣了，永遠不用再踏進後院里去了。他自己也要打扮得象埃斯皮多拉一樣。

為什麼他不該再找一個女人？那個有着一雙漂亮大腿的紅頭髮女人叫什麼名字？

“你踐踏了‘十五日’先烈流的血，你自己弟兄們流出的血……”

“哈哈！哈哈！”

襯衫在腰上鼓起，褲子越落越下。他皺起鼻子，閉上眼睛，搖晃着腦袋，仿佛那些戴着轡頭感到不舒服的驢子。

“同事們，我答應你們，我將盡我一切力量，促使公營食品銷售處的開設……”

#### 四

## 午夜孤客

### 1

夜空高高地籠罩着城市。柏油路面泛着黑光。从萨拉多

河的两岸，吹来了红树的腐烂气味。

脚步声响亮地向黑夜传播，有几个人吹着口哨，走了过去……

“安东尼奥·吉里博加……”

欧塞比奥·森多伐尔发着高热。他的黑发和他的瘦削的侧影乌黑黑地，和那白色衣服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停地喘息着。

堂娜·洛乌德斯害怕地倾听他的呼吸。她又是忧虑，又是痛苦，瞧着他，一眼也没有离开他，费力地抑制着自己的啜泣。

“这对我没有关系，不过你伤害了你的儿子。我——你明白——我知道，这不是事实，你只属于我。”

这个“我”字象一股巨浪把她淹没了。新鲜的空气吹进屋子来。堂娜·洛乌德斯把她一双清凉的手温柔地搁在他的额上。

“睡吧，我亲爱的，别胡思乱想了；医生说，你需要休息。”

“我睡不着呀，洛乌德斯。请你把摩雷诺叫来。我必须跟他谈谈。”

“不是现在，欧塞比奥。你必须先恢复了健康才可以。想法睡觉吧，好不好？”

夜的寂静压迫着他。只是这把火，这把在他的太阳穴里

---

① 指1922年11月15日。这天瓜亚基尔的工人为了要求工作和面包而遭到美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的屠杀。

燃烧又烤干了他的咽喉的火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知道，一切都不过是誹謗。可是你必須避免任何謠言呀。哪怕你是十二分的清白，一旦人們噉噉喳喳說你的坏話，你的好名声就此完了。”

“我請求你，欧塞比奥！”

干燥的烧得脆裂的嘴唇张开着。他的热呼呼的气息向她扑来。深陷在眼窝里的那双眼睛下面，已清楚地出现了烏黑的眼圈。琥珀色的皮肤在黑暗中发亮。

“这不可能是真的，洛烏德斯，你說，这不是真的！”

“睡吧，我的黑人。把你的头枕在我的胸脯上，也許这样你就可以安睡了。”

啊，她身体的气味！她的皮肤象凤梨的肉一样清凉。为什么引起了一场流言？最好是，把痛苦埋在心里，隱藏着自己的苦恼，別提起这件事。

“这不可能是真的，洛烏德斯。你知道，这不是真的。”

“这你也知道，我的黑人……”

一顆泪珠落在他的发热的皮肤上。突然，他坐起来了。

“听我說，阿列杭德罗，我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我們的事情良好。我們会胜利的。不过我們必須繼續前进才行。必須在国会里也有可以信任的人，代表我們农业主的利益……”

“欧塞比奥，亲爱的，医生說过，你應該吃这些药片。”

“为什么？等摩雷諾来了，就叫醒我。我想睡了。把药片給我。你叫醒我，明白嗎？为什么我剛好在这个时候生病？我們还有那么多的事必須去做。价格。市議会的意见已經登在报纸上了嗎？是的！妙呀，现在他們一定不会把碾米費每担

提高一苏克雷了……”

半开半阖的眼睛不安地抽动着。薄薄的被单下，显出髌骨和膝盖的轮廓。浓密的须根把他的瘦脸显得更憔悴了。堂娜·洛乌德斯，穿着蓝色的日本和服，往后倚在靠椅上。她又疲倦，又忧愁，徒然地向睡魔搏斗。

在森多伐尔的脑子里，一些话正在无声地打转。他相信他听到无数的声音在叫喊，响彻了黑夜，好似成千个孩子发出一阵嘲笑。

你在哪儿呀，我镜中的影子？我知道你早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学生时代的那些野心勃勃的夜里，我要掐死你，我的两只手抓住了你那青蛙般皱皮的脖子。然而你的死亡也就会使我失去一部分生命。我需要你的力量，使我能忍受我遭遇到的一切。要是没有你的力量，我怎能挽救我那价值百万的收成？夜是寒冷的。瓜阿斯河的潮水上，稻壳在閃爍。它們貼住在独木船、帆船，以及汽船的龙骨上。你曾經教我穿上一身甲冑，教我用微笑保卫自己。能够笑，那有多好！现在我真該哭。可是我又哭不出来。我需要眼泪，而我的泪腺却已干涸。我巴不得哭喊一场。啊，只要我能够向黑夜嚷出我的悲痛！

无边无际的夜晚是多么的蓝！遥远的地平綫上一定閃着深紫色的光。我需要你的力量，使我能找到眼泪，使我能痛哭一场。我忍受不了这种不能出声的孤独的悲痛。

来呀，森多伐尔上尉，你是早已进入那永远安宁的仙界。瞧瞧我呀，森多伐尔上尉。我不愿听你最后的遗言，可是你却把这些話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你說得对：我不过是单身一人，

一个可怜的人儿。你还不知道：另一个男人渴慕着她，另一个男人使她心灵的最深处起了震动，另一个男人的呼吸把她的心冲进了深渊。他们并不互相隶属，但这也不是什么安慰，只要她的嘴唇已厌倦了我的亲吻。森多伐尔上尉，你的血在她的身体里成了形，这也不是什么安慰，因为另一个男人要求着她的热烈的拥抱。你始终不让我分担你的悲痛。可是我在我的痛苦中正向你呼唤。你的热情的血也正在我的血管中奔流。

从瓜阿斯河那儿来的风，吹来了稻糠的芬芳。这条永恒的大河，在它的流水中从遥远的岸上载来了土壤和人群。潮水就是尸体。你瞧，它们是怎样的在浮动。幻想的树木光闪闪地淌了过去。腐烂的水果在水中打转，鬼怪似的发着微光。

静静躺着吧，何塞·奥卡皮涅亚。你是死了。永远死了。别从水的深处凝视我吧。我知道我贪钱，贪求你藏在你腰间的金钱。

你已经搞到不少钱了，阿列里奥·维连加斯。连你也要钱！我受不了你那饥饿的眼睛，这对眼睛表达出你的坏良心。我真想把你看个透，然而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还留在可疑的黑暗里。你是个人形的货物。别告诉我，说是我把你弄成个可以出卖的物品。我不愿听你的笑声。我企求着无限的宁静。

离开稻田吧，胡安·德·拉·克鲁斯·韦加老头。你不该死在那儿。别那么悲伤地瞧着。放松你的两手，别抓住了泥土。让在一旁吧，因为拖拉机滚过来啦。让开你的头吧，它挡不住这冲击的。

“不，老板。你干吗把这铁怪物带来？让我们开垦那荒地吧。老板，你瞧，那沼泽地会给冲走的。”

走吧，种稻的老头儿，赶快走吧！别这么没有脑子了。离开这块土地吧。

我，躺在这儿，睡在这儿，在我的眼脸上，感到那永恒世界的清凉的雪花。

## 譯 后 記

“厄瓜多尔农民夺地斗争不断扩大！”

“厄瓜多尔印第安农民举行示威，要求给他们土地！”

“厄瓜多尔人民反美斗争运动高涨！”

“死亡或土地！”

近年来，在有关厄瓜多尔这个赤道国家的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

土地，成为厄瓜多尔当前极尖锐的问题。今天，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的这个拉丁美洲国家里，土地集中情况十分惊人，460多个大庄园主霸占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有几个省，全省的土地竟掌握在二三家大庄园主的手里，其中最大的庄园主就是被称为“绿色的魔鬼”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它霸占了最肥沃的沿海五个省中的四个省的土地。……

厄瓜多尔作家恩利凯·希尔·希尔贝尔特的著名小说《我们的粮食》形象地揭示出来的，正是这个最尖锐的土地问题。这本书的时代背景是从本世纪初直到三十年代，正是大庄园逐渐巩固以及美国垄断资本开始大规模侵入的时期，全国的可耕地已被庄园主霸占殆尽，无地农民只好到处谋生。小说一开始就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世界：一群失去了土地的贫苦农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驾着小船，进入原始森林地区寻



找活路，勉强在这荒凉的热带沼泽地区找到一块还适合耕种的地方，栽种水稻，历尽千辛万苦，获得了丰收。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在这荒无人烟、只有鳄鱼、毒虫、野藤、杂树的原始森林里，他们又遇到了同一个问题：土地问题。连他们亲手开垦出来的无人过问的荒地竟然也不能属于他们，却是被邻近的庄园主霸占了的。他们一年的收获完全落到庄园主森多伐尔的手里。不但这样，他们从此以后就束缚在这块土地上，替庄园主当牛当马。

庄园主森多伐尔上尉可说是个“开创基业”的典型人物。他先是骗取了一个老地主的信任，勾引了他的独生女儿，把那庄园作为发展自己的“宏图”的基点，然后枪杀了北面的邻居阿拉根迪，赶走了他们全家，夺得了他们的土地。当然，这只是庄园主森多伐尔扩大他的“基业”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他运用敲骨吸髓的办法，狡猾地夺取了农民垦熟的荒地，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庄园。

如果说，森多伐尔上尉对农民的剥削只是一种旧式的封建性的剥削，那么，那位第二代庄园主森多伐尔博士却是一种新的剥削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不象他那军人出身的父亲，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得到博士头衔的人物，懂得用更“文明”、更新式的手段剥削农民，经营他的庄园。他不再出租土地，而是强迫佃农变成替他的庄园劳动的雇工；他从山区招募廉价的农业工人；还引进拖拉机，因而夺去了很多雇工的工作；同时他参加政治活动，操纵选举，使政府和议会为他和他的集团的利益服务；更重要的，他的经营庄园是为了出口，当国内粮食奇缺，米价飞涨，工人农民由于买不起粮食都在挨饿的时

候，他和他的集团所生产的大米却大批大批的装上輪船，运往国外。

森多伐尔父子正是新旧两种典型的庄园主，代表着厄瓜多尔的反动力量，竭力维护着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

老农民克鲁斯·韦加，哈拉米里昂和巴亚达雷斯等都是些质朴的农民，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尽管他们都勤勤恳恳的干活，过着极简单的生活，到头来仍免不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悲惨的，象何塞·奥卡皮涅亚等山区印第安人，被騙下山来，替庄园主当奴隶一般的农业工人，结果被庄园主騙去了他应得的工资，无力返回故乡，在大河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粮食》是厄瓜多尔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厄瓜多尔农村的一个缩影。作者虽然只是描写三十年代以前的情况，没有写到后来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反美斗争，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看到行将爆发的斗争的火种。

今天，厄瓜多尔人民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声势浩大，方兴未艾。厄瓜多尔是个多火山的国家，一些圆锥形山峰的火山口里还不时喷射出熊熊的烈焰，这种烈焰正象征着厄瓜多尔人民的强大的力量，总有一天，烈焰腾空，会烧毁压在厄瓜多尔人民身上的一切反动势力的！

譯者 1962年7月1日